

金臺平陽傳



金台平陽全傳目錄

第一回	泗洲城積善延嗣	甯輝山混一真元	一
第二回	德行僧天機預識	白猿洞初盜天書	五
第三回	甯輝師出寺點化	白猿洞再盜天書	一〇
第四回	蛋和尚三盜天書	聖姑姑楊園寄住	一五
第五回	欽天監觀星奏聖	小英雄全義避差	一九
第六回	楊小橋好意反禍	張道人妙藥回春	二四
第七回	維揚郡英雄探跡	酒肆中浦二相逢	八二
第八回	蘭花院兄弟快樂	無毛虎闖入青樓	三三
第九回	澹台豹大鬧勾欄院	蘇小妹締結小英雄	三七
第十回	老相國上書奏聖	小英雄飄流浪蕩	四一
第十一回	看賣拳英雄遇合	慰慈親託友傳書	四五
第十二回	聖姑姑招商宿店	衆英雄聚會登萊	四九
第十三回	小妖狐弄術張店	雙僧道鬪法平台	五二
第十四回	東京城張鸞戲帝王	孟家莊惡霸劫紅粧	五五
第十五回	一強梁恃強劫美	三美人因美招災	五九
第十六回	訪英雄裏應外合	臨虎穴力救紅妝	六二



第十七回	貝州好漢聚義英雄結義	水濱惡婦喬粧欲報夫仇	六四
第十八回	惡婦三更爲刺客	冤魂夜夢托英雄	六七
第十九回	尤龍女害人反自害	衆英雄大鬧吉祥村	七一
第二十回	吉祥村夫妻拜別	貝州城婆媳相逢	七四
第二十一回	琵琶亭義殺英雄	天海寺普濟報恩	七六
第二十二回	左驍兒神通妙	聖姑姑法力無邊	八〇
第二十三回	美金台被擒遇救	鮑千金飯店交拳	八二
第二十四回	澹台惠奏上嘉佑王	衆英雄同赴鳳凰村	八五
第二十五回	桃花莊英雄守分	貝州城王則招雄	八八
第二十六回	方魁拜伏小英雄	金隆回轉貝州城	九〇
第二十七回	使女貪歡傷自命	張松兄弟會英雄	九四
第二十八回	張王府拿住金台	姑蘇地遇見劉松	九七
第二十九回	金台借債到山塘	金忠聚衆鬧雲樓	一〇〇
第三十回	一席酒朋友重義	百花村姊弟相逢	一〇四
第三十一回	段一刀遇強而弱	石頭陀逢硬而鋤	一〇八
第三十二回	江員外路逢俠士	夜冲塘反作相交	一一二
第三十三回	斑蘭豹宿仇未報	小英雄新友初交	一一五
第三十四回	老蘇雲街頭逢婿	勇何其台上稱雄	一一九

第三十五回	斑蘭豹搗台猖獗	小英雄拳打楊雄	一三三
第三十六回	二虎台雷蓬大敗	招商店好漢遭擒	一三六
第三十七回	柴千歲進京議救	安南國獻猴難邦	一三〇
第三十八回	楊元帥駕前力保	勇金台金殿降猴	一三五
第三十九回	小英雄改配上路	兩解差騙食充飢	一三八
第四十回	高三保破財全義	威旗牌受賄鬆刑	一四二
第四十一回	美英雄黃金埋土	少林僧就聘教拳	一四六
第四十二回	少林和尚圖淫慾	小輩英雄隱姓名	一四九
第四十三回	少林僧逞能取辱	金好漢拳下留情	一五二
第四十四回	金好漢回鄉探母	徐大娘遇盜長江	一五五
第四十五回	周通仗勢欺姚客	方佳愛色搶徐娘	一五九
第四十六回	尚書第金台救姊	杏花村盧海交拳	一六三
第四十七回	真通關節陷好漢	假傳聖旨害忠良	一六七
第四十八回	孫知縣囑禁斃監	孟家莊窩巢勦賊	一七一
第四十九回	同心仗義通消息	衆友全交夜劫牢	一七五
第五十回	江家莊英雄聚會	金鑾殿柴信彈奸	一七八
第五十一回	澹台惠西郊正法	王禪祖仙洞指迷	一八一
第五十二回	胡永兒情迷王則	聖姑姑煽惑人心	一八四

第五十三回	紫陽莊妖狐弄術	貝州城楊豹受刑	一八七
第五十四回	貝州城王則起事	金鑾殿國丈奏君	一九〇
第五十五回	衆英雄金山結義	江員外避難窮途	一九三
第五十六回	衆英雄旅店逢仙	日本國難邦進貢	一九六
第五十七回	勝郝龍金鑾比武	封元帥奉旨平陽	一九九
第五十八回	下戰書金台全義	現紅光母子相逢	二〇二
第五十九回	兩先鋒棄邪歸正	一寶鏡逐怪除妖	二〇六
第六十回	封叛逆平陽奏凱	封王爵衣錦團圓	二〇九

金台平陽全傳

第一回 泗洲城積善延嗣 寧輝山混一真元

詞曰 鷓鴣年豐足 田園積善家 奈何有因不開花 平生正直惟修福 悉聽人來說吾差

絕外務 甚閒暇 一炷清香一碗茶 但願麟兒天賜吾 黃齏淡飯也爲華

話說盤古以來英雄不少如養由基矢射七札項霸王力舉千鈞皆足垂名宇宙焜耀千秋茲姑勿論單說宋朝嘉佑年間有個馮員外號明道表字楚江泗洲城人民積祖務農家傳孝友安人顧氏同庚五十二歲並未生育有家財七十餘萬並無一子傳宗一日明道吃了一杯酒同安人在房內說道安人吾家世代善良爲何天絕我後真真可嘆安人道不須煩惱吾自有道理明日安人即喚了許買婆來同員外納了一個妾姓范名叫春霞不上一年居然春霞受孕其時正當秋深之際員外獨坐書房嘆道祖宗阿祖宗阿願春霞生得一個兒子就是吾馮楚江萬分之幸了目今已經十月滿足不知何故還不分娩今日乃是中秋佳節天氣清明已命厨下準備酒筵擺在玩月樓上與妻妾二人賞月淘情此時已是日向西去月出東方不知酒筵可曾完備待吾進去看來那馮員外年紀雖有半百鬚髮未花走路不用拐杖如少年一般滿面笑容漫漫進去恰見了環秋菊手執燈球從瑞蘭軒下走來一見東君忙忙住步面帶笑容說道員外進來哉員外說道阿秋菊你出來何幹秋菊道安人叫吾出來請員外的員外道安人在那里秋菊道安人同二娘娘在堂樓底下員外說如此我也進來了秋菊說員外看仔細員外道不妨了環一路照了員外走到堂樓下但見月照庭階滿天星斗安人范氏看見員外進來連忙立起身來叫聲員外阿員外叫聲安人范氏道員外萬福員外哈哈笑道二娘少禮安人說員外請坐員外說安人二娘請坐夫婦三人挨次序而坐了環先送了一盤茶來員外說呵安人今日喜逢中秋佳節月色甚好所以命厨房裏端些酒菜來賞月安人說阿員外方才了環報說酒席已經完備故而妾身打發秋菊特請員外進來登樓共賞如此了環張燈兩個了環走來即將杯茗收去各執燈球照了他們夫婦三人一同往玩月樓中賞月員外即喚了環錦榴來吩咐道二娘有孕之身行走不便小心扶好再向范氏道阿二娘漫漫的走呀范氏答應曉得前面夫婦同走後面錦榴扶了范氏范氏說錦榴放了手不要扶得的錦

榴說。了頭扶了走的好。范氏說。自己走的爽快些。錦榴說。扶了走到覺勿便哉。阿是范氏說。正是。正說話間。已到了玩月樓邊。范氏緩步上樓。了環先將窗子推開。一席酒早已端正好了。朝南兩把眉公椅。員外夫婦並肩坐下。側首范氏坐兩個了環斟酒。范氏先敬馮員外一杯。後敬安人一杯。安人回敬范氏一杯。正是初更時候。月明如水。丹桂飄香。三人說說談談。異常歡樂。對此情景。不覺想起心事來了。安人說。員外我與你年過半百。膝下無兒。朝朝煩悶。夜夜愁眉。今喜馮門有幸。娶得賢妹如珠。已經十月滿足。但願早生貴子。員外說。安人若得二娘生子。皆叨祖上扶持的。安人道。漫說祖宗有幸。還是皇天所賜。員外道。是呀。如果麟兒早降。留得一脈宗嗣。年年朝拜名山。格外多行善事。安人說。員外說得有理。少談玩月樓中夫婦之樂。且說安僮小使們等。一個說。阿哥兄弟我們的員外。真真是好人。今夜中秋佳節。厨房下好勿鬧熱。殺雞宰鴨。端正辦酒席。叫吾們四個人一桌。大家有得吃。那個說。兄弟我個是年常規例。不可缺的。一個說。舍說話。員外勿吩咐誰送與你吃。又一個說。勿要嘖蛆。大家吃罷。看看月華。再作道理。那個說。得勿差。一個說。阿哥請呀。那個說。豈敢豈敢。兄弟請呀。衆人飲酒。多是興高彩烈。還有後面了環婦女們。一體四個一桌。大家吃得酪酊大醉。且漫說馮家事情。另把一件奇事來講。與看官們聽。那西方佛國。如來佛祖。升坐蓮台。兩旁邊序列着諸神衆佛。謁諦阿羅。講經說法畢。我佛如來便說。大唐黃巢殺人八百萬。後有天門陣內。宋將身亡。只些怨鬼冤魂。俱沉地獄。無由超升。欲差一星官下凡。降投人世。爲僧超度。只些冤魂。早轉輪迴。不知那位星官願往。道言未了。早有孔雀明王俯伏蓮台之下。說道。弟子願往。吾佛如來頭一搖說。你的性子太咆哮。待吾另選一位星官去。走一遭。明王啓奏。如來道。弟子如今改性了。皈依佛教。堅守清規。總把冤鬼超升。如來道。既是你只等說。吾差十三部真人。護汝下凡。有一言吩咐。你往東土投胎。須記真經錦雞境。須要牢牢記着。明王說是。謹遵佛爺法旨。如來即派十三部真人。保了同去。孔雀明王離了西土。駕起祥雲。望東土去了。遇有積善之家。即行投胎。但我尋多時。單單只有泗洲城內。馮家莊上。馮員外一家。是個好善的人。莫如投到他家去了。少說孔雀明王投胎之事。原說玩月樓中飲酒。不覺時交三鼓。二娘腹中漸痛起來了。閉目咬牙。微流香汗。不免呵呀幾聲。員外安人忙問。二娘爲何這般形狀。范氏說。呵呀。員外院君不知爲什麼。一時腹中痛得。狠想是要分娩了。員外連叫安童。去喚穩婆。員外說。只個自然。待吾就去。哈哈妙呀。今夜要生子了。有興有興呀。員外哈員外說。阿了環快些扶了。二娘進房。小心伏侍。安人陪一陪。一切事情要你當心的呀。安人說。曉得。燈也不張。下樓來叫安僮。見他們在廊下飲酒取樂。員外道。你們大家不要吃酒了。有一個嘍說。員外來

了。大家立起來。一個說員外爲何事出來。員外說二娘娘腹中疼痛得急。進發你快快去喚穩婆。進發道。來里點燈哉。進發張好燈。出門徑向前村去叫穩婆。那個叫做姚三姐。收生手段甚高。且說員外正在家中喜氣洋洋。非常得意。望二娘生個兒子。東廚司命并祠堂內處處虔誠祝告。堂中點了香燭拜天拜地。只求二娘生產平穩。馮氏有後人了。拜罷忙忙進去。看見房中有十多個使女及院君。多着急得了不得。只爲那頭胎難產。人人害怕。個個在那里念觀世音佛。員外一看見。兩手搓搓也着急。看看范氏咬急銀牙。兩眉皺起。摸摸他身上。同水缸一般。員外說。阿二娘。不可心焦。須要保重。阿范氏說。阿呀。員外呀。可曉得我腹中疼痛。宛比割肚抽腸。不知痛到何時方了。阿呀。呀。痛殺哉。噯。安人。阿痛得實在難當。看來就要見閻王了。安人扶住了他。輕輕說道。總須忍耐。不可慌忙。有所說的。瓜到熟時。蒂自落。子出母胎。就無妨的了。嚇得馮員外走頭無路。頓足捶胸。說道。今日如此。當初不應娶妾。以後是再不敢洞房的了。不知不覺時候。已交三鼓。恰好穩婆來了。見了員外院君殷勤萬福。看看二娘叫了環。取了湯水來。小心伏侍。那曉得房外登時一縷寶光。向裏直射。頃刻之間。照了滿房。房內衆人頭多打昏了。眼多張不開。衆人大家慌忙。人人跌倒。那十三部真人。保送孔雀明王來。投入胞胎。打一個滾。二娘痛得宛比開膛。明王剛到產門。心中一想。須記真經錦雞境。牢牢記着。又是谷六六一連兩滾。滾出產門來。范氏一暈。霞光多已散了。衆人方能張開。走到床前來。看三姐便高聲喊起。來道。員外。安人。勿好哉。員外說。爲什麼大驚小怪。二娘娘可曾產下否。養是養個哉。員外問道。是男是女。三姐道。男。勿是男女。勿是女。養了一個蛋出來哉。員外說。阿呀。呀。阿呀。呀。嚇得那個員外雙手亂搓。安人面多急白了。了環。個個嚇得骨也酥了。三姐道。阿呀。好怪氣。式樣像鵝蛋。必然是個妖精。方才十幾個奇形怪狀的東西。立在房門外。五顏六色的。遮得吾門眼睛多張不開。阿呀。員外。安人。那怎麼處呢。員外說。家門不幸。生此怪物。馮楚江不要做人了。那員外是恨毒連天。便把蛋拿起來。道。孽障妖怪。狠狠的擲在地下。了環們說。員外。勿是蛋。不知什麼東西。到像石卵。員外說。倘以見得了。環說。丟勿碎。員外呵呵說道。氣死了。呀。氣死了。可憐那馮員外。氣得雙眼昏花。顧氏安人氣如木瓜。老娘沒興頭。提燈便走到是個了環。采華上前向安人說。夜靜更深。去叫他來的。二娘雖生了蛋。並不是姚家三姐差的禮上。應該謝謝他。員外說。家門不幸。安人了頭說的話。你可聽見否。安人說。你去取五百錢。謝了他。了環說。姚三姐外面去了。員外。安人。勿要心焦。待吾去便了。連忙喊住了姚三姐。道。你外面不可聲張。三姐道。曉得。采華便給了二錢五百。那三姐一徑歸家。且說馮家男女們。多知二娘生蛋。多說是一件希奇新聞。有一個說。你可記得東村。

家上年生一個兩頭人。今年後村倪天表家又生一個人頭。老虎身體。多是不祥之兆。今年決不是熟年了。那個說阿哥阿。吾們員外爲人好。顧氏安人也是好人。一心望生個兒子。接代傳宗。那說二娘生蛋。是不祥之兆。閑文少談。再說那馮二娘發暈昏去。幸得了環叫醒自己。方知生了一個蛋。又氣又羞。院君勸范氏道。此是員外命內無子。馮家應該絕後。不干你事。何須煩惱。保重身子是正經。馮員外便叫了環道。此蛋留他。怎麼悄悄拿來投在水中。切切不可與外人知道了。環道。阿呀。員外那是使勿得的。員外道。有什麼使不得了。環說。雖則是蛋。到底員外的滴血。員外道。胡說。拿去投在水中。了環應聲是哉。那了環取了蛋。手提燈球。血淋淋走下樓梯去了。安人苦勸馮員外道。不可心焦。須要保重身子。員外說。呵。安人呀。吾本來不想生兒子。抵莊馮門絕後的。算起來多是你勸吾另娶一房。那春霞有了孕。吾好不歡喜。日夜望到生產的日子。豈料今日產生了蛋。而且是丟他不碎的怪東西。我今夜好似雀兒見米糠。空快活。猶如畫餅充飢。使外人知道。你我夫妻有何面目。安人道。員外事已如此。不用心焦。員外道。安人呀。吾如今只好削髮爲僧。紅塵不染了。安人道。呵。呀。呀。員外呀。只句話你說差了。妾身是女人家。你出家後。叫我怎生是好。家業飄殘。有誰來管。那馮門永遠絕後了。員外道。安人呀。如今是不絕而自絕了。呀。安人道。員外呀。你年紀不過五十二。俗語說的海水未乾。人先老。後嗣總要靠春霞身上。員外道。呸。還要想只個念頭。我馮明道。除非做夢。安人道。命內有兒。終須有你不。不必過分嗟呀。那安人苦勸員外一番。便叫了環送一盞香茗與員外。參湯送與春霞吃。員外十分憐惜。說道。阿二娘。只是吾命不好。不干你事。你只須自己保重。不可冒風。明日去請個郎中來服藥調理便了。范氏道。員外呀。多是吾的不是。生了一個怪東西。有何面目再做人。但求一死而已。員外說。使不得的。便叫了環要小心伏侍。勿許走開一步。恐春霞做出意外事來。顧氏回到自己房中歇息。員外往書房裏去坐坐。再說。馮宅了環把那蛋擲於水中。十三部真人在水中保護。浮水而去。到了三十里之外。有一座寶輝山。山下溪澗之中。水就不多。只個地方。有一所寶輝寺。內有一個有德行的和尚。法名也叫寶輝。靜寺清規。焚修三寶。那日是八月十六早上。寶輝和尚便叫香伙溜哥。拿幾件衣服。去溪澗之中洗淨。那溜哥正在洗衣。水面上浮水一道。細白光。定睛一看。心內想道。原來是個蛋。潔白如霜。那蛋生出來時。原有血的。在水中流泛一夜。故而流乾淨了。溜哥道。哈哈。吾道是怎麼了。原來是一個鵝蛋殼。爲何走到我的衣裳上來。就將右手撈起來一看。原來勿是蛋殼。圓圓圓的一個蛋。爲何勿沉。有此奇怪。看來知道吾溜哥鵝蛋勿會嘗過。送上門來請吾吃了。但吾是自幼勿肯吃私房食的。待吾去稟一聲老和尚。當然吃他。說得有理。放在只里淨。

完了衣裳。再說不多時。洗完了衣服。笑嘻嘻拿了蛋進來。說與甯輝知道。甯輝長老見是一個蛋。連忙搖頭念道。慈悲勝念千聲佛。作惡空燒萬炷香。我在此出家了五十年。粗衣淡飯。解酒除葷。你却因何取了他來。你只樣貪吃葷腥。連累吾僧家有罪過了。溜哥道。啣啐勿許吃也罷了。有何嗜嚇。長老道。還不去。依舊放在水中。溜哥道。是哉。長老道。阿彌陀佛。罪過呵。罪過。那溜哥出來。就將衣服漿好了。立在天井裏。心內想道。可惜那個鵝蛋吃不成。又要到水中去了。正要走時。便住了步。暗暗想道。吾想吃是罪過。哺一隻小小鵝。養養是勿妨的。那東西有個四娘姨。聞得他家要哺雞。那鵝蛋也交他的雞哺去。勿知哺出怎麼東西來。吾想鵝蛋哺得出來。自然原是鵝的。便拿了蛋。走到東邊半里村。見了四娘姨。裝了笑面。就將鵝蛋的話說明了。四娘姨說道。便的哺出鵝來。交回外甥便了。溜哥回到寺中。暫且不表。要知偷盜天書緣由。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德行僧天機預識 白猿洞初盜天書

話說那四娘姨是一個半老之人。姓李。已經數載孀居。守志。幸有一個兒子。所留下的家私。全賴兒子出外經營。賺些利息來支持過去。做些針指外事。不管自幼嫁與周連貴為室。不幸連貴身亡。已經八年。目下小小家產。幸得他兒子周大郎。一年幾次出門賣買。賺些利息回來。薪水可度。常想孩兒年長。須要娶一房媳婦。才是。再有一個姨甥。姓李名溜哥。爹爹亡故。兄弟勿有。年少不知謀生立業。目下在甯輝寺內做香工。伏侍僧人度日。方才拿一鵝蛋前來。寄哺小鵝。那仍是有些孩子之氣。已經放在雞窩內了。不知哺得出來。只怕母雞未必肯哺。四娘正在那里亂想。只見外面兒子歸來了。說吾兒回來了。麼。那兒子道。回來了。母親在上。孩兒拜見。四娘姨道。兒呀。罷了。那兒子放下包裹。談談別後事情。將所賺二十兩銀子。便本利一併交付母親。吃了早飯。換換衣裳。買些魚肉。望望親戚。一切閑文。休表。鳥飛兔走。時光甚快。七日過後。雞已出壳了。叫聲徐徐不絕於耳。四娘姨心內想道。為什麼光鵝蛋不收黃。正在思想。只見壳中立出東西來了。却是一個赤條條的小孩子。身子約有尺二長了。那小人白身子。黃面兒。大眼長眉。高鼻梁。手足俱全。頭髮鬆開。就把初出毛的雞多吃光。及母雞盡下他的肚了。四娘姨一見。好不心驚。連忙叫着孩兒來看。那周郎大怒。手取未尺來打。只小人。那知只小人反用強。奪了木尺還手。周大郎道。呵呀。母親。只個不是人。明明是個怪物了。待我去說與表兄知道。他母親道。兒呀。快些去。快些來呀。周大郎道。是哉。那周四娘冷汗一身。心驚胆怯。走到

外邊慌慌張張要避那妖怪。他原不知那小孩是天降的星宿。那周六郎氣冲冲向甯輝寺來。見了一個僧人。便問道：溜哥在何處？那僧道：在後園中種菜。官人到此何事？可否說與小僧聽聽？周六郎道：呵呀！長老不要說起。前日溜哥拿一個鵝蛋來放在吾家雞蛋之中。寄哺小鵝。今朝哺出小雞來。誰知那鵝蛋出一個小孩來。身長尺二。面黃眼大。眉長耳方。母雞乳雞多吃去了。我們母親嚇得呆了。我用棍打他。他反打吾。故而吾到寺中來相請溜哥。前去看看。莫不是害吾娘兒的麼？那僧人道：阿彌陀佛。有只等事。小僧親自看來。周六郎道：長老同去看看。也可僧人道：溜哥快來。溜哥道：來哉來哉。老師太有何吩咐？呵呀！表弟在此做什麼？周六郎道：表兄你好呀！你拿一個鵝蛋來寄哺小鵝。如今哺出妖怪來了。溜哥道：噴！蛆瞎說。你來嚇吾表兄呢？哈！周六郎道：連吾也不知同去看看。那甯輝和尚笑哈哈道：溜哥這日叫你送還原的。誰叫你寄哺小鵝一味獸腔？孩子氣味。如今小鵝不哺。反哺出妖魔來了。溜哥道：哎呀！老師太若說鵝蛋那勿肯去脫。要想拿去哺出一隻小鵝來。頑耍的。那知一哺竟哺出妖怪來了。呵！表弟你來詐吾呢？哈！周六郎道：那今詐你同去看看。溜哥道：去看看。長老便叫徒弟看門。三人同去看那妖精。只見一個小孩子眠在地上。溜哥問道：你只妖魔是什麼變來的？那個小孩子見了溜哥。連忙立起來。上前拖住了溜哥。雙腳跳起來。笑嘻嘻的一隻手將他脚上亂敲。溜哥哈哈的道：你只妖怪。真正勿是妖怪。同來的和尚是有德行的。見了只般光景。他就在指頭上一算。點點頭說道：原來如此。便叫香工道：只個小孩子。並勿是妖怪。與你將他認做兒子便了。溜哥道：老師太。你當真呢？哈！長老道：羅個與你作耍。溜哥道：婆勿有。那里來奶奶呢？長老道：他是不吃乳的。溜哥道：那個領他？長老道：你自己領他。溜哥道：那是弄勿來的。長老道：你若領大了他。你的後福無窮。溜哥道：當真呢？哈！長老道：決不哄你。溜哥道：小孩子你可肯認吾做乾父麼？肯沒點點頭。不肯沒搖搖頭。哈哈點頭哉。只樣待我來抱了他去。長老道：阿彌陀佛。大官人。周六郎道：長老什麼長老道：你的乳雞共有多少？周六郎道：一十二個。還有一隻母雞。長老道：如此叫溜哥賠你便了。周六郎道：阿長老一則老親眷。二則來小事不要賠了。長老道：阿彌陀佛。便告辭去了。那溜哥抱了小孩。一同回甯輝寺去。那長老心中暗想道：他是天上星宿降世。若長成後。拜吾為師。不比尋常僧人的。將來且能盜得天書。便吩咐溜哥。撫養他成人。自有無窮好處的。那溜哥叫聲小兒道：吾的兒子呀。做父的今年三十七歲。勿會娶妻。反先有了你。只兒子。吾今撫養你成人。你須要伏我的教訓。切不可行兇霸道。欺善人。我的出身是做成衣。望你大得起來。做個小成衣。便了。那小兒聽了。笑迷迷的道：腹中飢餓了。要吃些東西。那溜哥感了一碗飯。并豆腐麵斤紫粉等。分付那小兒漫

漫的吃。自己去買些布來。將他衣服鞋襪做做。那小兒不吃乳。究屬不大費力。春來秋去。迅速如飛。一年一年的過去。不覺已長成七歲了。性氣剛強。獨喜頑耍。出去常將孩子們欺侮。有的便告知長老。那老和尚明知那小孩是有根基的。便叫溜哥道。你的兒子年方七歲。出外欺人。滋生事端。如何是好。溜哥說道。吾是勿要是老師。太叫吾撫養的。現今吾勿要他哉。趕了出去罷。長老道。阿彌陀佛。他乃沒有父母之人。趕他出去。必無好處。不如拜吾為師。做個和尚罷。溜哥道。勿是吾親生的。任你老師。太怎麼便了。遂揀了日子。佛台裏齋供。剃了頭髮。便拜長老為師。那長老心內暗想道。要取一個名字。他是蛋內所出。取名蛋僧。那長老約束他。靜守清規。五戒三皈。不許違拗。教他誦經。曉得蛋僧力大無窮。性子莽撞。從來不肯吃人虧。一餐飯總須三升米。別名多叫他吃飯。好溜哥叫聲和尚。妮子做父的。用了多少心血。領大你指望你做點事業。現在你做和尚。到底原是我的兒子。蛋僧道。父親。兒子雖則做了和尚。豈可不認父親。溜哥道。既然有吾父在眼睛裏。到底說話原要聽幾句的。蛋僧道。只要父親說得中聽。孩兒無有不遵的道理。溜哥便道。勿要鬧禍。蛋僧道。中聽的。別人不來惹吾。吾自然不去惹人。溜哥道。師父所說的話。勿要強頭強腦。蛋僧道。只個自然。溜哥道。飯吃少的。蛋僧道。總要吃得飽。溜哥道。幸虧師父吃得起的。若是吃不起。便如何。蛋僧道。若是窮苦。吾也不在只裏了。溜哥道。做父的近來辛苦。勿起哉。只些瓜菜園。幫我做做。有何勿好。蛋僧道。只是孩兒弄勿來的了。溜哥道。日日打拳弄棍。也脫了做和尚形了。蛋僧道。孩兒學好了拳棒。日後好做防身的本事。溜哥道。你的硬卵。看你年紀輕輕。如此強橫。全然不像做和尚的樣。少不得有一日趕出了甯輝寺。到處去燒臂香。蛋僧道。阿父親且自放心。孩兒決不如此便了。年復一年。蛋僧年已十五。身長七尺。有餘。拳棍雖是常習學的。到底是無師傅授。閒來無事。外面跑。跑山前山後。去瞧瞧。那一日。偶到白楊莊。上去頑耍。只見一班孩子。聚在一處。打架。大家磚頭瓦片亂拋。有一個毛二。宮要打馬三寶。那知剛打着了蛋僧的頭。蛋僧便怒氣冲霄。趕上前來。挺一挺腰。扯着毛二。就打了一頓。可憐打得那毛二。疼痛難熬。旁邊孩子們說道。和尚行兇。是不饒的。衆人動手來打和尚。却被蛋僧立起來。一個一個的。東丟西擲。好似鵝子翻身。個個哭到甯輝寺來。告訴那甯輝長老和尚。便好言安慰他們出來。那溜哥滿腹心焦。少頃。蛋僧同寺。甯輝便招招手道。徒弟走來。蛋僧道。師父有何吩咐。長老道。你在寺裏不聽吾話。不守清規。總要出去惹禍。吾用你不著。你到別處去罷。蛋僧道。師父用吾不著。徒弟就此拜別了。但是吾的父親在此。放心不下。長老道。只却不妨。有吾在此。溜哥在那裏。溜哥道。來哉。來哉。老師太有何事務。長老道。你的兒子十分不好。吾這裏用他不著。打發他出去。你意

中如何溜哥道。吾也譬如勿有打發他去不妨的。蛋僧道。父親也不要孩兒了麼。溜哥道。誰要你快快走罷。蛋僧道。既如此孩兒就此拜別。溜哥道。勿要你拜。溜哥便雙手亂搖。搭轉身來便走。長老與他十兩銀子行李衣包。一個蛋僧便拿了一根檀木棍子。洒開大步出了山門。走過輝山一路行走。好生心焦。想師父今朝打發我出來。因防我惹出氣來。吾的性子硬如鐵石。阿呀。且住。吾蛋僧走便走了出來。如今往那裏去安身也罷。吾是出家人。且往前途走去。尋個寺院再說。勿怕沒有安身之處。何必驚心放胆而行。便了日間沿途募化。夜來隨處安身。三月時候。天氣溫和。正好行的所在。自然心焦得狠。那一日到了一個曠野之處。天色已晚。只見那邊有所涼亭。他便走進去。放下了衣包。檀木坐在一塊石頭上。但見日已落山。月光漸上。蒼茫暮色。四顧無人。蛋僧長嘆一聲。好不甘心。忽聞亭外有人咳嗽。但見那人穿着棕鞋白襪藍綢衫子。一手攜杖。一手輕搖毛扇。頭帶金線盤的巾。走進亭來。把他一看。蛋僧立起來把腰一灣。道。老居士貧僧叩首了。那老人道。和尚那裏來的。蛋僧道。貧僧乃是寧輝寺內寧輝長老的徒弟。只爲吾性不好。趕出來的。老人問道。如今要往那裏去了。蛋僧道。哎呀。老居士呀。貧僧自幼在寧輝寺內的。自己不守清規。被師父趕出。另尋門路。但是人地生疎。多不認識。故而無處可以安身。老人道。呀。原來如此。蛋僧道。請問居士從那裏來。老人道。老漢就是只裏的土人。蛋僧道。但不知此地是什麼地方。老人道。喏。喏。那邊一座高峯。名叫雲夢山。此間方方一帶。通叫雲夢山。蛋僧道。那山上果有豺狼虎豹的麼。老人道。呀。呀。只坐山中多沒有的。單單有一隻白猿。那白猿洞內藏有天書。乃是人人曉得的。你能前去盜來。就有好處。蛋僧道。呀。但不知那裏盜法。老人道。阿和尚。你今若要盜得天書。聽吾明白。說你知道。須待端陽節正午時。方能去盜。那午時。白猿須上天一次的。若盜得了天書。就有無窮法術。蛋僧道。倘被白猿看見了。如何是好。老人道。你但看爐烟高起。白猿即去烟消。白猿便歸洞也。蛋僧道。足感指教。老人道。好說。但你自己要盜天書。切不可說與他人知道。蛋僧道。只個自然。老人道。老漢去了。蛋僧道。老居士漫請。那老人手執杖。走出涼亭。竟望前路而去。列位要知那老者的名姓。他就是寧輝寺德行僧人。出寺而來。非爲別事。叫蛋僧前去偷盜天書的。少說那長老同寺的話。再講那黃面的少年。僧人一心要盜天書。便不向前行走。坐守涼亭。敲魚擊磬。念念經。募化些齋飯來。餬口守過三春。便是夏初時節。光陰迅速。已交五月。那端午日起早。便出了涼亭。棍頭上挑着衣服。對正高山洒步而行。約行五里光景。已到山間。但見周圍樹木森森。山下澗水滔滔。見有石橋一條在前。蛋僧便走過石橋。

看時候尚早，恐深白猿先見，他便隱藏在茂林深處。少頃午刻已到，心內想道：不知如今白猿可會上了天庭麼？不要管他，待吾悄悄的上山見機而作便了。那蛋僧便輕輕的走上山去，但見那玲瓏古石層層密密，秀巧奇峯參差，四面無路可走，只有中間一條平坦大路，妙呀！你看只條大路在此，待吾走上前去。蛋僧便依路而行，絕無一人，行了半里光景，忽然抬起頭來，睜眼一看，只見兩扇石關門半開在那里，上寫三個隸書大字：走近一看，就是白猿洞三字。炒呀！來此已是白猿洞了，但不知白猿可會上天去否？那蛋僧欲想進洞，心又慌忙，便立在旁邊聽了一聽，忽見洞裏有烟起來了，蛋僧大悅，側身進內，寂寂無聲，竟沒有一人，料想那白猿上天去了，未知天書放在何處，惟有石床石桌石椅，看來看去，盡是石的，叫吾何處去尋天書？我蛋僧年不過一十五歲，從未見天書什麼樣的，今日有興而來，不見天書，徒勞辛苦了，不知不覺，時辰過了，那爐烟已絕，蛋僧想道：爐烟已盡，白猿要回洞了，不如走罷，仍將木棍挑了包，性急慌忙出洞，一聲長嘆，心頭悶悶，依舊過橋，至涼亭內，心裏想道：我盜不得天書，難道沒有日子過麼？何須必要盜得天書，且到前途去化些齋來，再作道理走呀，便望前途走去，說得有理，心中納悶，看看近處沒有人家，不知何處是大街，肚中甚飢，把乾糧吃些，一路行去，不多時，日已歸西，蛋僧長嘆一聲道：我想安居在甯輝寺中，惹禍招非，原不應該，此皆自己性子不好，自從師父父親趕出來，到如今東來西去，已兩個月了，好處全無，到不如自盡歸了陰府罷，好歹歹皆撇開了，正在想尋短見，但見那邊有人走來，定目一看，並非別人，就是亭中相會的老居士，老人便道：和尚呀！天書可會盜着否？蛋僧道：哎呀！老居士呀！吾却被你哄騙了，你教我去盜天書，我等到今朝午時上山進洞，看那爐烟已起，便上尋天書，找的多時，何會有什麼天書看見？白白等了兩月，老人哈哈的道：你只和尚休得怪吾老漢子，不是吾哄你，皆是你自己未會知道，那左右石牆鐫刻者，明明白白，即是天書，既如此，待吾明日再去盜來，老人道：噯，從前與你說過的，只得一年一度，端陽正午時可以盜去，別的時候，白猿總在洞裏，如何盜得動呀？今年未曾盜着，耐心兒等來年便了，若能盜得天書，便有許多好處，說罷，飄然攜杖而去。蛋僧此刻欣欣然道：原來在兩邊壁石之上，鐫刻者，就是天書，可惜當面錯過了，吾且安心耐守，明年再盜，但見太陽已沉下，月亮又無光色，但聞浙粟風聲，蛋僧年紀雖小，心胆極甚雄大的，向前走去，尋個安身的所在，再取些乾糧充飢，曠野之中，亦無更鼓聽見，且那有燈火看見，時光到有初更，只是四面多是松柏，忽聞隱隱有人叫喊救命呀！救命！蛋僧想道：此地茂林深處，爲什麼有此喊救之聲，必是凶人謀財害命的，不免前去看來，依此風吹來的喊救聲音，散開大步，向前跑去，喊聲漸近，便抬頭看，幸有星光。

前面一帶小屋。獨不見人。門前到大樹。救命之聲更清楚了。呀。原來就在只所房屋之內。待我進去看來。但見兩扇柴門虛掩。裏面尚有燈光。他連忙立住細聽。只聽見一個老婦在那里一聲救命。一聲饒命。甚覺悽慘。此刻蛋僧不聽見。只已一聽見那聲音。便大怒起來。踏進草房。放下衣包。提了棍子。喊聲那個敢傷人的命。那個女人已經嚇得要死。一聽人聲。只道兒子回來。急急忙忙趕出外面。將燈一照。乃是一個和尚。哎呀。饒命呀。兩手朝前。雙膝跪下。遍身發抖。兩淚紛紛。蛋僧即便說道。吾是着經念佛的人。並不害人的。休要害怕。特來救命的。那個凶身在此。行不法的事。快快把情形說。吾知道。那女人正要回言。來了一個執髮的僧人。鐵大面。黑臉濃眉。一雙大眼睛。手提鐵棍。宛如虎狼一般。不問情由。便打蛋僧。蛋僧將木棍來招架。撇開他的鐵棍。連一棍打去。剛剛打在那披髮僧心中。便仰面朝天。跌倒無如疼痛不過。剛扒起。又跌下去了。被蛋僧七八棍子。便打得頭破血淋。那女人哈哈的道。沒用的頭陀。死了。噫。呀。和尚呀。他是詐死的。麼。蛋僧道。如此待吾打得他真死。要知二盜天書的事。可能盜着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寧輝師出寺點化 白猿洞再盜天書

話說那蛋僧便放下自己檀棍。拾起頭陀的鐵棍來。照定了頭陀的頭上。狠狠的將棍子打上去。那頭陀的頭打得粉碎。一命嗚呼。鮮紅滿地。那女人便不哭了。忙跪在地上。向蛋僧叩頭說道。若然不遇恩師父。連吾賤身也要完結了。蛋僧道。阿彌陀佛。罪過得極。女人家請起。女人道。恩師父請坐。待吾來送茶。蛋僧道。不消。不知只個頭陀。那里來的。在你家中。敢是謀財害命。麼。女人道。哎呀。師父呀。他叫做石頭陀。是一個狠凶狠惡的歹人。謀財害命。如同頑耍。常拿婦人的孕胎。害人母子。國法良心。一點勿有。蛋僧道。呀。只個狗頭陀。如此無法無天。還了得。安人道。哎呀。師父呀。老身有個兒子。名喚楊豹。媳婦趙氏。有孕在身。剛剛十月滿足。却被只頭陀知道了。趁吾孩兒往外做生意去。他就起不良之心。把吾媳婦來掀倒在地。強姦了。還要拿胎。我的媳婦是痛不可言。便喊叫起來了。他就剖開肚腹。把胎取出。嚇得我魂飛魄散。只因此地是荒郊。鄰舍全無。那頭陀罵取老乞婆。你若再喊。當即送黃泉路上去。我只得叩頭苦苦求饒。幸得恩師胆勇氣壯。打死了只個惡頭陀。吾母子難報你的大恩。只好每日燒香一爐。蛋僧道。阿老人家。何出此言。自古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除此惡人。以免別人受害。女人道。不知恩師父在何處。焚修。夜靜更深。來到只里。蛋僧道。吾在泗州城裏。寶輝寺內出家的。只為吾素性咆哮。出外惹禍淘氣。師父不用趕出來的。故而想往別處去。覓一存身所在。路

過此間。正無宿處。聽得喊叫。聞聲急來觀看。却見那頭陀如此凶惡。他遇着了吾。如何肯輕饒他。只是夜深黑暗無處。可去。可否在你家中歇一宵。那婆子應聲使得料想。恩師肚中飢了。蛋僧便哈哈笑道。吾是老成人。正當肚里餓了。老人家可有飯吃。婆子道。待老身去燒起來便了。蛋僧道。待吾把只屍首擦開了。既如此。拿了燈去。那婆子去點了燈。蛋僧拖了只屍身。接了燈。匆匆走出去。拖出了樹林。便丟在一條溪內。仍歸楊家。再將血跡收拾收拾。息了燈。球坐下。那楊老婆子進房。雙跳跳淚如泉湧。放聲大哭。片時燒好了夜飯。將現成的小菜。送與蛋僧吃。只得一升米的飯。蛋僧那里吃得飽。吃完就要添。却添不出。老婦人暗叫。飯將軍再燒一升米。重新再吃。孰知仍被蛋僧吃得精光。婦人想道。他飯量好。力氣也大。要比吾兒勝得三分。吃完了夜飯。便泡一盞茶來。老婆子向蛋僧道。吾家是窮門戶。床上全無的。蛋僧道。呀。待我就是只樣。坐到天明好了。婆子道。只是有慢恩師父。如何是好。蛋僧道。說那里話來。便坐定。心中想道。出寺以來。已經兩月。隻身無定。終日閒游。那老居士叫我再盜天書。故而暫留。等來年端午日。再盜天書。但。我了然一身。何地可度此殘年。少說那蛋僧心內亂想。再講那楊母淚珠直流。走進房來。捧着屍首。大哭道。阿呀。苦呀。吾那媳婦呀。你雖是田家女子。爲人是溫柔賢德的。你身懷六甲。吾心中好不歡樂。日日焚香求天求地。只望生個孩兒。楊家有了嗣後。那知平地起風波。只萬惡的頭陀。頓起不良之心。強姦了你。還要剖你的腹。正是天大的冤仇。母子雙雙多不活了。可憐痛得我肚中。好比刀割。哎呀。吾的媳婦呀。你黃昏時候。夜飯同吾一齊吃的。尙與吾兩下閒話。想。你平日敬重吾。好如你的生母一樣。夫妻又和好。那知今日禍從天上來。害得你立刻到黃泉路上去了。待吾來與你遮遮好。你活時怕羞的。死到諒也怕羞的。楊母仍還捶胸頓足。號淘大哭。哎呀。賢孝的媳婦呀。你果知道吾捨不得你。直哭到五更天。雞叫方止。外面蛋僧聽得甚慘。燈油漸漸干了。叫道。呀。老人家走出來。吾要去了。婆子道。呀。來了。出來。便叫恩師父。天光初亮。可是就要去了。麼。請待我孩兒歸來。謝謝你再去。蛋僧道。阿。老人家何出此言。但吾蛋僧不是。要財而去。那個要你家謝。只條鉄棍我要的了。他手取鉄棍。放下檀棍。取了衣包。便走出門來。楊母再四留他。總留不住。蛋僧竟走。絕不回頭。楊母便立在門首。望兒子回來。眼淚若流。呆呆立着。只見蛋僧匆匆出了松林。則走了半里之遙。見那邊來了二十個長大漢子。手中各執器械。腰間各插燭球。與蛋僧交身過去。形狀多是氣昂昂。勇糾糾的。那蛋僧看見。冲前第一個漢子。身長八尺。闊外肩寬背厚。藍臉濃眉。眼大頰冲。年約二十多歲。海下無鬚。手中拿着一把鉄。多是齊腰布祆。藍布包頭。朝前打上一個疙瘩。下穿藍布褲。花布裹膀。足穿草鞋。一羣望前而走。列位只個藍面的。

漢子。就是楊豹也。楊豹見了蛋僧。心中想道。只個和尚年紀雖小。身子長大。一個黃面手執鐵棍。必定勿是個循良和尚。一頭想一頭匆匆的走。東方漸漸發白了。但見母親立在門口亂招。兩手叫道。吾兒回來了。快快來呀。楊豹道。阿母親爲何在此悲哭。楊母道。哎呀兒呀。快些走進來。侄兒們大家來呀。多道來了。有什麼事情。只般光景。好奇怪呀。一全走到裏面。楊母放聲大哭。阿呀兒呀。你們昨晚出去之後。可恨那個狠和尚。把你娘子剖開肚來。挖出小孩兒。好不慘然。衆人道。呀。有只等事麼。楊豹是個莽漢。聽見了狠和尚三個字。頭也不同。提了鋼釵。洒步叫聲兄弟們。全吾走捉狠和尚去。此時楊母在家叫道。呵呀。吾兒那里去。大家回來呀。呵呀。不好了。他們頭也不回去了。呀。是了。吾却未曾說明白。必定他們方才見了恩和尚。認做和尚了。楊母好不着急。急忙掩上柴門。出樹林來。口中叫孩兒來。你們不可認差了。人急急的趕。趕不上。呼呼氣喘。汗流背脊。暫且不提。且說前面那蛋僧。沒有什麼事情。緩緩而行。後面十幾個人。洒開大步。飛奔趕來。楊豹當前高聲喝道。沒天理的和尙。漫漫走呀。蛋僧回頭看時。大吃一驚。立定身體。正要開言。那知一班莽漢。手執利器。一湧而上。蛋僧只得拿起鐵棍。前招後架。十幾人還不是他的對手。衆人正在酣鬪。幸得楊母趕來。道。哎呀。果然認錯。倘有差池。如何是好。呵呀兒呀。只是恩和尚。不是狠和尚。那些漢子道。什麼說是恩和尚。楊母道。那個狠和尚。就是石頭陀。幸得只位恩和尚來。將狠和尚打殺的。楊豹道。呀。就是只個石頭陀呀。可惱呀。可惱。請回家內。把大恩酬謝。蛋僧道。呵呀。衆位何須如此。大家請起。便一同起身。蛋僧道。阿衆位。貧僧行路要緊。不必了。楊豹道。說那裏話來。我楊豹雖然粗人。情理頗知。請到家中。我兄弟們一齊奉敬一盃。蛋僧道。昨夜已經擾過夜膳了。不敢從命。大家請回去罷。楊豹道。只樣叫我們如何過意得去。蛋僧道。不必客氣。請了。楊豹道。請留寶山法號。蛋僧道。寶輝山上甯輝寺。蛋僧是也。說完。仍將棍頭挑上衣包。大步洒開。一直跑去。那十幾個弟兄。無可奈何。旁邊楊母道。吾兒同侄兒們。快些回去罷。楊豹便扶了老母。弟兄們多在後面跟着回家。將軍器放下。楊豹道。賢弟們請坐。母親石頭陀的屍首呢。楊母道。恩和尚拿去擦掉了。楊豹抬身走進房。看見桌上燈猶未息。見妻子死在床上。那未破胞的兒子。還在旁邊。揭開被定睛一看。便大哭道。哎呀。吾的妻呀。昨夜還與你閑語。可憐今日死得只般苦。如今叫我如何是好。那個來陪伴吾的娘親。再捧那血小孩。叫幾聲我的親兒呀。我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總是我的骨血。未出母胎。就遭人弄死。想必與頭陀前生是個冤家。所以今日如此傷你。楊豹大哭之時。他娘也哭起來了。可憐他母子二人哭了一回。楊豹仍將血孩兒放於趙氏身邊。取出幾兩銀子。買棺入殮。小孩子同放厝在屋後空地。還有一條檀棍。楊豹問明母親。方知

蛋僧調換去。收好在旁，不必細表。就是石頭陀的屍身，況在水內，過了幾天，皮肉消化，骨埋水底，不必再表。那蛋僧洒步前行，一心要盜天書，專等來年端午廟宇不投，到投宿店，若無宿店，便往涼亭裏住。光陰快比流星，夏秋已過，等到春天，仍在雲夢山中結個茅屋，念念經。一天一天，端午日到了，適遇天氣晴朗，依舊度橋過去，看看午時未到，向山前山後游玩，只見有一人從橋上走來，蛋僧一見，口中自說不好了。那邊有人來了，不免就在大樹後躲一躲，口中不敢出聲。心內暗想道：莫非他們也來盜天書，設使果然是的，吾倒運了。但見前面二十四名家將，多是雄糾糾，氣昂昂，手中各執器械，麻索當中有個少年，生成一張削角臉，身體瘦弱，頭帶束髮紫金冠，金抹額，兩半邊雉尾毛，雙挑，身穿盤金線，藍緞箭桿，鶯帶圍腰，掛一口寶劍，足穿烏靴，騎一匹駿馬，過橋而來。蛋僧想道：且住，若是盜天書的，何用許多人各執器械？只是盜天書，明明是搶天書了，不要管他。且看他那樣便了。蛋僧閃在旁邊細看，只見他們過了石橋，皆在山之東首立定。一班家將多是吵吵鬧鬧，只位騎馬是冷千歲的公子，名喚冷作其，人多叫他冷剝皮，爲人凶狠，剝削民財，還有謀叛之心。住的地方就是冷家莊，家內請一位茅山道士，名叫張道明，時常叫道作法，召天將頑耍。後日舉動起來，要他做軍師。那張道明常說：如若爵主爺要做莊帝，須把雲夢山東首只塊照澗石，起到家中，鎖在廳前。庭內按了風水三年之後，必登九五也。冷公子就問幾時去起呢。張道明說：須要端陽正午時，方能起得動。別的日子不相干的。所以冷作其到了端陽日，未到午時，先到雲夢山去。剛剛正午時，一衆家人，大家動手，扒的扒，鋤的鋤，不及片時，起了此石，扛抬而去。冷公子坐在馬上，見樹背後閃出一個和尚，冷公子一想：呵呀，不好了。軍師說遇起石之時，生人見不得的。今有和尚在此，必然看見，有損了。便叫家將們大樹背後藏有奸細，快快拿住。那家將們一齊上前來捉蛋僧。蛋僧並不慌忙，放下衣包，提起棍子，便回手四個末將，如何打得過他。其餘的一齊來幫打。蛋僧究屬寡不敵衆，立時被他們捉住了。只並不是十三部真人不來助他，只因冷作其起石要謀王位，故而讓他們拿住了。去任憑他們弄，總不能傷也。弄不死蛋僧，便可絕了謀逆念頭。冷作其也可改惡爲良了。此是後話。且說他們細了蛋僧，就將鉄棍來扛衣包，亦不取。獨將人捉了去。蛋僧絕不聲張。八個家人扛了照澗石，匆匆回冷家莊去。只塊照澗石約有五尺長，三尺闊，八寸厚，似晶非晶，似鏡非鏡，原是石頭，不遇雪白而光亮，照澗必清，故叫照澗石。八個家人把他扛在廳前，天井裏放下兩個家人，放下蛋僧。和尚一想：此刻午時已過，天書又不盜成，吾也不想活命了。悉由他們，怎麼吾若喊叫一聲，非是好漢。冷作其喚家人請張法師出來，那家人奉了王命，便請出法師來。冷作其便他告訴一番。那茅山道士

就把蛋僧仔細一看心中便有計了。開口道：「爵王爺呀，若是別的貧道不敢討放，但他是個和尚，儒釋道三教相連。古人道：僧來看佛面，求爵王爺的恩，放了只個和尚，佛門有幸。冷作其道，張法師但他閃在暗中窺探，破了吾的風水，如何是好？」道士道：「不妨，如若沒有人見更好。如今見已見了一則來處他無益，二則來貧道還有解法，用法解之，仍將無碍。冷作其道，既如此家將們放了和尚，頃刻之間，把細縛打開，蛋僧便謝冷作其那冷作其與道士抖抖衣衫，走過來答禮。」那道士假裝笑顏，開口道：「請問道友寶山何處，叫什麼法名？」蛋僧道：「貧僧乃泗洲城中寶輝寺內出家的，蛋僧便是。」道士道：「果是寶輝長老的徒弟麼？」蛋僧道：「是也。」道士道：「失敬了。」蛋僧道：「好說，敢問道友寶山法號？」道士道：「貧道茅山張道明是也。」蛋僧道：「久仰，久仰。」道士道：「好說呀。」爵王爺只位是寶輝長老的徒弟，不可輕慢，好生留待，連忙吩咐家人備起素齋來。蛋僧暗暗猜疑，吾想與道明並不相識，爲什麼如此殷勤待起吾來，必定是我師父名聲大，所以如此恭敬，留我吃齋，不說蛋僧在外吃齋，且表茅山道士到裏面向冷作其說，看那蛋僧的相貌，必然不是循良之人，況且已經起石露眼鏡，了他恐生災禍，冷作其道，吾原說饒他不得的，何不把他一刀兩段，反教吾好生留待，不得不依你。如今計將安出？」道明道：「爵王爺如若把他一刀兩段，什麼希罕？貧道有個殺法，十分靈驗。」爵王爺府上不會試過，就把只個和尚來試驗與爵王爺看。方見貧道法力原好，冷作其笑道：「只也妙極了，但不知如何舉動。」道明道：「爵王爺殷勤將他款在風雨樓上，打發兩個家人在彼名曰伏侍，暗看守了。待貧道在雨花園內設壇作法，念咒書符，管教七日七夜，蛋僧活不成了。冷作其道，只也妙極了。」道明道：「但是須要本人指爪，腳爪，頭髮，襯衫。」爵王爺你只要如此如此，只般只般便了。冷作其道，只多容易，笑嘻嘻依着計策而行。兩個家人喚來吩咐道：「叫和尚到風雨樓中去住，好茶好飯依給他。輪流交替伏侍。那兩名家人同聲答應，且說那張道明走出外邊，向蛋僧道：「道友我與你雖爲兩教，實則一家。你且又是寶輝長老徒弟，更加不比平常僧人了。今朝有幸在此相會，有願道友在此盤桓一兩旬再去。蛋僧不知其中原故，連聲稱謝。但見兩個家人來請蛋僧到風雨樓上去安寢，不提。再說那妖道先叫幾個家人同到廳前庭內，在地上噴水念咒，仗劍書符，解了蛋僧親破之碍，然後叫家人來開泥土，把照澗石深埋入土八寸，書符鎖好。冷作其只叫兩個家人明日往風雨樓上，如此如此，依計而行，不可洩漏。家人應聲曉得，不必細說。且說那張道明端正在花園內設了壇，再說那蛋僧心內想道：「吾想道明在茅山出家爲何反在鄉紳府內，但不知只里何等人家待吾，問一個明白看阿。」管家人道：「和尚什麼蛋僧道，你要胆寒呢，要知三盜天書，且看一回分解。」

第四回 蛋和尚三盜天書 聖姑姑楊園寄住

話說蛋僧問家人道：「你家公子姓甚名誰？何等鄉宦？」說與貧僧知道。那家人道：「俺家老主人一字並肩王，冷千歲三字。人人曉得的。俺家公子冷作其，個個知道的。你只和尚住在此地，要小心。」蛋僧道：「只是貧僧知道，一宿晚景不表。到明日，蛋僧早起，獨自納悶，一心要盜天書，千難萬難。那知今日的端午又過了，那里能待到來年再盜？」蛋僧正在思想，來了一個家人，說俺家爵主道：「你只和尚衣服好洗，叫吾拿個衣包來還你。」蛋僧道：「阿彌陀佛，多謝多謝，再有條鉄棍呢？」家人道：「與你收好在裏面，看你頭髮也長了，應該剃剃，浴也洗洗，脚也修修，豈不乾淨？」蛋僧道：「呵，只里地方，可有浴堂？」家人道：「有的。」蛋僧道：「如此極妙了。」家人道：「跟吾去。」蛋僧道：「來了。」即把衣包打掃，取了替換衣服，跟着冷府家人，灣灣曲曲的走，心內暗想道：「冷家公子到是多情義的人，想是道友面上來的了。到了浴堂裏，脫下衣服鞋襪，上下週身，通通洗淨。此刻蛋僧好不心快，口內不說，心中想道：「長久不見水面，今日在此洗浴，好不快活也。」浴已洗畢，換了衣服，即有待詔與他剃頭修脚修手。家人把那剃下來的頭髮，修下來的指爪脚爪，一齊收好。蛋僧問道：「只些東西要他何用？」家人道：「留在只里何用，拿去丟掉了。」蛋僧道：「是呀，是呀。」家人道：「哎呀，只你衣服好黑，長久不洗了，拿他去洗洗罷。」蛋僧仍回風雨樓去，身上洗得光光滑滑。家人拿了衣衫去，交與茅山道士收好。那時道人就把一件襯衫包了指甲脚爪頭髮，放在一個酒罐內，置之壇前。就於五月初六日，在壇書符念咒三道，令牌放下。蛋僧一個頭眩，遍身冷汗，骨節俱收，好不難過呀。爲什麼一霎時身上不爽快，想必是洗浴之時，冒了寒氣之故，不免眠一眠罷。便和衣眠在床中，早有家人告知爵主。爵主一聽了大喜，說果然妙法。自此以後，道人日日作法，一連三日，蛋僧臥床不起，身子發熱，飲食不進，昏迷不省。日日沉沉睡去，夢話連連不絕於口。家人等常去告訴爵主。一日公子也聽見了，欣喜欲狂，便哈哈道：「妙呀，那張法果然利害活活的人，咒得殺的，要爭王帝做何難？」到了第七日午時，道人作法兩次，蛋和尚發暈了。午時三刻，第三次作法，仗劍拍令牌，劍頭指在罐中，連書三道符，連噴三口水，結果蛋僧性命字未寫完，壇前忽聽得拍辣辣一响，十三道金光，十三位真人冲進壇來，又是拍辣辣一响，金光一閃，那個張法師打死壇中看的人，嚇得魂靈出竅，急忙與爵主知道，冷作其嚇得口呆日定，一身冷汗，長嘆把頭亂搖，眼睛昏迷半日，心內想道：「人有法術，總覺徒勞。吾想要做王帝，把道明特地請來，反送了他一命，如此看來，果然是天不可欺，自古道：神目如電，真不錯，忽有家人來。」

裏道。爵主爺蛋僧的病一霎時就好了。走也好走。飯也好吃。爵王道。呀。有只等事。哈哈。妙呀。爵王心中大悅。滿面笑容。親到風雨樓來看。蛋僧一見。便叫和尚你的病十分沉重。怎麼一霎時就好了。蛋僧道。爵主說來也希奇。吾的病如此沉重。連日不省人事。自己抵當死了。方才忽有金光閃閃。十三個穿道袍的人。吾在床上俱吹一口氣。登時我的病就好了。想來吾不該死在此地。故而有救星。冷作其笑道。你須要保重。蛋僧便道。爵主我肚中甚覺饑肌。可否求賜一飯。爵王道。雖是肚中飢得狠。飯是吃不得的。吃一碗粥罷。蛋僧道。貧僧吃得的。爵王道。既如此。家人取飯與和尚吃罷。家人答應。曉得爵主便下樓來。吩咐家人快買棺入殮。單留着蛋僧。回思轉來。也不想奪天下了。叛國之心。一旦盡消。從今改惡為善。廣積陰功。又叫家人們將只塊照澗石扛去。放在原處。那里曉得再扛也扛不起了。好像生根的。無可奈何。只得吩咐留在此間。再作道理。蛋僧一日一日安身在冷府中。約有月餘。那一日心內想道。吾出家人不可久住在此。只好別處去化緣。主意已定。便對衆人說道。阿管家。吾要去。見你們爵主。相煩引道。那家人道。如此只里來。蛋僧便跟到書房裏。搶步走上去。爵王道。和尚你來見吾。有甚語說。蛋僧道。爵主。貧僧在府多蒙優待。十分感激。今日意欲別處走走。特來叩別。爵王道。再住幾天去便了。蛋僧道。既是爵主這等見愛。貧僧再來便了。爵王道。如此不便。屈留了那作惡之人。反變了好人。取了十兩錢子。送與蛋僧為路費。蛋僧便拜道。阿爵主。貧僧還要拜別茅山道友。求管家相請。那張道明被真人打死瞞了的。故而蛋僧不知其事。冷作其笑迷迷的道。他早已回茅山去了。蛋僧拿了衣包。一條鐵棍。早已交還。別了冷府上路去了。仍然抄化度日。不必細講。不覺又是一年。交到五月里的時光。那日初三。天時日暖。蛋僧仍到舊處。把茅蓬結好。雙膝盤坐在地上。輕敲木魚。把經文念念。日正當陽時。那釋輝長老又來指引他去盜天書。為何見面並不說明。盜天書的法道呢。只為要試試蛋僧的心。倘然怕難。自然下次勿來了。若是立心要盜。決然不肯心灰。那日五月初三。長老指一算。知道蛋僧已在雲夢山中了。他既有此立心。不可難為他。便出寺而來。仍是只樣打扮。到涼亭道。你和尚好不惹厭。為何在此地方結茅打坐。蛋僧道。阿老居士。只為貧僧不肯負老居士之言。再來盜取天書。故而預先在此等候。老人道。呀。那天書還不會盜了。來麼。蛋僧道。貧僧上年到此。被冷作其拿去。誤了時辰。故而今年再來的。老人道。但是今年再錯過了。是永遠盜不成的了。蛋僧道。貧僧今年再不肯錯過了。老人哈哈笑道。你只个莽和尚。莫盜天書容易。其中却有許多難處。吾今再不說明。只怕你又是一場空忙了。蛋僧道。老居士呀。但不知還有什麼難處。望速速指教。伏祕方便。老人便道。那天書在石壁之上。你還是起得下呢。拿得動麼。蛋僧道。是

呀。什麼樣呢。老人道。你須要買辦紙頭筆墨。刷帚去印下來。還是一張白紙。須在月半夜裏。月亮圓的時候。照將出來。天罡法地。煞法然後。用心描畫。必清必楚。方能有用。牢牢記着。不可忘却。蛋僧答應道。多謝老居士。那老人仍舊扶杖而去。蛋僧心花朵朵。說了自語道。不是他來指教。此番只怕又是一場空。吾蒙冷公子所賞。兩白銀。不免拿了換了錢。預先買好了紙墨筆帚。蛋僧便走出門來。走到了大街上。紙張筆墨賣就。呵呀。且住。須要把筆墨化開了。然後好用。又去買了一個瓦罐。兩個刷帚。不與人知。仍回原處。連夜取水化墨。實在吃力得勢。過了初四。等到初五巳時。光景先來雲夢山上。躲在一个幽僻之處。心中想道。勿要又有人來撞見。但見太陽漸漸轉西。便悄悄的走近洞口。仔細一看。洞門掩上。在那里自思喜歡了。看看爐中還未出烟。又等了片時。爐中有煙起來。此刻白猿諒已升天了。便漫漫的走入洞去。心驚胆却。還防暗里有人看見。又恐白猿回來得早。手忙脚亂。不停的塗墨。取紙頭來。東邊印到西邊。恐怕白猿回來。便看看爐中有無烟起。便道妙呀。你看爐中烟尚未止。待吾來多印幾張。有何不可。正在印時。烟已完了。連忙收拾。急出了洞。心中方妥。匆忙下了山道。如今是不怕他了。回思一想。呵呵不好了。一條鉄棍。勿會拿出。料想此刻白猿已經回洞。不必回去了。仍到茅蓬裏來。打開衣包。把天書一看。呀。果然仍是白紙。並沒有什麼天書。老人說的話不錯。莫非他是神仙。特來點化吾的麼。不然。又成畫餅故事了。看過仍舊包好。化些齋來充充飢。待到十五夜。便把天書來舖在月光中。一張一張照看了。清清楚楚。用筆不惜工夫的描。等到描完。約有三更後了。月白星稀。天已將明。蛋僧想道。天書已得。待吾來試驗一回。可有效驗否。想石中去火。便化了三張。並不靈驗。再化兩張。也不中用。便道。呵呀。吾用盡三年心血。盜得天書。那知無用。今日既不中用。要他作耍。待吾來一齋化了罷。正要把天書一齊燒化。忽然咳嗽之聲。抬頭一看。卽是那老人。携杖到來。笑嘻嘻的把兩手亂搖道。你只和尚敢是獻的麼。費了三年辛苦。盜着了天書。怎麼就是只樣燒化多張。豈不可惜呢。蛋僧道。阿老居士。吾方才試驗燒看。那曉得一點也沒有用。那許多要他亦無所用。故而想一并多把火來燒了。老人哈哈笑道。好个莽和尚。你的性子果然咆哮的。有了法術。用時便靈了。若無法術。本是徒勞的。蛋僧道。呀。又有什麼法道的麼。老人道。誰說沒有。蛋僧道。但是貧僧不知法道。如何是好。老人便道。念你三年勞苦。指你一條去路罷。蛋僧道。多謝老居士。老人道。你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方。問着楊巡檢。那邊投見聖姑姑。自有好處。切不可說與外人知道。蛋僧應聲道。是曉得了。那老人說完。便悠然而去。蛋僧心中欣喜非凡。想那老居士必定是仙家變的。諒來與吾有夙緣。因此幾次前來點化。吾今日謝謝神仙。便望空中拜了幾拜。仍坐在地上。雙

膝圈盤敲木魚把經念打个盹兒等天亮了走路但見東方發白少頃天已明了便收拾衣包上路逢人便問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方怎麼走的此話不表便說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方有一个巡檢司姓楊名沛國表字景安只爲他的太太犯了一莊怪病任你什麼名醫總看勿好楊太太一病兩月飲食勿進命在旦夕楊沛國無可奈何只得出了招醫告示如有人醫得太太病好重重酬謝那楊太太命不該絕一日來了一隻千年修煉的老狐狸授日月精華能變人形只个狐狸那狐狸因是雌的故而變爲婦人自己取下一个名字叫聖姑姑妖法甚多能算陰陽那日下山的時候有一異人與他說了八个字道此去南方遇楊止任逢蛋卽明聖姑姑牢牢記着下山以來已經兩年從來未遇姓楊的人故而行踪勿停剛剛到了河南開封府來只聽見楊巡檢的太太病兩月大家傳說名醫多看過了無用問卜求神多不靈驗近來連水米不進命延一息想來活不成了現在遍貼招醫告示不論男女人等如能醫好太太病老爺肯從豐酬謝的聖姑姑在旁聽得明白心內想道馮楊而止今朝應了此間諒有安身之處不免今朝待吾做醫生去罷走到巡檢衙門上立定身子問道門上有人麼門公說來哉來哉是個舍人呀原來一位道姑到此何幹聖姑姑道貧道雲游到此聞說太太有病歷特來醫治那時門公立刻去報知楊巡檢傳進聖姑姑問名姓氏同進內房看明太太的症取出一丸丹藥用開水化服只得半個時辰太太肚中幾响吐出許多細虫宛如螞蟻一般一衆了環多稱奇怪聖姑姑就叫了環取參湯與太太吃吃下立時全愈了楊爺大悅笑嘻嘻留住聖姑姑吩咐端整素席來款待他夫人便啓口道妾病自己好了不知你那里請來了只位道姑楊爺說道只道姑乃是他自己走來的下官問他的來意他說道道號聖姑姑乃是廬山老母的徒弟雲游到此帶有靈丹醫治諸般怪病他只用一丸藥把你的病就治好了只是你命中該遇神仙夫人道老爺呀道姑留他在外吃飯切切不可有慢呀吾還要與他說道楊爺道知道了但你時病體方好到底還要將息保重夫人道只個自然那些婦女了環們說吾們太太生成怪病名家醫生多看到多是騙錢的吃藥如吃水勿搖動一點勿輕鬆只個道姑到有真本領的只得一丸仙丹立刻退病飯也吃茶也吃精神滿足健如常人一樣且說那聖姑姑齋已用畢心想道若楊家可住吾何方就借居此地等得蛋僧忽見兩個了環來請說太太有話叫你中堂去坐聖姑姑進去忙叩了頭便立在一旁夫人道道姑請坐聖姑姑道太太在上貧道怎敢坐夫人道呀你是吾的救命恩人那有不坐之禮聖姑姑道如此告坐了夫人道用茶了環應聲道來了夫人便問道俗家尊姓聖姑姑道姓何夫人問道自從小出家的呢中年出家的聖姑姑道是中年出家的夫人問道尊庚

幾何聖姑姑道。虛。四十三夫人問道。那里人氏。聖姑姑道。故鄉四川。夫人問道。府上現人幾人。聖姑姑道。舍間只有一個豚犬。名曰左蹻。一個小女。取名永兒。夫人問道。現在何處。聖姑姑道。跟着貧道來的。現在府門外面。夫人道。何不裏面來。忙喚了環。外面去請。何左蹻。官人及永兒小姐進來了。環便往外面去請。夫人又問道。姑只丸仙丹。你是那里來的。聖姑姑道。貧道是廬山老母的徒弟。師父付了吾幾粒仙丹。雲游到此。救人危急。聞得太太有恙。特來醫治。夫人道。此乃是我有緣。得遇活神仙也。聖姑姑道。此乃太太年未到。故逢貧道。話說之間。左蹻永兒進來見禮。太太睜眼一看。左蹻是小小身材。只有五尺長。便問道。阿道姑。令公子足病幾時起的。爲何不把仙丹醫治呢。聖姑姑道。曾經求過師父。師父說他性子咆哮。若將左足醫好了。恐他常要惹禍。待他帶些小毛病也無妨礙。由是名之曰左蹻。夫人道。原來如此。那聖姑姑花言巧語。騙得夫人甚是相信。夫人回頭又把永兒一瞧。道。妙呀。身子窈窕。只樣文雅。又是姿色無雙。年紀約不過十五六歲。從來未曾見過。只樣美女。那夫人一頭看。便問道。不知只二位可會學過廬山仙法麼。聖姑姑道。不瞞太太說。略知一二。夫人道。只却甚好。又叫了環。領他兄妹去吃齋。不表。再說夫人道。道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必須補報。意欲屈留在此。盤桓歲月。不知意下如何。聖姑姑道。多謝太太。但是貧道好靜。不好煩。須要淨室居住才好。夫人道。只也容易。吾家有一座花園。且甚是閑空。道姑儘可安身。聖姑姑道。只是妙極的了。太太連忙叫了環。傳話。開好園門。領他母子三人。花園居住。悉聽他們揀定何處安身。床帳舖陳。須當精緻。每日供應。也須豐盛。如有待慢。家法從事。了環應聲曉得。便傳語出去。立刻開了園門。聖姑姑謝別了楊太太。與左蹻永兒進園來。床帳早已安排好了。聖姑姑母子三人一同居住。蛋明的情由。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回 欽天監觀星奏聖 小英雄全義避差

上回書中說到楊巡檢太太患了怪病。多少醫家看治。服藥無效。命在旦夕。楊老爺無計可施了。只得出了招醫告示。招取名醫。那日幸得聖姑姑的一粒靈丹。病體好了。楊家夫婦喜出望外。就把聖姑姑母子三人留在花園。日日設法消遣。每逢朔望。招取本處地方。尼僧說法。談經俱皆佩服。楊府中的家人使女。人人說異。个个稱奇。多道他是仙家。下降那曉得。是狐狸。只一天正逢六月十五。聖姑姑登壇說法。講經論文。聚集了多少尼姑。緊閉了內外園門。雜人毋許走進。家人女子亦不許開內門。只好在門縫之中張張看。又看勿着。只好聽。只聽括拉一聲。不知什麼响亮。原來

是聖姑姑作法召天將少項又括拉一聲天神退去暫且不表再說那蛋僧一路逢人便問到了祥符縣來但是那些走來走去的人多說道聖姑姑法術無邊把楊家太太救好而且能夠喚雨呼風必定是個九天玄女降世來的蛋僧聽見人說心中想道妙呀果然聖姑姑在此地待吾去尋見了便了阿呀且住倘或楊家有人問起叫他什麼好呢呀有了吾就認他姊弟便了便走到楊家門口說阿彌陀佛門上有人麼門公問道是那個蛋僧道是貧僧門公道原來是個黃臉和尚做什麼的蛋僧道聞得聖姑姑在此府上故而特來求見要煩老伯通報一聲門公聽了笑嘻嘻道你只僧家好不見機你是男他是女如何好通報蛋僧道阿彌陀佛小僧與聖姑姑乃是同胞姊弟况且約在此地相會相煩說一聲不妨的門公道如此請少待吾去通知那門公連忙走進去就將來意告稟了本官那楊公不知其中底細便分付了環進園去請問仙姑可是同胞姊弟若是的即把和尚傳來了環奉命不敢遲延灣灣曲曲逕到花園裏來却好聖姑姑講經已完衆尼僧皆散去但見披廂中來了一個使女名叫香蓮了環道仙姑外面有一個和尚名叫蛋僧他說與仙姑是同胞姊弟故而來此求見老爺叫吾來請問仙姑是真的呢還是假的不知可要放他來見否聖姑姑聽說暗中想道吾的出身是老狐狸並勿有什麼同胞兄弟殊覺可疑了吾想遇蛋而明只個和尚名喚蛋僧莫非應在他的身上也未可知不免將計就計與他相見便了只說吾有出家兄弟名喚蛋僧既已來此請來相見了環答應一聲是連忙出去告明了楊公便着人請了蛋僧進來楊公便問蛋僧的來由蛋僧那裏肯說真話花言巧語哄騙過去楊公即打發家人領到花園裏去便曲曲折折到了八卦廳那家人通報一聲回身出去聖姑姑叫人閉門蛋僧就將包裹放下上前見了聖姑姑那蛋僧也不知道聖姑姑是個得道老狐狸沒有什麼稱呼也只好叫他仙姑便了叫道仙姑在上山僧叩見聖姑姑道和尚少禮聖姑姑一看是個少年的僧人面孔雌黃看去意氣軒昂手執拂塵開口問道和尚來在何處貧道在此如何知道的今日前來有甚講究蛋僧道仙姑在上貧僧生長泗洲七歲在寶輝寺內拜從寶輝長老爲師父披剃出家取名蛋僧只爲不守清規滋事招非在十五歲被師父趕出山門雲游各處抄化度日在雲夢山上用了三年辛苦盜取天書奈無法道故而行用不來聞說仙姑法力甚大故而特來拜投門下求傳法道伏乞慈悲教道聖姑姑道你在雲夢山盜取天書來此求教蛋僧道正是聖姑姑道既如此把天書出來吾看蛋僧便答轉身來解了包裹把天書送與聖姑姑瞧聖姑姑細細一看即便開口叫左撻把天書去收拾蛋僧暗心踉道吾到此地要你教道法術爲何反把天書收去又不好問長問短且看他那樣光景便了聖姑姑便叫和尚道既

是你遠路迢迢到此。你且安心住在花園裏。須拜吾爲師。吾就將行用天書法力傳與你。蛋僧道是曉得。師父在上。徒弟拜見了。蛋僧深深下拜。聖姑姑道。徒弟待吾齋戒虔誠。把靈符傳授你。你須要牢牢的記在心中。蛋僧道。多蒙師父傳授。徒弟不敢不遵。聖姑姑道。但是此間衆人多知吾與你爲姊妹。吾和你明爲姊妹。暗作師傅。便了。蛋僧應道。是聖姑姑就叫蛋僧與左撓水兒見禮已完。師弟兄稱呼。聖姑姑每日吃素焚香。書符念咒。行用天書之法。教明蛋僧。蛋僧用心習學。不敢怠慢。免走烏飛。光陰迅速。早又是夏末秋初的時候了。書中先說汴梁城中。嘉佑天子登了金殿。兩邊敍列文武官員。各各朝畢。欽天監便有事啓奏道。昨夜觀看星象。月有妖魔在四處擾亂江山。想子民有害。國家未必安康。天子聽奏。便悶悶不樂。立刻降旨。通知各省。密拿妖魔。只道旨意下來。當不得即日通行。各省各府州縣地名。密拿妖魔。聖姑姑在楊府花園日日與妖作怪。地方上遍處傳揚。招搖甚重。有的說仙家。有的說妖魔。漸漸聲張。傳到楊巡檢耳中。聽信傳言。便疑猜起來了。忙問夫人道。吾想聖姑姑在花園內。目下已過半年了。日日在園中施行法術。差遣天神天將。到底不知是仙是怪。留他在此。總不妥當。况且目下外面招搖甚大。倘有差遲。怎生是好。夫人道。阿相公。妾身也在心疑。楊公道。夫人你也害怕麼。夫人道。相公。如若果是妖怪。吾和你多有不便。不如多贈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們去罷。楊公道。夫人說得有理。便分付了環。請聖姑姑出來。少刻聖姑姑來到。見他們夫婦在上。便曲着腰。楊巡檢開口說道。下官有話。你不要心焦。只爲你連日施行法術。外面招搖甚力。此間恐不便居住。只裏一百兩紋銀。以作酬勞。你暫且去。緩日仍就到此。望勿見怪。聖姑姑聽了楊公的話。笑嘻嘻的頭一搖道。貧僧本無長住之意。多蒙厚意。款留。早有歸山之想。又何必再送銀子。夫人忙叫了環。去分付廚房裏備了素齋。就在花園裏面餞行。其時紅日尚高。聖姑姑便叫徒弟。你如今天書法術已明白了。不必隨吾。日後登萊州相會便了。蛋僧道。是徒弟就此拜別。那聖姑姑又叫左撓目下招搖甚大。吾和你也須分路而行。日後登萊州相會便了。左撓道。是曉得。那時蛋僧與左撓各人拿了衣包。行囊先行。暫且不表。原說聖姑姑竟別了楊家夫婦。辭儀不受。辭別而去。水兒陪伴了他。沿途抄化度日。不覺秋殘冬初時候。講到蛋僧在路上。也是抄化度日。各處雲游。忽然一日。九天玄女娘娘念他有些根本。將他收去。傳授仙法。那左撓忽然一日。打鴻華山經過。正遇陳博老祖熟睡之際。被他盜了幾件法寶而去。在後再表。話說貝州有個少年。名叫金台。今年一十六歲。父親早故。母親尚存。一日同胞姊妹。已經出嫁了。他在家中侍奉母親。只因沒有別的行業。故而在衙門中充了一名馬快。與王則搭伙辦事。只也不在話下。那金台雖則年輕。到着有些俠氣。人人知他胆

壯力大。從小拜過師父，學得諸般拳法。倘別人不惹他，他也不惹人。倘別人欺他，他也不肯曉入的。好一個昂昂俠氣。冲霄漢，慣打人間抱不平。天下的英雄好漢，莫不慕他的名。但有一句古語說道：身不入官也為貴。他今做馬快捉賊，捕盜好不勞碌。那一日，只金華府沈太爺告老還鄉，路過江口，被張其鄭千等十餘個強盜，冲塘打劫，把只個官船內金銀財帛，劫得精光。又傷了兩個家人。那時地方官行文通緝各衙門，差了通班馬快，給了賞單，提拿大盜。如能捉到夥盜一名者，賞給三百兩銀子。捉到盜首張其者，賞銀一千兩。金台想道：但是俺的父親昔日與張其之父，曾有八拜之交。俺與張其又是好朋友，叫俺如何捉拿？咳，然而當了馬快總要當差的。上命如何好違呢？若叫吾去捉，只張其昔日交情，只好丟在一邊。事在兩難，怎能兩全其美？那金台左思右想，心中好不煩惱。呆呆獨坐在那里，忽然自言道：有個道理在此了。便立起身來，就把門一關，大步洒開，走進來見了母親，作了一揖。他母親問道：兒呀，我看你往日回來，快活得勢。今日回來，滿面愁容，是何緣故？說與做娘的知道。金台道：母親聽稟，只為這金華府告老還鄉，只一天在長江裏，却被張其一班潑人，大着胆把他船內金銀財帛，劫去。又傷了他兩個家人。因此有通緝文書，要嚴拿只班大盜。金母道：有多少賞賜呢？金台道：捉得伙盜一名，賞銀三百兩；捉得首盜張其，賞銀一千兩。金母道：原來如此。兒呀，你在公門中當差役，本官差遣必要遵從。總辭勿脫的，為何憂愁呢？金台道：母親有所不知。那張其之父，與父親有八拜之交。况兒與張其交情又好。若是去捉，有得先人情分，被他當吾是一個無情漢了。所以憂愁，只不得那不得孩兒想裝假病不出去聽。那衆兄弟們捉拿金母聽說，便道：極好。那日，金台就裝起病來，不提。再說那王則是捕首通班馬快，盡皆伏他使喚的。只因張其鄭千等，冲塘大盜，劫了金華府沈太爺的財帛，傷兩個家人性命。為此本官差他押令通班馬快嚴緝盜匪，定限一月盜賊並到。如若諉避，違限不覆者，罪加捕頭身上。所以今日一早前來，看看衆兄弟可會齊集否。便大步洒開，匆匆到捕班房裏來。一班散捕團圍坐在那里，見了頭兒，便笑嘻嘻叫聲頭兒。王則道：衆兄弟請了那些散捕道，勿作揖了。頭兒請了王則道，衆兄弟請坐。多已齊集了麼？答道：方纔齊集，惟有金台未到。王則道：那金台兄弟諸事上前，並無諉避。昨日當面約定，今日絕早在門前相會。衆兄弟尚且多已齊集，怎麼獨有金台不到？那位兄弟前去走一遭，一個道：往那裏去？王則道：金兄弟家裏去。一個道：叫他來呢？王則道：便是。王則道：李家兄弟，你去就來。你去見了金台，與他說嚴緝大盜，大家須要奮力的。叫他立刻要到縣前來會。答應一聲是。我去見了金台，便拉了他就走。不來也勿關吾事。那李跳鬼官，名叫李溜，自言自語，走到了金家門首，說道：為何只牢門關的如此緊急？就把拳

頭在門上敲了兩下，叫道：「金兄弟開門，敲門之聲宛如播鼓，李溜生成是個性急咆哮的人，那裏面金母正在廚房裏燒水，聽得有人叩門，連忙出來開門，一看是李頭兒，便問到此何幹。」李溜道：「你們金兄弟真勿是人官府差他拿江洋大盜，昨日衆兄弟約定今日一齊多到，獨有你們金兄弟放刁躲在家裏，衆人等得個個心焦。」王頭兒說：「快去叫他，省得衆人吵鬧。」金母道：「原來爲此。」阿約李頭兒阿，不要說起我兒昨日回家，面上濃霜重重，頭暈眼花，開不出口，痰中口口帶紅，便酒也不吃，茶也不吃，睡在房中，發起熱來了，所以吾心中急得了不得，頭兒難得你到此地，正要費心請個郎中來看小兒，若得好，足見是個好兄弟。」李溜道：「金兄弟昨夜好的，有何病了呢？」金母道：「這就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李溜道：「那間要去捉強盜，如何樣呢？」金母道：「且再担擱幾天，小兒病好了，自然去捉強盜便了。」李溜道：「那是使不得的事，關血案非同兒戲，不知他的病幾時可好，決然不是真病，是避差假病。」金母道：「李頭兒阿，你說那裏話來，難道你們衆兄弟不知道，而且捉着了強盜，有賞賜的，爲人誰不貪財，說什麼避差假病，况小兒素性無私，鐵睜睜一個小英雄，實然有病，身不能起，並不是假病哄你。」那溜兒是個直性之人，聽了幾句言語，信以爲真，也不多說，轉身就走。金母開了門，就回兒子說了，金台聽了，便放心坐起來，叫聲母親道：「李溜既已信了，決不再有人來扣門的了，母親可放心。」金母道：「有點洗臉，吃一杯茶罷。」金台應聲是，暫且不表。再說李溜回到班房裏，高聲說道：「昨夜金台有病，臥在牀中，扒不起，他母親急殺在那裏。」王則一聽見，兩目睜睜道：「金台有病，諒非真的，告明了本官去驗看，若是假病，就把他開罪。」大衆同聲說是，快些前去稟官。那間有個張溫吞，就說出幾句溫吞話來，只種事務，勿是如此辦法。吾想只班強盜，多是有本事的，若然勿是金台，眼前雖則兄弟多，只好捉偷雞賊的，那個能捉強盜呢？一個哈哈道：「只說話利也勿差，如若告官驗看是真病，不必講，若是假病呢？」張溫吞道：「假病就要貼草條，吾們衆人公保他，一個道：「却勿好，倘或本官不准，這硬卵強盜捉勿着，兄弟們反招了金台的怪，勿要說打他勿過，被他捏一捏，要捏得頭昏眼花的了。」那個道：「說得勿差，如此那處呢？」張溫吞道：「我有一計在心，要說到是勿說的好。」那個道：「又在那裏做鬼了？」王則叫聲張兄弟，據你怎麼樣？」張溫吞道：「頭兒只消如此如此。」王則便哈哈道：「妙呀，張兄弟識見甚好，依計而行，約定今宵在王則家中相會，密不通風。」到了黃昏時候，衆兄弟先後來到王則家中，共有二十三人，吃了王則的夜飯，到二更時候，衆兄弟先大家開其花面來，通身扎束，青布包頭，明火執杖的來到金台門口，王則先喊一聲衆弟兄，呼咿一聲，打門進去，喊道：「獻寶來的。」金台早已睡着了，金母尚坐在燈前做針線，忽聽見打門聲，唬得魂飛魄散，出來一看，答轉身來，就往裏

邊走。遍身發抖。來得金台牀前。呵呀。吾兒不好了。外面有數十名強盜。明火執械。如狼虎之凶。打進門來。多要獻寶。吾兒快些進來。此刻金台正自酣睡。在夢中聽見了母親的說話。即忙坐起穿衣。拿了檀棍。氣昂昂走出來。說道。那裏來的強盜。敢到太歲頭上動土。便將手中檀棍打去。那些弟兄多不還手。但見隣居們多擁進來。拿捉強盜。要知大鬧勾欄院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楊小喬好意反禍 張道人妙藥回春

話說金台欲全朋友之義。在家裝假病。不料捕首王則同了二十三名散捕。設用巧計。扮了強盜。守了更深人靜。明火執械。趕到金家打門進去。雖則多稱獻寶。其是虛張聲勢。不動一草一木。把一個金大娘嚇得魂飛魄散。即忙叫醒金台。手提松棍。趕出外邊。打得落花流水。眾伙計們空鬧一場。留到外邊。早已驚動了左鄰右舍。只爲金台平日和睦鄉鄰。故而大家齊心擁將進來。多說捉強盜。強盜那裏去了。金台道。列位高鄰。只些狗強盜。多已被俺打退了。有勞列位。明日登門奉謝。眾鄰人道。哈哈。你一人打退了一衆強盜。果真是一個大丈夫。吾們地方有幸。你的英雄名望。振在這裏。金台道。吾想這班強盜。好不知趣。也想要吾金台的東西。真真是老虎頭上來做窠了。眾鄰居道。呵呀。正是。那鄰人各自散去。見王則走進道。金兄弟裝得好假病也。金台聞喚。睜眼一看。便雙手亂搓。叫聲大哥。忙拜下去。王則笑哈哈道。金兄弟。你是男子漢。真胆小。拿捉江洋大盜。爲何躲避在家呢。金台道。呵呀。大哥。並不是小弟規避。差使實在有病。王則笑道。病從何來。金台道。大哥請坐。王則道。列位兄弟們進來。伙計們同應一聲。走進來。便哈哈大笑。金台拱手道。諸位知法犯法。好不應該。衆人道。金二弟。我們知法犯法。倒也罷了。譬如你假裝有病。規避官差。只怕使勿得的。哈哈。惶恐。此刻金台也沒奈何。便往裏面來看母親。那知他母親骨也酥了。抖做一團。走也走不動。口中不住的念佛號。金台道。阿母親。不必慌張。來的不是強盜。乃是衙門中衆兄弟。有意假裝強盜。來試吾病之真假。孩兒上了他們當了。見了他們。好不慚愧。金母道。原來如此。阿彌陀佛。做娘的唬死了。金台道。母親快快烹茶。金母道。曉得了。王則叫道。阿金兄弟。出來談話。金台答應來了。阿王大哥。你的來意。我知道的了。無非要我去捉張其。請來日清早就在衙門中相會。只怕拿不到張其如何呢。王則道。金兄弟。你去上緊查看。一定拿得到的。金台道。但是小弟此去。約勿出日子。限內拿了。是大家的。過期是也。論勿定個官府面前。要相煩大哥說說的。王則道。只個自然。金台道。母親在家無人侍奉。

也要大哥照應。這就感恩不少了。王則道：金兄弟放心前去便了。金台道：捉強盜在吾身上。眾伙計道：餘外大事自有王頭兒在此。你勿必掛懷。放心托胆。捉強盜要緊。金台道：如此。明日早上衙門前相會便了。眾人問道：假病可再要裝麼？金台道：假強盜可再要做麼？大家哈哈大笑道：明日相會罷。金台道：吃了茶去。多道：勿消了。王則道：金兄弟。明日早會。金台道：是曉得。列位哥哥慢請。金台收拾關上大門。進來與母親說道：可笑他們扮了假強盜來哄鬧。驚動鄉里。到心中不安。金母道：兒呀。你娘的被他們唬得心驚胆落。此刻還是抖個不停。金台道：多是孩兒不好。連累吾母親的。金母道：兒呀。吾聽見你們說的話。必要你去的了。金台道：兒已經被他們看破。推勿脫手。只好前去走一遭了。金母道：但不知吾兒此去何日回來。金台道：這是那里曉得呢。母親不必掛念。兒已托王大哥照應。母親孩兒纔放心前去。金母道：兒呀。做娘的却也不妨。只要你早早回來便好。金台答應道：曉得。金母道：吾兒睡了罷。金台道：母親你些安置罷。一宿無語。到了明天。金台忙起身洗面更衣。吃了早膳。別了娘親出門而去。他是英雄性格。並勿留戀。便洒開大步而走。金母叮囑他早早回來。就把門關上。坐定身子。心中想道：吾兒目下正是青年。品格軒昂。人又雄壯。曾拜過名師。學習拳頭。真不該吃公門中飯。伺候官府。吃辛苦的。拿捉強盜。而且沒有他多不上前的。雖則有錢賞賜。然而自古道：衙門錢一把烟。焉能靠此發達呢。不過做一年度。一年罷。如今待孩兒回來。叫他還了名字。不談金母在家中思想。再說金台匆匆到衙門前來相會眾弟兄。王則道：金兄弟。張其黨羽甚多。通緝文書嚴緊。得狠拿住了。是有好處。總總費心。但求捉得張其吾。有八面威風了。金台答應一聲。曉得。王則忙道：眾弟兄。眾人多道：頭兒怎麼樣。王則道：這莊盜案。乃是本官通差的公事。雖有金兄弟在此。到底原要大家出力留心。不可全推在金兄弟一人身上的。多應道：捉得來。若捉勿牢。再行打算便了。金台回了四個伙計。別了王則分頭而去。那王則不負金台所托。一日兩次到金家去照看他。的母親。是不必細說。原說那金台同了四個伙計。離了本省。沿途訪問。心中想道：吾此去總然見了張其。也要見景生情。那金台主見已定。一路而來。已有半月。這一天到了一處地方。天色已晚。只聽得背後有人高聲大叫。前面行去的。可是金台賢弟麼。一頭叫喚。一頭趕上前來。金台聞喚。回頭仔細一看。哈哈大笑道：吾道是誰。原來是楊家表兄。小弟作揖。人道：賢弟請阿。金台道：伙計們。這位是吾的表兄。小喬行禮。伙計們道：大家行禮。楊小喬道：阿呀呀。列位。列位。金台道：老表兄。你本住在貝州城中。因為上年打死了人。本官捉你甚急。小弟放你行走。叫你避住蘭溪去的。為何音信杳然呢。小喬道：目下愚兄住在此地了。金台問道：為何住在此地。楊小喬道：只里不是說話所在。同到家中去坐談。

便了。金台道表兄府上在於何處。楊小喬指着道：「喏喏就在前面。」金台道：「如此哥哥請。」楊小喬道：「隨我去。」衆人答應道：「那楊小喬在前面走，後邊金台等跟着，不多路就到了。」楊小喬道：「賢弟請止步，這裡是了。」娘子走出來，金家表弟來了一頭叫喚，便推門進去。後邊人隨到裏面，金台中暗想：「表兄單身出外，如今到有家室，可喜，但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便行過禮，三人分位而坐。四個伙計旁邊坐下，先是金台問表兄道：「阿哥，你那年別吾之後，怎生到此的？」楊小喬道：「賢弟有所不知，那年別了你，一路而行，來到此地，正是風雪交加，不能行走，便在真武觀中避雪，忽然來了一個女子，兩淚紛紛的，哭得甚哀，原來是他父親死後，沒有棺材，欲將自身賣了，成殮父親的屍體。說話未完，他妻子立起身來道：「阿官人，待奴裏面去備茶來。」楊小喬道：「說得有理，還要備夜飯。」婦人答道：「這個自然。」小喬仍就說道：「賢弟那時吾見了這一個女子，苦楚異常，十分不忍，就將你贈的五十兩銀子與他十兩，好成殮父親。那女子是感恩不盡的，留吾，他母親又冒雪而來留吾，到他家居住，嗣後他娘親作主，就招我爲婿，不會用媒人的。我將餘錢做小本營生，不料上年岳母生病死了，如今是只有我們夫妻兩個，幸得你的表嫂甚賢，方才偶立門前，看見你們走過，進來說起，我就趕上來一看，果然就是賢弟，不知有何公幹到此。」金台道：「阿哥，小弟到此，非爲別事，只奉本官的命，捉拿大盜張其，巡查到此的。」楊小喬道：「原來如此，此乃賢弟能者多勞，但不知可有消息否？」金台道：「小弟一路而來，留心訪察，並無消息。」楊小喬道：「賢弟這是苦差，正說話間，茶已來了。」楊小喬道：「賢弟請用茶。」金台道：「阿兄弟們，大家吃一盃便茶。」衆人道：「多謝。」金台道：「嫂嫂勞動，是不當的。」楊妻道：「阿叔叔，說那里話來，你表兄常常說道：『叔叔之恩是極大的，要見面亦難。』叔叔今朝難得到此，必須多盤桓幾天，再去金台道，多謝表嫂的好意，但愚叔公務在身，不能担擱，緩日再來可也。」楊小喬道：「賢弟，我與你是難得相會的，雖則有公務在身，多呢，不能担擱兩三天，是不妨的，可以談談別後的事情，供應不周，我們是表兄弟，無甚客氣，若是就去，我心裏到要掛念。」金台道：「多謝哥哥，小喬便叫娘子快些去備夜飯，我去買些魚肉小菜來，此刻已是掌燈時候，不多一會，晚飯已好，四名伙計坐在旁邊，大家吃得極其高興，等到夜飯吃完，已是二更天了。那時小喬說道：「兄弟們，吾家屋小，不堪容膝，只好將就了，簡慢不可見，衆人齊道：「好說，但是吾們擾撓不當。」小喬道：「豈敢，豈敢。」小喬安排起草舖來，四個伙計忙將行李打開，先睡。小喬另立床帳，與金台安息，自己進房去了。他妻道：「金台難得來的，又有恩於你，總須好生留待。」小喬道：「這個自然，不消娘子叮囑。」妻道：「官人，你幾次三番對吾說，金台表叔年輕力大，能舉千斤之物，拳頭精通，聲名四海皆知，吾道他果然是個英雄漢，今日見他身子約來不過七尺，形容嬌弱，無

一點英雄氣味。好似一陣風吹得跌的人。小喬笑道：娘子何出此言？那表弟雖則形容瘦弱，一身勇力，是天生成的。貝州金台四個字，天下人共知。他妻總不相信。一宿無話。來日天亮，大家起來梳洗，吃了茶點。金台有公務在身，便想辭別。小喬再四款留道：担擱兩三天不妨。金台只得再住幾天。同了伙伴，街坊上去頑耍。小費不惜錢文，頓頓是酒肉。請金台等吃完晚飯，講閒話。金台忽然舌上麻了，頭兒暈了，眼兒花了，身子亂抖，咬緊牙齒。此刻小喬心中着急道：賢弟，敢是你今日街坊上去，冒了痧氣。吾去叫個看痧人來。兄弟們多要小心伏侍。阿四個伙計答應曉得。小喬進房對妻子道：燈在那里。他妻問道：官人要燈何用？小喬道：不想金台表弟頃刻之間，頭眩目暈，身子發戰，牙齒咬緊，必然冒痧了。痺得吾汗流脊背，只得去叫個看痧人來。他妻聽了，心中是着急，便點了燈。與小喬等小喬出去，關了大門，回轉身來，就看金台見他睡在床中，抖個不停。楊妻立在那里，看金台亂抖，唬得心中跳個不止，便到房內去，備一碗姜湯與金台吃。再說那心急慌忙的楊小喬，叫得看痧的人來了。那看痧的用心一看，搖頭道：並非痧氣，要請醫家來吃藥。說完便張燈而去。小喬此時愈加心焦，進來說與妻子知道。連夜去請醫生。那楊妻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忙到灶前燒香，保佑金台無災無悔，立刻除病。再取出姜湯，交與伙伴與金台吃些，趕趕寒氣。等到三更時候，小喬請得醫生來看。金台的脈那醫生道：好險症，實難療治。便不收謝儀而去。那楊小喬頓足捶胸，亂搓兩手道：阿呀娘子，如何是好？金家表弟是一個英雄好漢，武藝精通，拳法出色的。那些強人聞他的名望，也要魂消魄碎。那知忽然發病，就無救了。如今我好不懊悔，留他居住的。他妻道：官人你也不必心焦。雖則醫家這等說，那里有一病就歸陰的？必是他看差病症了。你還該去另該一個名醫來看。小喬口雖答應，心中着急，囑他妻子歸房，早早去眠。自己出來看金台，只見伙計們多睡叫亦不應。小喬便走近床前，灣着腰，細細把金台一看，見他一息奄奄，開口無聲，兩邊嘴角裏流出痰來，忙忙連叫幾聲。表弟金台應不出聲，點點頭。小喬自言道：咳，這是那里說起？好意留他在此盤桓幾天，那知就病得如此。倘然真有不測之事，叫我如何料理得起？小喬獨自納悶。天已亮了，說到那四名伙伴：一名叫陳昌，一名叫沈吉，一名叫朱貴，一名叫周輝。大家起來說：楊大叔起得好早。小喬道：不瞞衆位說，我並沒有睡着。大家道：還沒有睡着？金頭兒病情如何了？小喬答道：列位阿，昨夜醫家說不濟事的了。叫吾如何是好？周輝說：勿要聽他裝假病，有何着急？小喬道：病是真的。朱貴道：他在家中規避差使，裝成假病，大家去看個明白，便知真假了。四人便同到床前一看，便都呆了。說道：看來不是假病，果然確病了。阿呀阿呀，現今那處呢？一個道：兄弟他是馬快，倘有不測，如何處置呢？又一個道：勿要緊的，稟了

地方官死亦不關我們事了。那個道說得有理。楊小喬道：若去告官，小弟有句話在此。說個明白。一個道：有何話說？請教小喬道：不瞞列位說，小弟原名叫楊小喬，只因前年在本地爲了官司，遺走出來的。伙伴多道：只事我們早已知之。小喬道：列位但知小弟逃走出來，不知小弟改的姓名叫莫小婁。你們若去告官，只可說金台在他表弟莫小婁家，不可說在楊小喬家中。小弟與列位雖則無交，乞看金台表弟面情感恩之至。一個道：這也容易。那伙伴們便往外就走。小喬心中着急，便叫妻子把門關上，急忙去請名醫來治。醫生來了，也云：絕症難治的了。今宵不死，遲至來朝，總有神醫必活不成。急得小喬滿身發抖，叫天叫地，妻子也是着急。說到伙伴到了衙門，報明地方官，立刻委員驗看。果然命在旦夕，登時叫得上好官醫，用心救治。不料醫生到來，說不出是何病症，不敢用藥。回明本官而去。急得楊小喬往各廟里去焚香禱祝，起卦俱稱是大數到了。小喬回到家中，看天色尚早，想起隔得十幾家門面，有個道人常在空地賣藥的。大家多道：這道人來得怪氣，好一張渥捉面孔，衣衫又是藍襖，自稱醫諸般怪病。大家說他無甚本領，此刻且待我走去看。心中想道：死馬當着活馬騎，或者能救得好的。不免教他去看。表弟病來起死回生，也未可知。道長請了道長，請了道士，答道：居士請了。道長能療諸般怪病。道士道：不瞞居士說，非但能治諸般怪病，而且人若病死，可以救得還陽。百發百中的。小喬道：既然如此，吾有一個表弟，名喚金台，命在旦夕，相煩道長法眼一看，如何？果然起死回生，是然重謝。聽說哈哈大笑，心中暗想道：吾來此原爲訪尋金台，如今訪到了金台，我大事已成了。連忙答應。小喬便同了道人回家，只見四名伙伴，多是慌慌張張，在牀前，你也叫金頭兒，我也叫金頭兒。要知那金台的死活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維揚郡英雄擡跡

酒肆中浦二相逢

說到金台發暈，楊家夫婦急得走頭無路。楊大娘看見官人請醫回來，便叫官人：金家叔叔不好的了。小喬道：娘子你不要胆小，且進去罷。道長這星來，娘子連忙立開半邊，心想金家叔叔還陽，不知那道人到此爲何。且待奴家竊聽說話。看他們做些什麼。且表那楊小喬同了道人張鸞，走到金台牀前，但見四名伙伴，高聲大叫：金頭兒醒轉來。小喬道：列位不用高叫，這位道長善治怪病，能得起死回生。大家走開，衆人聽說各自走開。那道人細細把金台一看，便道：大家不可心焦，我自神道救活。小喬道：如若道長果然救得活來，就感恩不小了。張鸞問道：你家可有庭心麼？小喬道：

有的張鸞道可寬大麼。小喬道寬大的張鸞道既如此快到庭心地上去。開一個深潭。須要三尺之深。八尺之長。四尺之闊。開好了。吾自有道理。小喬道這也容易。張鸞道再要蘆筏十片。安放庭前。聽用小喬道曉得還要什麼。張鸞道再取清水三盃。餘外不要什麼了。大家出房去。待貧道一人在此可也。你開好了深潭。即來叫吾。大約在二更時候。同陽小喬答應一聲。心中自是歡喜。伙伴們走到外邊來。講道看治症須要用藥。如何反要掘潭。那能救得轉來。小喬道列位如今且不必多言。甯可信有。不可信無。有勞相幫。開好了深潭。看他怎樣便了。伙伴們道說得勿差。當真救得活。大家有興。若是救不活。捉他到衙門中。告官究治。那時小喬同了四個伙伴。在庭心中認真開好了潭。又去買蘆筏十片。備好三杯酒水。少刻紅日西沉。小喬便去回覆道人。道人便叫把金台的尸身扛到庭心。仰面朝天。安放泥潭之內。然後將蘆筏蓋在身上。大家不可開看。到了二更時候。必定還陽。若有一人前去窺探。即不能殼還陽。非關貧道無能。大家不可見怪。阿衆人答應一聲。就把金台尸首抬來。朝天放在泥潭裏面。把那蘆筏取來。蓋在金台身上。周輝道。倘然救勿活。棺材多勿要買得。小喬道。休得胡言。外面去用夜飯罷。小喬走到裏面。叫聲娘子。這個道人不要待慢他。快去備茶來。大娘答應一聲。曉得再說。那道人在庭心內噴法水。在金台身上念咒書符。神通廣大。作法了三回。已交二更時。星明月朗。照得庭內光亮非常。忽然潭內的尸首動起來了。那道人又念了一回咒。又噴一口法水。再將寶劍的尖頭對正尸首。又書一道靈符。喝聲金台速速醒來。就把蘆筏揭開。那金台已坐在潭中。強健如常。全無病容。立起身來。就問道。那個這般大胆。把我埋在土中。這個道人何處來的。莫不是有人叫你來害俺的麼。張鸞哈哈大笑道。好一個莽漢也。你急病身亡。全然不知。到說貧道害你。若無貧道前來救你。早已做了鬼了。金台聽說。呆若木雞。心中想道。好像池中千重水浪。萬重波濤。見一個紅面道人前來。就把俺駝起來。擦在地上。跌得俺魂魄俱無。醒來却在泥潭裏面。看這道人的面貌。與吾陰間所遇的相同。莫非就是他來救我麼。不免待吾來問他個仔細。金台主見已定。深深作揖。問道。請問道長。寶山何處。法號是誰。小子金台已經急病身亡。不知仙長如何救吾。乞道其詳。那道人道。貧道張鸞是也。乃王禪老祖的徒弟。目下宋朝氣數已衰。帝星又出。全仗你一人身上。廣招天下英雄。共扶真主。故而貧道前來救你。金台聽說。把手亂搖。說道。人你的言語。好不蹊蹺。吾在宋朝爲百姓。應該保護宋朝。如何反助他人。豈不是罪大彌天。逃往那里去呢。張鸞哈哈笑道。你可知道。盤古到今。換過了多少朝代。那宋朝又不是鉄打的江山。方今氣數已絕。真主治世之時。休得故違天意。天下多稱你是英雄。當遵天命。廣招天下英雄。琵琶亭上拜桃源的事。休要洩漏。

若有患難。呼貧道來。患難自然消去。金台連忙答應。那張鸞手向空中招兩招。但見一朵祥雲從空而降。張鸞便駕雲而去。金台見了喜悅非常。贊張鸞道德非淺。倒身就磕頭。走到門邊。用手敲了一聲。那小喬與娘子無心安睡。燈下閒談。不知那道人說話是真是假。大娘道。阿官人。他說二更時分。金台一定還陽。此刻正是二更了。爲什麼金家叔叔不還陽。看來果是花言巧語。哄騙人財。小喬道。阿娘子。不要性急。再等片刻。若還救不活。金兄弟提到官裏去問他的罪。便了。夫妻正在談說。忽聞門外有人敲門。楊小喬便點了燈。拔下門門。開門一看。大笑道。金表弟。果然不死。還魂轉來。這個道人當真能起死回生的。便一把拖住了金台。就去連叫娘子快來。表弟果然救活了。哈哈。大娘應聲吓來了。那賢能的楊大娘。走出來一看。喜歡非常。說道。當真叔叔還陽了。那道人法力果然高妙的。阿官人不可輕慢了他。須要重謝銀子。小喬道。待吾去恭邀道長進來。快把素來待他充飢。大娘說是曉得。金台道。阿哥嫂。那道人已經去了。小喬道。怎麼去了。金台道。哥哥。那人救吾還魂。我問他道。號居處。他說是王禪老祖的徒弟。名叫張鸞。法力甚大。與吾有緣。來答救的。我留他不住。他便駕起祥雲。凌空而去。哥哥不要費心了。小喬笑道。有這等事。是個仙家了。阿娘子。吾與你望空拜謝。大娘道。官人說得有理。夫婦二人便朝南拜謝。大家喜悅非常。三人坐定。大娘便開口道。叔叔染了怪病。醫家多說難收功的。你的哥哥。曉的了不得。愚嫂心中也自着急。若還沒有這仙家到了。怎生是好。金台忙道。多謝哥嫂。這般好意。此乃愚叔不該命絕。故有救星下降耳。小喬拍手笑道。正所謂英雄只怕病來磨。若沒有仙家相救。已經早嗚呼了。如今你是一點病容也沒有。強健如初。金台叫聲哥哥。怎奈小弟肚中飢餓了。如何是好。吓。小喬道。表弟既是肚餓。總須要吃東西的。但是糕餅點心。一些勿有。金台道。哥哥。小弟肚中飢甚。可有飯。吃一個飽麼。小喬道。賢弟。你是病後之身。只怕吃不得飯。金台道。有什麼吃不得。小喬道。既如此。娘子快些去煮飯來。大娘道。叔叔病後。如何吃得呢。小喬道。娘子。吾方才是說過的。他說不妨事。竟取飯來與他吃罷。大娘就去燒飯。且。金台同了楊小喬走出來。叫伙伴門四個。伙伴見了。便叫道。金頭兒。果然活的了。但不知怎麼樣活法的。金台哈哈答。列位掩。了。那張道人神通廣大。法力彌深。把俺相救回陽。正是回生起死。一個伙伴道。這也奇怪了。看那張道人。人。出衆。貌。驚人。只道他是妖言感衆。騙人財帛而已。那知他法力彌深。言而有准。金台哈哈笑道。一個道。金頭兒。這個道人。本領甚好。何勿請他出來。待吾們大家拜感。金台道。列位。那道人救了吾還陽。早已駕雲去了。如此看來。明明是神仙下降。何不大家望空拜謝。多道說得勿差。大家叩頭謝罪。說罷。立起身來。個個作揖。賀金台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祿。不爲官定發財的。

金台聽說道謝謝。說罷酒筵已整好了。六人坐在一桌上。金台用飯充飢。飯畢各自安身。一夜不表。次日天明。小喬同了伙伴。在庭心中把泥土填塞。收了蘆筏。掃盡垃圾。金台想着張道人吩咐之言。心內暗想。兄弟們既已告過地方官。那間死而復生。也該去報明。然後前進。金台便同了伙伴們。洒開大步。到衙門前來。書稟報了官。那老爺也叫是奇文。即將原牌掛號。加了印。再賞金台路費。金台便回到楊家。心中暗想。張道人吩咐之言。不知是真是假。且見機而行。但願張其不見。可免傷先君之情了。講到金台平日辦公。凡事實心實力。並無一點玩忽。獨有此番捕盜。心中總想着張其之父。與自己之父。情同手足。故而能設訪不出。就好回覆本官了。如今聽了張道人的話。他一發心迷了。便想那四名伙伴。隨吾此處。不免有碍。不免打發他們先回去。忙寫書信。說與那同來的四個弟兄。道。你們隨吾捉拿強盜。總沒影蹤。只好你們先行回去。待吾獨在外面捕捉罷。多道。金頭兒。你一個人如何拿得這幾十名強盜呢。還是我們在此相幫。金台哈哈笑道。列位不是。我取笑你們。有何本領。只好捉偷賊。那里捉得江洋大盜。伙伴便哈哈笑道。這句話到也勿差。說起強盜。心里先發抖了。金台道。列位弟兄們。衆人應道。金頭兒。那麼樣。金台道。不是吾自己誇口。俺平生緊用心。要實力查訪。等到捉着大盜回轉。望安慰吾母親。一聲就是了。伙伴道。金頭兒。說便怎樣說。倘或強盜實在捉不着。怎樣呢。金台道。說那里話。自古身長六尺。天下難藏。那有捉勿着的道理。說到那四個人。本是怕勞。勉強前來。金台打發他們回去。四人即時動身。別了金台。楊小喬回轉家鄉。不表。原說金台住在楊家三日。別了他夫妻二人。一路而行。金台名望甚大。到處有相交處。耽擱的。不覺期限近了。張其竟沒有一些消息。金台雖不拿捉張其。然而總要覓他一面。說明緣故。好待他見情。一路查察。並無消息。這一天到了揚州地方。天色尚早。有一間酒店。許多酒客進出。熱鬧。金台便立定道。旁心中思想。不免進去吃開酒息。歇有何不可。便跨進店去。那酒家一見。便叫客官裏面來坐。到是十分超奉。正在吃酒。睜眼一看。只見許多酒客。那邊談講家常言語。那一邊講些經紀事體。這半壁便說起江洋大盜。到處地方。多要打劫。官差廣緝。並無蹤跡。幾時能勾捉住了他們。地方上就安淨了。又見那邊有個長大漢子。已經吃得面孔通紅。雙眼對着金台。細看心內想道。此人生得好一個俏容。不知他住在何方。便立起身來。把手一拱。叫聲老長兄。金台也立起身來。叫聲老兄。請了。那人道。請了。金台道。不敢請了。那人道。老兄長府居何處。金台答稱。貝州人氏。那人又道。遵姓大名。金台想道。我看此人生得古怪。並不認得。與吾說話。必有原故。吾且不說真名。把假名字哄他。

便道小弟姓金名龍敢問仁兄尊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浦。金台道大名呢。答稱沒有的。金台又問既無大名必有大號。答道也沒有的。金台哈哈笑道名號俱無如何稱呼。那人道不瞞金兄說小弟排行第二。概叫吾浦二哥。金台笑道到有趣的。那人道金兄弟一個人在此吃悶酒。小弟也是獨酌如何併在一起暢飲一回。豈不快哉。金台將計就計。因說多承美意。小弟敢不如命請浦二哥移酒過來。浦二道說那里話。來自然金兄移過去。浦二忙叫店小二把那金台酌的酒。鋪搬到桌上。東西坐下。浦二滿面笑容。一雙眼睛看着金台。想他的後庭花。便聒言蜜語的騙金台。那金台是一個有名馬快。緝賊捕盜。多是捕風捉影的。此時見了浦二的面孔。生的古怪。行爲奇異。口內不言。想必是張其黨內之人。待吾言語之中探他口氣。隨機應變。便了。那浦二是不曾認識過金台。便當他是個女子。行用起來了。問道家中再有何人。麼。你做甚麼生意。出外來的。金台便道浦二兄。小弟尚有生母在家。只爲連遭顛沛。加以失業兩年。家中窘迫。沒有本錢做生意。故而出外尋個朋友。那知命運乖舛。浦二道爲何呢。尋不着朋友。盤費用完。進退兩難。毫無主意。浦二道原來如此。這也不妨。吾看你年紀尚輕。出言吐語。又斯文。並無點油花氣味。必然是個正經人。吾爲人最愛朋友。不講錢財。與你有緣。千里相會。做個相心腹人罷。可以早晚盤桓。朝夕相見了。金台擊說。便笑嘻嘻心中想道。憑他說得天花亂墜。據吾看來。他必不是循良正直的人。待吾將機看怎樣了。便笑嘻嘻叫道。浦二兄。無奈小弟如今在困苦之中。多蒙不棄。只是貧富懸殊。浦二道說那里話。來自古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朋友相交。爲何論其貧富。哈哈。這句話談差了。來請酒。金台道請阿。一邊是認他是個江洋大盤。一邊是那心發現愛金台的容顏。二人多吃得醉烘烘的了。浦二開口道。金兄弟。如今是朋友了。不要客氣。我叫你兄弟。你叫我哥哥。好不好。金台道甚好。浦二便叫兄弟。金台叫道。哥哥。浦二哥哥。哈哈笑道。好兄弟。那浦二醉沈沈的想作弄金台。便笑嘻嘻的把他手心抓抓。此刻金台才得明白。心中想道。他原來起了那心。吾今到要跟他把他來打得半死。試試吾金台手段。便叫哥哥。如今酒是吃完了。做兄弟的做不起。這個東道如何是好。浦二道酒鈔是做哥哥的。你若不信。與你看看。伸手就摸出一個大銀包來。便叫金台來看。這兄弟。你道這個東西好不好。金台便問道。哥哥這許多銀子。那里來的。浦二道兄弟只得三十多兩。那里叫得許多。你若不信。同我到船裏去看看。便叫多了。金台暗心中想道。如今的確連忙叫道。哥哥。小弟今宵睡處也沒有欲與哥哥同宿。不知意下如何。浦二聽說笑呵呵心中想道。此語正中吾心。便說兄弟既爲朋友。是何妨的了。但有一句。你不可嫌吾皮肉粗的。金台道這到不妨。浦二就將酒鈔會脫藏好銀包。與金台全出酒店。挽手而行。約行二里。

多路乃是一個幽僻的所在。人家稀少。獨見樹木。有灣灣曲曲一條小河。水口頭停泊着兩隻客船。梢上一個大漢。他二人同到船艙裏。梢上人叫道：「二哥這位朋友是那個？」浦二道：「這位姓金名龍。貝州人氏。乃是吾的好兄弟。」梢上人道：「這個兄弟到也生得清秀。只差瘦了些。」金台想道：「人雖瘦弱。力氣很大。少不得停一回。叫他們看吾的本事。便了。要知浦二的死活。請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蘭花院兄弟快樂 無毛虎闖入青樓

話說浦二就問梢上漢子道：「弟兄們多沒有回船麼？」那漢子道：「沒有回船。」浦二道：「天色晚了。快把夜飯端整起來。」漢子應聲了。浦二道：「兄弟坐這裏看野景。吃了夜飯。就要開船。」金台道：「曉得。只是驚動寶舟。何以克當？」浦二道：「與你既稱兄弟。須得老實。」金台想道：「說出這種話來可笑。少不得打得你渾身疼痛。只見走來幾個人。都是洋洋得意。身長漢子。却是走到隔壁船去的。」金台在艙內看得分明。又來了兩人。一個黑臉的。就是張其。那個白臉的。就是鄭千。一起下船。來了。金台想道：「俺且不要聲張。看他什麼樣便了。」只見他二人先後下船。浦二連忙叫道：「二位哥哥船裏來坐。」張其看見金台便道：「你看金台頭兒爲何在此？」鄭千也說：「想必是來捉我們。快些走。」阿金台道：「呵。逃到那裏去。」兩隻手便捉兩個。旁邊浦二吃驚道：「兄弟什麼意思。多是自己兄弟。爲何如此。」快放手。金台說道：「打劫別人還可。如何不知金華府沈太爺是個清官。也去打劫起來了。」俺今奉本官差遣。捉拿冲塘大盜。如今想往那裏去。」浦二道：「兄弟你到這何等人。快快說來。」金台道：「俺乃貝州金台是也。」浦二道：「不好了。慌忙走過隔船來。亂說貝州金台到了。快些逃走。列位顧不得張其了。立刻開船罷。」金台有心要把他們放去。見船已逃去。只剩張其。鄭千兩人。却被金台拿住。那二人頃刻之間。容顏變色。彎着腰。同叫一聲：「金台兄。有話好好說。若要拿的。就去。若能容放。且求寬容。」金台聽了此言。兩手放鬆。二人的身子。便連搖幾搖。幾乎船多反了。張其曲着腰。向金台道：「你我多是相交。我們父親又是情同手足。冲塘打劫。原是不該。若論罪名。豈可寬容。官府着了。你來拿捉。伏乞你要慈悲。」金台道：「俺是奉了官差。敢不當心。各處找尋。如今拿住了。有何肯放。俺既當了。捕捉焉能徇情。」鄭千便道：「金二哥的英雄。我們久知名的。此刻得過了。總求你寬容。自有調停之處。」張其再叫金台兄。且請坐了。兄弟快些煖酒。我與你各敬三杯。再作道理。」鄭千答應一聲。便往船梢上去。點了燈。備起酒。簫來。張其叫聲：「金台哥。隨了幾名伙伴出來的。如今多在那裏。」金台道：「只有一人。若用伙伴。即非本領。我想你們

好大胆。敢冲塘打劫。諒必人人手段高強的。爲何見我多要逃呢。剩了你們一雙無用的人。張其答道。金二哥。並不是我們本領平常。除了二哥一人。總不懼怕。我們二哥的本領。是無人及得。人人多稱你是小霸王。名聲如此之大。却不應吃這公門飯。極可別圖機會。做些定國安邦的事業。祖宗也好榮耀。就是令堂也有些威風。金台聽說呵呵笑道。俺乃何等之人。想起這個念頭來。到也惶恐。想你的身子雄壯。爲什麼丈夫不做。反做了強盜。在江湖上無法無天。張其說道。二哥。我們是粗俗的人。劫了人家的財帛來快活。故而理數一些不懂的。金台道。想你們一雙空手打劫人。則豈不罪過。原多是烈烈烘烘的漢子。豈可這等作爲。要捉你們。真正容易。無奈看先人面上。那怕你們飛上天去。今日若肯聽俺們話。須要痛改前非。取點本堂做做生意。與我金台。卽是好朋友。你道我說話差不差。張其道。是是。金兄金玉之言。敢不遵命。金台呵呵笑道。若得如此。俺金台有幸也。張其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待我把舟來放到對岸柳陰下水酒談心便了。那張其卽把船移到柳陰深處停泊。再搬些酒餚來款待金台。金台就問道。方纔逃去的幾位。叫什麼名字。張其道。一個叫華雲龍。一個叫酒大郎。一個叫草橋花。一個叫長江浦。二赴水而逃者。乃搖船水手也。你可知道他們往那裏去的。無非在左近地方。金台道。呵呵。我看你們身子雄壯。爲什麼這般胆小。可發一笑。張其道。金二哥。你乃是名重如山。所以見你來。早已胆寒了。如今雖則逃去。明日我去尋回來。叫他們不做強盜。做一場事業。金台道。張大哥。我與你平日相交。故而如此。他們與我並無瓜葛。要他們來何用呢。談談已是三鼓。鄭千便收拾殘餚。依着金台的話。從今多不爲盜了。打開鋪蓋來請。金台去睡。再說華雲龍等。聽說金台來捉。大家急得慌亂。開起八槳。如飛而走。到了一個幽僻之所。停泊浦大郎就叫兄弟道。這個金台怎麼來的。與你在船講什麼說話。長江浦二好不心焦。大悔今朝自己不好。那知便生出氣來。吾下船來。他已先在艙內。到是不認識他。浦二道。難道你不問他的名字麼。他叫金龍華雲龍。說可會問他做什麼生意的呢。浦二道。他說行路苦勞。走不動了。借你舟中歇息片時。等到張其鄭千到來。方知是金台。幸喜我們逃得快。他們必定在那裏吃苦。花三道。千不該萬不該。打劫這金華府。自然要出差來捉了。揚州不可長住的了。明日一早開船。往別處去做些生意罷。只見水裏扎通扎通。一人躍水而來。在船梢上扒將起來。衆人一看。乃是弄船的水手。周七。大家問道。張大哥。鄭大哥。如何了。周七道。逃脫要緊。那裏顧得別人。料想金台不肯饒了。必定要拿他們去。你們還不快些逃走。便將濕衣換脫到梢上去。燒夜飯。吃完了飯。不等天明。立刻開船。不知往何處去了。在後再表。且說金台等睡到天亮。大家起來。鄭千就去燒水洗臉。烹茶備飯。張其便叫道。金二哥。我想老

輩拜得弟兄。我們小輩拜不得弟兄麼。一般多是貝州人。說得投契。何不仿劉關張桃園結義。兄弟稱呼呢。鄭千聽說。便參得金台盟拜。那金台並不推托。鄭千就去買些禮物。各人寫了盟帖。就在船中結義。張其居長。鄭千爲二。金台稱三。各人立誓。生死相同。苦樂相共。三個異姓的兄弟。飲酒之間。張其便叫三弟。本官差你出來拿捉我們。如今倒在此地。結拜弟兄。怎生回去覆命消差呢。金台道。這到不妨。我自存道理。那晚金台便說要回去了。張鄭二人再四相留道。三弟揚州是難得到的。明日同進城去游玩。金台情難再却。只得住在他們船上。再歇幾天。說到張其鄭千多是強徒。船內的金銀財物甚多。如今不做強盜。弟兄三以無事。儘量吃。儘量頑。一連三日。十分有興。這日天氣清明。風和日暖。弟兄三人一同上街游玩。大家有興。看看十家之中。到有三家是酒店。忽然行到一個地方。上面寫着蘭花院。三人一看。乃是平康院子。但見兩個小後生。穿的華服。走將出來。一個道。阿哥。你看三個小娘。那個頂好。那個道。我看起來。貌多花姿色最佳。若有五十兩花銀。我今宵定去嫖他一嫖。一個說。阿哥。那貌多花。雖好。那裏及得劉小妹。那個說。劉小妹雖好。到底還有蘇小妹。頭等上好。一見他肌膚就要麻起來了。恨無十兩花銀。不能與他去睡一夜。看他們一路閒談走去。那張其也想看烟花。便道。二位賢弟。這裏是娼妓人家。我們何不進去走走。若是面貌果然佳的。今夜便住在這裏。只須十兩銀子。就是再加幾兩。也何妨呢。鄭千聽說。便道。甚好。但不知三弟如何。金台聽了。搖搖手道。小弟嫖娼。是不善長的。張其呵呵笑道。嫖小娘。是容易得極的。有何善長不善長。你若不會教你便了。兄弟二人便扯住了金台。同到蘭花院來。那鶻兒一見。心中想道。他們衣不華麗。有甚銀錢。一味冷腔。開口道。爺們有甚事情來的。張其說。來嫖的。若要銀子。你說多少。就是多少。那老媽聽見了。銀子兩字。就把一付冷淡面孔。登時改了笑臉。便叫爺們請坐了。環送茶來。了環答應。來老媽道。請問三位爺們的尊姓。一個說。姓張。一個說。姓鄭。一個說。姓金。鶻兒又問。府上那裏。金台道。貝州人氏。老鶻道。耳聞貝州地方。有一位小霸王。金台。可是威族中呢。還是同姓不宗的。張其道。這位就是金台。老媽道。阿呀。呀。失敬。冒犯之至。金台道。不用客氣。快叫三位姑娘出來相見。老鶻答應。曉得。便叫了環去。請三位姑娘出來。了環去不多時。姊妹三人同出房來。大家相見。坐下。鶻兒道。那一個叫劉小妹。那一個是繡兒。花頂好的。名蘇小妹。張其道。果然話不虛傳。那兩個強徒。是不分美惡。見了三個姑娘。多是美好無雙。獨有金台仔細看去。口中不言。心內想道。貌多花不及劉小妹。劉小妹不及蘇小妹。那金台方才說不愛嫖妓。此刻見了這班月貌花容。便看了魔了一雙媚眼。看上了維揚蘇小妹。那蘇小妹也把金台細細一看。便神魂飄宕。骨頭多酥了。貌多花與劉小妹看了張其。鄭千。

心中不悅。看他們又胖又長，行爲粗俗，那比金台後俏。那鶻兒啓口，叫聲了環。三位爺在此，快些備酒飯來。了環答應。金台就將十兩銀子，交與老媽備酒。老媽道：「怎好叫金爺破鈔呢？」金台道：「休得見笑。從來財帛是動心的。那老媽便裝着笑臉說道：『三位請坐。就到裏面去指揮。』傾刻三桌酒已齊備，就在堂中擺席。金台便與蘇小妹一桌，蘇小妹極愛金台，甚是殷勤勸酒。張其與劉小妹一桌，劉小妹是歡比張其，生得粗俗，心中不甚喜悅，勉強一桌勸酒。那貌多花與鄭千一桌，不樂不愁，一杯乾了，又斟一杯，談談趣話。大家甚覺高興。那知道來了一個強人，乃是一品當朝澹台惠大師的公子，名喚澹台豹，仗了爺的勢頭，在外滋事作惡，無法無天，姦淫婦女，白佔人妻。若有那個順着他，就是其人的造化。若是逆了他，就此倒運，輕則送官究治，重則捉到家中，關在水火牢里，要送他的性命。所以衆人起他一個混號，叫個無毛大虫。人人聞了他的名字，多叫頭疼的。見了他面，就要落魂的。多怕他像個七煞神一般，故而無人敢冲撞他。那些府縣官員，多是奉承他的。有時到了蘭花院內，常不給一錢而去，故而鶻媽心中也見他恨的。這一天恰遇澹台豹帶了四個家人上街游玩，偶然到蘭花院來，便想闖進去。說道：「來跟的人，便問大爺怎麼說。」澹台豹道：「我要到裏面去開心去，叫烏龜來迎接家人答應，便叫道：『我家大爺在此，還不出來迎接。』那烏龜忙叫道：『大爺小人叩頭。』澹台道：『罷了，快去叫三位姑娘出來迎接我大爺。你們跟我進來，跟來的人道：『來了。』那澹台豹踱了進去，龜子忙將兩手攔住，說大爺且慢，裏面有三個人，我們三個姑娘在那裏陪酒，你進去也徒然的。大爺且請回去罷，讓我賺些銀錢。大爺是恩大如天，澹台豹說混賬，我大爺悉聽你們之便，麼讓開點，你們跟我進來，家人應聲來了。那龜子此刻好不驚慌，回身走進去，見了老鶻，說外邊杜天王到了。老鶻問道：『那個杜天王？』龜子道：『無毛大虫澹台豹來了。我說是有三個客人在內，求他不要進來，他却動氣，竟走進來了。如何是好？』老鶻道：『咳，咳，這是難得來了。三個客人取了十兩花銀出來吃酒，諒必是有錢客人，那曉得偏偏他又來了。真正要算倒運事體，便兩手搓搓走了。進來便慌忙叫道：『女兒們不好了，無毛大虫又來了。你們不要吃酒，快快出去迎接要緊。』我先到外邊去了。姊妹們聽說，便個個口呆目呆，叫了環，快快收拾酒席，到有慢了你們三位。張其道：『且慢，什麼無毛大虫，這等害怕。』那姊妹們道：『爺們初到此地，不知其細，此地有個大鄉紳，現在一品當朝的太師，叫做澹台惠，他的公子名喚澹台豹，國法人情沒有半分，作威作福，人人怕他。揚州要算他的朝廷了，混名叫無毛虎。大家聽見他頭也疼的，時常來此惹惱。若有客人到來，他來了總要讓，他今朝三位爺們在此，還望救救我姊妹們，不然快出後院門去暫避。』張其道：『如此行爲，真正可惡。』鄭千說道：『你們休要害怕，俺們

在此儘可放心。怕什麼無毛虎。看他來欺誰呢。金台聽說。笑嘻嘻毫不介懷。獨自斟酒。那三個姊妹。坐立不安。大家叫道。三位爺。他是財多勢大的。須要暫避。讓他幾分。休得看他不入眼。快些迴避的好。張其就把拾子一拍。說道。混帳東西。不要說叫澹台豹。就是三頭六臂。銅皮鐵骨之人。俺也不怕。鄭千笑呵呵立起身來。叫聲大哥。既是他兇如大虫。待我去看看他什麼樣兒。什麼樣狼的。大哥你道如何。張其正要開口。那金台叫道。二哥。他若不來。我們也不必去多事。他若來尋我們的事。再行打他不遲。張其大笑說。二弟來來來。且開懷吃幾杯酒。但是姊妹三人頓然呆了。只見老鴇走進來。喘吁吁兩手亂招。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澹台豹大鬧勾欄院 蘇小妹締結小英雄

話說金台與張其鄭千結為兄弟。到蘭花院內嫖娼吃酒。正在開心時候。來了無毛大虫。急得老媽走頭無路。姊妹三人胆戰心驚。恨不得勾牢三個客人各自回避才好。那知三個英雄好漢。不怕兇惡。只見老鴇慌忙走來。叫女兒們。那無毛虎坐在外面。說你們不去迎接。十分大怒。再不出去。把你們捉到家中。關在火牢內燒死。快出去接他罷。若再遲延。就有禍來了。姊妹三人。正要走時。却被三個好漢擋住。便一個扯牢一個的手。那無毛虎已走進來道。什麼大來頭。可曉得澹大爺不是好惹的。怎敢如此無禮。待我來認認。怎麼一個大頭目。姊妹三人同立起來。裝成笑臉。接着澹台豹。兄弟三人不理他。各執酒壺斟酒。一個說哥哥用酒。那個說兄弟請。此時澹台豹便搖搖擺擺。走過來道。你們三個是怎麼大頭目。如此無禮。眼睛裏沒有澹大爺。理多不理。豈有此理。張其道。什麼澹台豹。還不走開。鄭千道。澹台豹。你這小烏龜。老虎無了毛。有什麼威。為何到此來惹。見了我輩。應早回去。若敢多說。只怕你今朝要倒霉了。澹台豹道。那裏來的入娘賊。罵起吾大爺來了。金台聽說。便道。俺金台在此。還不快快走你娘的路。澹台豹道。金台可是要吃人的。麼。金台道人雖勿吃無毛虫。也不怕的。若有人兇狠。便是吃虧的。澹台豹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們把這個混帳人。帶回去。關在火牢裏。跟來四個家人。應聲曉得。趕上來如狼如虎的要捉。裏面張其便二目一睜道。你們這班狗頭。誰敢動手。一拳打去。四個家人連環踢去。扒起身來。頭多開了。齊道。拳頭風狠利害。眼睛門前多黑了。便一溜烟出去了。澹台豹大叫道。好。便搭轉身。梢揹衣袖。自己動手。却被金台伸出手來。略將他肩尖上拍一下。澹台豹氣喘吁吁。往外就走。渾身出汗。塌了肩膀。走出來叫道。來。金台這入娘的賊。當真可惡。你們快回去。叫齊了人來捉他去。家人們答應道。

大爺爲何半邊的肩膀不見了。澹台豹道：被金台拍了一拍，覺得疼得不得了。家人道：大爺也是不中用的。待小男扶了大爺走罷。澹台豹道：且慢去。叫烏龜一齊走出來。家人便去叫了出來。多道：大爺饒命。那鵝兒急得跪倒在地。上叩頭。連叫大爺饒命。紛紛落淚。哀求他。那無毛大虫便開口喝道：今夜大胆留此野賊。欺吾大爺。還了得。此仇不報。定不干休。鵝媽道：大爺實在不干婦人之事。乃是他們自己來的大爺到此。小婦人再三打發他們。總是不肯去。大爺今日要開恩。饒吾殘生。澹台豹道：勿要你叩頭。聽我吩咐。對鵝兒道：三個野賊交與你若沒見一個。要你賠的。鵝媽道：大爺阿。他們多是英雄好漢。叫我如何留得牢呢。到不如打發他們去的好。諸事已開。免了生氣。澹台豹道：放你的狗屁。我的名望。那個不曉得。本城地方。那個敢來得罪我。若不報仇。却被他們看不起來。那些野賊要欺我。揚州人一發要欺了。便昂然帶了家人而去。鵝媽急得魂飛魄碎。便道：這是那里說起來。今朝想要發財。那知惹出禍來。三個強人不好。不該冲撞了他。看他這般光景。諒是喚了人來。拿捉這三人的。他們一定要被害的。如若打發他們去。大爺要起人來。如何是好呢。阿呀。且住。到要把他三人留在此地。說吾干係。主見已定。走進去。說道：罷了。無毛虎世上少有的。若無三位爺們在此。叫我如何打發。蘇小妹便叫母親如今去也。沒有鵝母道：如今是去了。金台問道：這狗才可有什麼說話。鵝母道：爺們人怕老虎。如今老虎怕人了。往常的威勢全倒。說道要與爺們結拜兄弟。張其鄭千多是莽漢。聽說多發笑道：到也有趣。金台便道：二位哥哥不要信他的亂話。那些地棍吃了虧。豈肯干休。必然要打回覆陣的。我們若是回去。倒算我們膽小了。張其道：三弟此言說得甚是。鄭千道：大哥我們多是頑要而來。不會多帶銀子。况且船內無人。待我去了再來。張其道：船內無人怕他什麼。竟去取了一百兩銀子來。便了。鄭千聽說。呵呵笑道：大哥比我更粗心了。日間無人還好。夜裏船中是必要人的。金台點點頭。便叫鵝媽道：你院中可有正經人。麼煩他去照管我們的船。明日天明。給予銀子。鵝媽道：爺們有了船。爲何沒有水手的呢。金台道：人是有的。因爲失足跌在河中。故而歇下兩日了。鵝媽道：我家小二尙稱正經。叫他去照管。三位爺們可放心麼。便到外面喊小二。跟了鄭千一同走去。弟兄兩個等在院中。那姊妹三人。心慌意亂。因怕澹台豹再來吵鬧。目下要他們陪酒。十分免強的。那老鵝只要他們住在这里。就是好處。聽得他們取百兩花銀來。此樂得到手。少頃。只見鄭千拿了百兩紋銀。交與金台。金台便叫鵝媽。這封銀子賞你們的。老媽裝着笑臉道：多謝。鄭千從新入席道：冷落了姑娘。休要動氣。待俺自己篩酒。敬你三杯。便了。貌多花道：敬酒還待吾來。鄭千哈哈笑道：就是你來。大哥三弟請。阿張其道：一弟請。金台道：二哥請。但見他姊妹弟兄六人。一面斟。一面唱。

唱的多是時新雅曲。金台本來沒有歡意。今日見了小妹的花容玉貌。頓然動了風流念頭。便想與他樂一夜。金台便與蘇小妹張其與劉小妹鄭千與貌多花各自張燈叫了環送到房中。鄭千張其多是粗俗的。只管雲雨巫山。不顧姑娘的身子。姣弱一味狂蕩。那金台雖則初次宿娼。到是一個老作家的手段。與蘇小妹勾肩搭背道。姑娘我看你的容貌聽你的聲音。多不像揚州本地的人。蘇小妹道。待我細細告稟大爺。若問奴的出處。本是杭州城內。金台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小妹道。虛度一十六歲。金台道。是何等人家出來的呢。蘇小妹道。大爺阿。若說奴家門戶。父親也是讀書人。老成端方。母親也是秀才之女。多是清白的。金台道。既然如此。你那得到此呢。蘇小妹道。大爺不要說得奴家薄命。十一歲母親去世。十三歲父親又故。無可如何。跟着母舅同住。吞飢忍餓。虛度光陰。不料上年母舅身故。衣裳棺槨多沒。有那狼心的舅母。不近人情。就將我賣在白梅館中爲娼。今春遷到此間。奴雖做了烟花中人。然而枕上歡娛。是不在心上。也不專心財帛金銀。來了客人。若非中意者。不肯同寢。無非勉強陪酒而已。若要同枕。定要我揀中後方可。金台聽說笑道。可敬姑娘正經。既然如此。我今朝也是睡不成了。蘇小妹道。大爺何出此言。金台道。你看我這等模樣。大約你總不中意了。但是俺也非食歡之人。雨意雲情。看得甚輕。說話未完。便立起身來。蘇小妹連忙伸手拉住道。金爺休要如此。奴家比論與你聽聽。大爺的虎相龍顏。正合奴家的心。莫不是大爺嫌鄙奴家醜陋麼。金台道。姑娘言重了。蘇小妹道。既不嫌奴家醜陋。請坐下。金台道。如此姑娘。請坐。蘇小妹道。請問金爺府上。還有何人。金台道。只有家母。蘇小妹道。可曾娶得大娘否。金台道。還未。蘇小妹道。我想金爺如此青春。好一個貌堂堂的少年。爲何還無家室。應該早娶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金台道。不瞞姑娘說。我的年紀尚輕。不幸吃了公門飯。伺候官長進水。小而開銷。大只夠供養老母。那里有錢成家呢。蘇小妹聽說。側着眼看看金台。心中想道。我身落平康。已有一年。所來的子弟們。却無一個中意的。這位金爺正合我意。未知他意下如何。可肯提我出這火坑否。想到那間。面孔紅了。金台看見他這般光景。想道。好奇怪。他如此含羞欲言不語。未知何意。便叫姑娘。我今晚得了你勸。你暫且寬心。雖已入了平康。幸喜你自家尊重。誰敢輕你呢。如逢了中意的人。就可託他終身了。妓女從良。天下有的。那鴛兒也不能阻擋。蘇小妹聽說。即將羅巾揩淚。說道。大爺之言。正中奴意。倘蒙不棄。得侍巾櫛。是極愿的。金台道。既手姑娘辱愛。豈可推却。美情。但不知姑娘身價銀多少。蘇小妹道。只須三百兩。奴家久有這條心的。故而私房積存三百銀子。只因未遇其人。若金爺憐吾。不消費你分文的。金台道。既然姑娘有此真心。乃金台之大幸也。若我們兩下要做夫妻。今夜的歡娛。是使不得了。正大光明來。

娶你方能不爲外人看輕。這幾句話說得蘇小妹樂得了不得。揩乾了眼淚，笑嘻嘻的，便把妝卸去，寬了外衣，與金台對坐談說。時交二更，大家多不想睡了，便取了些糕餅充飢，暫且不表。再說那澹台豹回到家中，說道：「金台這入娘的賊如此倚力爲強，欺我大爺家人。」大爺若說金台無理，只要一封信，叫江都縣立刻出差捉他來，打一百下大板，一面大枷，枷得他置身無地，不怕他不來拜伏大爺。又一個道：「如此芝麻大的事情，何必驚管動府的出頭，到被他看輕，說我們是無用的。」那個道：「如此大爺叫齊了人，打到那里去活捉金台來，放在火牢裏燒他。」澹台豹道：「非但活捉金台，要連那兩個長大胖壯的野賊一齊捉來，家人應聲曉得，連這三個小娘一起捉來，親心作樂，可顯本事。」與金台相看，但是大爺的肩膀怎麼樣了。澹台豹道：「此刻好得多了，不多時吃了晚飯，人齊集了，各人拿着兵器，點了火球，伺候澹台豹往蘭花院去捉金台等。」澹台豹道：「吃完了夜飯，走出廳堂，只見六十幾名家人，皆已扎束持械，宛如一起強盜。同聲說道：『大爺出來哉。』澹台豹道：『人多齊了麼？』家人道：『比刀切還齊。』澹台豹道：『入娘的賊出兵不利，要聽吾吩咐。』養兵千日，家人道：『用力一朝。』澹台豹道：『大家協力同心，勿要鬼頭鬼腦，打到裏面去，先拿金台，還有兩個野賊，勿要被他的逃脫。』三個小娘就帶了來。家人問道：『大爺烏龜怎麼呢？』澹台豹道：『不消提得了，饒了他罷。若是放脫了一個狗賊，要處死你。』一個多不要的家人道：『這句話不是我們誇口，不要說什麼貝州金台，就是三頭六臂，七手八腳，也是稀鬆百懈，捉了就跑。』澹台豹道：『好阿，大家有賞。』家人道：『多謝大爺，遂帶了家人出了大門，來到蘭花院。澹台豹道：『打進去，家人們答應一聲，如狼似虎，登時打進院來，要捉金台。』一班人，竟得院中男女個個叩頭，哀求澹台豹，便問三個野賊去了沒有。鴛兒道：『多在裏面。』澹台豹道：『在此是你的造化，快快叫他備出去。』鴛兒應聲是。澹台豹道：『烏龜來來來，烏龜道：『大爺有何吩咐。』澹台豹道：『你們勿要忙打坍了門戶，明朝賠你，也不必說的。』烏龜道：『多謝大爺。』澹台豹道：『衆人，你們見金台就捉，衆人應聲是。曉得那老鴛連忙到三個房中來報信，張其與劉小妹正在情濃之際，連忙披衣而起。劉小妹唬得一身冷汗，張其大喊而出，吹澹台豹的狗頭，休得無禮。俺來也。耀武揚威，趕了出來，在迴廊下，正遇金台。鄭千弟兄三人，便會合了，出去多是亂沖亂撞，喊道：『你們這班狗奴才，休得狐假虎威，前來送死。及早回去，乃是你們造化。』澹台豹道：『這個入娘賊，就是金台。快捉。』家人們多道：『捉金台，金台若無其事，兩手輕輕，一個一個拉開，有的拉得身子多立，不定了，有的跌倒在地，扒起身來，又跌倒了，忽又聽得鄭千大喊：『隨後出來道：『大哥三弟，割雞馬用牛刀，待俺來把這班狗奴才，一個一個打死便了。只見他手提一條棍子，洒步而來，那六十幾個豪奴，上不得金台的手，只好丟開金台。』

來捉張其鄭千便一齊蜂擁上來六十餘人來敵兩個金台便奔出去揪住了無毛大蟲大罵強梁狗畜的俺與你從未認識也未相犯爲甚平空生事日間吃了虧饒你去了還算你的便宜爲什麼半夜三更打了門來別人怕你獨有俺不怕你的便將胸前挺一挺那澹台豹雙眼昏迷兩手亂洒想用力掙去那裏掙得脫反是一身冷汗要知他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老相國上書奏聖 小英雄浪蕩飄流

話說澹台豹被金台揪住挺了幾挺那裏掙得脫身手無搏雞之力不能還手反掙得滿身冷汗高聲大叫人來捉金台那知一衆家丁一個多不來在那裏打張鄭二人金台問澹台豹道你這一班狗奴才倚仗父勢行兇欺人別人怕你無毛大蟲獨有俺老子不怕你這狗奴才的澹台豹道金台你這禽娘的賊還不放下手來金台道我不怕你便怎樣與你一無相關日間前來惹了氣爲什麼半夜三更又來吵鬧俺這裏千軍萬馬也不怕的何況這等人呢澹台豹道我大爺的地方你敢放肆放了手的好金台道俺且問你自今以後這個地方來也不來澹台豹道此地那說勿來高聲喊道你們快捉這三個小娘回去阿呀好痛禽娘賊打了我澹大爺你的吃飯傢伙要留勿牢了金台哈哈笑道這狗頭還要嘴強俺就來結果了你的性命除了萬民的大患一隻手揪住胸口一隻手拎着左襖像捉狗一般喝聲去了罷對着庭前一撩但見澹台豹的天靈蓋撞得粉碎腦漿流出一命嗚呼此乃是他的劫數到來沒得逃的金台便哈哈笑道狗奴才還敢放肆麼張其鄭千已將一衆家丁一齊逃去却是金台弄死了無毛大蟲張其笑道阿三弟澹台豹如何了金台道二位哥哥撞死在庭前張其道好爽快他們三人多是哈哈大笑那院中龜子鴛鴦急殺了說道誰能捉他們兄弟便多是零零八落的逃去各保身家幾個使女早早去了劉小妹便叫貌多花道賢妹如今弄出大事來了如何是好貌多花道不如自盡了罷蘇小妹把手搖搖叫聲兩位姐姐不要心焦我的終身已托與金台誓不爲娼了如今打死了澹台豹若不逃走定有禍來的不如隨了他們三人去罷劉小妹一想也無可奈何便一同出來見那三個弟兄正在堂中商議適才事務不如連夜開船另往他方去金台聽說笑道小弟已與蘇小妹定了終身如何好丢下他去呢要與他同去免受別人欺負張其笑道三弟這劉小妹是我要的了鄭千道大哥三弟拿了兩個去剩一個貌多花留在這裏叫他獨木不成林於心何忍不免待我也來帶了去罷况且同床共枕眠去有何妨礙金

台聽說便道甚好。却好好姊妹三人走出來。蘇小妹便說與金台知道。金台大悅道。主見相同。你們快些收拾共歸船去罷。姊妹三人便各自進房收拾了銀錢細軟。打成小包。吹滅燈火。金台拉了蘇小姐。張其拉了劉小妹。鄭千拉了貌多花。走出蘭花院。一路而去。此時已交四鼓。乃是二十三的日子。半圓殘月。照了他們三對夫妻。張其等三人多是走慣快路的。同了三個小脚伶仃的女子。張其發性道。吓。倒運了三個女人。爲何這般走不快的。二位賢弟。我的劉小妹。托你照好。我自先去也。張其丟下了小妹。便氣昂昂大踏步走到船內。把管船小二叫醒。忙把前言說明白了。那小二聽說。頓然呆了。說道。澹台豹在揚州地方。要算個小王帝。那間打殺了京裏大王帝。必要動氣。可笑你們無法無天。不顧事體。倘王帝差人來拿捉。你們大家要吃苦。且要連累我。張其道。小二官不必心慌。俺們多是好漢。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至連累你的。那小二淚汪汪道。可憐我並無行業。全靠朋友照應的。張其道。小二官不妨。你若無處存身。隨了去罷。你可會弄船麼。小二道。搖船就是我拿手。張其道妙極了。你既會搖船。與俺們一起逃罷。小二答應不多一會。兄弟兩個同了三個姑娘到了。隨即下船坐定。張其說了小二之言。立刻開船。往別處去了。幸而船內寬大。張其便打開被窩道。大家睡罷。男的睡在這邊。女的睡在那邊。且到天明。再作道理。金台聽說。微微笑道。大哥他們乃是婦人家。雖然平康出身。如今是俺們妻子。綱常是可以差得麼。如何好胡亂睡去呢。張其道。三弟依你說起來。難道大家呆坐不成。鄭千接口道。如要睡和衣不妨事。那姊妹三人也是不肯睡的。無非談說澹台豹的事。諒不干休。必要報官的。拿捉起來。何處去呢。各自心焦。那三個兄弟並不介意。何曾怕什麼人命。憑他告官。總拿不住俺們。暫且不表。再說澹台豹的六十幾名豪奴。被張其鄭千打得落花流水。逃回府去。報與太太知道。太太聞言。十分大怒。喝罵家人。貪生怕死。丟下大爺。逃回轉來。是何道理。家人道。太太阿。並不是小人貪生怕死。只爲這野賊兇狠非凡。打得我們頭青面腫。實在顧不得大爺。逃出來的。求太太作主。報到衙門裏。起了營兵。同了三班。立刻前去捉拿。便了。太太道。住了。此刻什麼時候。不可驚動衙門。且去接了大爺回來。明日再作道理。家人道。太太要我們去。必然斷送性命。只求太太開恩。保全我們的性命罷。太太聽說。無可如何。立刻叫差人提了相府燈籠。出了大門。叫開城門。急急奔到江都縣來。天還未明。那頭門上多唬慌了。個個胆戰心驚。宅門上忙去稟報。江都縣即便起身傳見。才曉得是勾欄院的事。便立刻親自到勾欄院來。也不用營兵。只見澹台豹死在地上。院內沒有一人。桌子上到還有一個點殘的燈籠。那江都縣好不慌張。便來驗看。看是撞破了天靈蓋死的。萬萬不能救活了。那官聽了。好不心急。暗想道。我想那澹台豹平日作爲。果然

不好如今死了。到于淨。只是兇手金台已經逃脫。必須捉拿院中娼妓。也要訪查。便與相府家人說。這件公務。不比平常。須要上緊。比差嚴拿。這院我家太師動起怒來。有關林老爺的前程。江都縣道。這個自然。少不得下官自己前來。面見太太。隨把院中物件。點明入庫。什物木器。變價入官。打道回衙。傳集道班。出標風火。硃千上緊。拿金台。張其鄭千。三個要犯。定限三日到案。一面訪查娼妓人等。一并拘來審訊。捕役們奉了官差。後母非看金台。是貝州好漢。威名甚重。的誰人肯去做難人。也只好候差了。講到澹台豹府內的家人們。把無毛死老虎。送歸相府。告明。太太見了。號淘大哭。一面寫書與澹台惠知曉。府中舉辦喪事。街坊上人人盡說。地方上除了一個無毛大蟲了。江都縣便出文書。詳了上司。上司批發轉來。着拿兇犯金台。照例抵命。那蘭花院內烏龜老鴿。逃去不多幾日。已被公差拏獲。解到衙門。林老爺細細錄供。搗媽直言告稟。不干他們之事。一併放去。另行謀生。不提再說。這澹台丞相在京中。忽一日。有家人投書信進來。拆開一看。便大怒道。老夫半世辛苦。止生一子。望他做個傳宗接代之人。也得老夫晚年有靠。爲什麼這金台小。狗頭差他到揚州。拿捉強盜。到反與強盜宿娼。再要行兇。打死吾兒。與我家有什麼冤仇。來日嘉佑登殿。文武朝參。已畢。澹台丞相便俯伏在地。啓奏貝州有一名馬快。叫個金台。因爲大盜張其等。冲塘打劫了金華府。差他拏捉盜首。那曉得他陽奉陰違。反與張其結黨。在揚州宿娼。與臣兒無冤無仇。被他打死。此刻與張其等逃走。照此等兇徒。不殺實非百姓之福。奏畢。伏在地下。那嘉佑天子細察情由。便下旨道。據卿所奏。金台藐法玩道。與強盜徒結黨。非難輕貸。再行傷卿之子。斷難一刻姑容。着通行各省地方。不分州縣。一體嚴拏。究明正法。澹台惠道。謝我王萬歲萬歲。萬歲。登時聖旨下來。便分班各處拏捉金台。按下不表。再說金台。本是官府差他出去捉強盜的。如今反與強盜結拜兄弟。乃是犯款之事。自從大鬧蘭花院。傷了澹台豹。奉旨捉拿重犯。那里能夠再回家鄉。見得王則之面。幸喜一路平安。嘗記張鸞道者云。相訪英雄去。極力幫助真命天子。只因帶了婦女。不好東來西去。必要尋個地方。安頓他們。忽然提起江西地方。有個師兄。姓何名其也。是一個正直無私的朋友。不免寄頓到他們去。然後出來訪取英雄。便了。便說與二位知道。開船一直走到江西。泊在沿塘江岸上。三人上岸。問明教習何家。住在那裏。有人指道。正西樓房。便是。金台便去叩門。何其便來開門。一見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金台賢弟。金台忙道。老世兄久不會了。何其道。這二位是誰。金台道。乃是小弟的義兄。這是姓張名其。這是姓鄭名千。何其道。如此請裏面來坐。他們弟兄三人。便走進門去。各人行了禮坐下。何其問道。賢弟。聞得你在揚州。打死澹台豹。我在家中。好不放心。目下各處要捉你。諒此事必然真的。金台便把

維揚的事說明了。便道：小弟此來非爲別的，只因帶了婦人，難以行走，故而來到哥哥府上，意欲把這三人相托。伏維金諾，何其道原來如此。且請少坐，便往裏面去了。大娘問道：官人是那個叩門？何其道：娘子呢？我與你常時說的，有一個貝州好漢，名叫金台，江湖上名聲大振，是一個少年英雄，好交朋友的人。忽在揚州把澹台豹打死了，此刻避難到此，可憐他回不得家鄉，加之帶了婦人，行路諸多不便，欲要寄頓我處，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倘然你不肯，我便打發他倆去。大娘笑道：官人你有些獸氣，天字出頭夫作主，何其道：他還有義兄的妻子，也帶領來的，你快來接待他。大娘道：曉得官人你外邊去罷，何其出來，便道：金賢弟，我與你師弟兄分上，若不留住，禮上欠通，只因這二位仁兄須先說明。金台道：哥哥有何話說，請教便了。何其道：賢弟，我的性子，你自知道，二位仁兄不會曉得，我是粗心口快，居住舍間，就是三年五載，亦無妨礙，倘有失言，休要見怪。不過粗茶淡飯，莫道酒餚全無，賤內又是拙笨道理，不知恐有冒犯，多要見原。弟兄們聽說哈哈笑道：何大哥真正客氣，咸蒙留納，足見情深。何其道：這些話不是大丈夫了，談笑一回，何其便喚轎去接他們三個女人，再說何其是個平常人，仗此拳棒精通，有幾個習武之人，前來拜投爲師，何其用心教習，趁着修金，聊充薪水，只有夫婦二人，將就度日，家業不多，進益微細，沒有了環小使，并無兄弟姊妹，一切內事，全仗大娘不多一會，何其到裏面，叫聲大娘，三位嬌嬌到了，你快迎接。大娘道：曉得走到外面迎接，大家行禮坐下。金台走進來，便道：嫂嫂在上，愚叔奉揖。大娘道：阿呀，不敢當，叔叔萬福禮畢。金台道：嫂嫂這是揚州蘇小妹，他出身是武林，愿隨愚叔，因在難中，未曾做親，大娘道：果然好一位嬌嬌，這兩位，金台忙道：嫂嫂這位名叫劉小妹，是張其嫂嫂，這位是貌多花，是鄭二哥嫂嫂，只爲愚叔目下身犯王法，難以回鄉，特望賢尊府，多蒙哥嫂允許，倘他們有甚差錯，休要見氣。大娘聽說，叫聲叔叔，你太客氣了，雖與你哥哥異姓，却是情同手足的，如有簡慢，嫂嫂之處，還望見原。金台道：嫂嫂言重了，便轉身到外面來。大娘把四杯香茗，交與何其四個男人，外面吃茶，裏面四人，也是四杯茶。大娘漂着眼看他們三人的面貌，心中想道：人品多不輕狂，頂好要算蘇小妹，宛如仙女降世，端莊穩重，誰能及得。金叔叔果有眼睛的，且說那兄弟們往船內去搬物件，何其一一檢明，即去買些酒餚來，款待那三對夫妻，連忙收拾了房間，與他們各自安身。大娘共他們早晚盤桓，如同姊妹一般，何其與金台等，也是情同手足，留他們一同居住在此，獨有金台忽想起老母親來了，要知英雄會合情由，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一回 看賣拳英雄遇合 慰慈親託友傳書

話說金台與張其鄭千把三個女人安頓在何其家內。何大娘十分要好，宛如親姊妹相待。何其義俠無雙，與着三位弟兄宛如嫡親手足。金台的盤川有限，張其鄭千搶來的金銀財帛甚多，并且還有衣服綢緞，一并交與何其收好。不必細言。金台丟不下母親在家，雖則王則在那裏，恐他不肯照應，故而悶悶不樂，欲歸家去看母親，只爲又見不得王則，除了張鄭二人，恨無一個心腹友人相逢，可囑他去安慰母親，傳幾句言語。目下又怕老母親悲哭，我全了義，就全不得孝。金台正想到愁煩之處，兄弟二人走來道：「金兄弟爲何長嘆？說些什麼來？」金台道：「我也并無別事，只爲老母在家，難以丟下，回不得家鄉，見不得親娘，小弟故而憂悶。」張其聽說，笑道：「賢弟老伯母年紀還未衰老，身子安健，不用憂愁。」鄭千說：「休要煩惱，俺到貝州去走一遭，若有人來搖動，便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何其道：「休要胡說，律法森嚴，萬萬不可。那金台渾如火上添油，長嘆一聲，心中越發悶了。」何其說道：「金兄弟，看你這般愁煩，沒有什麼消遣，今日天氣晴明，何不同往街坊走走，散散悶，再作道理。」鄭千道：「何大哥說得是呀。」張其道：「同去走走，何妨？」何其進去叮囑一聲，四人各換了衣服，洒步出門，看看太陽尚未斜西，大娘就把大門關好，與他們姊妹閒談不提。原說那弟兄各處閑游，走了二里路，聽見有人說道：「阿哥比方說道，有人種有狗種，這個朋友必是單雄信的子孫。」一個道：「兄弟何以見得呢？」那人道：「你看金面孔，紅頭髮，豈不是單雄信的後代？」一個道：「胡說，這個朋友姓楊，不姓單。」那人道：「阿哥，我看他拳頭勿好學的一個道：「到也無甚稀奇，那好拳頭，貝州有個小霸王，名喚金台，當馬快，天下盡知。若還此人見了金台，就索六六，那個道：「做什麼？」一個道：「索六六就是抖個一團。」那個道：「金台又聞其名，未見其面，金台聽得甚明，便走上去，拱拱手，叫聲仁兄。」一個道：「豈敢，豈敢。」金台道：「請問打拳頭的朋友，住在何方？」那人道：「一直走南過東，紅頭髮，靛面孔，他的拳頭真打得名工。」金台道：「還要請問此人與你打個架呢？」那人道：「弄拳賣相打。」金台哈哈笑道：「是賣拳的人，列位哥哥，我們同去看看拳法如何？」三人答道：「賢弟請阿便向南走去，轉過東來，果見那邊圍着一個人，他四人便挨進來看，有一個在旁說道：「何老師來了，快些收拾罷。」何其把手搖，衆人便住了口，只見那青面英雄身子高大，海下無鬚，在那里打拳，張其性情來得粗，就搶上前來，道：「多大的本領，擅敢在此混帳，敢與俺金台兄弟交一交手麼？」那時金台按不住口，何其大喊：「休得胡言。」鄭千道：「怕他什麼？」只見那青面英雄，灣着腰打拱，笑道：「此位英雄，就是金台麼？」小弟不知英雄在此，胡亂

了。甚是惶恐。張其道哈哈人也不認得。打什麼拳頭。獻什麼本領。金兄弟來打他一個。眼也張勿開口也。合勿來。金台立定不動。那姓楊的人走來。又灣腰道。這位英雄就是金台麼。金台笑答道。正是。姓楊的道。小弟有眼不識。多多得罪。金台道。豈敢。足下何人。那人道。小弟姓楊名豹。金台道。那里人呢。楊豹道。泗州人氏。張其道路。遠遠到此地。打個不中用的拳頭。楊豹道。英雄休得恥笑。俺也是出於無奈。當即扯住金台道。久仰大名。恨難相見。欲往貝州去尋。聽得你在揚州打死澹台豹。各處嚴拿。何故英雄如此大胆。昂然不怕。上街行走呢。金台聽說笑道。有人來捉俺。便俯首無辭。束手待斃。楊豹道。好一個好漢。果然名不虛傳。請問三位英雄。尊姓大名。一個道。俺是張其。一個道。俺是鄭千。楊豹道。敢是槍刮金華府的好漢麼。鄭千道。是也。楊豹道。這位呢。何其道。小弟何其。楊豹道。府居何處。何其道。本處人氏。楊豹道。氣昂不二。必是好漢。何其道。豈敢。豈敢。楊豹道。請四位英雄到酒樓上。少坐。何其道。請四人朝前同走。見一個酒肆。便多走進去。酒家迎着笑道。登樓雅致。他們便走上去。一看。擺着新式眉公。中間一張小八仙。他們便坐了一桌。酒保送酒菜來。楊豹敬酒三杯。金台問道。楊兄在家之時。作何生理。府上還有何人。楊豹道。小弟在家打獵爲生。單身無伴。做了江湖浪宕人。久仰金兄名振四海。今日得見英雄。好似雲開見日。金台道。小弟何德。何能敢蒙如此愛慕。實自惶恐。楊豹道。豈敢。豈敢。五個人談談說說。又見下面走了三個人來。那個道。兄弟請阿。三官人請阿。又一個道。豈敢。大老官請。一個道。阿哥你即刻說的。登萊鬪法。請說說看。那個道。兄弟山東登萊州地方。有一件殺盡天下大勝會的事。一個道。怎麼樣呢。那個道。楊巡檢府裏有一個法師。趙太師府裏也有一個法師。聽說多是大名工。極力高強。一樣本領。出月初三。要來鬪法。兩邊各顯神通。那英雄好漢紛紛到來。各方各地。多到山東看鬪法。吃物價雖公道。總要漲三分。這宗生意的朋友。多是性匆匆的。一個道。這也有趣。做兄弟的。到要窮高興也。奔得去看看。那個道。兄弟。你是空身子。樂得去看。一個道。三老官去否。又一個道。去的一個道。如此回去。端正端正。一同動身罷。那三人飲酒談論的話。這五個英雄聽得明白。金台暗暗想道。既然登萊鬪法。我這身子却也空閒。不如也到山東去看看。不多一回。吃完了酒。楊豹想開包。惠酒鈔。却被何其先會了。五人偕同下樓來。一齊走出了酒肆。楊豹道。何大哥。小弟欲同列位到府上去談談。未知可否。何其道。小弟正欲屈兄同去。便一同行到了何家。分了賓主。坐下。大娘烹了茶。送出來。那楊豹吃茶。看看衆人的容貌。說道。金兄吃酒的時刻。滿面樂意。爲何此刻如此悶悶呢。金台回說。楊兄是初交不好說的。楊豹道。說那裏話來。小弟久仰大名。意欲拜投爲師。今得相見。何幸如之。俺從來不肯存一些私心的。金兄有甚心事。可說來。大家

商議。何其接口說道。他只爲拿捉冲塘大盜。反與他們相交。豈非有犯王法了。况乎現在公法森嚴。那肯饒恕。那些同衙門的人。見不得如何回鄉去。故而時刻心焦。欲尋一個心腹相知。悄悄的前往貝州去。走一遭。安慰他娘親。奈無一個好友。楊豹道。原來如此。金兄。如果思念家中。待小弟前去。也不妨事。張其聽說。笑道。我看楊兄胆氣粗大。果然無私。金三弟。既是楊兄如此說。就煩他去。金台便叫道。楊兄。只是有煩尊軀。如何是好。楊豹道。不妨。快些寫起信來。待俺連夜動身便了。那金台是大丈夫。故而一些不疑心。却忙寫明住處。叫道。楊兄。有煩交與我母親手中。倘或王則無照應。叫母親暫到姐丈家去。叫他千萬不必記念。楊豹道。是了。便將信收在身邊。拱手拜別。他們四人。却被何其一把拉。道。楊大哥。且往金三弟一封空信。楊大哥兩隻空手。如何行路。且請稍坐。帶幾兩銀子去。楊豹道。路上盤川。可以不必的。這兩個拳頭。也好過日子。仍舊打拳便了。金台便道。何大哥。舍間尙有三兩年的餘糧。一封空信。我母已心寬了。楊大哥去了。速速回來。仍在此間聚會。楊豹道。曉得。楊豹爲人是性急的。便洒開大步。回到寓所。拿了行李。算清房飯錢。仍自打拳一路過去。不表。再說金台。託楊豹投了家書。心中略安。便與三個大哥說。要往登萊去看關法。何其說。我是有家室的。不能脫身前去。張鄭二哥同去罷。他三人便安慰了三個姑娘。各帶盤川。作別。何其夫婦。趕路而去。那船交與小二。讓他賺些閒錢。不表。再說那一日。王則說道。自從金台出去。拿捉張其。鄭千等大盜。不料強盜未護。反將伙伴打發回來。目下限期已過。本官着惱。他日在勾欄院中逍遙。生母也不顧再要行兇。打死了澹台豹。各處行文拿捉。不知他擔擱在那裏。老母在家望眼欲穿。本官又把俺來責罵。好似啞子吃了黃連。說勿出的苦。便談道。我王則與金台平日相交。宛如親兄弟一般的好朋友。故而你金台這樣誤差。王則全無怪意。反日日挂念你。不知目下生死如何。何年何月才回貝州。你娘在家中盼望你甚切。我王則受人之託。豈可不忠人之事麼。因此上九日三朝。去看你娘親。勸他不必悲傷。無奈他總是丟不下你。見了我的面。常常流淚。近日再加身子不健。不思飲食。俺只因衙門中公務多。日夜無暇。有幾日不看他去了。今日且喜閑着。不免前去看看才好。那捕頭王則。氣昂昂一路而來。到了金家。把門扣一下。裏面金母來開。說到金台的娘。十八歲出嫁。二十歲生女。二十三歲生金台。今金台年屆十六。母親只得二十九歲。青年守節。所以敬他的人很多。他聽得兒子打死了澹台豹。各處要拿捉他。心中甚急。意亂。一無主見。睡夢中常叫孩兒。朝思暮想。身子便不健了。那日正在思想。忽聽見扣門之聲。便走出來。開門一看。是王頭兒。見王則走到裏面。深作揖請安。叫道。老伯母。今日可安心麼。金母道。賢姪。你且坐下。我只爲丟不下我兒。未知目下生死如何。死了到也

于于淨淨。自古云：身長七尺，天下難藏。被官府拿捉，必然做刀頭鬼了。我在家中倚靠何人？王則正在開口回答，忽見有人叫道：金母走來家信到了，快拿去。王則道：伯母什麼家信到了？待我去看來。金母道：是阿王則走出來，見一個長大的好漢，青面紅髮，年約二十餘歲，氣宇軒昂，挺胸而立。王則拱拱手道：足下尊姓大名？那人道：俺楊豹。王則道：果是金台賢弟，有家信到。楊豹是個異性之人，一則見他裏面走出，必是自己人；二則聽他說金台賢弟，何用疑他？隨即應道：正是家信到了。王則道：付與吾可也。楊豹道：兄是何人？王則道：我與金台是族分兄弟，金龍是也。楊豹道：金家伯母呢？王則道：在裏面。楊豹道：既如此，快請相見。當面交書。王則道：少待。連忙進來，告訴金母。金母聽說了，自是喜悅。頃刻之間，胸前寬了一寬，便出來見楊豹。一見之時，唬得心驚胆却，暗想道：此人生得好異相。楊豹上前深深作揖。金母忙還禮笑道：足下是楊豹麼？楊豹道：小姪正是。金母便接了來書，進內折開，王則在旁一同觀看。那信中寫的在何其家內，盤桓王則心中暗道：可笑金台偏心，是到在此念你身子可好？那知你寄來家信，把我瞞起。那金母重到外邊道：楊賢姪可恨，那無知小兒，違犯王法，與強盜爲兄弟，還要在揚州打死人，他還有什麼娘呢？是一個無父無君的了。有勞賢姪前來，請在寒舍便了點心去罷。楊豹道：多謝伯母，不消得。我與令郎雖是初會，到情投意合的，他只爲伯母在家，丟不下，故而滿面愁容。差我送一封書信來，叮囑伯母要寬心些。那王則不能常來，照看到姑夫家去過了殘冬。金母道：賢姪可見這畜生不知好歹了？若不是王則時常照我，老身早已到黃泉路上去了。楊豹道：王則到是一個好人。金母道：是個好人，我兒作事如何？王則何會怪他？本官責罰他，甘心自愛，正是一個英雄漢子。楊豹道：既然王則是個好漢，待小姪去尋找來，與他做個朋友也好。金母道：賢姪方才走出來的，就是王則。楊豹道：既是王則，爲何改了金龍？是何緣故？金母正要回言，裏面王則笑呵呵洒走出來，拱拱手道：要尋王則，便是俺家。楊豹道：小弟有眼不識太山，得多得罪了。王則道：豈敢，豈敢，重新作揖。兩人坐下，細敘金台的事。楊豹方知王則的爲人不差。那王則問明了楊豹的家况，原來他漂流不定，走江湖的人，待我來做個相交，提拔他起來。但見裏面金母送出茶來，王則立起身來，金母就叫王賢姪裏面來，我有句話。王則道：來了。伯母有什麼說話？金母道：賢姪，那楊豹今朝特地來的，必要酒饋來款待他。無奈老身不便，自己去買，欲煩賢姪同他到酒肆中去吃一杯酒。這一兩花銀放在你身邊。王則道：是了。走出來，便叫楊大哥。金家伯母說：同你往外邊酒肆中吃杯酒去罷。楊豹道：這是不敢。小弟就要去了。王則道：如此，往小弟家中坐坐，可以麼？楊豹道：既蒙王大哥如此見愛，小弟敢不遵命。二人便別了。金母來到王則家中，又從新見禮，分賓主坐下。

說說談談。正是投機。王則忙命廚下備酒款待他。那晚便留他在家中居住。嘗因王則見他人品軒昂。十分得意。叫他住在這裏。不必去了。若沒有生意。就在我名下做個捕伙。到好。楊豹見王則如此情狀。何樂不為。便道。只是金台等候。待我去回覆他再來便了。王則再四留他。住了幾日。送他幾兩盤川。叮囑幾句閒話。說道。我不怪金台叫他不可記念。但是澹台豹一事。須要小心。他的母親有我在。放心便了。楊豹道。王大哥如若不棄。小弟去了就來。王則道。這個自然。楊豹便別了王則。徑往江西。何其家來。回覆金台。要知登萊鬪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聖姑姑招商投宿 衆英雄聚會登萊

話說楊豹回到何其家內。方知金台往登萊看鬪法去了。楊豹說明王則是個好人。並不見怪。金台照常照應他的母親。此人情義甚好。行爲亦正直。并且要和小弟做結義兄弟。叫我叮囑金台。說打死澹台豹的事。須要當心。何其道。原來如此。楊大哥行路辛苦。且在此間少歇幾天。楊豹道。多謝何大哥。小弟只恐王則等候。就要起身了。倘金台回來。將此話轉致。改日會罷。便拱手洒開大步去了。徑往貝州。到王則名下去做伙計。也朝夕去看金母。此話暫且丟開。只說那左驍盜得陳搏的法寶。便往各處去捉妖。度日。說那登萊地方。有一個人。姓楊名信。那楊信家常有怪物出現。黑面黑身。似人非人。把人家唬得無計可施。那一日。恰遇左驍來。楊信問他尊姓。他說姓李。特奉陳搏師父差來。收伏妖怪。不要錢財的。楊信留他住在家中。建設壇場。請他畫符捏訣。噴法水。召天神。拍令牌。那妖怪果然被他收着。乃是一個老虫精。地方上百姓多知道。李法師法力高強。不論男女。多信服他的。楊信送銀他。毫釐不受。只得留他住幾天。以作謝禮。那登萊地方上。妖怪甚多。日日有人請他去。百發百中。那曉得張鷟也偶到登萊。聽說傳言。便氣冲冲道。那裏來的妖怪。在此妖言惑衆。哄騙人財。待我與他鬪鬥法術。見個高低。隨即投入趙太爺府中。自號松雲長老。說明鬥法的言語。趙太爺想道。目下正在奉旨拏捉妖言惑衆之人。不如留住松雲。與李道人鬥法。便關會了楊家約期鬥法。此刻外府他州。多知道了。人人丟下了生意。來看鬥法。金台兄弟三人。早已到了。還有許多英雄。好漢。陸續到來。定好了下處。蛋子頭和尚。已經知道。也到登萊看鬥法。纔下招。聖姑姑同了何永兒。一路行來。永兒的容顏。見者多要銷魂落魄。好比那月裏嫦娥。下凡。有一個叫羅骨沈三。見了永兒。神魂不在身。說道。好一個標緻大姑娘。生得細皮白肉。待我去捏一把。便挨身走進去。笑嘻嘻膽戰心驚的。伸出手去。却被永兒輕輕啐了一口。沈三道。好一個頭眩。但見他

的頭兒已歪在肩膀上去了。朋友們便改了他的名姓，多叫他歪頭沈二，便終身做了側頭人了。暫且不提，再說聖姑姑，叫道女兒這裏來。永兒道：母親走阿，那些老少的人見了永兒，大家稱贊不已。兩個妖精看看日已沉西，母女二人想投下處，看那招商店內熱鬧得狠，只因各路官人到來謀生趕門法，聖姑姑走上街沿問道：店家不知可有空房間麼？店主抬頭一看，見一個婦人約有四旬光景，又一個美貌少女，心中想道：不會見過這等美女，若得與我同宿一夜，送他兩隻圓絲銀，也是愿的。笑嘻嘻說道：乾淨房間空在那裏，照例婦人加半的。聖姑姑道：只要乾淨，就加你一半便了。店主道：如此裏面來。聖姑姑道：女兒裏面來。永兒道：來了。母女二人來到裏面，就有許多客人來看，多道：這中年婦人生得身子不肥不瘦，姑娘真有趣，不知他們因何事務到登萊的。旁邊小二呆呆的看，心中亂想道：這個姑娘妙極了，今朝必要與他同睡，抵在明朝歇了生意，就是死也開開懷。那店家同了聖姑姑母女兩人，揀了房間，床帳鋪張，一切齊備。叫聲大娘娘，今年多少年紀了？聖姑姑道：四十二歲了。店家道：這位姑娘呢？聖姑姑道：十八歲了。店家又問道：可會聯姻麼？聖姑姑道：還未。店家道：爲何不對親呢？聖姑姑道：店家你莫怪我差，只爲我家不是低微門戶，因此對親須要揀好人家，高低不就，蹉跎下來的。店家道：不知要什麼樣的人家，可以說說看。聖姑姑道：只要子弟正經人家，清苦不妨的。店家道：如此容易得極的，代表姜小三做個媒人可好麼？聖姑姑道：多謝店家，但不知登萊地方可有清白人家？正經子弟麼？店家道：那處沒有，勿要說別家，只看我姜小三開招商店鋪，南北客人多來投宿，賺錢好，不容易，花費一錢不用的。新置良田三百畝，房子造了好幾十間，我年紀也不過二十歲，尚未娶妻，大娘若不嫌吾容貌醜陋，大姑娘就與了我罷。聖姑姑道：休得取笑，看你年貌約有四十多了，如何好配我的女兒？店家道：勿要緊的，言語不必談了。大娘娘勿要見氣，原是說笑話當真的，只見他口中說話，眼睛只管看着永兒，說道：大娘娘吃了夜飯來的麼？聖姑姑道：吃過了，有茶麼？店家道：有的，有的，忙轉身出去，叫小二送上樓來。那小二不見聖姑姑，便道：大姑娘吃茶。永兒道：多謝你放在桌上。小二道：大姑娘尊姓？永兒道：奴家姓何。小二道：這位大娘娘是何人？永兒道：母親。小二道：如何勿見了？永兒道：已經睡了。小二道：大姑娘今年幾歲了？永兒道：一十八歲了。小二道：大姑娘生得這宗好法，我們登萊地方風水要轉了。永兒道：小二官你今年幾歲了？小二道：八十一歲了。永兒道：休得取笑，當真多少？小二道：不知爲何見了大姑娘，這宗標緻，連我年紀也顛倒了，也是一十八歲。永兒道：吓，與我同庚的？小二道：噯，與姑娘同庚的妙阿。永兒道：可曾娶得家室否？小二忙道：不會，不會，大姑娘可成許親。永兒道：尚未聯姻。小二道：這也怪氣了一樣，十八歲都是單身。

我與姑娘莫不是千里姻緣麼。便笑嘻嘻挨近身去。伸手想要摸永兒的奶奶。永兒連忙把身子一縮。丟一丟俏眼。對他一笑。引得小二魂多落脫了。便輕輕說道。姑娘今夜與你同睡。可使得麼。永兒道。小二你若見愛。奴家便於二鼓之時。切不可與人知道。悄悄走進房來。與你成事可好麼。小二道。大姑娘當真麼。永兒道。決不哄你。小二道。多謝你的美意。明朝燒一隻五香雞來請請你。便了。此時小二好不樂意。往外就跑。永兒在房內想道。這狗頭好像餓殺小狗。待我來弄他絕了邪念罷。再說小二想着永兒。自言自語道。這個姑娘生得好俏。一對臊眼細細的。兩道眉毛。瓜子臉。櫻桃口。鶯聲燕語的。十分姣俏。一對金蓮。不過三寸光景。若得這雙小腳踏在我肩上。死也逍遙的。待我停一會溜進去誘他。便了。若得順從了我。就是區區交好運了。便叫伙計道。小二早些收店。小二道。尙早來。小二道。叫你收你收便了。什麼早與勿早。小二連忙收店。把招牌除下。去燒夜飯。不多一回。外面有人敲門。小二開門道。是那個。原來是徐賣糖來了。睡不下了。別處去罷。店主今朝要想偷香。不知那小二心中亦有此意。也不去睡。小二心中便着了忙。叫道。小二你爲何不睡。小二道。三官人你爲何不睡呢。小二道。我何不假意去睡。等他睡着了。好與姑娘去有趣。一味癡想。且說那小二想道。大姑娘約我到更深人靜時候去的。他便扶牆摸壁。到了永兒房中。那永兒便輕輕啐了一聲。小二道。真好大姑娘。永兒笑嘻嘻對他看。小二道。有趣。阿覺得鼻頭一陣粉花香。他便窮凶極惡。伸手去摸褲襠。永兒忙道。休得混帳。閃開些口。便默默念咒。伸手把小二輕輕提至隔壁房裏。那邊住的是個山東人。朝着里床。正在酣睡。那小二認是永兒。暗沉沉的。沒有點燈。小二便東一摸。西一摸。摸到床上。脫了衣服。睡到山東客人被裏頭。他便罵道。狗彘囊你是何人。敢來欺我。便兩個巴掌。打得那小二喊道。大姑娘爲何打我。客人道。滾你娘的蛋。什麼大姑娘。小二道。阿呀。你是何人。客人道。你家老子多不認識麼。小二忙道。呵呀。客人阿。你勿要動氣。多是我勿好。得罪了你。明天請你吃糖。客人道。到底做什麼。小二道。睡昏了。客人道。你叫什麼名字。小二道。我是徐賣糖店家的好朋友。一頭說便掙脫身軀。精赤條條。衣裳沒有。只好摸開了房門。一溜兒來。走出。自言自語道。大姑娘不會想着。到被他打得很痛。不要緊的。多是自己不好。只怕明天還要喘氣。再說那山東客人起來。取了火刀。打着了火。點了燈。罵道。徐賣糖的戒。我決不饒他的。再說店家小二也在想。永兒打聽得衆人睡熟了。他便悄悄到永兒房中。此刻小二欣喜非常。說道。妙極。姑娘還未睡麼。莫非等我。姜小二來了。永兒道。夜深靜更深。店家爲何不睡。到我房中做什麼。小二道。不瞞大姑娘說。我即刻見你美貌。便想與你說句知心的話。永兒道。不知店家有何話說。小二道。大姑娘你是聰明人。一猜就着。永兒道。如此你

來便了。奴與母親進門時候。看你是正經人。那知如此風流。正合奴意。小三道。阿呀。好香呀。有趣。阿。永兒道。日間母親在前。不好說話。對你丟一丟眼色。你也對我笑嘻嘻。料想今宵必來。故而尚未開門。等你到來。就成美事。小三道。大姑娘好聰明。真正知心。今宵與你睡了這一夜。明早整頓酒席。與大姑娘接風。永兒道。阿呀。且慢些。你坐在這裏。待我去看看母親。可會睡着了。如已睡着。我就來與你同成美事。小三道。速去速來。永兒便假意走到裏進口。念咒語。把姜小三提到他妹子房裏。那姜小三兩眼昏花。上前抱住了妹子。亂烘香腮。親嘴。窮凶極惡。扯下了裙。亂摸摸。唬得那姜四姐面皮失色。正當情急時。只好把小三亂咬。三官人面血淋淋。疼痛難熬。便放下手來。那四姐搶了一條裙子。拿了燈。走出房門。淚汪汪的去告訴母親。道。可恨哥哥無道理。強姦我胞妹。好不應該。要知關法細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小妖狐弄術旅店 雙僧道關法平台

話說聖姑姑與何永兒投宿招商店內。姜小三見了何永兒。這宗好法。遂起了邪念。等到更深。往永兒房內。小三認做了永兒。將同胞妹子調笑。姜四姐掙脫身軀。來告訴母親。說道。望母親前去問哥哥。姜老娘道。那有此事。我却不信。四姐道。阿呀。母親現在哥哥尚在女兒房內。姜母道。他若果然在你房內。這畜生不是人了。拿燈走了出來。那四姐淚汪汪。跟在後面。母女二人走進房來。四姐道。母親。哥哥尚在被窩中呢。姜母見了。心中大怒。開口就罵。將他兩手吊起來。打巴掌。那小三已被妖精迷了。如泥塑一般。一個巴掌。便打了醒來。問道。阿。為何打我。姜母道。畜生好阿。向來是個正經人。為何今宵不老誠呢。同胞妹子好調戲的麼。小三道。阿呀。不好了。我只道是投宿的姑娘。那知是四妹。真正不應該。跪下說道。阿娘。勿要動氣。原是孩兒該死。睡昏了。姜母道。畜生胡說。四姐道。母親。女兒在房中好好安睡。那沒臉的東西。上床來。扯奴裙子。摸奴胸膛。真正人氣畜類了。奴今夜與他拚了命罷。便上前扯住了小三。急得那小三無可奈何。連忙叩求道。妹子。你勿要動氣。阿哥不好。看阿娘面上罷。四姐道。沒面孔的東西。兩手擡下拳頭。在小三肩上亂打。口口聲聲。要與你拚命。小三叫道。好阿娘。親阿娘。求你快些勸住了妹子。姜母究竟多是自己的兒女。便將好話勸四姐道。阿女兒。不要打他罷。你聽我做娘說。四姐道。母親。女兒不饒他的。小三道。好妹子。你聽阿娘說完了。再說。姜母道。下次再有差處。決不饒你。小三道。是了。姜母道。女兒。你哥原是差的。你如今看我面饒了他。以後料他不敢再如此了。到底。是同胞兄妹。何苦結冤家呢。今夜深了。女兒睡了罷。便各自回房去睡。一宿無話。明早那些客人各自起身。小二

燒面湯山東客人走進來就把小二背上亂拷小二道阿懷阿懷客人做什麼大清老早就來打人山東客人道我囊的.不是你把大雞巴塞在我屁股裏的麼小二道熱昏了認認清入看山東客人道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小二道阿疇懷.勿要打我住了手說說道理看算吾聒了你的屁股可有憑據呢山東客人道此時還痛得很小二道如此拿出來驗一衆客人個個大笑各把房錢付訖紛紛上街去了且說聖姑姑與何永兒梳洗完畢母女二人一同走到街上只見人來人去熱鬧非常有一個人道阿哥好天氣那個道這兩日真好兄弟可曾吃飯呢一個道吃過了請阿聖姑姑道女兒走阿永兒道母親女兒的貌好一路年輕人看見稱贊不必說得又只見沿街趕生意的九流三教多有又有一個少年婦女衣衫襤褸在那裏求乞滿面愁容十分苦惱旁邊有許多人立在那裏觀看聖姑姑便道看你這位大娘行爲尊重相貌端正難道沒有照應在此求乞那婦人聽說哭道我的官人姓尹名貴六年前出外去做生意到如今音信全無去年婆婆身故可憐舉目無親飢寒萬分出於無奈在此求乞苟延殘喘耳聖姑姑正要問時只見旁邊來一個少年後生起了邪心笑嘻嘻說道沒有飯吃同吾去吃了吾的罷聖姑姑看他滿面邪氣口念真言只見那後生一張嘴合不攏了看的人個個稱奇那後生忙跑到醫生家去醫治自不必說且說聖姑姑啓口道大娘如此青年在街上行走豈非自計低微以後住在家中休再出去免得這等輕狂後生把你欺弄那婦人聽說便道只因不能度日在街上討些錢來暫救飢寒聖姑姑道大娘若說度日維艱呢待我來周濟你便了不知你住在那裏尹大娘道就在前面聖姑姑道既然如此大娘引道老身隨你去便了那尹大娘聽說連忙稱謝轉身走過東去聖姑姑道女兒這裏來永兒道來了漫漫的走到一所破房裏面果然是窮門戶桌椅全無聖姑姑暗使神通取出一個青錢來吹了一口氣默念真言說道大娘可有瓦罐頭麼尹大娘道要來何用聖姑姑道我自有用處尹大娘忙去取了罐頭交與聖姑姑聖姑姑接在手中從新念咒就將青錢放入叫尹大娘拿了去說道喏這個青錢乃是寶貝逐日乃產子錢一百你用了九十九個刺下一個母錢斷斷用不得的若果是用去就產不出的只好自己知道切不可與外人曉得牢牢記着不可自誤老身去也尹大娘也不大相信停了一日在罐中一摸果然產下了一百個錢不多不少便收拾了九十九個罐中仍留一文天天有得產下一百錢來尹大娘想道妙阿如今得了寶貝儘可度日再也不怕受餓了這位莫不是神仙特來賜我的不免望空拜謝神仙尹大娘一日有了九十九個錢吃用中省些一月之後多了二千餘錢便買布做衣服穿還有餘多下來的存在那裏自此以後尹大娘便吃用不完到是無憂無慮過得日子但是丈夫杳

無音信。時常卦念。那尹大娘的丈夫。名叫尹貴。日後王則名下有個右先鋒。就是此人。講到登萊關法。乃古今未有之事。招徠已久。人人皆知。目下教場裏塔起兩座平台。東西相對。上面兩張桌子。兩把靠椅。一眾閑人。攔街塞路。擁擠不開。金台等人也陸續來。只見人山人海。好不熱鬧。是日天氣清明。兩位法師齊齊到來。相見。大家拱手。左撓道。松雲長老請阿。張鸞道。不敢。李老法師先請。左撓道。如此有佔了。便在東首上了平台。張鸞隨即上了西首平台。二位法師對面拱手。又在台上謙遜了一回。張鸞道。李法師請了。左撓道。松雲長老請。張鸞道。自然。李老法師先請。左撓道。如此有佔了。此刻台下。雖是人千人萬。却是寂寂無聲。多是抬頭舉目。向台上觀看。只見左撓略施些小本領。手中拿一張紅紙。吹了一口氣。喃喃的念了幾句真言。把那紅紙一放。忽然變了一座華蓋。掛在空中。遮住了太陽。張鸞呵呵吹氣。也放了一張紅紙。吹上一口氣。念念有詞。即便望空一放。覺得一陣清風。也變了一座華蓋。把太陽也遮住了。眾人齊聲喝采。左撓便取出七把集雲刀來。望空中一總撩去。只見霞光萬道。直冲牛斗。那刀在空中。條上條下。盤旋圍繞。飛舞。忽然變成七隻翡翠鳥。反轉身來。多是翎毛碧翠。一齊到西面平台。要喙張鸞。唬得那些台上看的眾人。慌做一團。幸虧張鸞法力也好。笑嘻嘻取出一隻玉連環來。也望空中撩起。只見雲端裏有千條瑞氣。衆人多道。好看。連眼睛多張不開了。但見周圍的瑞氣。一齊逼攏來。圍繞着七隻翠鳥。那七隻翠鳥。就飛不起。依舊變了七把集雲刀。左撓見了。心中也自胆寒。忙收拾了集雲刀。那知道這玉連環。便要來打左撓。此刻左撓着了忙。把手亂搖。大叫道。來不得。聖姑姑。那時立在旁邊。看左撓着急。喊叫無法可禦。便把天書取出。向空中拋去。只見到天書把玉連環一撞。那玉連環便隨了天書。落在聖姑姑手中去了。張鸞一見破了法寶。唬得胆碎魂銷。大驚道。阿唷。什麼東西。竟能破了我的法寶。麼。嗒嗒。你看法寶又來了。只見張鸞把袖一拂。口中念動真言。喝聲疾。登時見有一把金絞剪。在空中。形像剪刀。鋒利無比。睡着日光。宛如兩條金龍。在半天盤繞。此刻左撓唬得心驚胆寒。難以抵當。幸得聖姑姑。又將天書一卷。拋在空中。又把這金絞剪收去了。張鸞一見怒氣冲霄。又欲再施法寶。此刻左撓心中想道。倘若松雲再有什麼法寶。到來。恐怕抵當不住。不如先下手為強。主意已定。喝聲松雲。看仔細。俺家的法寶。又來了。手取一個白玉瓶。向空中撒去。只見那瓶中。放出來的像硃砂一般。紅光閃閃。對着張鸞。直繞過去。張鸞一見笑嘻嘻的說道。此法有何希奇。亦來混帳。便把手中一粒定妖珠。望空一擦。那定妖珠。射出五色綵光。在空中括拉拉的响。忽然間霹靂一聲。登時把紅光冲散。唬得那一眾看客。心驚胆落。多道。阿呀呀。不好了。不好了。這一記打了下來。豈不要成肉醬的麼。那聖姑姑看得明白。

又把天書祭起。登時收了那定妖珠。左驍看見，便搶先擦起一個驚天彈來打張鸞。那張鸞心內慌張，自知要輸，看看法寶已完，難以抵敵，虧得蛋僧在旁，也將天書祭起，把那個天彈收了下來。此時左驍發起急來，便高聲喊道：「松雲野道，你的本領平常，法術有限，可還有什麼東西來麼？」張鸞也大叫道：「李潑道，你還有什麼東西來麼？」有時不妨盡數發來，待貧道一一破與衆人看看。」左驍道：「俺的法寶多得很，你看仔細來也。」左驍把手一揚，但見一座黃金寶塔起在空中，萬道毫光直射牛斗。照張鸞頭上打來，霹靂交加，其聲甚响。此刻張鸞唬得驚惶無措，情急萬分，自知無法可破，思想逃走。大喊道：「果然利害，幸有蛋子頭和尚說道，休得慌張，有俺在此，忙把天書祭起，將那座黃金寶塔打落塵埃。」左邊陳搏、右邊鬼谷子兩人同走上，將幾件法寶各自收去了。左驍與張鸞目定口呆，大家下了平台，面無光彩。列位，那道那蛋僧如何不助師兄，倒去助了張鸞？只因蛋僧與聖姑姑母子分別約在登萊相會，蛋僧便沿途抄化。一日遇了張鸞，彼此通了名姓，便一見如故。後來蛋僧要那登萊去見師父，即別了張鸞而去。後來張鸞與左驍鬪法，他不知底細，便雜在人叢中觀看。見兩位法師多是認得的，不便阻擋。心中想道：「我且看如何鬪法，倘有差遲，從中設法解開便了。」主意已定，立在旁邊，看見左驍把驚天彈打來，張鸞無法可破，着急道：「打了張鸞如何是好？」便祭起天書，破了驚天彈。第二次又破了黃金塔，正要上前與兩人說和，忽然來了鬼谷子與陳搏兩人，各將自己法寶取去。蛋僧吃了一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東京城張鸞戲帝王 孟家莊惡霸劫紅粧

話說張鸞與左驍鬪法，那楊通判同趙太爺兩人同在廳觀看。家人報道：「任總兵老爺到來。」原來這任總兵奉了欽命，捉拿妖人，來到登萊，恰當張鸞左驍鬪法。時楊趙二人便同任總兵觀看。任總兵見陳搏、鬼谷子收了法寶去，知是邪教，喝道：「你兩個真是妖道。」軍士們拿住了一聲令下，立時五百名兵丁同聲答應，宛如雷電，便要把張鸞、左驍擒住。張鸞想道：「他叫軍士們捉我也罷，待我來與他頑頑。」叫李法師：「我們不必逃走。」左驍也有此心，悉聽拿住。假意哀求道：「我們不是妖人，任總兵吩咐不要採他，上了刑具，打上囚車，聖姑姑母女二人及蛋子頭和尚心中想道：如此神通，為何悉聽他捉住，必定有計，不要管他。」金台一想，那張鸞是我大恩人，如今有難，我不去救，非好漢也。就將兩手左右一扯，說道：「俺貝州金台在此，快將張鸞放下。」那邊張其鄭千也來幫助，任總兵見了大怒道：「貝州金台也在這里。」軍士們快

些拿住。但聽得軍士同聲答應要捉金台。那金台毫無懼怯，就將兩條膊子左右一拉，那軍士一齊四散。任總兵大怒，說道：「犯賊金台，還敢放肆！就把搶來向金台亂搗。」金台奪住了槍，兩下拖扯，被四散的兵丁重新合圍，將絆馬索絆住。金台綑縛已定，那聖姑姑便暗裏使了神通，停一刻只見狂風大起，走石飛沙，把金台攝去了。少停風息，日明衆妖多不見了。任總兵大怒道：「貴府做地方官，不該容留妖人，大有不合金台已經捉住，反行寬縱，有何面目見君王？兩位老爺連忙打拱道：「原來卑識疏忽，只求總台大人寬容，況日拿去之時，被他興妖作怪，逃去無踪，不要說兩個文官，就是總台大人的武職，尚且拿他不住，顯見得利害。」任總兵道：「原是金台兇惡，少不得奏明聖上，就叫軍士們把兩個妖犯小心護解還朝。」任總兵上馬向東京進發，再說聖姑姑把金台攝在江口，金台道：「好生奇怪，但見白水茫茫，又無船隻，回頭一看，無路可行，盡是高山峻嶺，叫我如何好走？且不知兩位哥哥落在何處，可惜恩人被捉，又無人去救，一路胡思亂想，早已紅日沈西，此時腹內有些飢餓，心中正在納悶，忽見一葉扁舟在水面上搖來，相近江口，便住了櫓，只見內中坐了一個中年婦人，又有一個絕顏容顏的女子，把雙櫓輕搖，金台一見，把手招道：「阿船家，煩你擺我一渡，有錢給你的。」只見船上說道：「大爺尊姓大名，要往那裏去？」金台道：「俺乃貝州金台，要往江西去。」聽得船上又喊：「吓，就是貝州金台，如何在此？」金台道：「大娘子，俺到登萊去看鬪法，失路在此，如今要往江西去，不知可肯渡我否？」船上女人道：「既是貝州金台，待我渡你到江西便了。」金台道：「多謝大娘子，隨卽下船，恰遇江面順風，那年少女子把櫓搖動，婦人問道：「老身在江湖上，久仰大名，直到今日方得見面，果然好氣概，將來必是擎天之柱，但預及早建立大功，苦再悞了，只恐終身窮困。」金台道：「大娘子，俺家出身低微，無以提拔，那能作擎天之柱？」婦人道：「不是這麼說法，自古英雄難以枚舉，那姜太公釣魚渭水，遇文王興咒伐紂，威震千秋；漢韓信受袴下之辱，食漂母之飯，遇了高祖，建十六功勞，英雄不怕出身低，我有良言教你便了。」金台聽說，便問大娘子有何見教，乞道其詳。婦人道：「目下又有真主出世，不久就要招軍買馬，積草囤糧，你是個英雄，須把那四海英雄廣爲交結，共扶真命天子。」金台聽說，心中想道：「前日張鸞也是這等說法，好叫我及信又疑。」說道：「大娘子，幸喜船中沒人，若被人知道，只怕非同小可。」婦人道：「我是好話，你竟不知好歹的，水兒叫道：「母親，既是他不信好言，不要與他說了。」金台看這女子容貌，宛如新秋海棠，道：「姑娘，你待見怪，原是我金台不是，得罪了尊堂，連忙回轉頭來，說道：「大姑娘，有何見教，但不知真主在何方？」婦人道：「這是天機，不可洩漏，日後舉動之時，自然明白。」金台道：「但不知大娘何等之人，能知此事？」婦人道：「我非別人，乃聖姑姑也，名山修煉，千有餘年，目下已經九

轉升成。只因真主乏人輔助。所以特來指引你前去耳。金台想道。聖姑姑三字。難得今朝相會。真好幸也。且說張其鄭千只爲金台杳無尋處。二人心中著急。一跑行來。遇見幾個英雄。就是浦大浦二。草橋花三。華雲龍等。說明前事。要與金台做個相交。尋訪不着。再說那蛋子頭和尚。想道。左驍張鸞兩個。多有神通的。如頑。悉聽他們捉去。待我隨他們到東京。看其動靜便了。那任總兵不知利害。捉住了妖人。帶往朝廷去了。那知行不多路。左驍便叫任定虎。俺們肚中餓了。快取飯吃。任總兵道。該死的妖犯。竟敢叫俺的名字。麼。看你到了東京。便如此樣。張鸞笑道。你如今要把我們麼。得成呢。磨不成。念動真言。喝聲道。止用的是定身法。弄得大家行走不上。目定口呆。任總兵此刻好不心焦。喊道。軍士們。快些走。阿軍士答道。啊呀。老爺不如拿飯來吃罷。我們肚中飢得很。急得任總兵明知是他二人作怪。弄得衆人一步難行。大家多急得渾身冷汗。慌張不已。只得多稱仙長。發個慈悲。饒了我們。早到東京。張鸞道。阿任定虎。你如今可認得我們了。快快說來。衆人多道。饒命。張鸞道。原來你們也要性命麼。爲什麼拿住我們。任總兵道。萬歲差來的。不干我事。求只大仙。饒命。張鸞道。你如今認得我們是大仙了。可知我們千年修煉。神通廣大。焉能任你拿住麼。要脫身時。真正容易。不過與你們如耍遊戲。任總兵道。如今曉得二位大仙法力無窮的。只求垂念我等無能。略把身子鬆一鬆。若得今朝到了東京。就感恩不盡了。張鸞道。你要連夜到東京。有何難處。若不依你。只道我們沒有本事了。左驍便暗裏使起神通來。立刻起了一陣風。把不能動人一個個身子寬了。不及一時。已到了東京。任總兵要將他們交與澹台惠。太師脫了自己的干係。便道。速將二位大仙送入相府里去。任總兵下馬來到里邊。交與了澹台惠。澹台惠即吩咐管押奏了朝廷。再行裁奪。次日五更三點。天子臨朝。文武各官朝參已畢。澹台惠便把妖道二人細細奏明。天子聽說。忙傳旨下來。快把兩個妖人。驚進御前。校尉便把張鸞左驍。拿上金鑾殿。二人同稱萬歲。說道。我乃陳搏老祖的徒弟。我乃王禪老祖的徒弟。不是妖人。任總兵拿來是何緣故。天子說道。既然不是妖人。應該隨了師父修煉。爲何騷擾民間。明白說來。左驍道。民間甚多妖怪。師父差遣我們周遊各處。捉拿的妖怪。捉完了。反把我們拿來。是何緣故。天子道。既然會捉妖怪。爲何被任總兵拿來。顯見沒有法力。明是妖言惑衆。在寡人面前還敢冒認仙家。傳旨。擲出午門。斬首示衆。一聲旨下。便有來拿捉張鸞左驍。張左二人忙念咒語。立刻狂風大作。走石飛沙。一衆大臣目多閉了。人人嚇得寒毛直豎。把萬歲攝到御花園內。張左二人早已走了。少停風息。不見了張鸞與左驍。龍座上換了一尊張大帝。乃是泥塑木雕的。不知萬歲何方去了。嚇得一衆朝臣魂飛魄散。只見蛋子頭和尚叩首。滿朝文武說道。這個僧家面如黃臘。

必然是個妖人。喝聲拿住。蛋僧道：阿彌陀佛。貧僧是個好和尚。只因沒有齋糧。特來抄化。為何當我妖言惑眾。拿我也不該。應百官多道。休要胡說。左驍張鸞不見形跡。必定是你與妖作怪。就把蛋僧拿住了。大家再去尋萬歲。尋到御花園中。見嘉佑坐在那里。忙請駕從新登殿。嘉佑天子大怒。請出了張大帝。他仍舊坐下。就把蛋僧來處斬。登時擲出午門。即行正法。那知一刀砍下。這個血淋淋的頭。念道：阿彌陀佛。嚇得人人胆戰心驚。多道：怎麼頭已砍下。如何會念佛的。真是妖法非凡了。回轉頭來。但見蛋和尚的頸子上。生了一個頭出來。再把鋼刀砍下。少停又生出一個頭來了。便說：阿彌陀佛。把佛門弟子來殺。曉得罪過麼。嚇得大衆逃走。監斬官渾身出汗。劊子手中刀多落脫。忽然一陣狂風。只見蛋頭和尚的身子漸漸高了。兩手抬了兩個頭。念道：阿彌陀佛。看他腳踏祥雲。望空而去。登時奏知嘉佑。萬歲聽說。傳旨命各州縣。務將妖怪拿到。并要捉住。在逃重犯金台張大帝。請歸真武觀去。不必細說。那張鸞左驍。蛋和尚三人。仍是雲游去了。再說江西有個孟家莊。多是強盜居住。不怕官長。為首的頭目姓孟名龍。本莊人氏。網戶出身。全仗一身大力。佔了二十里江面。打劫往來各船。不知得了多少錢財。害了許多性命。收了五百嘍囉。打造了許多軍器。官兵多是怕他的。看他好不快活。他的父母早亡。娶了妻室。名尤龍女。他的父親與孟龍同行。生得容顏甚美。還未曾生子。那孟龍威風甚大。獨佔孟家莊。自己住的房子。極其齊整。二十里江面。不出錢糧。一日閒暇無事。想到江塘上去頑耍。扮了英雄樣子。帶了一個隨身的人。幾兩銀子。渡過長江。少刻到了江塘上。泊船上岸。非常熱鬧。只見那邊一個婦人立在前面。望孟龍一看。姿色平常。便一路閒玩過去。無意抬頭。看見樓窗上並肩三個美女。孟龍便立定身子細看。那樓上女人說道：阿呀。姐姐你看樓下那個惡少。在那里偷看我們。急忙進去。孟龍道：為什麼怕羞。看有何妨。不知什麼道路。就是三個女子家中。古云：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便洒步向前。後面家人跟着。儘跑。只見一家酒店。甚是清靜。便走將進去。喚酒保來道：俺家要吃燒刀子。再拿幾色葷菜來。小二應道：是了。大爺請坐。這位可是管家麼。孟龍道：這是俺的小使。小二連忙送上一斤上好的燒刀。四樣葷腥。說道：是我們開店娘燒的。孟龍道：放在這里。我有一句話問你。那邊東首斜對門。第三個高樓。這個人家姓什麼。小二道：家姓何。孟龍道：可知做什麼買賣的。小二道：全仗兩個拳頭過日子。孟龍道：可是打手。小二道：不知打手。是有名的拳教師。何其大爺。孟龍道：吓。原來就是教師。何其俺也認得的小二道：既是認得的。為何要來問我呢。孟龍道：我會認得其人。不會認得其家。故而動問。那樓窗上三個美女。你可知道他家。那家那里來的小二。搖手道：勿得知。孟龍聽說。暗自沉吟道：若說何其果有名聲。俺會與他談。

過的那知他家滿藏三個美人。頓起惡意。要知打劫紅妝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一強梁恃強劫美 三美人因美招災

話說孟龍聽了小二之言。口中不說。心內想道。這三個女子。不知是何其什麼人。如此美貌。正中俺家之意。必要打算他來。不免去請何其來。與他說明。且住了呀。他是個拳師。是有本事的人。倘然不肯。俺就去搶了來。缺少一人。非是奸漢。眉頭一縐。有個法子。小二官。我要勞你一勞。小二道。何事。孟龍道。勞你去請何大爺來。與你一錢銀子。小二道。這是容易得的。爺叫什麼名字。孟龍道。你不認得我麼。你去見何大爺。只說有個朋友。叫冲大爺。有事面商。必要到的小二道。是那小二貪了一錢銀子。出門就到何其門首叩門。叫道。何大爺開門。何其開門出來。見是小二。便問來因。小二道。有個冲大爺在我店裏。請你過去。有事面商呢。何其道。什麼姓冲的。不會認識。有多少年紀了。小二道。約有三十多歲了。何其想道。從來冲家沒有什麼相識。莫非慕我名。特來相訪的。且去見他。便明白了。便與小二同去。走進店門。孟龍叫道。大哥來了。何其道。呀。原來是孟大哥。阿小二。仲大爺呢。小二道。就是這位。孟龍道。何大哥。這是小二把孟字聽了。冲字吓。何其道。可是孟大哥。有什麼話。孟龍道。正是阿小二。官再取酒菜。加上一付杯箸來。小二答應。孟龍道。何大哥。近日忙得很。吓。何其道。我乃無用之人。本領全無。方才小二來說。特來相見。不知商酌何事。孟龍道。何大哥。先請用三杯。然後講話。何其道。怎敢叨擾。孟龍道。好說。兩人對酌三杯。孟龍微笑道。何大哥。小弟經過尊府門前。見樓窗上有三個美女。所以特請大哥來動問。那三位多姣。何處來的。何其聽說。頓然呆了。想道。孟龍不是循良之人。今日被他看見。必然有事出了。孟龍再四問他。那何其無奈。只說是敝親。孟龍道。何大哥。你在真人面前說出假話來。俺人雖粗俗。那暗里機關。已曉得了。想必是兄之愛妾。今朝為何瞞我。何其道。孟大哥。休得辱言污我。孟龍道。既不是大哥之妾。一法妙了。我愿出一千兩花銀。把三個美人賣與我罷。何其聽說。二目一睜。說道。三位裙釵。有父母的。又非落泊。况且多已對過親了。斷難遵教。便立起身來。手一拱。大步洒開。怒冲冲回家去了。孟龍見何其如此。含笑。道。何其這樣。好不在行也。若一口應承。太平死事。今日不肯從我。你也不安逸。氣上心來。酒也不吃。帳也不會叫。店家登了賬。便下船去了。再說何其大怒。回家把前事細說一遍。唬得大娘魂消魄落。道。吓。官人吓。我想孟龍不是循良之人。你若不從他。恐他不肯干休。倘有事來。將如之何。何其道。不妨事的。孟龍雖是不良之徒。我也是英名。振大怕他怎的。他若來尋

我的事與他大動干戈。大娘便走到裏面說與三人知道。急得那維揚蘇小妹。貌多花。劉小妹。主意全無。但將兩手按住心竅。說道。我們不是不該在樓窗上閉着。偏偏被此強徒看見了。姐妹三人多是作急。好比丸燒在爐中。暫且不弄。再說孟龍回到莊上。日已落山。回到房中。見尤龍女滿面心事。問道。天色未晚。爲何睡了。尤龍女道。身子不快。故而早睡。孟龍道。娘子阿。有話須當面議。我今到江塘上去頑耍。見樓窗上有三個美人。一般姿色。無人能及。真是玉貌花容。想去搶來。一同歡樂。不知娘子可肯相容否。尤龍女雖做了強盜。婦氣量倒也大的。並死醋意。一口順從。孟龍此時心中大悅。命將晚飯擺在房中。道。娘子雖則你身子不快。无非小恙。勸你吃三杯酒。俺在這里陪你。尤龍女便勉強起來。夫妻相對坐。下一雙使女侍酒。忽有人來報道。尤老大王死在旦夕。差人來要接娘娘回去。孟龍便道。娘子有恙。身子須要避風。岳父家中是去不得的。明朝待吾前去便了。娘娘說道。便不得。爹娘生我一人。不幸母親早故。如今老父有病。理當去侍奉。又無親生兒子。夜膳無心再用。便立起身來。帶了兩個使女。提了燈火。下船前去。暫且不表。那孟龍便命八十個嘍囉。各執器械。燈球。跟他下船。渡江到江塘上來。時已二鼓。把船泊好。一同上岸。自己爲首。冲前燈球火把。照得滿街通紅。直到何其門首。打門而進。高聲喊叫。何其走出來道。孟龍你這狗強盜。夜靜更深。來此何幹。孟龍道。只爲你家三個美人。快送出來。俺家立刻開船。若再遲延。你性命不保。何其道。呵。狗強盜。休要癡心妄想。可知上有君王。下有官府。快些去。遲延了性命難全。孟龍笑道。嘍囉們搶了三個女人。先下船去。待我們兩個交手。各逞本領。但見八個嘍囉奔進來。把三個女人抱去。姐也哭。妹也哭。救命之聲不絕。何其道。到街上地方鄰里多來。看見六七十人。打他一個器械亂橫。唬得那鄉鄰不敢救助。何其寡不敵衆。只得丟開逃去。孟龍也不追他。哈哈大笑道。沒用的東西。問嘍囉三個女人怎麼樣了。衆人答道。多已搶下船去也。孟龍道。隨我回去罷。胡哨一聲。便開船回去。可憐姐妹三人。個個哭啞喉嚨。痛罵狗強盜。孟龍愛惜他們。故而由他辱罵。且說那何大娘。少停見夫君回來。心內略安。忙道。阿官人。吓如今三位嬌嬌多被搶去。如何是好。何其道。娘子阿。可恨那強盜毫無忌憚。如狼似虎。我的拳頭雖利害。到底打不過他。們人多。大娘道。官人阿。三位嬌嬌多是美女。如今入了虎口。真正可憐呢。何其道。只要金台回來。打得他落花流水。狗強盜就倒運了。大娘道。你曉得金台叔叔。何日回來。他們已如魚入了網了。要生巧計。快快前去救出重圍。何其道。如今強盜已去。如何搭救呢。大娘道。快去傳了徒弟們來。打到孟家莊去。同心協力去救回來。何其道。徒弟無多。只得十幾個。武藝未精。那能去打孟家莊。數百嘍囉呢。况且虎穴在江心里。沒有船不得過去。莊橋左右。各有看守。外人難過。

此橋大娘道。官人依你說起來。難道罷了麼。官人若不去救。看你有何面目見金台。往常道你英雄。爲何今夜沒了主。張。何其道。娘子不必性急。待我漫漫的打算。此仇不報。不必爲人了。大娘道。官人。你到好說。那姐妹三人。入了虎穴。今夜豈肯饒過的麼。必然勒逼成事。人雖貞節。如何能保全呢。何其道。娘子阿。這是沒奈何了。叫我如何顧得他們呢。再說那孟龍搶了三個美女。喜氣洋洋。回到本莊。把護莊橋放下。孟龍勸道。你們三個人。住了哭。哭也無用。從與不從。任憑你們。快快上岸。三女道。阿呀。強盜阿。我們多有親夫的。皆是英雄。快送我們回去。方得太平。免禍。若還不送我們回家。明日他們打倒你孟家莊上。把你們殺得雞犬不留。孟龍道。俺看你們年紀皆輕。說得好大話。阿。且上岸去。陪俺一同飲酒。若是必欲回家去的。也須等到來朝。今宵暫且娛樂。待俺挨次把籃橋渡過去。氣得那姐妹三人。一味哭罵。不肯上岸。孟龍便吩咐。嚶囉拖到家中。一面吩咐備酒。他便上前來勸他們三人道。不要哭了。快來飲酒。四個人一床睡。姐妹三人齊說道。你這狗強盜。卽伸手打過來。孟龍此刻好不心焦。也要來打。蘇小妹等三人圓睜二目。直豎眉毛。說道。好大胆的賤人。到了這個光景。還敢如此放肆。過來把這三個賤人。剝去衣裙。綁在柱上。用青竹梢抽打。打得他從了方止。嚶囉們同聲答應。如狼似虎的。就將三個女人。衣裙剝去。只剩一條單褲。好不可憐。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綁在三根庭柱。望不得一個救星來。那強盜朝南坐下。旁有嚶囉斟酒。但見走來三個拿青竹梢的人。孟龍道。這小賤人。從也不從。三人道。阿呀。強盜。若要從你。萬萬不能。來朝自有人來。少不得剝你的皮。抽你的筋。孟龍道。你們不怕死的麼。三女道。呀。吓。狗強盜。休要看輕我們三個人。不是貪生怕死的。盃可一刀兩段。摠不肯從你。這狗強盜。孟龍道。阿。過來與我打起來。看他怕死不怕死。嚶囉答應一聲。拿起青竹梢。分開三處。便打問一句。打一下。可憐他姐妹三人。上下週身。多抽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多是銀牙咬緊。紛紛落淚。罵道。無法無天的強盜。兩邊嚶囉。此時也覺傷心了。皆是暗中揩淚。交頭接耳。批評道。既要與他成其美事。何不好好勸呢。如何這般行兇。就肯從也。必不從了。那小妹想道。待我說出官人名號來。這強盜或者稍怕。肯放我們三個人也。未可知。便說道。你不要歪了念頭。瞎了眼睛。勿認得我的丈夫的名字。叫金台。貝州好漢。人人知曉。就是鐵漢英雄。他也不介意。孟龍道。哈哈。好一個放刁小賤人。拿出金台的名字來。唬我的。別人怕金台的本領高。我是不怕的。他若不來。真正造化。他若來了。性命也是難保。把金台來殺死。豈非污了我的刀麼。只用松香引頭。架起干柴。放火燒他。那時方知俺的本領高妙了。要知三個美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訪英雄裏應外合 臨虎穴力救紅妝

話說孟龍家裏有個買辦名叫馬熊也是貝州人氏從前貧苦之來與金台是鄰居幸虧金台之父時常周濟後來馬熊出門謀生東飄西蕩一十二年到了孟龍家內做個買辦目下又是兩年彼時金台只得三歲近來名聲大振馬熊到也心喜聽見蘇小妹說金台是他的丈夫就想起前情來自言道從前受他父親的恩十四年來未曾補報古語云知恩必報真君子負義忘恩不是人他的妻子如今有難我正該去搭救主見已定便上前稟孟龍道大王既愛美女須要密語甜言勸他們不可行兇性急包在小人身上多則十天少則八日管叫和順成親孟龍喜悅想道馬熊說的話到也中聽便道我把三人交與你好言好語去勸他們十天之內若成了親自自有金銀賞你馬熊道多謝大王孟龍吩咐把他們放了穿好衣裙交馬熊帶去孟龍吃醉便去安睡馬熊把三女安頓在一間房內坐下送茶來解渴順喉就將緣故說明了姐妹三人心內方安說道今遇了恩人搭救我們日後圖報馬熊道呀呀言重但不知金二官人目下在何處蘇小妹道現在往山東登萊去看門法馬熊道你們且寬心等幾天待我到江塘上去買辦爲由暗訪金二官人便了三人心中大悅馬熊便出安眠次日天明去買辦放船過護莊橋到了江塘忙上岸去一路打探再到何其家內投問何其答道尙未回來足下到此何事馬熊說出細情何其喜道難得足下如此好意實在罕有就是我也在此等候金台回來便好設法救出但是孟家莊在江中雖有船隻路道不通如何進得虎穴馬熊聽說道此事何難在下穿針引線這般如此必能成功何其道若得如此三個女子可保無虞了金台早晚必然回來的足下天天來一回會見之後一同舉動裏應外合馬熊答應告別買些物件放船歸去來朝何其梳洗已畢却好金台回來到了何其門首扣門何其開門一見金台說道好了金台道哥哥連日好麼何其道爲兄是好的只是有禍在此金台道有什麼禍敢是有人捉我麼何其道非也只爲江中有個孟家莊莊上有個強盜名喚孟龍前日在此經過被他見了三個弟婦頓起不良要想白搶我不依他他便帶領嘍囉到夜深人靜之時明火執杖來搶我焉能就聽他搶去只是寡不敵衆我打敗了那三位多姣被一齊搶去如今還在他莊上金台聽了怒冲冲立起身來道不知孟家莊在何方我今親去問孟龍何其道孟家莊在水當中要用船渡過去的只是莊路不通四面多有護莊橋阻隔巡防看守十分嚴緊金台道休長他人惡志滅自己威風憑他是鐵壁銅牆我單身進去不怕的何其道阿賢弟如今是好了金台道有何好處

呢。何其道。只爲孟龍勒逼成親。弟婦抵死不從。剝去衣裙。綁在柱上。用竹梢抽打之時。來了一個人。名叫馬熊。也是貝州人氏。十四年前虧得令尊照應。如今他欲將弟婦救出。故因孤單難行。故而昨日來問我。只等你回來。如此這般。就可救得出來。金台道。那馬熊倒有如此好心。一法妙阿。何其道。如今還有一慮。孟龍力大如山。再有嘍囉幫助。兇狠非常。凡賢弟身入重地。如何是好。金台道。哥這句話。何必說萬軍千軍。多不在我心上。數百嘍囉。何足介意。大娘走了出來。嫂叔見了禮。三人坐下說話。方知在登萊看關法。失散了張其鄭千大娘道。三位嬌嬌。已如羊入虎口。我中心中日夜不安。金台道。嫂嫂休要着急。只等馬熊到來。管教這些強盜。一個個到黃泉路上去。正在說話之際。扣門甚急。何其去開門。一見笑道。馬兄弟來了。馬熊道。金二官可會回來麼。何其道。回來了。請裏面相見。馬熊便隨了何其。走到裏面。金台立起來。見了禮。通了姓名。坐下。馬熊道。阿二官人。小可於十四年前。受過令尊的恩惠。至今未報。出門一十四年。命運不通。權在孟家莊當買辦。只爲孟龍無禮。搶到寶眷。逼勒不從。被他吊打。其中有個蘇小妹。說你是他的親夫。故而小可於昨日。特來尋訪。快去救出。金台作揖道謝。片刻不停。何其道。賢弟。你雖是英雄無敵。孟家莊上人多。恐寡不敵衆。待我來幫助你。你道如何。金台道。你也是男兒。應當自強。說什麼寡不敵衆。你看我一人獨去。若要幫助。卽非好漢。只要你在江口接應。何其道。這個自然。馬熊道。二官人。你去須要如此。如此。依計而行。金台道。是阿。便藏了短刀。隨了馬熊。卽刻下船。到了孟家莊。便假認兄弟。一同上岸。衆嘍囉來問。馬兄弟同來的是你何人。馬熊道。是我族分兄弟。叫馬虎。阿兄弟。你在这里坐坐。爲兄的去去就來。金台答應。勉強與嘍囉們談談客套。不必細述。說那孟龍心中。想道。三個美女。多是年少。俺要與他們同宿。誰知他愿死不從。却好交馬熊領了去。良言化導。那強徒正在思想。堦前馬熊來了。說道。大王在上。小的馬熊叩頭。孟龍道。馬熊。三個女人。可肯同心麼。馬熊道。稟大王。已經勸過二分。只須再勸兩三日。保管能如大王的願。孟龍道。若得姣娃。從俺賞你一個。佼俏丫環。與你爲妻。馬熊道。多謝大王。小人有一個族中兄弟。名叫馬虎。年紀雖小。爲人能幹。特來尋我。見個頭緒。伏乞大王收留。差遣。感恩不盡。孟龍道。你的兄弟。如今何在。馬熊道。現在外面。孟龍道。喚他進來。馬熊忙到外面。領了金台進來。便叫他叩見大王。金台想道。我是人間大丈夫。今朝怎肯向強盜叩頭。喝道。休得胡言。便趕上前。拖住孟龍道。你這狗強盜。大胆放肆。搶人婦女。麼。孟龍道。你何人。擅敢行兇。麼。金台道。狗強盜。俺乃貝州金台。你認得麼。手起拳落。打得痛不可言。嘍囉們不免要來幫助。各執器械。喊捉金台。金台並不在心。拳打脚踢。回身拔出短刀。亂殺。如剖瓜切菜一般。孟龍掙起身來。手執利劍。砍來。金台閃過。將短刀

攔腰砍去。孟龍身子已做了兩段。把三百嘍囉殺死了大半。其餘赴水而逃。馬熊大笑說道。好一個貝州好漢。名不虛傳。阿二官人。如今除了萬人之害了。金台道快去領了三個女人來。馬熊去不多時。領了三人到來。蘇小妹叫道。官人。阿自從你到登萊去後。奴在家中掛念。倚在樓窗望你。不料無風起波。這強盜來搶我姐妹三人。威逼成親。我們甯死不從。好似落油鍋裏。若無這恩人搭救。已經早早嗚呼了。金台道。嗒。孟龍身分兩段。與你報仇了。貌多花與劉小妹。同了蘇小妹。去看孟龍的屍首。果是腰分兩段。血淋淋的許多嘍囉殺死在地。金台道。娘子。你看日落西山。早早下船。回去罷。馬熊道。阿二官人。孟龍還有一個妻子。名喚尤龍女。比孟龍的本領更高三分。現在母家。恐他回來。我命難逃。金台道。這個地方。豈是你的安身之所。同我回去便了。馬熊忙去收拾些金銀財帛。同了金台與那妹妹三人下船而去。舟行如箭。早到江塘。何其一笑。道。賢弟。果然本事高強。能說能行。爲兄的在此恭候。金台道。多謝大哥。何其道。賢弟。孟龍怎樣了。金台道。殺了。何其道。這也妙極了。船家搖擺來。就此上岸。舟子便將船隻泊在江邊。姐妹三人一同上岸。到何其家中。大娘出來迎接。同進內堂行禮。大娘道。嬌嬌阿。我看你們那晚。如羊遇虎。幸虧金台叔叔到來。好似明月重圓一般。那強徒殺死了。我心中好不快樂。又與萬民除害了。何其道。賢弟。你方才獨往虎穴。爲兄的心內懷了鬼胎。在江塘上望見你來了。我方心寬。金台就把大鬧孟家莊的事。告知何其。何其大笑。就大開酒筵。三人一桌吃酒。要知尤龍女如何報仇。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貝州好漢義聚英雄結義 水濱惡婦喬裝欲報夫仇

話說金台到孟家莊。殺死孟龍。力救三個紅妝。回至其家內。大家歡喜。內外把酒。情投意合。何大娘道。酒敬嬌嬌。自從孟龍搶了你們去。急得我夫婦沒主張。幸喜得金台叔叔到來。單身去剿孟家莊。今朝重會。好不快活。多謝三人。金台道。何大哥。前日小弟有信一封。交楊豹送往貝州。探望家母。不知楊豹如何下落。何其道。賢弟。楊豹將書送去。可喜伯母身子康健。只是掛念賢弟。金台道。未知何年何日。方可母子相會。何其道。賢弟。看你氣概剛強。江湖浪蕩。終非好處。早早另尋自然。母子相逢了。金台道。哥哥。我乃有罪之人。現在各處捉拿。立身不定。那裏好去尋機。前者張鸞曾對我說過。本朝氣數將休。又是真主出世。協力幫助真命天子。方能富貴榮華。前日登萊看鬪法。遇見聖姑姑所說。與張鸞相同。莫不是有些應驗。我犯了法。本朝怎肯赦饒。到不如招集英雄。拜爲兄弟。共扶真命天子。倘能大事成功。

爲官作宰是容易的。何其道悉聽賢弟爲兄不敢阻擋。金台道不知楊豹如今往那裏去了。何其道若問楊豹自貝州回來說王則有許多好處。照應令堂並不怪你。爲你到有許多心事。他愛交朋友。收了楊豹。叫他充了捕役。金台道原來王則不疑他。到我錯疑他了。何其道賢弟既然王則不怪你。你何不帶了弟婦回貝州。一則伯母放心。二則弟婦有了安居。婆媳相依。豈不爲美。金台道哥哥你說那裏話來。我身犯王法。各路捉拿。假使被官府知道。拿住了呢。何其道言可答。馬熊道。二官人。你本事高強。縱有人拿捉。只消一拳打脫。再行逃走便了。金台道使不得。抗拒官兵。我罪更重了。且在外得一天過一天。結交四海英雄。說說談談。酒已吃完。按且不表。再說尤龍女回到母家。看視父親病體。不料逐漸沉重。服藥無效。幾日間一命嗚呼。尤龍女痛哭一番。安排成殮已畢。忽有周光來報道。娘娘不好了。自你出門之後。大王帶了八十嘍囉。到何其家搶了三個多姣。勒逼成親。不肯依從。大王叫剝去衣服。嚴刑拷打。打得他們遍身鮮血。却被買辦的馬熊哄騙大王。好言勸化。自當順從。大王就將三個美人交與馬熊。勸轉了心。重重有賞。那知馬熊口是心非。前去合了一個貝州金台。來到孟家莊。把大王齊腰砍斷而亡。衆嘍囉盡行殺死。剩得不多幾個。赴水中逃散了。把三個美女多救去了。小人偷生。念平日之恩。怎敢不報。爲此特來報知。請娘娘快些登舟回莊。此仇不可不報。伏乞娘娘主裁。尤龍女道。官人阿。我想你昔日英雄無敵。獨佔孟家莊。官兵不敢勦補。二十里江面。不上公糧。那知無端起這橫禍。官人阿。爲妻若在家中。決不至此。殺我官人的冤仇。總要報。把他們男女多要殺完。周光我想金台一定不在何其家裏。着你去打聽的確實信。就來報我。周光答應去了。再說尤龍女是個極狠的婆娘。便帶幾個男女下船。周家但見遍地尸骸。多是血跡。看到丈夫的尸首。便嚎啕大哭。把金台大罵。分付把尸首埋好。只等周光到來。便與丈夫報仇。再說張其鄭千失散了。金台遇見浦氏弟兄。花三華雲龍等十幾個人。不分日夜。回到江西。到何其家內。見了金台。大家見禮坐下。金台說出孟家莊一事。人人動氣。金台便取白銀。交付何其。端正酒席。款待衆人。又說出張鸞與聖姑姑之言。如今要廣招英雄。琵琶亭結拜。不知列位意下如何。衆人聽說笑道。此話不差。英雄須做英雄的事。但不知真主在何方。金台道。如若應其言。日後舉動。目下不可漏洩。只有馬熊心中獨慮。尤龍女來報仇。便說道。孟龍的妻。子他的本事與孟龍比起來。高的很呢。須要防備風波不測。自古道。明鎗易躲。暗箭難防。張其笑道。此話不必說得。憑他有十幾個尤龍女。本事高強。我等總不怕他。金台道。張大哥不可誇口。自古道。強人自有強人手。還要防他暗中侵欺。女人們必得覓個地方安頓開了。然後出門。就不妨事了。張其道。這也何難。我有個表叔。在楊家橋。我把劉小妹寄

去便了。鄭千道：「我有個舅母住在吉祥村，我把貌多花寄到他家去了。只有金台親友全無，登時悶上心來。若把蘇小妹送到家中，婆媳相依，惟沒有人送他去，只得與馬熊商量。馬熊一口應承，姐妹三人見一朝分離，個個痛恨強梁，你也傷悲，我也啼哭。何大娘苦勸，姐妹們沒奈何收拾。金台便寫了一封書信，重托馬熊送蘇小妹到貝州。若有人問起金台，切不可說在這里。馬熊道：「不消叮嚀了。那三位多姣，大家洒淚提了包裹，劉小妹同了張其貌多花，跟了鄭千下船，各自開去。金台道：「娘子卑人承蒙不棄，面結同心，只因此時立身不定，故而未成花燭。我恐尤龍女來欺你，送你到貝州去。你須孝敬親娘，起居諸事要你當心，不必掛念卑人。蘇小妹洒淚道：「官人，奴家雖是烟花出身，承你提拔，一世甘心了。家中婆婆自當代夫侍奉，官人不必叮嚀。馬熊已來催促，便拜別何其夫婦。馬熊手提燈籠，金台扶了妻子，登了舟，獨自回到何其家內。馬熊坐在船頭上，正直無私，艙內蘇小妹想道：「不幸身為娼妓，幸喜金台來救，奴出了苦門，只望成了夫婦。太平過此一生，那知一刻不安，在孟家莊，幾乎打死。全仗馬恩人，而今怕尤龍女送我回家侍奉母親，咳！天呵！但不知何日才成花燭呢？」講到蘇小妹，雖是從良的妓女，既與金台做了夫妻，金台怎肯胡亂托馬熊送去。萬一馬熊有歹心，如何處置呢？一則金台因姐妹三人落難之時，在孟家莊若無馬熊通信，焉能救出。由是深信馬熊，並無私曲，故而托送妻子回去。以後再表金台與衆人再吃酒，直到三更時刻，方才安睡。何其出到房裏，見妻子手托香腮，坐在那裏，問道：「娘子還不安睡麼？」大娘道：「官人阿，金台叔叔是英雄，說要結拜兄弟，若是真的，須要隄防此事。若被朝廷知道了，連官人多有罪了。官人阿，你可將此話去勸他們。何其道：「不妨事的。大娘道：「不是做妻的小氣，家中有了這班人，日用以需，多要官人的，只怕你這几百金容易消磨。何其道：「娘子若說這朋友們多有錢財，決不要卑人的。大娘道：「這還好。夫婦二人說道：「安身睡去。再說張其同了妻子，行了十里路程，時交二鼓，在楊家橋下停船。只見後面一隻小船搖來同泊。張其問道：「你們什麼船？」小船上人道：「我們是搖載的。張其道：「爲何泊在這裏？」小船上人道：「呀，到也好笑。我在水面上趁錢，到處可住。況此地三日兩夜常的息，張其只得容他同泊。走進艙，附耳說道：「娘子你在舟中略坐一坐，待我去見了表叔，說明此事，再來接你上岸。劉小妹搖手道：「官人阿，我此刻肉跳心驚，恐怕又有難星，你若去了，我在船中無人照管。況且那隻小船來得古怪，不如我與官人同去罷。張其便接着劉小妹一同上岸。不過走得一箭之路，張其道：「這裏是了，便去敲門。喊道：「表叔開門。小姪張其在此裏面，走出一個老人，問道：「夜深更深，那個扣門？張其道：「阿表叔，小姪張其在此，快些開門。老人道：「來了。我道是誰，原來是表姪。到夜深到此，必有緣故。待我來問個明白。」

一手放下燈台。開了門。只見外面立着一人一男一女。那老人看來歷不明。便起猜疑。要知尤龍女報仇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惡婦三更為刺客 冤魂夜夢托英雄

話說張其之表叔名叫楊坤。做些小本生理。夫婦二人苦苦度日。那日張其夫婦來到。上前說道。表叔還不會睡麼。楊坤道。正是。賢姪何來。只位小娘子做什麼的。張其道。是姪媳。楊坤道。原來是姪婦。裏面坐。張其應聲來了。楊坤忙將燈照着。他們夫妻二人走進來。一同見禮。楊坤妻子一見劉小妹。心中想道。好一位風流美女。年紀不過十六七歲。不知姪兒何處娶得來的。四人見禮畢。先是楊坤開口道。姪兒姪媳。大家坐了。張其夫婦道。叔叔嬖嬖。叔公叔婆請坐。楊坤道。阿賢姪。與你兩年不會。不知境况如何。張其道。姪兒是父母雙亡。生理全無。一雙空手走江湖。打拳度日。已一年多。了。楊坤道。如此說來。却是立身不定的。那能有此美貌佳人呢。張其道。有個緣故。從前小姪在維揚地方。遇見一個貝州好漢。名叫金台。本事高強。一個叫做鄭千。爲人最好。三人宛如同胞兄弟。一日至勾欄中去頑耍。各人討得一個。楊坤道。是妓女了。張其道。名爲妓女。多是好人。家女兒。所以不願接客。願從吾們。喏。這位美人。叫劉小妹。願從小姪做妻的。只因無處容頓。特地前來與叔叔商量。寄住幾月。天天日給姪兒幫貼。楊坤道。原來如此。吾是可以的。不知你的嬖嬖心中如何。楊妻道。官人阿。我與你無男無女。眼前正覺寂寞。况且姪姪如親生兒子。儘可耽擱。楊坤道。賢姪只是表叔家寒。你是曉得的。無非苦茶苦飯。簡慢之處。休要見怪。張其聽說。便對劉小妹道。阿娘子。目下卑人在難中。立身不定。把你寄居此地。也叫無可奈何。你耐性過了殘冬。叔公叔婆比親翁姑一樣。目下雖然如此。終有一日興隆的。劉小妹道。是阿。這些話。奴家盡知道了。但願官人無災無難。身子保重。斷不要做非禮之事。遠處也不可去。常來看看。奴就是了。張其聽說。答應曉得。忙在懷內取出銀子。送與楊坤。登時作別。他們夫妻二人。又別了劉小妹。下船回去。講到旁邊。只隻小船。就是周光在內。打聽分明。先已開舟往孟家莊報信去了。再說鄭千到了吉祥村。時已三更。就在勿埤河頭泊船。鄭千道。娘子。略坐一坐。待吾上岸去見了舅母。說個明白。然後前來接你。貌多花道。是官人就來。鄭千上岸來。忙把柴扉扣了一聲。那李寡居夜深紡績辛苦。聽見有人扣門。便攜了燈。開門一看。說道。原來就是外甥。鄭千道。外甥有一樁事情。要與舅母商量。李寡居道。有怎麼事。裏面說罷。鄭千便走至裏面。深深作了一揖。把前情說個明白。

李寡居心內想道。老身正少個陪伴。既是外甥要把妻房寄住。吾並不推托。一口應允。鄭千即至船內。扶了貌多花上岸。貌多花提了包裹。同著官人走進李家。鄭千道。娘子。這位就是吾舅母。你來拜見舅婆。貌多花道。舅婆請上。外甥媳婦拜見。李寡居道。大娘子少禮。便將腰曲背來扶細細一看。全然不像烟花出身。怎麼願與外甥做夫妻。今後有人來陪伴吾了。便得意洋洋。開口說道。阿。大娘子。我年已五十歲人了。無男無女。只靠得一只襖兒。幾個梭子。每日孤單得緊。消愁解悶的人。一個勿有。你今到來。正合我意。不拘甚麼生理。你會做。即可趁錢。貌多花道。多謝舅婆。李寡居道。大娘子。吾無兒女。你少翁姑。你不離左右陪伴吾。切不可貪吃懶做。閒來倚窗前看野景。鄭千道。娘子。阿。你暫與舅婆同居。吾一月兩月回來看你。萬勿挂心。多花含淚。應了一聲。李寡居連忙煽起風爐。烹茶與他夫妻各吃一杯。復擎茶酒。鄭千吃了三杯。取出一個小小銀包。叫道。舅母。內有紋銀三十兩。收拾在此。聊充薪水。改日再行取來。便了一面。便辭別李寡居。回身別了貌多花。下船開行。回到何其家中。與眾英雄聚會。要安排在琵琶亭上結義。此話暫且不表。早又是東方發白。先講那周光回去。報與尤龍女知道。說道。娘娘。小人奉命打聽江塘事情。今探明劉小妹乃是張其的妻。子。鄭千乃是貌多花的丈夫。蘇小妹乃是金台之妻。還有幾十個肥大漢子。多在何其家內聚會。三更時分。把三個女子。三處寄頓他方。小人分身不開。只得隨了金台之友張其的船尾而行。見他到了楊家村停泊。同了劉小妹上岸。到一人家扣門而進。將劉小妹寄頓他家。張其下了原船而去。小人打聽分明。特來回覆。尤龍女道。這家人家姓甚名誰。周光道。只却打聽不出。尤龍女心中暗想。如若三個賤人從了大王馬熊。不能報知金台。金台決然不能到孟家莊待。吾先去殺了三個賤人。然後去殺金台。與丈夫報仇便了。那尤龍女真正是個狠婆娘。本事高強。眉頭縐去。計上心來。你道怎麼。他便扮做賣魚婆。去行刺他。在水中過日的人。這鮮魚何難之有。便取了一籃鮮魚。就把周光帶去。駕了扁舟。離了孟家莊。在周光搖櫓。趕到楊家橋下停泊。只見街上行人不少。尤龍女道。呵。周光。那劉小妹存寄的地方呢。周光道。娘娘。那大樹半邊平房就是。尤龍女道。吓。是了。你在船中等我。周光應聲。是。尤龍女手提魚籃。一片殺心上岸。口中喊聲賣魚呀。一路走東過西來。一心要報仇。一聲一聲叫賣魚。到楊家門口一看。只見裏面有個年高老男子。白鬚鬚。手內擎一隻竹籃。振米喂雞。他便道。老公公。要魚麼。老公道。不要。阿。老婆外面無人。吾自淘米去了。尤龍女暗想道。雖則周光訪得明白。然而要自家親眼認明。免致胡亂殺人。這個老頭兒淘米去了。不免吾走將進去。以賣魚為由。把那劉小妹認明了。然後好去下手。便走進重門。叫道。要買魚麼。却被楊坤的妻子聽見了。他最是貪食。便走出

去問道籃中魚有多少。尤龍女道：「阿老婆婆，大小鮮魚只有六七斤。」楊妻道：「肯拆買麼？」尤龍女道：「任從客便。」楊坤道：「如此待吾來揀。」尤龍女便放下籃來。楊妻灣下腰揀了一條活鯉魚，說道：「阿大娘子，這條魚要幾文錢？」尤龍女道：「老婆婆，這是要上秤的。」楊妻道：「吓，多少錢一斤呢？」尤龍女道：「若是別人要，要十八文一斤。老婆婆要呢？明讓了兩文錢一斤。」楊妻道：「如此待吾取秤來。」阿呀，秤呢？又是周家借了去了。阿大娘子在此坐坐，吾取秤去。」尤龍女道：「就來呀。」楊奶奶便去取秤。尤龍女心內想道：「爲何小妖精不見？敢是周光哄吾亂說，却無憑據，噯，非也。想那周光一向老成，決不哄吾的。」偶意回頭，看見裏面隱約有個少女，倚着粧台梳頭，露出了白臂嫩脂，不知他可是劉小妹麼？待吾少停問一聲。正在思想，楊妻自外面走來，把秤秤了一斤六兩魚，應該二十二文錢，便取了魚進去，付了錢。尤龍女便說道：「阿老婆婆，吾有一句不中聽的話在此，不知可使得麼？」楊妻道：「說來。」尤龍女道：「說也口軟，意欲借一馬子，出一小恭。」楊妻道：「吓，隨吾來。」尤龍女道：「來了。」此刻欣喜非常，笑嘻嘻的隨著楊妻，正好相逢。劉小妹梳頭已畢，抬頭看見尤龍女，便開口問道：「這是何人？」楊妻道：「姪媳，他是漁婆，吾與他買了一尾魚，他要借出小恭，所以進來的。」尤龍女便趁勢上前，叫聲「大娘子，漁婆萬福。」劉小妹道：「多禮了。」尤龍女道：「大娘子口音不似本地人。」劉小妹道：「是廣陵人氏。」尤龍女道：「尊姓？」劉小妹道：「小姓劉。」尤龍女道：「與老婆婆是什麼稱呼？」劉小妹道：「是表親。」尤龍女想道：「這妖嬈生得好容顏，怪不得吾官人心愛他。那曉得作怪妖嬈，不肯順從。」劉小妹阿老娘今日把你暫且寬容一日，還是吾的恩典，管教你今宵活不到三更，性命在吾手中。小恭已畢，便假意道謝，提了魚籃回船中去吃飯。那楊坤淘了米回來，他妻子叫道：「老公，吾方才用了二十二個青銅，買了一尾鮮魚。」楊坤道：「吓，老婆，這個魚那裏買來的？」楊妻道：「乃是一個漁婆賣的。」楊坤道：「吓，他先問吾要否？我怕費錢，故而不買。」楊妻道：「呀，啐，有限的錢文，什麼大事？」又在那里動氣。一天到晚，總是如此。那尤龍女在船中夜膳吃完，他是強盜妻子，本領高強，裙襖不穿著了短衣，等到三更光景，便暗帶利器，叫道：「周光，你在船中等我，我殺了劉小妹，一同回去。」周光應聲，他便趁著月光上岸，早到了楊家門口。那尤龍女本領甚高，便跳上屋去，見一個小小天井，輕輕跳下四顧無人，回頭看見那廂房裏到有火光，他便輕步進窗，仔細聽去，但聽者姣聲嘆氣道：「咳，劉小妹阿，你好苦命，身入惡地爲娼，幸虧貝州好漢金台同了兩個相知，至院中打死了澹台豹，他是好比深山滅虎，救吾姐妹三人，從良，只恨那強盜行兇，搶到了孟家莊，逼勒不從，可憐打得滿身多傷，又虧得義士馬熊通信金台來勦滅，又防那惡婦尤龍女不測風波，暗箭傷人，因此姐妹三人分了三處，奴家寄居此間，還有什麼歡樂之處，未知官人何日能得興。」

隆共飲合歡酒。短嘆長吁。外邊尤龍女舉手一推。房門就開。便踏步進來。那劉小妹定睛一看。就道漁婆。夜深更深。到此何幹。尤龍女道。阿劉小妹。莫把老娘認做漁婆。吾就是孟龍的妻子。特來報仇。先告訴你一聲。劉小妹聽說。心中慌亂。想道。原來就是尤龍女。聽得說比孟龍本更高。要來報仇。叫我今宵怎樣是好。只得開口叫道。大娘阿呀。大娘阿。金台殺你丈夫。不干吾事的。噫。尤龍女道。賤人胡說。你姐妹三人。從了吾的丈夫。馬熊決不通信。金台決不來殺吾丈夫。罪之魁禍之首。多是你們三個賤人。老娘叫做尤龍女。今夜特來報仇。便一隻手抓住劉小妹的頭髮。劉小妹著急哀求。那尤龍女便取出鋼刀。把刀頭點點咽喉邊。劉小妹求道。阿呀。大娘饒命。尤龍女道。賤人要命。麼也罷。吾且問你。蘇小妹與貌多花。現在何處。說得明白。吾就饒你。劉小妹一想。此話斷然說不得。免得他二人也死在刀頭之上。金台現在何家。他的本事高強。不如哄他到何家去。碰金台之面。尤龍女必然性命不保。阿呀。大娘阿。他們二人多在何家內。尤龍女道。賤人休來哄吾。快快說明。就把尖刀頭。在劉小妹不致命的所在。搨進一些。絞將轉來。血流滿地。實在可憐。不多一刻。有十幾處傷。皮開肉破。咬緊銀牙。淚落如珠。疼痛難當。肝腸寸斷。尤龍女道。小賤人。快快招來。饒你狗命。如再支吾。就活不成了。劉小妹道。索性把吾一刀兩段也罷了。怎麼零零碎碎的磨滅。實在來不得了。吾也願不得他二人。只得說道。蘇小妹送回家去。貌多花住在吉祥村。句句是實情。情字尚未出口。尤龍女已是一刀刺入小妹咽喉。身軀跌倒。兩足亂頓。一命嗚呼矣。尤龍女道。賤人死了麼。便拔出尖刀。揩干血跡。原路出門下船。周光搖到吉祥村。去扮做賣線的前去訪問。貌多花。此話慢表。先說劉小姐死去。一道冤鬼來到何家內。托夢張其知道。張其正在酣睡。只見劉小妹呆立床前。紛紛落淚。鮮血淋漓。青絲抖散。在兩邊哀哀哭道。官人。今日尤龍女夜深更深。持一把尖刀。殺了做妻的了。如今又到吉祥村去。官人阿。快去殺那尤龍女。與吾伸冤。感你萬分了。若再遲延。貌多花也要被殺了。張其喊一聲娘子。但只見一陣陰風。劉小妹霎時不見。張其夢醒。揩眼一看。寂靜無聲。並不見妻子。叫道。阿呀。原來是一場惡夢。好奇怪也。方才夢中明明看見劉小妹披髮流血。對吾哭道。已被尤龍女殺死。又到吉祥村上去了。不知真假如何。不免說與兄弟們知道。便坐起來。上了燈台。叫醒了兄弟們。便細細說夢。聽者個個呆了。金台說道。眾兄弟們不必疑惑。只消到楊坤家裏看個分明。如果劉小妹身死。我們飛到吉祥村。拏住了尤龍女。殺死便了。張其道。金兄弟說得有理。便乘月而行。洒開大步。匆匆走到楊家。天已明了。呀。你看門兒緊閉。料想無事。正想回身走去。忽聽見楊坤開門出來。叫喊地方救命。却遇見張其說道。阿呀。姪兒來得正好。你的娘子被人殺死了。張其道。什麼說。楊坤道。姪兒

阿說也奇怪。門也不開。不知刺客就把你娘子咽喉搨了一洞。可憐死在地上。張其聽說圓睜二目。怒氣滿懷。要知那貌多花的死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尤龍女害人反自害 衆英雄大鬧吉祥村

却說張其聽了楊坤的話。卽走到劉小妹房中。果見妻子跌在地上。喉間一洞。却是刀傷。血流滿地。遍體如冰。憑你神仙難以救轉。張其雖是英雄。也免不得哭了幾聲。阿呀。吾的妻呀。想你德性溫存。遇了吾張其。後被孟龍搶去。幾乎打死。虧得金台本事高強。救了你們。恐怕尤龍暗裏傷人。因此將你們三處寄住。那知這惡婦心狠。把你殺死。刀下咬牙。捶胸連哭帶罵。楊坤夫婦在此陪哭。張其哭罷。便動問他們二人道。何叔叔。昨日可有賣魚的來。應楊坤道。有的。你孀娘買他一尾鯉魚。張其道。去了可來。張看楊坤道。沒有張其道。他到來行刺。叔叔孀娘。可見麼。楊坤道。如若見了那里容他行刺。張其道。難道行刺之時。一些响動。多沒有麼。楊坤道。又來了。若响的聲。不拘何事。總要起來看個明白。實在門戶不開。不知刺客從那里來的。張其道。吓叔叔孀娘。呀。那刺客就是漁婆。尤龍女惡婦也。楊坤道。姪兒那裏知道。張其就把夢話。一告訴楊坤夫婦。楊坤道。阿呀。姪兒阿。你也該與娘子伸冤。張其道。叔叔孀娘。我娘子尸身。伏乞料理收拾。吾去報與衆兄弟知道。逕到吉祥村。守候尤龍女殺他便了。然後來葬劉小妹也。說完便洒步而行。楊坤免不得買棺成殮。此話不表。再說張其急急回來。相會衆人。衆英雄大怒道。此果然是真。若還不殺尤龍女。枉爲英雄。便齊心要去報仇。立刻登舟。各藏短刀。逕往吉祥村去。先說尤龍女扮了賣線娘子。暗藏利刃。到了吉祥村。天心尙早。東行西走。叫聲賣花線。吓只邊有一個張三嫂。專做女工。正是缺線。要央人去買。忽然聽得一聲賣線。卽便開門。招招手。尤龍女便走過來。說道。要什麼線。張三嫂道。三個錢大紅。兩個錢雪白的。尤龍女收了錢。把花線遞與張三嫂。問道。這里有一個李宅。不知是那一個門。張三嫂道。這裏姓李的有兩家。那一家做本作的。這一家是寡居。尤龍女道。多謝你。張三嫂關門進去。尤龍女聽說。便向前徑走去。到了李寡居門口。只見柴扉半開。忙叫賣花線。吓連喊幾聲。並沒有人。心中一想道。倘或他們不用線的。如何呢。待吾前去。以借茶爲由。探明便了。若果有貌多花的。今夜更深再來殺他。尤龍女主意已定。將門一推。只見一個老婆同了一個少年女子。坐在那裏做針指。貌多花聽見門响。抬頭一看。見一個婦女立在門前。卽忙立起身來。問道。娘娘何事。尤龍女道。小娘子可要買花線麼。貌多花道。吾們不要。尤龍女道。

不要麼。但吾口渴得很。府上可有茶水。麼求吃一盞。解解口渴。感恩不盡。貌多花道。便茶是有的。吾去取來。尤龍女道。多謝小娘子。貌多花走到裏面去了。外邊尤龍女顛一顛頭。想道。那女子出言各別。與著劉小妹口氣聲音一般的。莫非就是仇人麼。待吾來問一問。便走進身軀。把籃放下。李寡居立起來問道。你這娘子賣線的麼。尤龍女道。正是。只爲口渴思茶。承小娘子留飲。故而驚動。李寡居道。好說。貌多花道。阿賣線的吃茶。尤龍女道。阿呀。多謝小娘子。便雙手捧了茶鍾。順喉嚨不多時吃完了。又道。可否再乞香茗一鍾。貌多花便接了茶杯進去。李寡居便問道。你這娘子尊姓。尤龍女道。姓趙。李寡居道。住在那里。尤龍女道。住在豹頭莊。老娘娘尊姓。李寡居道。姓李。尤龍女道。小娘子是令嬾麼。李寡居道。非也。乃是外甥媳婦。尤龍女道。令外甥尊姓。李寡居道。吾外孫姓鄭名千。正說話間。茶又到來。尤龍女吃了。連聲多謝。提籃出外。認明了門戶。黃昏到來。殺了這妖嬈。來朝再去殺金台。名爲賣線沿路走去。此話暫且不表。再說衆英雄要到吉祥村上去。看看太陽已西。浦氏兄弟搖櫓。推板敢路。不敢延挨。那曉得偏遇逆風。個個煩惱。鄭千恐怕妻子遇害。便跪在船頭上來道。但見一個蠟黃面孔的和尚。立在船頭上。那隻船倒退轉去了。大家吃了一驚。說道。你是什麼東西。在此混賬。和尚道。阿彌陀佛。貧僧蛋和尚是也。衆人道。久仰法名。是個聖僧。伏乞聖僧略顯神通。連賜順風二字。叫他伸高手。就有順風來了。若放下來。就不相干的。楊繼忠連忙答應。伸著一手當蓬。一刻之間。好大順風。衆英雄個個喝采。果然是佛法無邊。神通廣大。繼忠伸得手臂多麻了。繼忠滿肚皮心焦。面孔通紅。說道。臂手酸了。蛋僧道。不可收的。繼忠道。阿呀呀。實在來不得。蛋僧道。放不得下來的。不到一個時辰。已經到了吉祥村。鄭千道。這里是了。便停了船。蛋僧道。阿彌陀佛。貧僧上岸也。但是也上了岸。飄然而去。再說衆英雄停船上岸。一同行走。鄭千引道。不多路。已到李寡婦門口。紅日尚未落山。大家走進去。李寡居認爲強盜。高聲喊道。吾是寡居家道。貧苦沒有錢財的。前村大戶人家。有金銀財帛。鄭千聽說。笑道。舅母因何不認得我。寡居聽說。措措眼道。呀。啐。我道何人。原來是外甥。這許多人到此。幾乎唬死我了。鄭千道。阿舅母。只爲張其大哥。昨夜得了一夢。夢見劉氏嫂嫂。已被尤龍女殺死。隨卽要來殺吾娘子。唬得李氏魂魄俱飛。阿呀一聲。跌倒在地。裏面貌多花急得手足如冰。呼天叫地。肝胆皆裂。鄭千扶起舅母問道。今日可有漁婆來過。否。李氏道。沒有。貌多花在裏面接口道。有個賣線女人來過的。李氏道。吾却忘了。有一個賣線女子。口稱渴燥。討茶吃。鄭千道。可有什麼說說。李氏道。問你的娘子住居姓氏。吾就老實回他。他就去了。鄭千道。阿呀。不好了。只個婦人。必是尤龍女也。想他今夜必然來的。吾們須當暗暗埋伏。齊心捉住。衆英雄多道。是就分派開來。等候

尤龍女到此鄭千告明舅母休要著急。天大事體。有我們在此。夜間休歇燈火。免得暗中看不明白。李寡居道。既如此。外甥媳婦到我房中去睡罷。貌多花戰兢兢的。硬著頭皮。同了進房。關上房門。大家不睡。桌上點著燈火。再說那尤龍女。等到更深。便捲衣短袖。暗藏利刃。單身到吉祥村去。一道行走。說道。這里是了。四顧無人。手推柴門緊閉。便跳上屋面。望庭心跳下。周圍一看。寂靜無聲。但見桌上燈尚未息。便立定身子。細細一看。這紙窗中火光透出來。一定是賤人的房中了。便輕步進前。即忙伸手去推開呀的一聲。唬得房內二人亂抖。衆英雄多道。尤龍女這狗賤人來了。麼。便同聲喊叫。各披短刀。大家趕上。尤龍女兩個拳頭。宛如流星一般。打將過來。華雲龍浦大浦二草橋花三楊花林楊繼忠張其鄭千等。十幾個兄弟。來一個敗一個。也不是他的對手。只有金台本事高強。當住這個惡婦。喝一聲。大胆賤人。認識俺貝州好漢。尤龍女開口說道。狗頭快把姓名通來。金台道。賤人聽者。俺乃貝州金台是也。尤龍女道。賊子。就是金台麼。殺吾丈夫。本不干休。老娘正要尋你。你却好自投羅網。決不饒你。照打罷。便一個月裏穿梭打過來了。金台一個仙鶴槍盤桃。尤龍女自恃本領無人。及得那知碰了金台本領。也大打了一個時辰。不見高低。却被張其捉令。照他腿上一尖刀。便鮮血淋漓。流得滿地。尤龍女咬緊銀牙。忍痛把金蓮飛起。就把張其踢了一交。鄭千將刀砍上去。斬著肩頭。尤龍女叫聲。呵呀。把刀撒去。鮮血直流。仍與金台交手。看官這本領甚好。爲什麼一個婦女打他不過呢。只因尤龍女本領賽過金台也。此所謂強人自有強人手。尤龍女心中暗想道。人多說金台本領高強。貝州好漢一向未曾交過手。金朝纔曉得也平常。金台心中暗想道。吾道捉尤龍女容易的。那曉得凶如狼虎。看那男女二人。並無勝敗。傍邊浦大氣得極了。就把刀口。向上對著尤龍女兩腿當中挑將上去。割破陰門。鮮血滿地。一交跌倒。衆英雄趕上前來。你一刀我一刀。弄得粉骨碎身。可憐尤龍女。到未報得夫仇。一命嗚呼。與孟龍相會去了。那衆英雄哈哈大笑。但見房內走出二人來。滿面笑容。貌多花把尤龍女細細一看。雖則已死。看他還恨恨在胸。鄭千道。如今不要恨了。貌多花道。呀。呵。官人。我恨他殺吾劉姐姐。那惡婦今朝雖死。我恨不得把他皮肉撩開。張其聽說。便同衆英雄走近前來。那華雲龍將尤龍女的衣服剝去。把他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將下來。劉小妹在黃泉之下。也得瞑目了。各人將骨頭收拾。收拾拋入庭心井心。不必細表。金台道。阿。列位。吾想尤龍女必非一人到此。定有幫手。不知躲在那里。必須尋一尋。斬草除根。方爲妥當。衆人多稱有理。便去尋覓。雲龍開了門。只見一人剛走到江邊。他便一聲喊道。來者何人。那人轉身飛也似的奔去。衆英雄一同追去。望見那人被樹根一絆。衆英雄走來。攔住。同聲喝道。你這狗頭。是什麼樣人。鬼頭鬼腦。

必有緣故。快快講來。呵呀。列位饒命阿。吾是個過路之人。放了罷。華雲龍道。呔。你這狗頭。爲何見了俺家。就是慌慌張張。張飛奔回去。必是尤龍女的幫手。快快講來。若有支吾。便活不成了。便提起剛刀。砍將下去。那人頭也不抬。渾身發抖。掙不脫身。沒有主張。雲龍就把刀背放在他頸上。說道。狗頭。如再不招來。吾就把你狗頭兒割了下來。那個人好不慌張。只得說。小人名字叫周光。並非幫助尤龍女的。他僱我的船。搖到吉祥村的。雲龍道。胡說。看你身上衣服。不像弄船的。明明是孟龍手下的。嚶囉。是不是。又將刀背在他膀子上。擦了幾擦。說道。說得明白。就饒你狗命。再不從實招來。俺就殺了。周光急得無奈。只得道。小人實是孟龍手下的。嚶囉。只爲金台大鬧孟家莊。小人下水逃脫。報與尤龍女知道。叫吾駕了扁舟。要與夫君報仇。他把賣魚做了因由。昨晚即在楊家橋。殺了劉小妹。他還不肯干休。今日沿村賣花線。訪明了貌多花在此。等到人靜。方來的。與小人自實無干。華雲龍道。住了。你若是個駕船的。只該在船中看守。爲何也。上岸來。見了俺門。慌慌張張。飛奔轉去呢。不知周光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吉祥村夫妻拜別 貝州城婆媳相逢

話說那周光答道。只爲尤龍女上岸。不見下船。小人上來打探。剛到得門首。見了好漢們。明知不好。故而逃走的。雲龍道。孟龍作惡。乃地方之大害。幸到剿除虎穴。誰要你這狗頭。通知尤龍女。又到楊家橋。行刺害人。周光道。原是小人不好。只求開恩。饒命罷。雲龍便一刀砍了周光。鄭千提了首級。丟入水中。大家回轉。浦大說道。肚中飢餓了。那個下船去。端正酒飯來吃。浦二道。我去便了。連忙提燈走下船去。安排酒飯。不表。再說貌多花同李寡居。看見殺了尤龍女。心內方安。遂拜謝衆英雄。個個還禮。那李寡居。此刻尚且心慌。倘然明日外面知道。必有官司之累。如何處置呢。鄭千道。舅母不要害怕。已經收拾。還有那個得知。浦二官在著船上。酒飯舒齊。來請兄弟們去吃。飲酒處間。金台說道。如今尤龍女已死。大事完了。此地不宜担擱。不如就此開舟。回到何其家內。琵琶亭結義罷。衆人齊道。好吃完了酒。時交五更。鄭千上岸。去與李寡居作別。鄭千道。娘子阿。你在此。且要安心。與舅婆同住。前日之言。你要聽的。我們就要開船。去招集英雄。結義拜盟。貌多花答應一聲。道。官人。須要時常來看奴。鄭千道。知道了。安慰一番。立刻下船。就開。那李寡婦閉了門。念一聲彌陀觀世音。老身過了五十餘年。多是太平。從未見過。只等樣子。貌多花道。阿舅婆。受驚了。奴起初也唬得緊。如今心中稍覺安。李氏道。甥媳死裏逃生。最難得的。貌多花道。那知劉小妹死在尤龍女手中。若是生離。還有相見。

之日死別如何再會得成呢。越想越恨。一頭說話紛紛落淚。李氏再三勸解。此話不提。原說金台開了吉祥村。殺死尤龍女。開船回去。泊在江塘。天色已晚。上岸到了何其家內。說明其事。何其半憂半喜。只有何大娘捨不得劉小妹。落了幾點淚。張其鄭千同到了楊坤家中。說明把劉小妹棺木覓地權厝。日後安葬。便了。別了楊坤回轉何家。空閒無事。在後庭心中習武。暗招四海英雄。此話慢來。且說孟家莊剩下來。的箱籠物件。地方官分付起回入庫。放火燒莊。報明上司。前已出示。如有人能殺孟龍夫婦者。稟明本縣。詳請旌表。金台不便出頭。所以聽其自然。講到尤龍女與周光雖已殺死。還有一隻船泊在河頭。無人收管。被鄉人搖回受用。且說義士馬熊。爲人正直。並無一毫私曲。伴送蘇小妹回貝州。到了金家。不敢露些口氣。見了金母。送上家信。金母看畢。忙請媳婦進來。那蘇小妹雖與金台做了夫婦。然而不會交拜。有幾分害羞。叫不出婆婆二字。只好叫聲夫人在上。蘇氏拜見。金母含笑道。賢媳你已經配與吾兒。應該婆媳之稱。如何不叫婆婆。這樣通稱呢。蘇小妹桃花兩朵。透出香腮。只得叫聲婆婆。樂得金母心花都開。連忙扶起道。阿呀媳婦。這里來。蘇小妹道。告坐。金母說道。噲。噲。吾乃小戶人家。差不多些罷了。何必如此。回轉頭來。叫聲馬官人。且外面坐。馬熊道。是。吾往街坊上去。走就來吃飯。金母道。曉得了。馬熊出外。那婆媳二人。坐在裏面。金母細問情由。小妹從頭說了一遍。金母方曉得他出身。本是良家女子。墮落烟花。便道。但是兒在他方。未卜何年可能相會。把吾媳婦終身擔擱了。吾家是個小門戶家。不過淡飯粗茶。只好得一天過一天而已。若得吾兒回來。那時就苦盡甘來了。小妹道。婆婆說那裏話。媳婦行伶。幾乎一命。今朝留得殘生。豈不甘心。陪伴膝下麼。設有差處。還求婆婆寬恕。我年輕不知道理。金母聽說笑。嘻嘻的。揀了小妹。走到裏邊。說談談。十分得意。少停。楊豹到來。手內拿了一吊錢。講到楊豹作事無差。所以王則與他十分合宜。捕班中上了名字。金母乏人照應。楊豹沒有父母。故認爲母子。住在金家。照應一日。楊豹取了一吊錢回來。叫聲母親。孩兒回來了。口中說話。便大步走的進來。金母正要問話。那知蘇小妹一驚。因見他長又長大。又大青面獠牙。小妹一看。心中懼怕。一聲阿呀。跌倒塵埃。金母忙忙扶起。媳婦不必慌張。細細將楊豹的情由說明。小妹聽言。心中略定。金母叫聲孩兒。楊豹便立起身來。道。母親。這個女子那裏來的。金母道。兒阿。他是杭州蘇小妹。揚州的名妓。楊豹說道。孩兒在何其家內。二弟說過的。與張其鄭千在揚州大鬧勾欄院。打死澹台豹。三個美人。與三個英雄。做了妻子。這個事情。孩兒知道的。今日弟婦來此。是三弟同來的。還是那過送來的。金母道。兒阿。你的兄弟。同了張其鄭千。往登州看開法。不想孟家莊上。強徒孟龍。把他姊妹三人。搶去。威逼成親。他們多不肯從。嚴刑拷打。十分凶狠。幸

馬熊搭救。何其家通信登萊兄弟歸來。便大鬧孟家莊。殺死孟龍。救了三個姊妹。恐怕孟龍妻子尤龍女報仇。因此打發馬熊送到家來。你的兄弟至今還在何其家中。楊豹道。原來如此。那馬熊呢。金母道。外面頑耍去了。楊豹道。阿。母親若說馬熊倒是個好人。搭救三人。天下少有。又要勞他路上受風霜。須要好生款待的。金母道。兒阿。做娘的正想你回去買些酒菜。楊豹道。是待孩兒速去備辦了。便提了一隻籃。去買酒菜。不多一刻。即回來了。金母道。媳婦不要怕羞。他是吾的乾兒子。生成異相。媳婦應該來見個禮。小妹不敢違命。手捧胸膛。灣腰行禮。楊豹還禮。仔細一看。想道。果然容貌不凡。金賢弟眼力真好的。二人相見。問安。套浮言。談了幾句。金母便叫兒阿。方才桌上的一吊錢。做什麼的。楊豹道。衙內趁來的。取回來與母親使用的。收什好了。金母道。做娘的收拾了。此話不表。講到那地方官。要捉金台。這官想道。倘先被知風。不成其事。下官無處捉拏。如何覆旨。隨即傳了兵丁。大家扮作百姓。捉拏。豈不為美。衆兵丁依計而行。離了九江十里路程。到了一片空野地方。安頓下馬匹。卸了兵丁服式。扮作百姓。在琵琶亭附近。四散埋伏。到他結義之日。假作觀看。拏捉金台。此話少表。且說金台原為招搖太大。與衆商議。免生不測。更換姓張名文。下處安歇。到了結義之日。三人吃早飯。抄前落後而行。張其鄭千先往琵琶亭去。獨有金台拜別。何其夫婦。竟自一人飄然而去。聽得有人說道。關王廟有個石頭陀。善講人言。世上無雙。真正利害。身高體胖。有人打倒他者。他便甘心拜認。爲師。三拳打他不倒。輸銀十兩。有個荳腐店主周小二。認得金台的。便一把拖住金台道。二官人來到正好。天色尚早。勿如同關王廟內去頑耍。金台道。關王廟在何處呢。小二道。同吾去便了。金台想道。衆人多說石頭陀利害。吾不相信。同了小二官前去試看。一回。一里寬路。但見熱鬧非常。少停到了關王廟。多說石頭陀尚未出來。一個道。悉聽這石頭陀利害。現有千萬個人在此。一拳一個。也打倒他。那小二領了金台。在人叢中。只管軋進來。未知何人打倒。這石頭陀。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琵琶亭義敘英雄 天海寺普濟報恩

話說周小二同了金台。走到關王廟。只見閑人擁擠不開。台下周圍半欄。不許閑人進內。四個和尚。兩面東進西出。只見屏後走出兩個和尚。一個拏隻羅紋鳥。一個拏隻紅匣匣內放着五十兩銀子。如有打倒石頭陀者。即將鳥與紋銀送之。只聽到鳥聲清朗。說師父出來了。衆人立在兩邊。多把羅紋鳥觀看。一身五色毛。翠耳朱眼。式如金雞。約有二斤多重。衆人多稱奇怪。從無鳥會說人言的。忽聞一聲咳嗽。石頭陀走出來。唬得衆人胆怯。那石頭陀身長丈餘。腰闊扛

肩黑面濃眉。冲頭方腮。圓眼大耳。鬚如板刷。手似扒灰。披了頭髮。上帶金箍。身披大紅戒衣。身穿白襪棕鞋。雖則是個頭陀。到也來得氣概。走出來。立在中間。說道。列位居士。西家石頭陀在此。有英雄三拳打倒酒家者。原將羅烏白銀奉送。如若打不倒酒家者。與輸十兩銀子。說完。立在一隻一尺高的板檯上。體下戒衣。身高端然。衆人喝采。說道。忽然走出一個漢子來。名叫張愷。他生長九尺。生就一張亮臉。圓目豎眉。闊口方腮。鬚似黑捺。一雙龍耳。烏緞箭衣。天青鸞帶。元色包頭。足穿靴子。喝聲道。石頭陀。休得無禮。俺張愷在此。石頭陀道。阿居士。如若三拳之內。打倒酒家。只羅烏與白銀奉送。張愷道。可要反悔麼。石頭陀道。酒家出如山。決不反悔。但是三拳不倒。如何。張愷道。送你十兩銀子。石頭陀道。可有反悔的麼。張愷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石頭陀道。如此請打。張愷道。來也。張愷倚恃本領高強。叉手而來。把衣擦起。一拳打在石頭陀肚上。那知全然不動。又是一拳。原然不動。此時張愷心已慌了。石頭陀道。居士。十兩要拳出來。張愷道。還有一拳。石頭陀道。請打。張愷心內想道。一拳兩拳。他打不倒。看末一拳。諒來也不中用的。何不拔他兩腿。一定拔得倒的。便走上前來。拜倒身子。把那兩腿用力一扳。仍舊扳搖不動。掙得一身大汗。衆人拍手哈哈。大笑。張愷無顏。只得逃去。石頭陀道。居士。不可失信。拿銀子來。張愷道。去拿來。石頭陀道。不可張的。張愷道。就去拿來。石頭陀大笑。道。本領全無。也來混賬。張愷出去。且說金台走上前來。大叫道。頭陀。休要逞能。管教你一下便倒。石頭陀呵呵笑道。居士。我看你身材短小。氣力不大。也要出醜麼。金台聽說。怒氣冲冲。二目圓睜。把腰一挺。高聲叫道。頭陀。你且休笑。俺來只須一拳。打得你渾身疼痛。才見俺家的手段利害。頭陀旁邊這隻羅紋鳥。雖是飛禽。倒是個靈性。只聽得叫道。快打。快打。打倒了好。往琵琶亭結拜兄弟去。金台聽見此鳥叫著了他的心事。心中大悅。想道。此禽善曉人意。真難得的。就將袖口掙了一掙。把周身工夫運用。走上前去。便一拳打在石頭陀腹上。那頭陀疼痛非凡。兩腿一暴。仰面朝天。跌倒。口中吐出鮮血。一衆和尚啞口無言。金台便走。拿了這隻羅紋鳥。還有五十兩銀子。在拜匣中的一拜。取了得意洋洋。走了出去。且說那一班和尚。扶起頭陀。扛到裏面。周身冰冷。一句話多說不出來。不消五日。一命嗚呼的了。且說金台飄然出了關王廟。與周二同過東來。小二道。那間到小人屋裏吃茶去。金台道。不吃茶了。這兩件東西。我却不要。送與你罷。小二道。多謝二官人。日日到我小店裏來吃豆腐漿。二人便分路走了。先說那貪財的周二回家。笑到肚腸多疼了。那娘子見他如此形狀。便問道。爲甚今朝這般快活。不是拾了寶貝回來了。小二哈哈笑道。家主。婆你看吾手裏這件東西。阿像寶貝。他娘子道。不過一隻野雞罷哉呢。小二道。這隻蛆虫叫做羅紋鳥。外國飛來無價的寶貝。能說

人言天下少的他娘子道。你那裏來的呢。小二道。買來的。他娘子道。可要七八個銅錢麼。小二道。此羅紋鳥出處。乃是唐朝武則天娘娘時候。有個陝西秀才名喚羅生。生得風流美貌。年少青春。其年長安赴試。得中頭名狀元。武則天娘娘十分得意。將他召進宮中。欲圖歡樂。狀元抵死不從。反加痛罵。娘娘大怒。將他斬為兩段。肉醬拋入長江。血肉相凝。變成此鳥。善會人言。周身毛片。分爲五色。猶如羅紋一般。故而教他爲羅紋鳥。夜則棲身林下。日則四野覓食。武則天手內到今。是不死之禽。石頭陀輸與金台。送與周小二。周小二養在家中。未知如何了局。在後再表。且說那日天氣清明。英雄們陸續到琵琶亭來。一總共有七十二人。亭中聚會。各通姓名。張其把禮物安排。紅燭輝煌。香烟繚繞。此刻只有金台未到。少刻來了。與大家施禮。細細一看。大半是未曾相識。衆英雄正在通名道姓之時。只見亭外有人高聲大叫而來。呀。貝州金台。那得擅敢在此聚衆犯法。容你不得。俺乃楊方。特來擊你。衆人大驚。金台不慌不忙。走出亭來。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大漢。身高九尺。年約四十。光景頭戴映綠方巾。身穿大紅襖。銀紅滾褲。腰束跳包。足登靴子。跟了十多個家丁。同聲叫捉金台。金台叉手問道。足下尊姓大名。府居何處。那人道。俺乃冀州楊方是也。田楷門下徒弟。快快受擒。免俺動手。金台道。原來是田楷門下的徒弟。怪不得如此狂妄。俺家身犯王法。自有人來擊捉。與你無仇。無怨。休得如此。楊方道。金台小子。若是別人。容你不得。俺家在此。容你不得。家將們與我捉下了。家將同聲答應。走上前來動手。要捉金台。金台全然不在心上。拳頭起處。跌跌滾滾。有的立在旁邊發抖。楊方見了。大怒。便一拳打將過來。金台回打過去。楊方招架。兩下交拳。一來一往。好似龍爭虎鬪。一般。旁邊的好漢。多看了。說道。只個楊方。倒也有些本事。且待金台抵當不住。我們上去幫助。便了。那金台也不要人幫助。到底楊方本事不如金台。雖則打不過金台。奈他不肯投降。那裏經得起。金台是天生本領。竟把楊方打倒。很很的拳頭。在背上再打。楊方只得哀求饒命。金台便放了手。即忙立起。帶了家丁。逃回家去。安排要來報仇。以後再表。且說那琵琶亭上。七十二個英雄。齊聲讚金台本領絕世。無雙。衆人正要想結義之時。又聽得有人叫道。捉金台。不要放走。那知就是任定虎。只定得一聲炮响。伏近琵琶亭附近。五百雄兵。一齊聚籠。把一座琵琶亭圍得水洩不通。要捉金台。金台見了官兵。明知不妙。說道。衆兄弟。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便兩個拳頭打將起來。衆英雄隨了金台。一齊動手。把那亭外的兵丁。個個打得四散奔逃。只見這些結拜的禮物。一齊撒在地上。在總兵付令軍士們道。金台是個首犯。切不可被他逃走。快快追趕。如擊住了。自當重賞。那五百兵丁。各擎器械。追上前去。好比那流星趕月。金台回頭一看。只見沙塵撲面。五百兵丁如飛趕來。只不是金台胆怯。

皆因王法如雷，倘被捉牢，解到京中，免不得要吃一場大苦。只是一個好漢名頭，從此壞了，故而只得暫且逃走。一口氣逃到一個荒郊，忙忙躲避。那官兵只管向前追去，金台暗暗看見，追過了頭，方得放心。獨自一人無處歇足，向前一望，只見一簇瓦屋，想道：不免走上前去，弄些茶湯吃吃，再作道理。便信步前行，看去多是冷清清的，走了二里多路，時已紅日西沉，呀，原來一所寺院，山門緊閉，寂靜無聲，不知什麼寺名。上有金書匾額，待吾看來呀。天海禪寺，看那廟貌，巍峨，必然是個大叢林了。只見西首有一扇側門，便向裏面走去。又見有一重門，舉手一推，却是虛掩，在那裏便輕輕再走進去，只見一個和尚，走將出來，口裏念道：阿彌陀佛。見了金台，問道：居士何來？金台道：在下張文，只因路過寶刹，一時口渴，欲乞一茶，未知可否？和尚道：居士這裏本是十方之所，禮當留飲。請裏面少坐。金台道：大和尚請。和尚道：居士請。貧僧引道了。金台跟著和尚，又走進數重門來，到一個天井之中，只見三間殿廡，青石塔沿，六扇長窗，甚是清雅。新式的花梨桌椅，沿牆擺一隻小長抬，有些花盃瓶中，半含半放，插著所挂屏茶，盡是名人手筆，真是五蘊皆空，一塵不染。金台來到此間，和尚道：居士請坐，待貧僧去取茶來。金台道：有勞了。和尚道：好說。那和尚不多時，手捧香茗到來。金台接著吃茶之際，又見有一個和尚來到齋中，見了金台，打稽首。金台不知是也不是。金台聽說吃了一驚，想道：這個和尚因何知道我的名氏？他的口音，吾也聽得出的，分明是個貝州人。吾如今且莫說真名姓，但不知他是怎麼樣的人。金台主見已定，啓口便叫道：和尚若問小子，原是貝州人，但是名姓不同，可是和尚認差了麼？那和尚又把金台仔細一看，便哈哈大笑，說道：居士休來瞞吾，確無疑，是好漢金台。與吾是鄉親，爲何不肯說真姓名，要瞞著貧僧呢？金台道：和尚你從何處認得吾的？須細說與吾知道。和尚道：貧僧本是貝州出身，俗家姓趙，小名天寶，父母雙亡，又無行業，窮苦不堪，做了一個買賣，不怕居士見笑。三年前犯了血案，被官府拏住了，蒙金頭兒暗中釋放的。吾就逃到此地，削髮爲僧，常想起當年的事，欲報洪恩，總不能勾。今日幸見尊容，與昔年毫無二樣，故知定是大恩人了。金台聽罷，心中想道：說起來原是有，吾何必瞞他呢？便說道：金台乃是吾的正名，並非有意瞞你。那和尚聽了，連忙跪下道：今朝難得恩人到來，叩個頭兒，正該當的。金台連忙雙手扶起，令他坐下。和尚便問來意。金台一一告知。和尚聽說，叫道：恩人並不是貧僧敢埋怨恩人，你不該愛交朋友，拋撇了萱親，身犯王法，竟至有家難奔，豈不是見識差了？未知金台說出甚麼話來，回答和尚，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左驍兒神通幻妙 聖姑姑法力無邊

話說金台聽了和尚之言。說道：事已如此，說也無益。吃茶已過，隨即起身辭別。那和尚雙手扯住道：「恩人，你不到這倒也罷了。今日既然到此，那有就去之理？況且官兵拏你，候官兵退回，然後出去罷了。」金台心中想道：「普濟之言有理，俺家權且担攔退了官兵，然後再走，暫且不表。再說官兵追過了十里路程，金台的影迹全無，只得收兵回去。在半路上拏張其鄭千華雲浦二四人任總兵傳令一齊上了刑具，打入囚車。一面傳知地方文武添了兵役，分各路拏捉金台。一面遍出告示，有人窩匿者按法治罪。有拏人到者，奏明聖上，候旨旌獎。有人知風報信者，賞銀五百兩。不論官民人等一體如此。此話不表。再說起那個不良的和尚來，乃是海天寺中收齋的和尚，名喚法惠，爲人刁滑，作事乖張，最貪財帛，不顧人的死活。那日在外，聞得閒人說道：「拏捉金台，十分急切，有人知風報信者，賞銀五百兩。那注惠欣喜滿懷，想道：「金台現在寺中，待吾去當官出首，把他捉去，五百兩花銀穩穩到手，有了五百兩銀子，可以還俗留頭髮。討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勤儉些做起人家來，育女生男，有子有孫，那時快活殺人了。主意已定，即忙報信到衙門中去。官府聽報大喜，立刻備一角文書，移到武營裏去，點齊人馬，要來拏捉金台。此時有數十官兵，把一個天海寺圍住。同聲喊叫：「拏捉金台，不問情由，打門進去。」合寺和尚唬呆了，逃也逃不出，喝問光頭金台何在。衆和尚道：「金台在裏面。」那金台聞知，挺身而出，說道：「金台一身做事，一身當把俺解往東京，死而無怨。那帶官兵道：「你就是金台。」金台道：「正是。」那官道：「好一個不知利害的。」左右即我拏下來，兵卒們答應一聲，把金台捉去，上了刑具，打入囚車，解往任總兵衙門裏去。惟查出金台是普濟留的，本該照例治罪。念他是個出家人，從寬着了幾板，逐出海天寺。未知如何。後書再表。且說普惠得了五百賞銀，就還了俗，討了一個家小，要想成家立業。那知貪淫，又與外人成姦，竟把丈夫謀死。這是報應也。再說任總兵拏住了金台，欣喜萬分，五部囚車一同解去。要到東京，奏明天子，必定加官進爵，得意非常。那知道天不從人，來了一人救去。且說張鸞與左驍，奉聖姑姑分付，教他在龍虎山下要路，等候金台。一到，即當搭救。張鸞請左驍道：「天色尚早，不免前去等候。吾與你先後而行，免致旁人疑惑。」左驍道：「說得有理。」張鸞在前走去，左驍裝癡在後。張鸞便坐在青龍洞之青龍頭上，左驍坐在白虎洞之白虎頭上，等候金台來。個了環連我們師父也感情的。天師聽說哈哈笑道：「此話那有不應承的道理。吾這里閉門推出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便了。」左驍道：「天師阿君子一言爲定，不可。」

反悔的天師道決不反悔張鸞將道袍一抖放出了芙蓉左蹠把直襪一抖放出了海棠各自跑進去口呆目定張鸞左蹠辭別天師天師送他們各一百兩銀爲盤費一概不收而去天師想道可惱阿可惱阿一個道士一個僧人無窮妙法欺人竟被他們弄得吾顛顛倒倒恨不得拜表上達天庭只是陳搏鬼谷恐怕有罪想我做了天師法力無窮今日之事要算倒運若是上達天庭自己先有一個不合只好却抹其事了惟是芙蓉海棠多被驚呆必須設法看治才好待他們那樣去救金台罷吾聚緊關門不救便了再說左蹠大喜對張鸞道吾與你制度天師不管閒賬可以安然無事去救金台了張鸞道李法師我看那張天師的法力反不如你我就是要管賬也不妨事的左蹠道雖則不妨到底碍手碍脚莫妙于不管賬張鸞道說得有理一僧一道在龍虎山前等候暫且不表忽有一人說道女兒這里來永兒道來了聖姑姑同了何永兒母女二人來到江西母在前頭女在後面引得這些少年男子多癡迷了有做張三老是個窮凶極惡不怕羞的便歪在永兒身旁捎起衣袖伸手照定永兒想捏一把永兒略用些些法術把那張三老一個大跟斗直翻到福建泉州府去了聖姑姑道女兒這里來永兒道來了母女二人一路行走忽然走到一塊空白場上見一個婦人兩鬢如霜紛紛流淚有數十個人圍繞觀看聖姑姑便上前問道老人家爲何在此啼哭那婦人道承蒙動問說也可憐老身自三十二歲丈夫亡故堅心銖石的守節只有一個孤兒年方五歲吃辛受苦領大了學習成衣趁錢養吾只爲老身命比黃蓮還苦前年遭了回祿燒光今年又是孩兒病了三月有餘至今不能起床看來病勢沉重得很命在旦夕聞得有個名醫叫錢楚江意欲請他診治沒奈何設法捐錢故而求懇仁人佈施好待我積少成多去請名醫倘然醫得好了也使吾年老有靠聖姑姑問道你的兒子平時孝順你的麼婦人道孝順好極所以吾捨他不得兒若身亡我也只好的隨他死了聖姑姑道你家住在那裏婦人道就在那邊聖姑姑道既如此領我們到你家裏去自有好處那婦人沒奈何含悲領了聖姑姑母女走去不多路推進柴門一同入內聖姑姑道老人家你的兒子呢婦人道睡在房裏聖姑姑道全吾去看來婦人道阿大娘娘你又不是醫家看他什麼病症聖姑姑道阿老人家吾雖是個女人到也熟讀醫書的憑你什麼險症吾一看就好不要你錢無非念你老人家苦楚况且只有一個兒子吃虧不起故而誠心前來診治既然一個孝順兒子救他一命你也有靠吾亦做了一莊好事那婦人把不得兒子病好聽了聖姑姑一番說話便道既是大娘娘這也憐念吾老身肯救吾兒子的性命只是最好的了遂請進房去診治聖姑姑道女兒你在外邊坐坐永兒道是那婦人道大娘娘只里來聖姑姑道來了那聖姑姑原不是郎中也不過濟

道已深。恃著自己法力高強而已。莫說妖精沒有好心。聖姑姑就極肯濟人的窮苦。但不知怎麼救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美金台被擒遇救 鮑千金飯店交拳

話說聖姑姑走進房中。細看病人。一息奄奄。念他是個孝子。便道。老媽媽取半杯清水來。婦人便去取了半杯水來。送與聖姑姑。將杯接在手中。便把手指畫符。口中念動真言。咒畢。便叫媽媽。你把病人扶起。將他仰面朝天睡下。只見他緊閉牙關。便伸兩個指頭。把那病人鼻子兩旁。狠狠擠將攏來。病人口內回頭。便叫媽媽。令郎有命的了。老婦人便立在床前。只管呆看。約有一個時辰。只見那病人張開眼來。肚中呱呱的反轉身來。吐出許多黃連水。嘔吐完畢。便叫阿母親。老婦人道。好了。吾兒如今好些麼。他兒子道。孩兒起初刻刻難過。只一回好得多了。老婦人道。難得回頭。便叫大娘娘。小兒只個殘生。幸得大娘娘救活。不知還要醫生看治否。不知何時可以起來行走。聖姑姑道。阿老人家。如今令郎的病去了大半了。何須再用醫生看治。過了三天。就安康了。只要調理。老婦人道。是哉。這調理二字。不能。聖姑姑道。這是為何。老婦人道。自遭回祿。窮苦不堪。如今小兒一病三月。弄得油盡燈光。飯多沒得吃。那有錢調理。聖姑姑道。我有一個法兒在此。可有瓦罐頭。取一個來。老婦人道。待我去取來。不多一刻。便道。大娘娘。瓦罐在此。聖姑姑伸手向身邊輕輕摸出一文錢來。即丟入罐中。一口氣書一道符。阿媽媽。你把罐頭搖搖看。那婦人雙手捧了瓦罐。搖了搖了。只聽得叮當聲响。不知什麼東西。聖姑姑道。你且倒出來看。那婦人倒出一看。却是一百文錢。老婦人一見。喜出望外。聖姑姑便分付道。阿媽媽。你一文母錢。每夜丟在罐中。次日產錢九十九個。天天有了九十九個錢。你母子二人亦可用得來了。但只可自家知道。斷斷不可洩漏天機的。若然有人知道了。一個錢也沒有的。婦人道。謝。忙問仙人住居何處。聖姑姑道。不必問吾。日後自知。出房便回了水兒。刻欲動身。只為金台的事。不知左驍張鸞可救得否。那里曉得澹台惠十分利害。自從任總兵去後。他又回頭一想。說那貝州金小子。乃是聞名的。好漢。他今在琵琶亭結義朋友。必多。況且登萊關法。捉拿左驍張鸞之時。金台出力幫助。必是張左一黨。此番五百兵丁。倘然拿不住金台。豈不是笑話了。吾想毛遂與林繼祖。乃是茅山真君的徒弟。法術甚大。不免差他前去接應。主意已定。即差毛遂林繼祖。帶領一千人馬。前往江西去。協拿金台。毛林二人領命。遂行再說。任總兵捉了金台五犯。一路長驅。從龍虎山前經過。只有一個和尚。穿著破衣。手中提一條鉄棍。當住去路口。念阿彌陀佛。便道。來的老爺們。作福貧僧。是遠來的。只因無衣無食。伏

乞施舊衣一件。就子孫萬代有龍衣穿了。飾施米一斗。子孫萬代上天梯了。甚爲惹厭。官兵住了馬蹄。喝打也不退。任總兵高聲罵道：「你這禿奴，好不知趣。俺們奉旨拿解欽犯的，還不走開。讓俺的去路麼？」左驍道：「來看佛面，作福佈施。大有功德。」任總兵道：「好一個大胆的和尚。這等掘強，分付拿下。」左驍道：「阿彌陀佛，拿不得的。看他像一個癡和尚。任他拿捉，只管念佛。」任總兵細細一看，大喝道：「在著東京懼罪逃脫，現在各處拿你。你今前來送死，分付綁了，砍了罷。」左驍道：「阿彌陀佛，殺不得的。」但見軍士就來牽住，推下去砍一刀。朴托一聲，光頭落地。忽見紅光沖到半天，衆人唬得魂飛魄散。兵卒道：「阿呀，不好了，殺了一個。又有一個長出來，便又是一刀。朴托滾下來，又是一道紅光。又是一個頭長出來了。連殺了七刀，長出七個頭來。」任總兵正在無法可施，只見一個惡促道人走過來，念無量壽佛。那個在此殺生害命，好不罪過。任總兵抬頭一看，認得張鸞的，喝令將他拿住了。張鸞假意呼冤，只見又有一個和尚，一蹺一拐在前面說道：「僧家不犯法，如何好殺？殺了出家人，總兵的難星到不如放了罷。」菩提薩摩化一個道士，一個僧人，擋住了任總兵。擾不清楚。任總兵喝令將他們擊下。左驍念了幾句真言，傾刻飛沙走石，狂風大作，從空伸出拿雲手來，把囚車內五個犯人提了出去。五起分開，刑具解下，各自逃去。那任總兵覺得眼前暗昏，大風吹得渾身寒冷，隨來五百兵丁，多凍壞了。恰好毛林二人到來，訊知是劫了犯人，便大喝張鸞休得無禮。左驍逆畜勿要欺人，毛遂向懷中摸出美彈元來，像桃核形狀，向空中祭起，幾聲霹靂，大風立止。法寶收回，左驍吃了一驚，說這是那個法術，竟如此利害。還當了得，便念動真言，三百六十邪神，即來護身，却把一卷天書祭起，便有閃閃金光射目。望衆人打來，那毛遂要收法寶，那驍得天書來得快，好不利害。一個頭眩，跌下馬來。喝聲神將，左驍把他提到雲南去罷。法旨一下，那神將在空中，把毛遂提到雲南地界，左驍收了天書，惱了旁邊林老爺，大喝道：「逆黨休要無禮。口中也念真言，輕輕祭起一粒定妖珠。此珠專捉狐狸，幸虧左驍逃走到快。」張鸞法術高妙，念動真言，把手一招，只見一隻青鳥平空飛去，竟把明珠啣了。張鸞喝道：「提他到陝西去罷。」那神將領了法旨，立刻提去。可憐這林繼祖法力低微，提到陝西去了。張鸞收回法寶，青鳥口中吐出寶珠，張鸞哈哈大笑道：「想不到今日多出一粒法寶，但不解那麼用法。待吾收拾在此，再作道理。」任總兵唬得呆了。主意全無，只得傳令兵丁，休要坐觀，快將妖物捉下來。那五百兵丁同聲答道：「老爺今日有些晦氣，和尚道士多有法力，誰肯去當災呢？」五個犯人多劫去了，倒不如回京請旨罷。任總兵正在無法，只見張鸞左驍在空中合掌，一個念無量壽佛，一個念阿彌陀佛，哈哈大笑而去。任總兵無奈，只得領了兵丁回京覆旨，且說張左二人會同一路雲游海島。

蓬來。講到張其鄭千浦二華雲龍四人，分爲四處，大家觀看，滿心大悅，意欲原歸舊處。又恐官兵拿捉，各有本領，打劫錢財，使用直到金山大拜英雄聚會以後，再提原說。金台在荒郊之中，心內想道：「拏去受災，那知又被他們救出，得到此間，奈衆朋友分散，一路憂愁，到了江塘水口，呆立著，見江心中一隻小舟到來，梢上一個美女搖櫓，船頭有個中年婦女，叫道：『漢子，若要過江，快下船來，渡你過去。』」金台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前日登萊渡吾過江的聖姑姑，莫非與吾有緣。所以今日又到此間來的，不免叫他渡過江去，免得官兵追上前來，便把手一招，船即泊岸。金台立刻下船，輕輕搖到江心裏，聖姑姑啓口問道：『阿漢子，你可認得吾否？』金台道：『認得的前日登萊門法，看吾姑姑妙法，真絕世無雙，喜得今朝又能相會，煩渡區區。』聖姑姑道：『你在那邊做什麼？』金台道：『只爲琵琶亭結義，被官兵拿住，故而要逃到那裏去。又恐官兵追來，且往那邊另覓棲身。』聖姑姑聽說，笑道：『漢子，因何這等愚法？如此胆小，目下琵琶亭小拜不成，何不再往金山大拜英雄好漢聚會一處，共扶新主，豈不爲美麼？』金台道：『又是什麼？』金山大拜，聖姑姑道：『阿漢子，你且聽說，不必三心兩意，管教你日後自有興隆成就功名。』金台想道：『又叫吾金山大拜英雄聚會，未知是真是假。吾且看其光景，再定行止。』那永兒搖櫓，其船如飛，只有一個時辰，已到鎮江城外。聖姑姑道：『阿漢子，就在這裏上岸罷。』金台道：『是。』小子蒙姑姑拯救，無可答報，只却如何是好？聖姑姑道：『不必如此。日後相會日子正長呢。料你如今身上沒有盤費，須得幾兩銀子才好。』金台道：『且上岸再說。』聖姑姑道：『不必性急，吾自有法處置。』便念動真言，略用小法，城外有一銀舖內，三封銀子不見了，却被他運了來，一起送與金台。金台便殷勤道謝，立刻上岸。聖姑姑開船往別處逍遙去了。金台上岸，漸見西山日落，金台呆想道：『天色已晚，須要尋個安身之所，只得信步前行。』肚中飢餓，須去買了飯吃。只見那邊一盞紅燈，上寫著『安寓客商四字』。金台就安定身子，叫道：『阿店家，店主應道：『來哉。』客人阿是歇夜的麼？』金台道：『正是。』店主道：『行李呢？』金台道：『行李被強盜搶去，故而沒有了。』店主道：『小店勿留別家去罷。前日出示，著吾們客寓不准留宿。面生之人，勿有行李的客人，一發不准容留。』各店家出結，一併遵行。金台聽說，阿店家不准留宿，這是由你，但是吾肚中飢了，有飯賣的麼？』店主道：『飯有的，裏面請坐。』金台走進來，揀了坐下。小二便道：『客人可用酒的麼？』金台道：『酒飯一齊要的。』小二道：『客人點菜。』葷的素的，金台道：『不拘葷素，只要上好的。』小二道：『是那小二忙去拿了一壺酒，三色葷菜，三色素菜，一雙牙箸，送到面前。』金台思來想去，心中煩悶，酒也無心多吃。正在煩惱，忽見來了一個長大漢子，大呼小喊，揩桌子，叫道：『開店的，有好酒拿來吃個爽快。』小二道：『來哉。』客人先送好酒飯就來的。金台抬頭看這漢子，一面兇相，口闊方

腮身高體。胖獅子鼻。頭兩腮濃。鬚看他的吃品行爲全無道理。不知本領拳頭如何。只見他黃湯吃得多少。下去魚肉取來。一刻吃完。連呼添酒添菜。那小二答應不及。那漢子道。俺在此叫你爲何慢慢的走來。小二道。客人方才燒好在此。漢子道。放着再添酒菜來。小二道。來哉。小二道。客人會鈔。漢子道。鈔不會了。小二道。走了。漢子道。吃完自然走了。小二道。鈔是總要會的。若是吃了酒飯。多像你的樣子。吾們店也開不成功了。漢子道。你却認得俺是好漢。你若我的錢。賜你兩記巴掌。小二道。客人吃了我的酒飯。倒要打人。那漢子便走出店門。耀武揚威。金台見了大怒。高聲大罵。狗強盜如此放肆。便洒開大步。追出店門。那吃白食的要吃虧了。追著大漢住步。說道。你來白吃。賬不算。鈔不會。只個面孔有幾斤重。大漢聽說哈哈大笑道。孩子一身口出狂言。看輕俺江湖好漢。鮑將軍慣吃無錢食的。誰敢前來說話。你這小兒休要等閑賤。金台道。狗頭你有什么本領。擅敢吃白食。快快還錢。饒你狗命。若再搨強。不留情的大漢聽說。便一拳打過來。金台趁勢一吊。那漢子登時跌倒。金台道。呀。只狗頭一些本領。也沒有倒要吃白食。問你酒錢還也不還。漢子道。放了就去還的。金台扯進店門。說道。阿店家。快把酒賬算來。店主道。算好的了。金台道。共該多少。店主道。實足五錢八分銀子。金台道。就與他五錢八分銀子。大漢道。阿英雄分付。敢不從命。奈吾絲毫不帶。若容吾到船中去取。照數還他。便了。不知金台可許他去拿錢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澹台惠奏上嘉佑王 棄英雄同赴鳳村

話說鮑千金要到船中去取銀子。金台道。既如此。與你同去。鮑千金道。既是英雄。不信小可有物爲質。金台道。什麼東西取出來看。鮑千金連忙伸手摸出一個羊脂白玉球來。金台一看說好的。付與店主收好。以作當頭。那強徒細將金台觀看。問道。好漢何名。聽你的口音。像貝州人。莫不是天下聞名的金好漢麼。故而有這好拳頭。若果是金好漢。真是三生有幸。吾情願投拜門下。還有幾個弟兄。多是幾番要到貝州。今逢好漢。吾等人人快。金台想吾的聲名原大。既是他們慕吾之名。如今請他怎麼。况且聖姑姑教我英雄好漢。多一個好一個。想他們也是英雄氣象。聖姑姑的話不可不依。不免同他前去。吃完殘酒。就把銀包取出解開。取了一錠銀子。叫道。阿店家。這一錠銀子。押在你處。改日來算罷。店主道。客人算去便了。金台原把銀包收在懷內。鮑千金同了金台二人。走到江口。一同下船。千金叫道。伙計。貝州金好漢來了。船內三人多立起到船頭上來。多說道。只位就是金好漢。吾們不知多多有罪。請下船來。鮑千金同金台

下船。大家拱手道：「小舟狹小，不得見禮了。」金台道：「豈敢豈敢。」多道：「好漢請坐。」金台道：「列位請坐。」鮑千金就叫船過江去。一面講話。金台道：「請問列位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多道：「豈敢。」小可張興。小可李霸。小可王鐵腿。小可鮑千金。金台道：「久仰。久仰。不知做什麼買賣的？」鮑千金道：「不瞞好漢說。吾們多是異姓弟兄。在江面上做經營往來打劫客商。金台聽說。心中想道：「吾看他們相貌兇狠。原是一班強徒。只得暫且安身。」張興說道：「吾們久仰英雄。恨無相見之期。今日但見威容。三生有幸。意欲屈留在此。情愿拜從爲師。教吾些些拳棒。不知意下如何？」金台便道：「列位承蒙不棄。敢不允從。但是只個生涯。小可做不來的。多道自然說說談談。已是更深。便鋪排床帳。各自安身。金台心事重。反來覆去。直到五更次。日起身梳洗。七人談心。要金台教拳。此話再表。且說任總兵領兵一路到東京來。參見澹台惠。細將情由說明。澹台惠聞言心中大怒。連呼可惱。可惱。老夫原想着張鸞等。要劫金台。故而又差毛林二將前去接應。不料仍被劫去。反失了毛林二將。這還了得。分付總兵且退。待吾奏明天子。再行定奪。便了。任總兵回衙。不必多言。再說澹台惠氣得昏倒。等到天明。天子升殿。他便朝見嘉佑王。俯伏殿前。奏道：「臣澹台惠。奏聞陛下。前差澹台惠遣任定虎。前往江西拏捉金台。臣嘗奏聞。伏乞聖裁。天子聞奏。默默無言。思來想去。無可奈何。降旨道：「據卿所奏。朕已盡知。卿可會同九卿共相商議。嚴拿便了。」澹台惠只得領旨去。會同各大臣議了幾日。並無別法。只好再行文各省嚴拏而已。且說金台在桃花莊上居住。倏忽光陰。已是三月。一班強盜。九日一回。在沿江打劫。如同兒戲。閒來學習拳棒。人人開懷。惟有金台心中不悅。常常歎氣。一則丟不下老母妻子。二則自己事急。無端犯了大罪。雖聖姑姑叫我扶助新王。真假不定。甚是猜疑。金台正在愁煩。李霸張興走了進來。如今是熟的了。故而又多叫金台兄弟。便道：「吾們聽得外人傳說。丹陽地方鳳凰村。上有個英雄。很有錢的名喚方魁。本領好的。他父是做官的。他師父叫田楷。搭一座鳳凰台。要與英雄打擂。台已經打過三天。吾特來說與你知道。同去看看。可以散心。」金台聽說。不免高興起來。說道：「既如此。就去看看便。」李霸道：「吾偶然說及金台兄弟。便高興起來了。且待伙計回來。開船前去便了。」少停。紅日下西。鮑千金與王鐵腿。石虎。龐龍。多轉來了。打劫得金銀綢緞。得意洋洋。滿載而歸。兄弟大家搬起來。安排福禮齋。利市吃酒。中說起鳳凰村一事。四人聽見。欣喜非常。哈哈笑道：「那怕方魁是田楷的徒弟。就要倒霉。吾們連夜開船。同了去看看。看得高興。打他一頓。何妨？」吃酒已完。遂即收拾。糧米銀錢。行李發下了船。張興說道：「那個看家。誰知一個也不肯在家。照看鮑千金道：「有妻子在家。怕他怎的？」金台道：「多是女流。倘或衙門有些風吹草動。如何是好？」鮑千金道：「兄弟。衙門內這些馬快。只要此道。吾們年年有規例了。故

而做了這個買賣。沒有人來驚動的。金台聽說微微的笑道。想當役之人。只要銅錢。獨有從前我當役時。不貪錢財。廣結人緣。所以大家多叫好了。少說金台心內思想。且說他們吃完晚飯。各自前來與妻子說明。大家換了新衣服。氣概昂昂。威風凜凜。金台到後。六人要習拳棒。故而做此武生服式。以便平常使用。七位英雄打扮完備。已是二更天了。除了金台一起別了妻房。步月而行。下了船。妯娌們在家無事。說說笑話。只見龐妻含着眼淚。張妻道。你看五孀孀無人陪伴。故而哭起來哉。李妻道。阿呀呀。當真哭哉。五孀孀阿。勸你不要哭。乃是大伯做冤家。到丹陽去做什麼。結隊成羣。竟把五叔同了去。可憐孀孀沒人陪伴。明朝待吾駕隻船。急急追去。追轉五叔來伴你。同你酒也吃。三杯。龐妻答道。阿呀。媽媽呀。說那里話來。我趙氏並不是貪歡好慾。只因此自想終身。吾是清白人家的女子。父親是生員。要與吾招婿。只因為家寒。攔下來的。不幸父母病故。衣冠兩項多辦不成。正在無奈。母親作主。賣了奴家。那這賣婆花言巧語。騙吾母親。說是為商的大客人。故而賣了三十兩銀子。等到此地成親。方知是江洋大盜。害命謀財。料想後來總無好日。今生父母不能相見的了。未知母親目下生死如何。故而在這傷感。何會有什麼貪圖風月的心呢。媽媽之言好沒正經。李妻道。吓。原來如此。也怪不得你石鳳之妻。劉巧娘。便叫五孀不要悲傷。雖則五叔爲了強盜。到底你變賣身體。料理父喪。孝感動天。四方揚名。譬如吾的親夫朱建昌。爲人誠定。安分守己。只曉得生意興隆。克親克儉的。做人。自從成親以後。一應事情。總要與吾商量。去年吾病了。他到金山寺內燒香。被這冤家把吾勤夫殺死。搶了吾來。強逼成親。那時吾若量罷。此刻苦切總無用的。榮得尋些快活。張興之妻先睡。李霸之妻也進房去了。其餘四人各自同房。卸妝安睡不表。再說金台等的船隻。到了丹陽。各路英雄多已齊集。紛紛船隻擠滿了河。有的不坐船來者。盡投下處。酒肆茶坊。非常熱鬧。各種物價漲了幾倍。只見飯店中坐滿了人。大家爭吵。有一個人把桌子亂拍。挺起胸膛。罵道。非娘倒底那說。堂官道。客人你要什麼。那個人道。快拿點心來吃。堂官道。客人你看板壁上貼的紅紙。做什麼的。那人道。待我看來。上寫着先惠後吃。說我聽聽看。堂官道。只兩日吃白食多的。很都是吃了一跑。討討個錢。說是不會帶得。等一回拿。因此店主有令。貼一張先要會了吵吃的那人道。阿呀。如此說起來。勿與我吃的了。堂官道。會了銅錢。立刻拿來。拿來就吃了。就走了。那人道。我也忘記帶得錢來。堂官道。如此外面去罷。那個人道。吃了湯圓。立刻就拿錢來。可好。堂官道。勿局了。旁邊一人道。是吾的朋友。堂官道。那個親眷呢。粉食店中的閒話。不必細表。金台等一衆七人。上街走去。只見行挨擠。一個道。阿二那里去。那個道。鳳凰村去。一個道。臭賊討冤了。那個道。爲何呢。一個道。拳頭風吹得開呢。阿

要嚇死的麼。那個道：「勿要緊的，立遠的便了。」又一個叫道：「二老官那裏去？」老二道：「勿要你說在少林習在好拳頭，打番鉄臂張三老無賴石皮休，人人說我拳頭好得非常，勿是我扯嘴雅款。今日要到鳳凰村，倒打方魁，贏他一隻元寶，四匹綢緞，一個道好的好的，報信在我老二道報什麼事？」一個道：「打殺了，房下勿知道的，我與他朋友之情，自然報個兒信，居去你道可是勿差麼？」老三道：「禽娘賊，屯我的色頭，金台聽說哈哈大笑，對衆人道：「這戎囊好不怕羞，衆人個個好笑。」金台等先後走出，沿街趕市，熱鬧非凡，要知打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桃花莊英雄守分 貝州城王則招雄

話說金台在琵琶亭結義，被任定虎捉住，一衆英雄皆散。張鸞與左躑救出金台，聖姑姑渡往鎮江招商店內，打了鮑千金，千金心懷忿恨，欲害金台。騙到桃花莊上，幸得張興、李霸等久仰英名，反與金台結爲朋友，担擱三月，同往丹陽鳳凰村上觀看方魁本領如何。其時七位英雄扮作武士，到了丹陽，停泊上岸，人烟湊集，店鋪喧嘩，好生熱鬧。也傳說此處鳳凰村各路英雄好漢多來趕市，攤頭擺滿，行人結隊成羣，多要去觀看方魁打搗台。前面有一人向金台作揖，金台一看，說道：「呀，吾道誰來？」原來是哥。那人拭目一看，道：「賢弟阿，聽見你身犯王法，流落在外，做兄的甚是放心不下。爲何今日也在這裏？」金台道：「哥哥這裏不是講話之所，慢慢說明便了。」跟金台進了酒店，金台問道：「有好酒店，店主道：「此裏面請坐。」張興道：「阿，兄弟們天色尚早，吃杯酒去。」那八個英雄分爲兩桌，淪流洒洒，酒已三杯。張興啓口問金台道：「金兄弟，吾與初交之時，你說只有一個姐姐，沒有兄弟的，爲什麼今日有起哥哥來呢？」金台道：「列位有所不知，吾從前說沒有嫡親兄弟，這位哥是族分中的，出外多年了，他的名字叫金隆。張興道：「吓，原來是族分中哥哥，吾道是嫡親的，故而班剝你起來了。」金台道：「吓，哥哥，我與你別了多年，今日相逢，你還不改舊姓，未知只幾年中担擱在何地，斷絕音書，小弟時常紀念，今日乃是意外相逢。」金隆道：「阿，賢弟，一言難盡，若問爲兄的幾載漂流，奈無盤費，把幾套拳頭爲活計，在江湖上度日，意欲回家，剛到揚州，悔氣來了，病倒在招商店中，五個月，弄得分文沒有，如今病到已愈，想要到丹陽來打搗台。」金台道：「既如此，吃完了酒，同去便了。」金隆道：「賢弟阿，目下境况如何？」金台道：「小弟也時衰運乖，自尋煩惱，便仔把前情說了一遍。」金隆聽說，便道：「賢弟，休要煩惱，你是英雄漢子，雖然有罪，也不足慮的。古語云：『得道遙處日逍遙，倘得恩赦，便可一展素志。』六位英雄齊道：「勿差，勿差，吃完了酒，算賬交銀，一同出店，望鳳凰村上走去，但見人山

人海，好一片寬大空場。擺台高搭，周圍吊著紅彩匾對詩文俱全。屏大的鏡子，照如明月兩邊，排立劍戟鎗槍刀鎗鏢鏢。那堆絨鳳絨凰，俱是五彩妝成的翠毛，撲開兩翅，猶如活的一般。大家多是喝采，一班好漢們，拳頭多痒起來了。想把方魁來打，但見鳳凰台上一十六名家將，同聲以喝，站立兩旁。中間走出一個少年，面我傅粉，齒白唇紅，眉清目秀，鎖口圓腮，身出八尺，海下無鬚，年約二十，頭戴金冠，雙龍抹額，面前朵紅絨球，嵌著一位貓兒眼，身穿一件海棠紅開擺的海青，上綉著新鮮姣豔的花枝，足登粉底皂靴，笑容滿面，立在台前，向著衆人說道：「台下英雄聽者，俺乃方魁，雖則年輕力弱，習成拳法無雙，愛交四海英雄，建此鳳凰台，曾經打過幾日，並無一人勝吾。今日如有英雄，果然拳法精通者，請上台來交手，若能勝吾，奉送元寶一只，彩緞四疋。如若本領平常，休得上台，倘有損身喪命之處，俱勿抵償。勿要懊悔。」說完，把海青脫下，露出一條猩猩血染的大紅棍子，齊腰短襖，銀紅色的，是片金鑲的仙鶴跳包，腰內束著威風赫赫，愈顯精神。忽聽見人叢中一聲腰喊，各位走開，待吾銀包裏，緘上，去試一試看。一個道：「那間你要倒運哉，只個東西上得播台麼？」他一拳便打出腦子來了。今朝休要癡想，包管你跌下台來，頭也跌開，一名嗚呼。那人道：「呸，勿失頭吾的風車拳頭，是一等大名功。那名功拳師打敗了，不知多少。這方魁也稀鬆得很。」一人道：「倒勒里，扶子柱扒上去了。」噲台上朋友放扶梯下來，衆人多道：「活得勿耐煩了，只見那鳳凰台上把扶梯放下，他就一級一級上去，說道：『台主請阿方魁道，請問你上來何幹？』」那人道：「交交手。」方魁道：「你身不滿五尺，有何本領也來混賬，快快下去，就是你的造化。」那人道：「阿呀，台主你差了，若要長人開路神的阿爺，罔兩鬼的阿太方好來打，不知力氣生在骨頭裏的，你的力氣招牌挂在那里呢？」方魁道：「倒也說得勿差，倘然打壞了呢？」那人道：「自家居去服藥調理。」方魁道：「倘然打死了呢？」那人道：「自家居去買棺成殮。」台主阿你輸了呢？方魁道：「送你元寶一只，彩綢四匹。」那人道：「可要賴的。」方魁道：「君子一言，決不悔賴。」那人道：「打哉，便將上身衣服脫光，有幾個瘡巴生在背梁上，肚皮上五花六花，倒十分高興。」說道：「那台主打過來罷。」方魁道：「讓你先動手。」那人道：「看仔細，便一猴拳。」方魁不動，又一拳仍然堅牢。第三拳又將打上，方魁笑道：「並沒吹灰之力，便使一個金雞獨立勢。」那曉得風車拳頭，就谷六六亂擺亂搖，搖得來呀，吁氣喘滿身流汗，被方魁把他的腿上一揪，牢。那人道：「阿呀呀，鉄扁箕真正利害，麻齊齊實在難熬。」但見他身軀漸漸蹲倒，得那方魁焦躁起來了，便一靴尖踢得他團團轉，跌下台來，跌得腿兒殘了，腰兒剝了，連忙哀哀求道：「還吾衣裳衫綢也，勿要了。」台上人便將衣裳擦下，那人慢吞吞的穿著哭道：「要算今朝倒運，跌得來滿身疼痛，便一蹺一拐回家去，要買一張鎮江膏藥的了，勿得知貼得。」

好貼勿好。方魁又道：「台下可有拳頭精通的，速速上台與俺交手。」勿聞一聲，俺來了。但見人海內走出一個大漢，身有八尺多高，好一張黑面鈴眼，大鼻濃眉，潤口方腮，鬚鬚倒捲，一雙兜風大耳，穿著黑布袴兒，黑布短襖，腰內穿一條花跳包，黑布縫頭，腳上殺鞋，見他飛身一跳，早上台來。方魁覺得面前一黑，想道：「此人拳法必然高的。」那人道：「台主請了。」方魁道：「先要請叫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可居住山東焦三子，是也。特來請教。」方魁道：「豈敢豈敢，便一齊動手。」台下之人多着呆了。一個道：「阿哥你看這一記拳打去，勿有還手的那個道：兄弟啫啫啫，回手拳來。」一個道：「阿呀呀，這記拳頭真正利害。」那個道：「有名堂的名爲利市打招財。」一個道：「伊到好看的。」那個鷓子番身來，勿得了，勿好哉。黑流掀跌下台了。焦山子便抱頭去了。張興說：「兄弟們，那個上台。」鮑千金道：「我去我去。」張興道：「須要小心。」千金道：「不妨的。」便兩手一拉，聲人開了。他便飛身跳上鳳凰台來，通了姓名。二人交手，你架我招，你來我去。那里是方魁的對手。一個下來，一個上去。桃花莊上六人皆敗。金隆動了火，飛身跳上兩下交拳。衆人喝采，說道：「石將軍遇著鉄好漢了。」阿喲喲，這一記名爲鳳凰朝陽，回手一記，叫做雙龍入海。喏，這一記東方朔偷桃，唔唔，童子拜觀音，怎麼拍搭一交。金隆立起，傾跳下台來。面孔通紅，叫聲賢弟。方魁實在利害。金台道：「如此待小弟上去。」金台便縱身跳上台去。方魁一見大笑，這俺家打敗了多少英雄漢了。你骨瘦如柴，何必前來討死。快快去將息好壯來。起金台呵呵笑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方魁道：「如此快通姓名。」金台道：「俺乃貝州好漢金台是也。」兩人拱手交拳，各逞本領，約打了三個時辰。方魁知他利害，便用足氣力，打將過去。那好金台把身子一閃，回手一拳，方魁跌在台上。金台連忙扶起來道：「失敬失敬。」方魁立起來道：「果然名不虛傳。」同到舍下一敘。可否。金台道：「小弟蒙兄見召，敢不如命。奈有結義弟兄，同到台下。」方魁道：「同到舍可也。」遂命家將去折播台，他們挽子下台。後面衆兄弟跟著，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方魁拜服小英雄 金隆回轉貝州城

話說鳳凰台上方魁被金台打敗之後，甘拜下風，留到家中去了。樓台前看的衆人，一齊散去。方公子與八位英雄，同到兵部府中。大家見禮分賓而坐，飲過香茗，分付備酒款待。方公子問過了英雄各人名姓，敘談有興，相待甚厚。請叫金台的拳法，才曉得他本領非常，就把金台留住，愿認爲師。金台聽說笑道：「吾與公子高低不同，這句話兒當不起的。不如學那古人風氣，結拜弟兄罷。」方魁聽說，便道甚好。連忙分付安排禮物，總共九人，一同敘義，盟山誓海，重新入席。

暢敘直吃到日落西山。方才定畢。張興等辭別方魁。到船中歇宿。金台弟兄二人。便在方府安身。方太太聞知此事。喚進方魁。問個明白。就把公子訴說道。兒阿。你好沒分曉。你乃宰相之子孫。聲名顯赫。人皆敬重。金台是下賤出身。做馬快的拳頭。不爲奇。在揚州打死濬台豹。氣壞老太師。捉住了。又被妖人劫去。罪犯彌天。反致成羣結隊。來打擱台。你應該捉了他去獻功。爲何主見全無。快去拿捉金台。免得父親洩氣。方魁聽說。便道。母親在此。不是孩兒不近高人。反與金台相交。只爲他的拳法高強。孩兒要學他的。故而與他相交。俟有成就。再行拿住。未爲晚也。方太太生成愛子的心。聽得如此說。他便微微笑道。兒阿。天下教師要多少。除了金台。豈無別人了。麼。方公子說道。金台不比常人。四海之內。要算他最好的。母親最要煩惱。且待孩兒學精了拳。然後捉拿。起解便了。太太聽說。也無可奈何。說道。兒阿。既如此。做娘的也只得答你。但是只可留住金台。其餘一黨。俱留不得的。方魁道。是了。乃時金台與金隆在書房之內。金台便叫哥哥。小弟身犯王法。回家不得。母親放心不下。雖有弟婦侍奉。究屬女流。濟得甚事。哥哥在外無安身。何不回家。況且王則爲人最好。前去托他。在門下弄一個立身之地。則母親早晚有個親人見面。未知哥哥意下如何。金隆道。既如此。爲兄的回去走一遭便了。兩個兄弟到了三更方睡。明日早起梳洗完畢。方公子進來。金台說道。金隆哥哥。要家中去了。方公子聽說。自然打算厚贈金台。自有一番叮囑的言語。說話未完。張興等六人齊到。方公子意欲款留。無如母親分付不肯容留。暗想結義的弟兄。又不好打發。正在兩難之際。恰好王鉄腿的說話來。得知趣道。方公子既要金兄弟教習拳法。且待金兄弟住在此。我們先行回家去罷。方公子正在機謀。各各厚贈盤川。備酒餞行。大家分手而去。六個人下船。就開回到桃花村上。要到金山大拜。且說金台的兄金隆。辭別了方公子。又別了金台回家。金台住在方府上方。魁情義極深。日日極拳。金台暗想道。自古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他是非要我教拳。吾只好略爲應酬。教幾套罷了。方魁不知其意。便日日在花園內用功習拳。不提。再說金隆回到家。中有幾年不到貝州。眼前却是一半生人記的。到家中的路。認清門戶。看去說道。這里是了。便舉手推門。那門閉得甚緊。便舉手連叩三聲。裏面金母走出來。問道。何人叩門。金隆道。吓。伯母是姪兒金隆回來了。金母連忙開門一看。果是金隆回來。想他多年在外。今日回來。雖不是親生的。却也關懷。說道。賢姪內面來。金隆道。來了。伯母在上。姪兒拜見。金母道。阿呀呀。不消常禮罷。金隆道。久離伯母。料想平安。姪兒身雖在外。心尙挂念。金母道。多承姪兒坐下罷。金隆道。是伯母請坐。金母道。想你出門許久。音信全無。做伯母的放心不下。不知你只幾年中。身子好麼。担擱在何方。又不知你年來作何謀生。怎樣度日。金

隆道。伯母聽稟當年一別家鄉。東來西去。沒奈何做了江湖之客。打幾套拳頭度日。金母道。可有餘資麼。金隆道。阿。伯母咳。只叫做江湖趁錢江湖用。那有餘資帶還家呢。金母道。如何。我原叫你不要出去的好。勸你休要妄想。時運不通。只好將就些。望得一朝交了好運。興隆是容易的。吾的話你偏不依。立志如山。要出去。說什麼四方發達。男兒志。困守家中。總是癡。如今浪宕了幾年。仍不能興隆發達。姪兒阿。我勸你休要再生妄想。以後斷然不要出外。我與你嫡親母子。兩相依靠。做一件小小生涯。安心在家過日了。免得在外受些苦楚。更且還要被人欺負。金隆嘆。嗚。答應。偶然見金母拭淚。金隆便問道。吓。伯母何故悲切。金母道。姪兒你那里知道。金隆道。伯母莫不是賢弟遠出。丟不下去。今日見鞍思馬。就傷心起來了。金母道。姪兒你那里知道。二弟不在家裏呢。金隆道。姪兒前日在丹陽打擂台。偶然遇見二弟。與他細細談了一回。金母道。吓。你已在丹陽遇見了。金隆道。正是。金母道。他在那里。作何勾當。金隆道。同了個幾朋友。在那裏打擂台。金母道。咳。這畜生幹這些事情。金隆道。吓。伯母。丹陽有個方魁。是宰相的孫子。擺一坐鳳凰台。凡天內打敗了許多好漢。二弟上台。把方魁打敗。方魁就與他結為弟兄。如今留他住在方府。勝如同胞兄弟呢。金母道。如此說來。那方魁子是個好人了。金隆道。原是好。人。金母道。這畜生可想念吾麼。金隆道。他只為丟不下伯母。時刻挂念。故而教我回家來看看你老人家的。金母道。咳。姪兒阿。這畜生別吾之後。只道他去拿捉江洋大盜。誰知反與強徒為友。在揚州打死濬台豹。那老太師奏明聖上。奉旨嚴拿。來不得家鄉的。了家中苦况。幸虧王則常來照看。目下又聽見這畜生在琵琶亭結義。被官兵捉住。又是什麼張鸞在彼興妖作法。把畜生刮去。各處查拿。只句話兒。豈非更加利害了。犯了彌天之罪。總死刀頭之下了。畜生死了。吾也必死。可憐他的青春妻子。怎麼收場呢。說罷。流淚紛紛。愁容滿面。金隆勸解道。只是二弟時有主張。但是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哭之無益。不必傷心。况二弟叮囑姪兒來。相伴伯母的。帶有白銀二十兩。聊為日給米糧。再姪兒也有銀三十兩。望伯母一并收留着。金母道。只是畜生的麼。金隆道。正是。那是姪兒的。伯母隨沒處用。便了。可相請弟婦出來相見。金母道。姪兒你且坐坐。金隆答應道。是。金母揩淚到裏邊去。收拾了銀子。交與媳婦知道。你伯伯在外。丹陽會過你官人。因丟不下家中。叫他回來的。媳婦快到外邊去罷。蘇小妹聽說。便立起身來。與金母攜手出來。金母道。姪兒弟婦在此。金隆道。弟婦愚伯有禮了。小妹道。伯伯萬福。請坐。金隆道。伯母弟媳請坐。小妹因是自家人。所以不避嫌疑。便也坐下。小妹開口問道。伯伯可是丹陽會見吾官人的麼。金隆道。正是。會過的小妹道。不知身子平安否。近况如何。金隆聽說。把前情從頭說明。小妹聞說。呆呆不語。半憂半喜。憂的是身犯了

那個王法喜的是身子平安遇了好人。再說一會，便進去生爐烹茶。金母向金隆說明楊豹馬熊的來意，如今多是王則調排，俱在衙門中當役。趁錢倒也容易。金隆聽說笑道：「姪兒也要去求王大哥，在衙門中當役，未知伯母意下如何？」金母道：「姪兒這句話倒也使得。那王則何等？人你可認得他否？」金隆道：「尚還認得。待姪兒前去走一邊來。」金母道：「就回來阿。」金隆應聲是，便別了金母。他是英雄生性，氣昂昂來到衙門首，只見來往的入酒肆茶坊，非常熱鬧。照牆上告示，密密層層，却好王則走來一看，說道：「不覺哈哈大笑，問道：『你可是金隆？』」金隆道：「正是。你可是王則大哥？」王則道：「是也。老弟幾時到的？」金隆道：「才到。」王則道：「爲何在此？」金隆道：「我來找尋大哥，便同至陽春酒店中來，叫酒保取茶。」三人一席說話，王則道：「兄弟阿，這位就是金台族分哥哥，名叫金隆，與他也是朋友。老弟這位就是楊豹，與金台也是朋友。」二人聽說，彼此呼腰低下頭，便大家作揖。王則再勸了三杯酒，便笑問道：「金老弟，想你一去六年，未知作何生理？爲什麼到今朝回來呢？」金隆就把在外光景，在丹陽遇見金台，打敗鳳凰台，一一說明。王則聽說笑道：「令弟果然英雄魁首，只可惜目下的罪名更大了。倘被拏住，怎麼處呢？落頭之罪難免。朋友雖多，只怕救不來呢。」楊豹說道：「他既在方家，那方魁是宰相之孫，說來決不坐視。總來搭救的，吾等煩惱有何用呢？」王則道：「哈哈，楊兄弟，你休要癡心妄想。自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況且金台的罪犯得大了，料想方魁也難搭救。況且對頭乃是澹台惠，除非他死了，還可希圖。」金隆道：「王大哥，自古吉人自有天相。此時說也徒然。」王則笑道：「金老弟說的話倒也不差。且吃三杯再說。」金隆道：「請阿，便你一杯。我一杯。」三人吃得多醉了。王則作東，會賤時光已近將晚，公務多完了，漸漸人頭散開。王則道：「賢弟，今晚到那裏去安歇呢？」金隆道：「伯母家中。」王則道：「他家恐沒有床帳，何不到吾家中去呢？」金隆道：「不敢驚動。」王則道：「如此，明日整備床帳，便了。」金隆道：「如此，謝謝。」王則道：「如此，請了。」金隆道：「叨擾之至。」王則道：「豈敢。」同楊豹去了。金隆回去扣門，馬熊走出來，開門，只兩個，又是不認得的。幸喜馬熊回來，金母先已說明，故而此刻一猜就着，笑嘻嘻的說道：「來者可是金隆兄弟？」金隆道：「正是。足下何人？」馬熊道：「小弟馬熊。」金隆道：「敢是前在孟家莊的麼？」馬熊道：「正是。老兄何以知之？」金隆道：「吾家二弟說過的。」馬熊答道：「請裏面相見，就將門閉上，同走進去。」兩人殷勤見禮。金母與金隆說道：「他是吾的螟蛉子，住在此間，應該繼弟。繼兄稱呼，算來賢姪長三歲。」金隆道：「既是我叨長三年，佔得一聲哥哥了。」金母道：「妙阿，你二人須要一條心，不可不和睦，使吾心中稍安。」兩人同聲說道：「這個自然。」天色已晚，搬出夜膳，兩人相對而吃，也議論一番。金台的事情，到二更時分，收拾安眠。婆媳二人又在燈下做活計，到了三更，方才安睡。明日楊豹清早就來扣門，見了金隆，便

同到堂上來行禮。向金母問安。說說閑話。楊豹就在此便飯。飯後三人一同到王則家來敘話。再到酒樓上去談心。吃
到其間。金隆叫道。王大哥。小弟今日重返故鄉。仍然無事。意欲與大哥覓一位置之處。就充役當差。可使得。王則道。
老弟既有此心。待吾留心可也。金隆道。總總費心。王則道。豈敢吃完了酒。大家分散。不到一月。捕班中把周茂革去。王
則就與金隆能幹補了。周茂的名進班當差。日後王則造反。封金隆爲天海將軍的。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使女貪歡傷自命 張松兄弟會英雄

話說金台在方府安身。略爲傳授方魁幾拳。忽然兩月。府中的了環內。有一個極縹緞的名叫采雲。年方二八。便要作
怪。只因方太太爲他丰姿甚美。要想配一個俊俏後身。姻事担攔。那采雲常想佳期。金台在府中。被采雲見過。看他眉
清目秀。年少風流。頓然留意。無奈小主與金台同坐同行。采雲難以親近。那一天丹陽縣請方公子賞花飲酒去了。金
台在書房中閑坐無聊。步入園中玩景。采雲滿心歡喜。私行進園。在百花台邊。見了金台。四顧無人。做出許多風月。叫
聲。金二爺來。噫。金台一看道。呀。原來是一個梅香。年方二八。即便問道。吾在這裏。你就不該來了。阿。采雲道。來也不妨
的。便嘻嘻的笑去。丟眼色。那金台滿心疑惑。想道。這了頭不是好東西。采雲叫道。金二爺。此刻因何在這裏呢。主人不
在。無人伴你呢。若是吾到園中來陪你。可好麼。金台聽了這句話。不覺好笑起來。把那了頭仔細一看。心中想道。如此
長大。怪不得起此邪念。但吾金台正大光明。不敢這些勾當的。那采雲見他笑了一笑。看了一回。會意差了。認得金台
是個知音之客。便走近身來。扯住衣裳。惹得金台忙忙洒脫了采雲的手。采雲慾火高升。就在金台背上追上來。扯住
衣衿。叫道。金二爺。慢些走。金台回頭問道。你要什麼。采雲道。吾不要什麼。采雲便來抱住金台的腰。金台此刻好不心
焦。喝聲。賤人。休得如此。扭脫身子。正要跑時。金台的力氣過大。那裏經得起。被金台輕輕一扭。就扭斷了兩根骨頭。阿
呀。一擊。仰面跌倒。疼痛非凡。滾來滾去。金台一見。反覺過意不去。立定身子。低頭一看。叫聲。姐姐。阿。這是你自己不好。
非關吾事的。吓。姐姐。可不妨事麼。金台叫一聲。問一聲。約有一個時辰。采雲漸漸不動了。金台倒急起來。却好金菊了
滾到來。太太差他來尋采雲。處處搜尋沒有。得見莫非到花園裏去哉。走進花園來。走得不多路。遇見金台。恰巧金台
看見采雲跌倒在地。滾了一時。身體不動。著急起來。便回身就走。口中說道。這樣如何是好。阿呀。呀。這是那裏說起。金
菊道。噲。金二爺。吾們采雲阿姐。可在園裏麼。金台忙道。不知道。金菊道。爲何如此。大頭彭天。倒也笑話。那金台慌忙

走到書齋裏來道。這這是那裏說起吓。吾只爲無聊耍花園。那曉得撞著只輕狂使女。跌下一交。便滾了一回。身子不動。不知跌傷了什麼。所在這般光景。看來有死無生的了。如若無人見。吾還可脫卸吓。偏偏被金菊了頭。看見無私有弊。總要猜疑的。須得快快走開罷。講到金台是英雄。爲什麼怕這些事呢。只爲方魁待他十分好意。恐防跋涉起來。只道他是沒理之人。雖然不是真的。諒金菊必要說出。遇見情由。乃是辨不明白。住不得了。走的爲上。便急急匆匆。衣衫不換。盤川不帶。往外就走。忽有一人問道。金二爺那裏去。金台道。吾出園門去走走。那人道。吃中飯快哉。金台道。曉得了。就來的。便一竟走到園牆門首。那門上之人亦問道。金二爺那裏去。金台道。大爺不在家裏。靜坐無聊。外面走走。就來的。門上之人就來阿。金台出了方家。走過鳳凰村。便滿身流汗。再說金菊到園中。一直走到百花台來。只見采雲跌在地上。叫了幾聲。不見答應。此時金菊頓然呆了。急忙到太太跟前說道。呀呀。太太勿好了。方太太道。賤人打發你去尋采雲。去了許久。倒是大驚小怪。什麼意思。金菊道。阿呀。太太呵。奉命去尋采雲。尋來尋去。總無踪跡。便走進花園。走到百花台前一看。但見采雲倒在地上。叫喚他。總不做聲。只有微微一口氣了。身體冰冷。太太道。那有此事。我却不信。了環多道。來哉。三個了環。跟了太太走進園來。到了百花台前。果見采雲倒在地上。身子不動。方老太太吃了一驚。見他頭髮蓬鬆。爛泥滿身。吓。敢是冒了痧氣。或急症。金菊道。太太勿要瞎猜。讓吾裏脫開了衣裳來看看。太太道。說得有理。便解了上身衣服。舉目一看。阿呀呀。太太。你看筋閃骨斷了兩根了。太太道。阿呀。這又奇了。分付把合府家人喚進來。待吾究問。金菊道。太太不必叫家人。只要問金二爺就好了。太太道。爲何呢。金菊道。太太方才了頭。走進園門。看見金二爺忙亂得很。太太道。你可問他麼。金菊道。了頭問他。可曾見采雲否。他葛葛搭搭的說道。勿得知。大頭彭天急急而奔。他來時一問。就明白了。方太太聽說。便分付喚金台進來了。了環答應一聲。去不多時。就來回覆說。金台出門去了。方太太便道。鳳珠月香。同在這裏照看。不可走開。阿二人多應聲是哉。太太道。金菊隨吾來。金菊道。是方太太心中氣得很。咬牙痛恨金台。說道。不良野賊。喪盡良心。強姦了采雲。采雲不死。還有可說。若死了。必要他抵命。免叫留下禍根。約有兩個時辰。公子回府來。見太太說道。太太在上。孩兒拜見。方太太道。畜生好阿。吾教你不要金台。你強留在家。中。如今他強姦了采雲。押傷了筋骨。自知情虛。走脫了。方魁道。母親。那金台是個男子漢。決無此事。或有便人。亦未可知。太太道。畜生還要代他抵賴。現有金菊見他慌忙而走。不是金台。還有何人。你若包庇子他。吾就將你處死。方魁不敢逆命。只得自到花園去看采雲。一看氣已將絕。兩個了環哭個不停。便回到書房中來坐下。想道。金台是好漢。決無

此心的必然另有別人。那何冤金台正在納悶。丫環來叫道：太太請大爺快些進去。方魁道：來了，只得勉強走進去。太太便喝道：畜生如今采雲已死，還不報官，拿住金台，要等什麼？方魁道：母親，但是金台乃奉旨嚴拿的欽犯，留在家中，原是孩兒該死。如今據你說來，難道罷了麼？你與丹陽知縣既有交情，將此事對他說個明白，單把金台開罪了。方魁道：母親知縣呢？雖有交情，但這件事認真起來，總要咨部。孩兒名字總去不掉的。連累爹娘有縱子不教之罪了。一頭說話，便跪下去求道：伏望母親開恩，不必報官，且將采雲下了棺材，幸得他父母雙亡，只有一個哥哥，現在遠方。金台雖則逃走，各處衙門多出差捉他，總要拿住的。太太罵道：不聽良言，弄出這些事情來，應該把你處死的。以後可聽我話否？真心說出來。方魁道：母親，孩兒以後總聽教了。太太道：只是太便宜了。金台這狗才，還不快去備棺木，成殮采雲。方魁道：是是待孩兒就去。方魁便出外，分付家人買棺成殮。自己坐在書房中，好生煩惱，想金台總不肯做此事，若不是他爲何又不別而行呢？究不知係何人害死采雲的，暫且不表。再說金台並非怕事逃走，只爲方魁情義甚好，雖說無私，却也妨礙，怕他鬼怪，匆匆走脫的。想要到桃花莊上去，又恐方府有人追來，又無盤川，到那處去呢？金台忍了餓，只管走，日夜能行六百里，走到鳳遠地方，只見人烟湊集，熱鬧非凡。金台肚中飢極，走入麵店內，坐定，堂官泡了一碗茶。金台一吃就完，便叫堂官再取茶來。堂官應聲是哉。客人等一等。金台正在等吃，只見幾個堂官慌忙走來，說道：客人毛太歲來哉。大家快些迎接阿。這些吃客多道惡蟲來哉，勿得勿接，便一齊立起身來。大家去相迎，惟有金台仍然坐在那里。堂官道：客人他來頭真大，那個敢去得罪他。金台道：來頭怎樣大法。堂官道：一字並肩王。張千歲大爵主名松，金毛太歲是他的混名。那惡少已到，許多人跟着伺候。堂官道：小人跪接爵主。惡少道：罷了。金台道：堂官跪來，拿兩碗八鮮與吾吃。堂官道：是哉。張松道：這是何哉。如此大模樣，金台只做不聞。一動勿動。那金毛太歲怒冲冲道：那里來的見吾大爵主，叩兩個頭，才是道理。金台道：呀，你是何人，要吾來叩你的頭麼？張松道：你還不知吾張千歲大爵主，可應該要叩頭麼？金台道：敢是你認差了人麼？張松道：跟來的二十四名家將，一起走來，何人上得金台之手，跌的跌，滾的滾，逃的逃，躲的躲。店主十分著急，多說道：這位爵主不是好惹的。金台道：呀，什麼爵主，俺偏要打他，便把張松扭住胸膛，喝聲狗頭，什麼要人迎接，你俺是不怕勢頭的。一面提起拳頭，就打張松，急得滿面通紅。本是仗勢，原無力氣。哀求金台。金台道：狗頭，我且問你，以後還要欺負平人麼？張松道：勿敢。金台道：還敢來欺俺麼？張松道：勿敢。忽聽得門外高聲大喊：誰敢無禮欺吾哥哥，俺張洪來也。張松聽見，便叫道：阿呀，兄弟阿，做兄的吃了苦頭了。張洪道：吓，哥哥走

開待吾來報仇便了。一挺身子走過來。正要打來。却定睛細細一看。便住了拳頭道。足下可是貝州金好漢麼。吾在丹陽鳳凰村上打擂台。看見英雄。打敗方魁。方知是貝州好漢。渴想之至。恨難親近。幸得今朝到此。金台便道。俺正是貝州金台。張洪把手一拱。金台道。不敢不致。二人見禮畢。張松道。阿哥吃了他虧。與吾報仇。才是反以禮而待。這是何意。張洪叫聲哥哥。這位英雄。就是天下有名的貝州金台。須見一禮。張松道。若說真的。捉去解官。才是道理。如何反要見起禮來。好勿失頭。張洪道。吓哥哥。爲弟的最愛英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況且他是好漢。仰名已久。難得相逢。張松道。你去與他做朋友。便滿面怒容。拔脚就走。張洪叫說道。吓英雄家。兄是個粗莽之人。冒犯之處。不可見怪。金台道。好說。多承二爵主抬舉。小可冒犯了大爵主。伏乞恕罪。張洪道。豈敢。二人便分位坐下。那店主登時送入鮮大麵來。吃完。張洪會了東。再相請金台家中去。書中先說張松。回到家坐定。一聲長嘆。說道。金台是奉旨嚴拿的要犯。應該捉去解管。勿但是替阿哥報仇。而且王帝面上。賀功勞了。倒反敬重他。豈有此理。待吾進去告訴阿媽。便洒步走進中堂。把這情由告訴太太。太太聞言。心中大怒道。萬事有吾。你且不用心焦。等兄弟回來。說吾喚他進來。問他便了。你且去。張松道。是了。娘子出去。再說太太喚道。采芬。你到外面去。打探二爵主回來。說吾喚他有話說。采芬應聲是。連聲走到外面來。當心打聽。不多一回。見爵主同府同金台雙雙見禮坐下。正在吃茶。裏面采芬走出來道。吓太太。有命請二爵主進去。張洪道。吓來了。英雄請坐。待吾去就來。金台道。爵主請便。張洪進去。金台一人獨自閉着。只見好高大的廳堂。雕梁畫棟。當貴氣象。果然好個藩王府。想吾有緣。今朝得到此地。吾看那張松的行爲。原像是個惡少。那張洪做人甚好。但不知留吾到家。是何主見。要知張爵主捉拿金台的情由。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八回 張主府拿住金台 姑蘇地遇見劉松

話說張洪進內說道。母親呼喚孩兒。有何分付。太太道。畜生我問你。金台可是奉旨嚴拿的要犯。你爲何留在家中。張洪道。伏乞母親不必生嗔。孩兒前日在丹陽鳳凰台上。見金台本領高強。料想一時難捉。故而哄到家中。假裝要好。灌醉之後。往文武衙門中。通了信。把他捉住。解去。太太道。原來你是這個意思。你外面去。小心行事罷。張洪應聲。是一直走來見金台。金台便立起身來。與張洪挽首到書房坐定。張洪即忙分付擺席。二人共酌。小使在旁洒酒。金台道。冒犯大爵主。不來見罪。反如此多禮。小可何以克當。張洪大笑道。英雄赫赫威名。天下聞知。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家兄是

一個莽夫。休要見怪待吾去告稟母親。金台道：「阿呀！此乃是金台不是，何必告訴太太？但不知方才太太喚爵主進去，有何話說？」張洪道：「母已將家兄責過，叫吾拜徒爲師，學習拳法，不知尊意如何？」金台道：「多蒙太太恩赦小可，又蒙二爵主如此款待，還說什麼拜徒爲師，言重了。」張洪道：「休要太嫌，請酒。」金台道：「請吓一杯一杯，把那金台吃得醉去。」張洪叫小使扶他到榻上去睡，便差人到文武各衙門通報，連夜來捉。至三更時分，各衙門精兵前來，燈光火把照得一片紅光，把前後府門守住，帶兵官道：「吓二爵主，金台在那里？」張洪道：「榻上睡。」帶兵官道：「左右將他如法拿牢，上了緊銬，緊鍊打入囚車，小心押住衙門，兵役們同聲答應。」上前先把他兩足上了緊鍊，兩手也上了緊銬，蒲銬銬鎖咽喉，任你英雄好漢，總也逃不脫的了。金台還在夢中，那知禍事平空降來，悉聽他們拿捉。自古道：酒能誤事，信不誣也。金台被他捉下囚籠，初時尚且糊塗，及至酒醒，眼一睜，方才明白，足有銬手有銬頭，套銬鍊，總難脫身，便大笑叫張洪道：「原來你要捉俺，也何妨說個明白。」俺也俯首無辭，粉身碎骨也甘心的，何須作此兒童態？」張洪道：「若不如如此，那能捉得住的？」金台道：「就捉住，速解東京便了。」那帶兵官聽說，笑道：「果是好漢，將他押住衙門，明日備文起解。」衆衙役應了一聲，是帶兵官道：「二爵主多多驚動，致意太太，來日請安。」張洪道：「不敢送官閉門。」弟兄二人同來，見了太太，把捉金台的事，告明一遍。張太太問道：「大喜，弟兄兩個各自同房，書中不表。再說貝州金台，身雖捉住，也不慌張，連著囚車收了禁，來朝帶到中堂起解，大書好了，分付委員押赴到京，派衙役八名兵丁五十名，令官役兵丁刻刻隄防他逃走。那曉得忽地風來，飛沙走石，乃是張鸞左驍，得了消息來救金台，把那差官捉得襄陽，把二十五雙兵丁喝散，八名差役多如呆漢，大家只會張口，把金台擡到姑蘇，方始風息雲開。那差官提到襄陽，唬得心驚胆戰，明知妖法把金台救去，此事如何是好呢？只得親自去見襄陽縣，助了盤川回鄉，五十兵名丁陸續回來，見官多說妖法利害，只得大家逃回。再說金台平空到了蘇州，手足皆鬆，刑具自開，便道：「只是那裏說起吓吾的身子已被官兵捉住，那知地黑天昏，又脫了囚，那一僧一道空中現相，莫非又是張左二人來救吾麼？想他們救了吾，倒反害我罪上加罪，王法無情，那裏肯休，到底總要拏住吾，事已如此，吾也憂愁不得，聽天由命罷了。」只是吾沒有一錢親友全無，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待吾問來。金台逢人拱手便問，那人說道：「此乃是渡僧橋，但見來往吵鬧非常，諸般買賣甚多，金台便信步上前，只見來了一淘人，說道：「阿哥，那間走路，多要當心的，若不當心，撞在拳頭身上了，性命難保。」又一個道：「勿差勿差，若見劉松，大家拳讓。」金台聽見隨卽上前問道：「在下聽見列位說的岩拳頭，如何利害，所以動問一個道客，這裏有大名功，是岩拳頭的好漢，名叫劉

松日常無事。在街坊上閒走。生成酒坛。大的拳頭。若過東。若過西。偶然若著在別人身上。有造化的呢。痛得半死。若是倒運的。骨頭折斷。去見閻公。金台道。吓。這樣叫做宕拳頭。一個道。正是金台點頭。一路思量走去。想盤川全無。吾記得劉小妹的父親。家住在蘇州山塘上。雲樓裏。今朝何不到雲樓去呢。見了劉老伯。與他借些銀兩使用。主意想定。朝前走去。只見人烟稠密。旁邊許多閒人。大家說道。立定宕拳頭的來哉。金台問道。在那裏。一人道。喏。街中來的。長長大大。黑里黑搭的就是呀。金台一看。只見一個長大漢子。約計身子八尺。粗眉大目。方腮頭上。烏緞包巾。身穿元色箭衣。元緞靴。街上行人見了。人人懼怕。獨有金台一點也不怕。心中想道。那匹夫倒也氣概。但不知拳頭利害。不免迎上前去。試他一試。便只做不知上來走。當街不讓。劉松見他身子短小。况且瘦怯。吾的拳頭如何當得起。叫聲朋友。閃開些。讓吾走。金台道。只是朝廷的官路。大家走得的。什麼要讓起你來。劉松笑道。你若不讓。你要吃。就把拳頭宕將過來。要把金台打開。金台閃過身軀。便一個雙龍入海打來。劉松此刻火氣直噴。用力招架。旁邊閑人觀看。四語三言。不絕於耳。二人打了一回。劉松招架不及。仰面跌倒。街坊上人拍手大笑。金台含笑而走。劉松立起低頭走去。從今再不宕拳頭了。只怕撞了金台。又要吃虧。此話不表。再說金台行走。想往雲樓去見劉老伯。但不知劉老伯爲人如何。且去見他。便一路問信。此地有個雲樓。在於何處。那鄉人道。雲樓前面就是。金台道。多承指教。鄉人道。豈敢。金台走不多路。已到一看大門緊閉。卽忙用手扣了兩下。劉老老在內聽見。只劉老老生了三女。大的名叫貌多花。次的名叫玉芙蓉。第三個就是劉小妹。貌多花與劉小妹爲妓。獨有芙蓉不肯爲妓。在家倚仗父親。要與他扳親。只宗人家。多說劉老老名氣不好。不肯扳對。故而担擱下來。只叫做做女工。雪月風花。一些不想。倒甚賢孝。蘇州地方。有個人。名叫金忠。年方二十有三。却有幾百斤的燥力。拜王蒲爲師。學習拳法。那兩日前。金忠游虎邱。從雲樓門外經過。不期見了玉芙蓉。一看好比嫦娥下凡。探聽明白。乃是劉小妹。年方二八。尙未傳紅。姊妹在揚州爲妓。單留此女在家。便起了不良之心。思量嫖這玉芙蓉。一連兩日。來到雲樓。向劉老老說明其事。你的女兒玉芙蓉。如肯與吾成親。與銀子三百兩。劉老老回說。多蒙大爺見愛。理當如命。無如小女的性子古執。得很。對親常要揀人家的。爲父的做不得主。明媒正娶。尙且如此。苟合成歡。却難從命。金忠聽說。笑道。既如此。姑娘與我做渾家了。劉老老再四推托。金忠就打咀巴。說道。不中抬舉的。老亡八。兩個女兒已做娼妓。那一個那裏清白得來。便三天兩天常來走動。劉老老急了。不得。又無處可躲。住在此處。又恐生禍。一日。父女二人正在商議。料想金忠必然還要到家中來。若再來。吾就拚這殘生。與他做個死相交。罷。劉老正要回。

言忽聞敲門聲。便道：「吓！叫門者諒來又是金忠來了。」二姑娘便進去取了一把快刀，抵莊與金忠抵命。且說劉老老開出門仔細一看，原來不是這兇人。金台便拱手道：「請問老伯尊姓大名？」劉老老道：「姓劉名乃，足下何來？」金台道：「路過蘇州，特來一見劉老老，道不敢足下尊姓。」金台道：「姓金。」劉老老聽見姓金，心裏一跳，頓然呆了。又問道：「不知府上住在何方？」瓜葛全無。因何到此？金台道：「吓！老伯容吾進內說明來意。」劉老老道：「草堂請坐。」金台應聲來了。劉乃恐怕金忠又來，故而急忙關門。金台就見禮。劉乃還禮，分賓坐下。金台將前情說了一番。劉乃即便立起身來，說道：「原來就是貝州金好漢失敬了。」吓！老漢往裏面去，就來請坐。金台道：「老伯請便。」劉乃走到裏邊，叫聲女兒，你道扣門的是那個？阿呀呀，爲何在此啼哭？玉芙蓉道：「爹爹吓！女兒只道又是金忠，方才在門後聽得明白，原來是金台好漢。可恨這尤龍潑婦殺死了吾妹妹，雖則金台殺盡強人，仇已報過，然而想起同胞姊妹不完全，叫女兒那不傷心呢？」劉老老道：「吓！女兒，這也怪不得你，但是人死不能再生，況且金台已雖報仇，如今哭也無益了。快把香茗煮起來，還須備酒。」劉二姊便揩淚先去烹茶。劉乃仍走出來道：「吓！好漢，老朽在此想你吓！」金台道：「吓！老伯想吾什麼來？」老老道：「想你罪大如天，離鄉背井，拋撇萱堂，倘一日拿住了性命交關，什麼處呢？你總須要個安身地方。」金台道：「吓！老伯休如此說。」金台雖則年少，不知世務，到底是個男子，已經犯法，不足慮也。如若沒有什麼風波，便罷。設有風波，也是沒奈何。人若偷生，即非英雄。劉老老大笑道：「果然好漢可敬。」二姑娘道：「爹爹茶有了。」劉老老道：「來了。」便到裏面去端茶。金台想道：「會記得娘子說那劉乃生三位姐妹，玉芙蓉不肯爲妓，與父相依。這個聲音，姣滴滴，莫非就是麼？」劉乃奉茶出來道：「好漢，便茶在此。」金台道：「多謝。」劉乃滿面愁容。金台見了，便問道：「老伯爲何面上不悅？」劉乃道：「吓！好漢，老朽是只爲有一樁可愁的事。」金台道：「老伯到底爲何，不妨說個明白。」劉乃道：「老朽年邁所生三個女兒，貌多花，與劉小妹是好漢遇見的，還有一個女兒，名喚玉芙蓉，要知金忠如何遇見金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金台借債到山塘

金忠聚衆鬧雲樓

話說劉乃直訴出金忠之事。金台聽說叫聲老伯放心。那金忠雖則無禮，到底也要用好言說化其心。自然不來了。劉乃道：「吓！好漢阿，那金忠以力爲強，老朽苦苦哀求，全然不理。」金台叫聲老伯，待吾來說，管叫他好好的走去。令愛的名聲保得牢的。劉乃聽了金台之言，便進來說與玉芙蓉知道。玉芙蓉道：「只金好漢是難得來的，論禮須要端正酒席款。」

待才是劉乃道金好漢是個英雄。況且救你姐妹。女兒你出去與他見過禮。玉芙蓉應聲是曉得。想進房換衣裳。見金台。只見劉乃走出來。含笑叫聲英雄。二小女出來見禮。金台道。呀。不敢。便立起來。玉芙蓉走出來。輕啓朱唇。叫聲伯伯。呢。一邊叫了伯伯。一邊叫聲姨妹。深傑作揖還禮。各備嫌疑。東西坐下。彼此問安。且說劉乃備酒。剛逢金忠就到。將身立定。心中想道。今日劉乃肯把女兒與吾成親也罷。若再不肯。就把雲樓拆去。方見俺的利害。雙手推門。走將進來。却不見劉乃。倒有一個人坐在東首。西邊坐著玉芙蓉。金忠走進心內大怒。雙目圓睜。想道。只老烏龜如此放刁。吾到來兩次。不叫女兒出來。現在與只狗頭對坐。扳談。真正氣死吾也。便大步洒開。走進來了。二姑娘一見頓然一呆。便輕輕就對金台道。只個就是金忠。連忙進內。立在屏門之後。看金台立起身來。原不動火。看他何如。金忠便放聲大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與二姑娘對坐。壓。金台笑道。朋友之言差矣。只裏是清白人家。並不是平康院子。吾乃是親戚前來探望的。並不犯你。你得罪吾麼。快些外面去。金忠笑道。大胆的狗頭。吾到這裏。你該迴避。什麼到教吾出去。看金台矮小。拳頭起處。兜胸打來。金台輕輕挑脫。回手這記拳頭。利害得很。金忠也要來招架。那曉得本領高低太遠。招架勿來。如何還手。料想打他不過。只得逃走。金台任他逃去。笑道。一些本領也沒有。在吾面前。便什麼兇。劉二姐忙出來含笑叫道。金伯伯。原是天下馳名的真好漢。不須幫手。打那金忠。金台道。吾只道金忠那樣兇法。原來是個沒用的東西。再說金忠。自言道。罷了。吾只道小小狗頭。沒有什麼本事。那知力氣甚大。拳頭又兇。料想打他不過。只得脫身出來。且去告知師父。再來報仇。領了。正走時。恰逢劉老備酒回來。一見金忠。就著了急。不免要上前。叫聲金大爺。那里來。金忠道。劉乃你這老亡八。何處來的野賊。留在家中行兇。打吾今朝。那肯干休。停一回來報仇。若是將他放去。今宵就要折去雲樓。把你只老牛活活的敲死。劉乃想道。呀。不好了。聽其口氣。已經到吾家裏。與金台打過的了。打出禍來了。便急忙回到家中。問金台道。何故要打金忠。金台道。阿老伯。他若好好的說。他出口傷人。就打。只種強橫。世所罕有的。吾道他是個好漢。那知本領平常。上不得吾的手。故而放他的。劉乃道。如今惹出禍來了。他的朋友多是拳教師。方才途遇對吾說。要來打還陣風。教吾不要放你走去。如若放了你去。就要折去雲樓。連吾老朽要受害。只便如何是好。金台聽說。叫聲老伯。不必焦心。金忠不打還風陣的。那敢在老虎頭上抓痒呢。劉乃道。他總要來的。金台道。且待他來。再作計較。劉乃是急得了不得。金台看得希鬆。二姑娘叫聲爹爹。伯伯名聲天下聞知的。人無敵手。必然不怕那金忠的。又聞外面扣戶之聲。劉乃道。不好了。必是那打還風陣的來了。金台說道。總然要打還風陣。也沒有這樣快法的。玉芙蓉道。爹爹必

是送菜的。且去開看。劉乃硬著頭皮開門一看。果是小二送酒來。劉乃即忙款待。金台說好呀。好說。金台道。咳。老伯。既爲親戚。只管如此稱呼不雅。隨俗些好。劉乃道。老姪如何。只爲家寒少禮。備杯水酒。略表微心。老姪盤桓幾日游玩。再聊助盤川。那時金台正在肚飢。也不推辭。竟與劉乃對坐而飲。要說金忠自誇本領人。那一日撞着金台。打不過。要告訴王浦。打還風陣去。此刻劉松正在與王浦閒談。金忠走進。劉松便把金忠一看。心中思想。難道也被人打了麼。王浦叫聲。徒弟滿面愁容。是何緣故。金忠道。啓告師父。知道徒弟今朝游虎邱。偶然步到雲樓。只見門開在那里。吾便走進去。一看。見男女二人對面坐下講話。王浦道。那個呢。金忠道。女的就是劉老之女。名喚玉芙蓉。男的不認得。那女的見了徒弟。即忙走進。所以吾說了幾句不伏之言。可惱。是男的就罵起吾來。因此與他打架。他就倚恃本領。打得吾不能招架。一溜烟走來。今日真正不幸。要求師父替吾報仇。王浦道。有這等事麼。俺王浦的徒弟甚多。從沒有別人打敗吾的徒弟。你可知道。他叫甚麼名字。金忠道。不會問得。王浦道。如今在也不在。金忠道。還在雲樓。王浦道。如此待吾親去看來。劉松道。王師父親自去阿。王浦道。劉老師可同去麼。劉松即忙回說。理當助興。請了此番。王浦勇如虎狼。要去打還風陣。又帶了一班徒弟。金忠仗勢冲頭。行來已是雲樓。金忠叩門。劉乃與金台正在吃酒。劉乃聽見叩門。忙對金台說道。叩門者必是金忠。合了許多朋友來。到打還風陣。如何是好。金台道。阿老伯。自古道。兵來將擋。何必胆小。待吾出去見他。劉乃道。人來多的。金台道。不妨的。劉乃心慌胆怯。必有一場大干戈了。二姑娘急得雙手亂搓。那金台不在心上。那怕金忠人多。開出門來。仔細一看。笑道。打不過俺家。逃了去。應該學習去了。又來爲何呢。俺家豈怕人多麼。反不如早些拜吾爲師。把上好的拳法傳授你。自然名望振大。那邊劉松走近一看。就是渡僧橋。跪下打吾的朋友。嘗過滋味。也勿敢效勞。王浦也走近來一看。連忙拱手問道。英雄可是貝州金台麼。金台道。然也。王浦急忙深深一揖。笑道。小弟看來。原像金二哥。幾乎冒犯也。請阿。金台道。吓。不知足下尊姓大名。如何認得小弟。乞道其詳。王浦道。此地不是說話之所。請到舍下細談。金台道。話未說明。不必驚動。只里舍親處坐便了。且說王浦挽了金台的手。兩人見禮。劉松也向金台作揖。原來就是宕拳頭的朋友。劉松見了金台。好不惶恐。王浦叫聲。金忠道。這位就是貝州金台。不可冒犯。過來見禮。金忠道。是哉。此刻金忠走過來。上前見了金台。謙遜坐下。只有劉松頭也不抬。欲告別先行回去。尤恐金台說出來。劉乃在門後看得明白。走進來對女兒說道。如今才曉得金台。果然是個英雄。三個拳教師。見了他。再也不敢殺野。到在那里講正經哉。玉芙蓉道。爹爹待女兒。烹起茶來。再說。王浦叫聲。金二哥。你可認得吾麼。金台道。小弟

看來原有點面熟不知尊姓大名。王浦道：小弟姓王名浦，也是貝州人氏。那年搶了過往人的財帛，被官兵捉拿，審明小弟是個從犯，減等充軍。在監時候，多承照應，後來遞解，又蒙厚助盤川，別後已有兩年。時時想起的，近來聞得二哥罪犯彌天，奉旨捉拿，不知何事來到此間。金台聽說，把頭點點，才記兩年前貝州大盜王浦減等充軍，今朝難得重會，千里相逢，總算有緣。那王浦叫一聲金二哥，小弟想你是個好漢，何得犯此大罪來吓。金台道：王大哥有所不知，便把前情一一說明。王浦道：咳，可惜埋沒英雄名望，令堂在家，靠何人呢。金台聽說，便道：就只是自尋煩惱，吉凶死活，由天判斷。王浦道：金哥，自古道：身長六尺，天下難藏。金台道：不妨，倘然再被捉住，自然甘心受死。一日，不拿吾金台，餘生一日也。王浦聽說，笑道：好個英雄大丈夫，全無貪生怕死的意，便指著金忠道：這個金忠乃是弄的徒弟，不知人事，冒犯虎威，幸勿見罪。金台道：豈敢。只是小弟無知，冒犯令徒。王浦道：言重了。金台道：這位仁兄尊姓大名。小弟姓劉名松，金台道：府居何處。答道：本地。原來本地人氏，會記得是那里會過的。劉松一想，忙答道：從來不會會過的。金台道：吓，面熟得很。劉松道：正是。却好劉乃送茶出來。金台叫聲：阿老伯，這三位多是好漢，理當相見。劉乃道：阿三位英雄，老朽劉乃見禮了。多道：老人家常禮罷。見禮已畢，各人吃了茶。王浦叫聲：金二哥，舍下談談去罷。金台道：天色已晚，改日來了。王浦道：既如此，明日再來相請，告別了。劉乃道：多多有慢。多道：好說。三人作別。金台將他們送了出去，回身進內，仍將門閉上。與劉乃重新吃酒。天已晚了，就把床鋪安排。金台燈下閑想，不覺笑起來道：吾在衙門中，為馬快應該守法，多蒙師父把拳頭教了吾，那曉得本領無人及得，名揚四海，人人敬重。吾金台的就是英雄好漢，却也不少。吾自己多不相信。普天之下，並無強過吾金台的。麼咳，可惜了。吓，本領高強，總出不得仕，不能做安部定國，只是漂流不定。母子分離。金台想到了娘身上，心事了，便短嘆長吁，急悶在胸。且說那劉乃叫道：阿女兒，為父的想起來，正可笑。王芙蓉道：阿爹爹，可笑什麼。劉乃道：可笑那王浦、劉松、金忠三人，雄糾糾氣昂昂，狀如強盜一般。今日見了金台，好似老鼠逢貓，大家呼腰，曲背恭敬也。真正是強人自有強人收。王芙蓉道：方才打門之時，唬得吾存身不住。若沒有金大伯，誰乃擋得。劉乃道：吾也在此想，千幸萬幸，留住金台。此番必須厚贈盤川，可好麼。王芙蓉道：爹爹正該如此。好夜深了，進去睡罷。父女二人各自歸房。次日天明，大家穿衣梳洗等話。金台想道：住在這里，沒有什麼事情，欲要開口，借些盤川，倒又不好意思。正在煩惱，只見王浦、劉松二人親自來請。金台却不過，只好同去。到了王浦家中，少到酒肆中，送到一席酒筵，三人同飲。王浦便叫道：金二兄，你今有罪，現在各處查拿，此地也難久住，須當防備拿捉，並不是小弟無情，打發你去。

呢。金台道：「王大哥這是你好話。」王浦道：「金二哥，今有白銀二百兩，若不怪吾，送與二哥做盤川，且往他方尋個安身之所。不知金台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一席酒朋友重義 百花村姊弟相逢

話說王浦在姑蘇收了三十餘箇徒弟，教拳名振吳邦，多說王浦的拳頭名工，無人可及。正在行道，那曉得一個拳頭祖師貝州金台王浦一想，他在此，我要倒運了。為此請他吃酒，送他二百兩銀子，叫他另尋所在。他若是去了，那拳頭仍舊爲我獨尊。金台正在盤費，沒有聽王浦之言，便立起來道：「王大哥，我與你雖只朋友，怎好白叨其惠？」王浦道：「金二哥，若不見收，就是看不吾起了。」金台道：「說那裏話，既蒙不棄，只得厚面。」王浦道：「好說。」劉松在旁剔牙，想道：「我也該他幾兩花銀，想起前日跌我之仇，是我的冤家，老實今朝不送了，諒他也不怪我不好的。」三人直飲到天晚，王浦把銀子送過來道：「金二哥，白銀二百兩，聊表寸心，目下姑蘇地方公差捉你甚是嚴緊，你今耽延在此，反要不安，不如到別處去罷。若有了安身之處，須通一信。我在蘇州丟下心事，金台連聲答應，說道：「決不住在此地。」王浦道：「妙，往別處去才是。」金哥哥若到了別處，你要當心。」金台道：「是曉得。」天已晚了，二百兩花銀，金台收好，作別二人，一同送出，仍從舊路回到雲樓叩門。劉乃開門，見笑道：「老姪到了，我說爲何此刻還不同來。」小女說：「只在這時候來快的了。」話方說完，却來了裏面去坐。金台道：「曉得。」金台進內，劉乃閉門，同到堂前，叫聲老姪，爲何去了大半日，直到此刻方回。金台道：「老伯，有所不知。」那王浦劉松二人相邀吃酒談心，直到方才多不會醉。劉乃道：「看你醉意一些多，沒有真是個飲將軍。那時金台又將王浦叫他不要在蘇州担閣，送銀二百兩，叫別處去。」說與劉乃知道。劉乃道：「道是正經說話，不知你意的下何如。」金台道：「朋友好話，怎好不聽。」明日就去了。劉乃道：「三頭五日，可以住的，不要到外面去。」在我家裏怕什麼。金台道：「明日必要去的。」劉乃道：「那裏去呢？」金台道：「不定。」劉乃道：「何不到杭州去望丈人，也見你做人不差。」金台道：「是我今就到杭州。」劉乃道：「從前小妹說他的父親住在竹竿巷內，可是麼？」金台云：「一點也不錯。」談講一回，天已暗了。二姐夜膳早已端正，雖不多肴味，倒也精致的。劉乃道：「老姪，你明日要走的，吃了夜飯，早些睡罷。」談說早已二更時候，少停劉乃進房去睡，睡在床中，想想我留他幾日，奈他一心要去，勉強不來聽他去罷。送他銀五十兩便了。來朝便說與二姐知道。二姐說道：「甚好，但女兒若沒有金家伯伯，有性命之憂，況且王浦是個朋友，尚且送他二百兩，爹爹再加一倍。」劉乃道：「四百兩。」

麼二姐道那裏拿出這許多銀子。爹爹五十兩加一倍。劉乃道就是一百兩便了。再備酒與金台餞行。又說了許多的分別話。忙去取了花銀道。老姪白銀一百兩。少助盤費。收拾好了。金台想道。如今有了王浦二百兩。劉乃之銀。要他何用。便笑道。有了二百兩。儘勾的了。老伯之銀。不肖了。劉乃必要金台收拾。金台執定勿收。便作別。劉老乃辭別二姑娘。離了雲樓。又到王浦家中辭別而去。王浦看見金台已去。才得心頭一鬆。再說劉乃送乃金台出去。閉門進去。叫聲女兒。爲父的送他一百兩。那知毫釐勿收。真是個好漢。二姐道。阿爹爹甯可如此。也使他知道爹爹做人不差呀。劉乃聽說笑道。他此去平安得歸故里。免得母妻在家中掛念。講到金台一日能行六百里路程。不趕不急而行。到了杭州。逢人問信。到竹竿巷地方。打聽蘇云已經別處去了。便問人往那裏去了。回說不知道。金台就一想。既不在此。來也徒然。一路出了城。數里之遙。是個村鄉地面。天色尙早。一路走去。金台向前一看。想道。這個地方。怎麼沒有人家的。就把他的同胞姐姐來講。他的丈夫名叫徐堂。也是貝州人氏。只因那年被人陷害。發配充軍。在江南做了三年軍犯。其年嘉祐登基。天下罪犯俱蒙恩赦。徐堂夫婦窮困異常。雖歸故里。只得到杭州尋個朋友。又尋不見。無計可施。有個好善之人。問及徐堂有何本事。徐堂回說。沒有什麼本事。只會讀書。那人說。既然是個讀書之人。流落他鄉。吾荐你到百花村上去做先生罷。徐堂事到其間。無可奈何。只得訓蒙度日。只因家中一妻一子。要吃用的。那位娘娘是極賢能的。針指上也趁百文一天。日今身懷六個月的孕。那知徐堂一病不起。請醫服藥無效。棄子拋妻。寡婦孤兒。苦極不堪。時逢亡七也無享祀。只爲手中之鈔。那一日有了十五個青錢。想燒些紙箔。那時娘娘含着眼淚。取了十五個錢。叫道。兒阿。你爹爹今天斷七。應該備祭肴的。怎奈只有十五個青錢。只好買些紙箔來燒。你往前村走罷。那位官官只得七歲。乳名慶郎。甚是乖巧。父親亡後。買長買短。除了鄭重之物。多是官官前去買的。官官看見母親淚汪汪。不覺登時心慘起來。接了錢。提了筐。道。母親我去買了回來。娘娘道。就來阿。官官應聲是。娘娘道。不可錯走。官官道。認得的。娘娘一頭叮囑。便同到門前。只因愛惜官官。便立在門前觀看。官官是上南大路。到了前村小市。一轉一問。原有三里路程。七歲小兒。故不能一刻就回。那娘娘思前想後。不免落幾點淚來。呆立在門前。望官官回來。不料斜裏走來一個頭陀。這個惡物。教石頭陀。高有八尺。闊外肩。背包囊。手中拿一條鐵棍。打從這一位娘娘門前走過。便定睛上下一看。望西而去。娘娘見了這頭陀。唬得魂飛魄散。就把身軀縮進。並不怕有什麼邪念。着急因見了他的兇相。其實害怕得很。看見頭陀過東去了。仍然門口來望官官。今日先說頭陀。見了娘娘。樂滿胸懷。這頭陀並非貪色。却要拏胎。他見娘娘肚腹圓粗。

已孕身有七八月個光陰。故而他心中歡悅。打算夜深人靜。到此拏胎的。那惡物街上吃了酒飯。待到深夜動手的。再說金台信步而來。到了獨家村上。喉乾口渴。見一女人穿滿身素服。立在門前。他就正顏悅色。叉口說道。大娘子在下。乃是行路的。只因喉乾口渴。欲借香茗解渴。不知可否。金氏娘娘舉目一見。口中不說。想道。此人相道真奇。像我兄弟。金台一般。若說吾的兄弟。住居湖廣。路遠迢迢。焉能到這裏。吓。莫不是面貌同的。是我看差了。既是他行路辛苦。何妨與他一盞便茶呢。便道。客官既要吃茶。裏面少待。待我去取來。金台道。多謝大娘。便走進大門。心中也想道。這位娘娘。奇怪得緊。面容像我同胞姐姐。聲音也像貝州人。爲甚事情穿重孝。住在鄉村呢。那年姐夫配發充軍。是江南省。目下因何在杭州。雖蒙恩赦。軍流重犯。因該回到故里。爲何緣故住在杭州呢。諒來不是金台。只見居中擺着一隻座台。爲其孝幃多不挂。一看所供的水魂牌。是徐堂二字。便失聲大叫奇哉。那徐堂是我姐丈名字。決無姓名相同的。金台正在思想裏面。娘娘拿了一盞茶出來。放在桌上。叫道。客官便茶在此。金台道。多謝大娘子。府上尊姓呢。娘娘回道。姓徐。金台道。姓徐。貴處可是貝州麼。娘娘道。怎麼不是。金台道。就是貝州。爲何住在此地呢。娘娘道。只爲當年被人陷害。問了軍罪。連妻發配到江南。前年天恩大赦。原要回轉貝州。只因少了盤費。故而拙夫帶了妻兒。到此尋個朋友。借貸銀兩。好歸故土。只爲時運不通。朋友又遇不到。異鄉苦楚。無人可告。幸虧有個仁人君子。憐我夫妻遭此災難。荐往百花村。上訓蒙。金台道。只就好了。阿娘娘道。客官阿。正叫做歡喜。不到愁。又到拙夫便一病不起。剩下孤兒孀婦。一無依靠。做女工度日。金台道。大娘子。母姓什麼。娘娘道。母家姓金。金台道。父親可在麼。娘娘道。父親亡故。母親現在家中。金台道。可有姐妹。娘娘道。並無姐妹。只有一個兄弟。金台道。叫什麼名字。娘娘道。名叫金台。金台便道。如此說來。果然是我的姐姐了。娘娘呀。道。你就是我的兄弟。金台道。正是。娘娘道。我那兄弟。阿呀。便走過來。揩揩眼淚。一看呀。果然是我兄弟。莫不是鬼使神差到此的麼。姐姐二人便重新見禮。東西對面坐下。娘娘道。阿兄弟。別後多年。母親安否。金台道。母親身體平安。只是想念姐姐。放心不下。娘娘道。做姐姐的。丟不下母親。兄弟時刻挂懷。不知兄弟近來境况如何。怎生至這裏的。那時金台就把從前之事。一五一十。自始至終。說與娘娘知道。娘娘聽說。頓然一呆。說道。阿吓。兄弟吓。你是個男子漢。理當奉公守法。爲何犯了王法。弄得轉不得家鄉。撇開了老母。金台聽說。倒笑起來。姐姐萬般總是命。你不必責我。從前諸事。一齊丟下。娘娘正要答話。只見官官走了進來。娘娘道。我兒回來了。這挂紙錢買來了。這是母舅官官道。吓。母舅外甥拜見。金台道。外甥不要拜了。便一隻手挽住了官官。問道。姐姐這就是慶郎麼。娘娘道。正是。

金台笑道。妙阿。想當初分別之時。還是懷抱的嬰孩。如是這等長了。真正光陰迅速。想這官官父親早亡。便也傷心起來。洒了幾點英雄淚。說道。如果天佑外甥。容易長成。孝敬母親。母子同歸故里。且使姐夫靈柩也得還鄉。便抬身走到靈前叩頭。官官忙跪在旁邊。娘娘哭啼幾聲。淒慘非常。金台拜罷。抽身起來。教道。姐姐。今日外仍買的紙箔。燒與姐夫的麼。姊姊道。今日是姐丈斷七之期。本當要做些祭祀的。只爲家貧沒有錢文。只得聊表寸心。買些紙箔。燒了。金台聽說教聲。姐姐若說乏鈔。小弟囊中有錢。去買些魚肉來祭祀亡靈罷。娘娘道。怎好兄弟破鈔呢。金台道。同胞姊弟何出此言。那個去買辦才好。娘娘道。這里並無鄰舍。姐丈亡後。多是外甥去的。金台道。年幼小兒。不教他出去才好。娘娘道。這也無可奈何。吓。官官道。母親去罷。金台道。我却不認得。官官道。外甥同去。就認得了。金台道。這却是甚好。提了筐籃。挽了外甥。出門而去。娘娘虛掩了門。走到裏邊。坐定。想道。久不見親人了。難得今朝得見胞弟。這是千萬稱心。我兄弟是好氣概。人只差得聲不魁偉。但愿一日恩赦。好回家去見母親。少說娘娘心想。再談舅甥二人行了里半路。到了市街。人多店鋪不少。各色多有。單單沒有魚肉。金台一想。難道這里的人。多是不吃葷的麼。正在思想。只見那邊一個人提了一塊肉。走將過來。金台問道。朋友。你的肉。是那里買來的。那人道。是肉店裏買來的。金台道。但不知肉店在于何處。故問那人道。可是要去尋他們。閃錢呢。舍。金台道。什麼說話。我要去買肉。故而問你肉店在于何處。吓。那人道。一直過西。下了小石橋。就是段一刀肉店。再會了。金台拽了官官。走將過去。看看紅日當空。天色尚早。便過了石橋。來尋肉鋪。那知肉已賣完。列位。你道段一刀三字。什麼解說。只因此人姓段名龍。年方三九。身高九尺五寸。開張肉鋪。把這些同行肉店。趕得精光。段龍做個獨行生意。比方一百銅錢。一刀斬下了。有運氣的多幾兩肉。勿要你加銅錢的。無運氣的少幾兩肉。也不肯加肉的。故而叫個段一刀。段一刀三字。人人皆曉。那些要吃肉的。總要交易的。這個叫做賭運氣生意。今日天光雖早。肉已賣完。剩得不過二斤。開外。段一刀要自己吃的。金台不知其細。看見有肉。只道是賣的。又見這個賣肉的好生氣概。金台走上階沿。拱拱手道。店家請了。段一刀真氣概。橫斜兩眼。看金台身軀全然不動。金台也猜不出他什麼意思。想道。這人好沒道理。怎麼我與他拱手。却把他動也不動。難道只里鄉風。不作拱手的麼。便放下了手。說。店家生意。買肉店。段龍道。沒有了。金台道。壁上掛的什麼不賣。段龍道。不賣的。你便怎麼。金台道。既然不賣。不該掛在只裏。我又不來賒你的。怎說不賣呢。段龍道。不賣就不賣了。你便怎麼樣。未知金台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段一刀遇強而弱 石頭陀逢硬而鉤

話說金台一想這個人來得古怪阿。有貨不買錢。是何緣故。即說不賣也。只消好好回報。這樣惡很很什麼意思呢。金台便笑迷叫聲店家開了肉店。有肉不賣。敢是欺負我麼。段龍聽說立起來圓睜二目。看看金台。想道他是個短小身材。受不起俺家拳頭。但是他只管在此惹厭。引得我信宗拳頭癢起來了也罷。看他打不起的。只好忍耐幾分。便道。有肉不賣錢。我有我的主意。金台道。既然不賣。開什麼店。段龍道。輪得你來。不容我開店麼。段龍此刻氣昂昂。仗着生平本事。說道。敢來太歲頭上動土麼。便飛身走出。兇如虎狼。那得金台已先將筐籃交與官官。叫他不要心慌。官官提了籃立在街前叫喊。地方上來了無數看客。多是接耳交頭講張。那段龍要打金台。飛身跳出櫃來。正要動手。看看金台又瘦又小。實在打不起。只見把他打死了。也不算希罕。到底提不起手來。金台一想。便要打架的樣子。問道。只塊肉賣與我罷。段龍道。你必要買我的肉麼。也罷。俺立在門檻上。你來打我的肚皮。如若三拳打倒。不要錢的。你拿了肉去。三拳打不倒。你便怎麼樣。金台道。不要三拳。只消一拳便倒。段龍大笑道。你身不滿七尺。力不上十斤。講得好大話。一拳打不倒呢。金台道。打不倒不要你的肉。輸十兩銀子與你。段龍道。賴了呢。金台道。男子漢大丈夫。這些小事。直得賴了麼。段龍道。却好一個男子漢。心中想道。我只體諒他一百拳。也打不倒。十兩銀子穩穩的。要到手了。段一刀自仗本事高強。妄想金台十兩銀子。脫下衣服。望着店中一擦。露出了身體。金台一看。心內想道。看他的身上。雖然肥胖。不中用的。肚皮雖大。只怕經不起打。段龍朝外立在門檻上。兩隻手拉了腰下。說道。打得我番拿了肉去。金台道。來也便指指衣袖。照定他的肚皮上。輕輕一拳。段龍那里經得起。便朝天番進店裏。眼前一陣烏黑。閉人個個多讚道。看他本事不出倒強的。內中有一個錢會。如走將過來。叫道。好漢朋友。我們多是開肉店的。自從段一刀開了肉店。勿許我們開哉。求你性索打殺了他。金台道。什麼說話。便走來。段龍見他朝天倒地。不能開口。呼呼氣喘。氣阻喉咽。張紅道。段一刀如今你可認得我否。為什麼恃強不許別人開店賣肉。難道你要活命。別人不要活命的麼。段龍道。好漢如今悉聽他。們開店便了。金台道。有肉在此。爲什麼不賣與我。段龍道。一言吐出四馬難追。送與好漢。便了。金台道。將本求利。那個要你送。只問你要死要活。段龍道。螞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金台道。我且容你多活幾年罷。就在他小肚上。輕輕揉上幾揉。把他的身體番轉來。腳尖頭向他的肛門邊挑上一挑。說道。起來罷。段一刀喊道。呵。骨節具鬆。一些疼痛也。

無立起身來拱手說在下實不知好漢本領高強冒犯虎威多多有罪了。金台道好說段龍看見衆人滿面無光就在壁上除了肉來送與金台。金台道我非吃白食的這塊肉該多少錢待我還你。段龍道好漢又來了。比方好漢一拳打不到我也。也要算輸與我十兩銀子。如今是我輸了。此肉禮當奉送。若要一文錢非爲人也。金台拿了肉紛紛走散。自後段龍永不行霸講到金台拿了肉尋着了外甥將肉放在筐內。又買魚買些零星菜蔬酒物一同回去。娘娘弄好了四樣葷素小菜擺在靈前。享祀丈夫。點了香燭然後斟酒。娘娘拜了官人。手扶靈台哭了幾聲。七歲官也來拜了。孤兒寡婦最是傷心。金台也拜了幾拜。官官伏在靈旁。金台又把陌黃阡次第焚化。少停祭祀已完。娘娘收進去。死的吃了活的也要吃的。同胞姊妹分什麼嫌疑。故而一桌同坐。再把中腸細講一言難盡。說到徐堂的住宅雖小却有四間外邊一間坐室裏面一間廚房。一間是娘娘的臥房。還有一間空房。金氏娘娘就在空房中收什打成草鋪與金台安睡。又是薄命日。西金氏娘娘點了燈。安排夜飯三人吃了。姊妹閒談。同胞姊妹離別多年今日相逢。那里講得盡。娘娘叫聲賢弟呵。我今不幸丈夫亡故一無靠傍。欲歸故里身不能動。在此終非了局。難得今朝賢弟到此。須當作一主張。金台聽說想了一回。叫聲姊妹。論起理來自然回去的好。但是你乃女流之輩。路遠迢迢如何走得。我又回去不得。難以伴送。吾勸姐姐且耐心些。此間暫住。我的朋友多揀一個心腹至交。托他伴送還鄉。姐姐可好麼。娘娘道阿兄弟。既是你這等說法爲姐的且再住幾時便了。但是我孀居無人照管。賢弟各處奔波。不如吾們姐姐相依爲妙。金台道若要我打常住在只里是不能的。娘娘見他執意如山。不好再說。又講了幾句閒話。收拾完成。大門閉好。金台先進房中關了房門。仍舊坐功。娘娘領了官官拿了燈火走進房去。伏事官官先睡。自己燈前做針指。鄉下地方無更鼓的。約來二更天光景。丟下了徐氏。且說凶惡頭陀要來拏胎。等到了夜深人盡。便手拏小包。認明路境。洒開大步一路而來了。那獨家村上。已交三鼓。頭陀說道阿彌陀佛。便舉手一推大門緊閉。只見東首半邊一堵土牆。不免跳牆而進。先將小包包裹。墻內一丟。朴秃一聲落在庭心之內。這個所在就是金台臥房之外。金台此刻還在坐功。未曾安睡。聽得庭心內朴秃一聲。不知是鬼是人。就把燈火吹息。側耳細聽。又聽見庭心內朴秃一聲。金台一法要當心了。細細聽來。一無响動。只道那姊丈出見。且說那頭陀踰墻下落。庭心一看四面無人。娘娘的臥房同金台的住處斜對面。當中一個庭心。兩聲朴秃。娘娘也聽得分明。心中思想好奇怪。自從丈夫亡故。到今毫無响覺。決不是鬼魂出現呀。莫非是個穿窬輩來欺我孤兒孀婦。便滿身發斗。拿花針多拿不來了。靜聽一回。亦無响覺。伸伸懶腰。便靠在桌上打磕睡。再說外

面惡頭陀跳下庭心。周圍一看，心中想道：不知那里是女菩薩睡也不成，只見紙窗中映出燈光來，想必是女菩薩的房。便走進去，窗縫之中偷看一看，燈前娘娘坐着，心中暗暗想道：此刻因何還未睡呢？他若不睡，洒家只得等候一回。又是東方月上，光甚皎亮，等了一回，又在窗縫中一看，只見娘娘靠桌而臥。頭陀想道：怎麼不要寬了衣服，好好的睡呢？等得這頭陀不耐煩了，便推推門看，一推兩扇房門緊緊關好，他就將包兒放在地上，取出一把純鋼刺刀，拿在手中，只是拿胎的器具，鋒利非常，每逢挪胎的辰光，堂客勿喊呢。他慢慢的拿，若堂客一喊，恐怕旁人共起，他就一刀挖開了肚皮，拿了戒塊就走。所以有只把刀的，他今朝惡貫滿盈，偏偏撞着了金台鄉下的房子，本來勿牢實，頭陀拿了刺刀，望門縫裏撥脫門門，輕輕推進，一响驚醒了徐大娘子，便回頭一看，好不慌張。阿呀一聲，連忙立起，定睛一看，原來是門前經過這小和尚。娘娘唬得魂飛魄散，滿身亂斗，也不得知他是挪胎，認做偷婆娘的，便兩手朝前，連連仰轉，叫聲和尚阿，你是個出家人，佛門子弟，修心的，不要起貪花愛色的心。我們是異鄉的寡婦孤兒，苦楚萬分，望你慈悲爲本，見憐我未亡人罷。勝造浮屠七塔，頭陀道：女菩薩，洒家今夜到來，並不起貪花愛色的心，何用害怕呢？出家人不是這樣的。娘娘道：呀，既非爲此，夤夜而來，是何緣故？頭陀道：女菩薩，有所未知，洒家名喚頭陀，單單見不得女人，有身孕，若見女人有了身孕，洒家就要把他挪的。今日在你門前經過，見你肚大腰粗，此刻特來取你長生貨的。你只里隣舍沒有，叫之無益，何須喊呢？好好的悉聽洒家把胎挪罷。娘娘聽說，一交跌倒，骨頭多酥了，便高聲大叫：親兄弟快快前來救我。頭陀道：女菩薩，勿要叫哉，便走上前來，就巴大衣寬下，再說金台聽得姐姐房中，連叫救命，他就立起身來，往外走到娘娘臥房門口，只見一箇長大頭陀，叫聲女菩薩，喊得則甚。洒家揉了胎，即要去的，若再聲張，你的性命就難保了。外面金台大怒起來了，幸喜房開在那里，大步洒開，趕將進來道：狗頭陀，休得無理。俺貝州金台在此，還不快走。金台想捉賊，不如放賊，待我唬退他罷。那曉得石頭陀不怕，答轉身來，冷笑道：若說了金台，洒家先要擊你，便很很的拳頭，打將過來。金台舉開，便回手一拳，頭陀招架，雖然長短二三寸，要金台的本事大得多來。石頭陀吃不下，便一交跌出房門，動不來了。金台道：頭陀，出家人不去修心，念佛造此大逆，豈不罪過？方才見只惡很很這般光景，不知有多大的本領。那知上不得俺家之手，可曉得貝州的好漢利害否？回頭一看，尋覓娘娘不見，提燈不照，只見姐姐躲在暗中，還是那里發斗。金台叫聲姐姐，不必驚慌，惡物已除，永無後患了。此刻娘娘略定了心，略住了抖，說道：再不想爲姐的，今宵有此災難，千萬不該立在門前，望你外甥，這頭陀走過，被他看見，我是重身故。而今夜前來拿胎。

若沒有你。我這殘生活不成了。金台說道。原來姐姐立在門前。頭陀見你重身。故而前來行事的。所以古語云。婦女不可立門前。姊姊阿。自後休要如此。我又不能長久住在此間。雖則那頭陀性命難保。尤恐還有頭陀。姐姐是少年寡婦。須要防備的。倘然有什麼急切之處。爲弟的又不住在跟前。獨家村上有誰憐惜呢。娘娘道。阿呀。兄弟阿。爲姐的乏人照管。故而叫你住在此地。你又不肯。金台道。只是實難的。娘娘回轉身向床中看官官。只見無聲息。抖個不住。身如水冷。金台與頭陀打鬧之時。慶郎兒已經驚醒了。看見他們打架。唬得魂不附體。抖倒在床。哭不出聲。慌張而泣。娘娘叫聲兒阿。不可害怕。金台道。阿外甥兒。那個惡頭陀已經被我打倒死了。你放心安睡罷。官官道。果然麼。外甥起來看看。便披了衣裳。娘娘手內移燈。與金台同出房來。只見頭陀倒在地下。方才尚有三分氣息。此刻全然沒有。娘娘恨毒的。看見一把刺刀。忙拿來照頭陀肚皮一刀。鮮血淋淋。金台乘着月光。走出門外。只見一個河面。他就轉來。把那一張刀。仍舊打在包袱之中。背了頭陀的屍身。丟入水內。此刻無人得知。石頭陀的身體隨水而流。過了幾日。地方官知道。差人拿獲凶身。金台早已往別處去了。做了一莊疑案。要說英雄回到姐姐家中。約來已有四更時候。覺得肚中空碌碌。就將酒飯充飢。母子二人安心同睡。金台略朦了一朦。來朝天曉。金台勿定心相。任身勿牢了。就要走。便取了花銀五十兩。送與姐姐。聊爲日給。說道。耐心些住在此村上。少不得爲弟的就來安頓你。量扶柩回里。便了。娘娘聽說。淚汪汪叫聲兄弟阿。你生得好硬心腹。即使你不能久住。一頭半月何妨呢。那里有昨日來的。今日就去了。全非同胞樣子。官官道。母親命苦。父親先亡。一個親人多沒有。單單母子二人。母舅爲何如此性急呢。難得來的。吓。暫居幾日是不妨的。要知金台如何回答。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江員外路逢俠士 夜冲塘反作相交

話說母子二人。把金台苦苦相留。那知金台執意要走。難以免強。娘娘含着眼淚。叫幾聲兄弟。你今此去。何日再來。金台道。小弟此去。會着了幾個朋友。不久就來。總然自己不來。必有朋友前來。伴送姐姐回去的。娘娘道。兄弟阿。你的朋友。不知他人心如何。須將物件爲憑。我有一件東西。藏在此。交與兄弟收好。若有人來。此物交他帶來。好待爲姐放心。同他回去。你要小心收什。不可丟開。金台接在手中。一看。原來一只雲中燕。不覺笑起來道。姐姐這是你頭上插帶之物。天下頗多人。間儘有什麼希罕。與我則甚。娘娘道。兄弟阿。此燕雖非罕物。譬如空手人來。多少有些憑據的。金台道。

既如此待我收拾便了。便放入招文袋一拜別了娘娘。叮嚀了再三囑咐。人生到此最是傷心。淚流不住。再搭轉頭來。對慶郎道。兒阿。送了母舅出去。官官應聲曉得。金台道。外甥陪伴母親。不消送得。慶兒道。多少送一程的好。娘娘立在門前看兩淚如珠滾將下來。少停看不見了。官官回來。母子二人閉了門。一同入內。自今刻刻關門。永不敢開。恐防又遇不良之人。少說娘娘窮貧守節。再表金台一路長行。未知一班朋友在于何處。此刻如鳥失羣。單身獨走。不多時紛紛大雨。無所躲避。便冒雨而行。走了一里多路。只見塘邊一隻大船。停在那裏。只見沒有人。金台想道。不知什麼船。可肯容我避一避雨否。不免待我問一聲看。便走近船邊。高聲問道。船上朋友。你們那裏去的。答道。揚州去的。問他做舍。金台道。今夜開不開。答道。勿開。你要那樣。金台道。只因天雨。雨具全無。不能行走。意欲借你船中避一避雨。可使得否。答道。要我們員外作主的。待我問聲員外看。那人進船告知員外。員外便道。下雨天色。既無雨具。如何行走。借做躲避。何妨之有。便道。叫他下船便了。那人答應一聲。一錢頭到手。說道。噲。員外。叫你下船來。金台道。來了。金台跨到船頭。那船上之人。就伸出手要一錢頭。金台笑道。少停上岸。自然有的。船上人道。爲何必要上岸有呢。金台道。上岸與你便了。船上人道。上了岸沒去哉。那裏來的銀子與我。金台道。咳咳。濫小人。些須小事。決不賴了你的。船上人道。只要勿賴。就是哉。員外從艙中走出來一看。見金台想道。我看此人眉目清秀。好生氣概。今未知因何走這塘路。左右舟船還未開行。此刻空閑無事。不免同他談談。便拱手說道。仁兄請了。金台道。員外請。阿。員外道。船小雨大。外面不好。何不艙中坐坐。金台道。多謝員外。員外眼力真好。又是慈心人。命人將乾衣與金台換。看來看去。總是人短衣長。金台一看。穿在身上。像什麼樣子。老實勿換。自家的衣服。帶溼穿穿。怕他勿乾呢。二人禮畢坐下。金台問道。尊姓大名。員外道。小弟姓江。名有。金台道。府居何地。江員外道。住在揚州白鶴村。金台道。久仰大名。員外道。豈敢。金台道。不知寶舟何往。員外道。天竺進香已完。今日要回去了。金台道。幾位令郎。員外道。只有兩個。大的名叫江文。一十六歲。金台道。現在諒必念書。員外道。名雖讀書。却不中用。金台道。二令郎。員外道。二的江武。十四歲了。年紀雖輕。愛習拳頭。怎奈沒有名師傳授。也是枉費勞心的。聞說貝州有個好漢。名喚金台。拳法極好。四海揚名。多稱他好漢。想去聘請他來教習。奈他身犯王法。目下飄流無跡。小弟只好空思想了。不知何日能見一面。小使拿出茶來。賓主二人便相對吃茶。員外道。仁兄尊姓大名。府居那處。金台道。在下姓金。名台。貝州人氏。員外聞說。便道。仁兄就是貝州好漢。小弟不認得。還求寬恕。金台聽說。便道。員外言重了。請坐。員外道。既是英雄。貝州人氏。出來何幹的。那金台看見員外是個好人。聽見他次兒江武。必要

教聘從習拳棒諒無別意的。就將出門這日。直到今日中。將這些情事一一從頭說與員外知道。江員外到底有幾分不信。口中不說。心中思想。據他說起來。現在飄流不定。待我同他回去試試。他的拳法如何。便知真假了。若然果是金台孤兒。就拜從他住在家中。作為教習。若講江員外原有三百六十萬家財。做人極好。廣積陰功。結交朋友。照顧窮人。混名呼做賽孟嘗君。在那地方上聲名大振。今朝撞着了金台。一來金山大拜後。這宗家財。要擾得精光。蒲包當帽子。砂鍋煨飯吃。漸漸窮起來了。此是後話。再說員外就命江興擺酒款待。金台談說天將晚了。便點了兩夜紅燭。天上雲開雨散。微微的月光。員外此刻想剩了月光。夜走路。吩咐開船。船上道。員外你說此間歇夜。明朝開船。為何此刻忽開夜船呢。員外道。由我的主意。船上人道。客人上船。罷要開船。哉。金台道。阿員外在下告別了。深造之至。改日登堂奉謝。員外道。天色雖晴。地溼難走。日間還好。夜路難行。你方才說要走路。小舟極便。何不同一小舟。一路而行。金台道。承蒙不棄。只是重擾。不當。員外叫聲。江興走來。江興道。員外那說。員外道。金二爺不上船了。就此開船。江興答應一聲。想道。一錢頭不知那樣。便傳話與船家知道。連夜開了船。船頭上並不飾鑼。起描掌篙開船。客主二人吃酒。一路行船。覺甚有興。一直飲到三更時分。員外有些困倦。要安眠了。金台要坐功。靴帽衣裳多有不寬。衣服雖濕。到底担擱長久。已干的了。員外貪眠。沉沉睡去。一覺醒來。忽聽得唱桑歌音。從蘆葦裏來了。又見一隻小快船。划過為頭。一個身高大漢。手執明刀。不多一回。兩半邊十二擋槳。划過來。如飛之快。已近員外大船。即快搭住。七八個強盜。跳上船頭。高身大漢。呀。吠獻寶來。阿大船水手。唬得魂不在身。一齊躲入艙艙。抖個不住。強盜又喊道。大胆的狗頭。快些獻寶。饒你狗命。江興道。呵呀。原來是強盜。要舍東西。要問我們員外的。便劈立一齊跌入中艙。來說與金台知道。又去叫員外。黑臉的說。兄弟們大家搬阿。衆強盜同聲答應。無法無天。多動手。要來撥物事了。那知金台出來叫道。何處強人。這等無理。俺貝州金台在此。你們休想動手。衆強人聽說是金台。手內的箱籠多放下來。一看不錯。金台一看道。是誰。原來就是你們無王的。法的強盜。呵呀。金二哥。我們不知你在只裏。故而造次來。金台道。你們要什麼東西。聽憑拿去便了。強盜道。阿老大的東西。誰敢動一動。大家問道。金二哥為何在此。金台道。有些小事。你們原在此做這個買賣。麼。衆人多道。沒奈何的。事自從琵琶庭分散之後。不見了你。大家沒與別的行業。一些沒有。又無妻子父母。故而一同仍為舊業上。江湖上逍遙快活。東去搶西去拖。處處總當心。妨二哥的。直到今日方才見了。你未知別來景况如何。金台道。我的景况。說他什麼。江員外走出來。點頭拍手大笑道。才知他果是貝州好漢。一句話就喝了。住衆強盜了。便道。金二哥。各位好漢。既是

你的朋友何不大家坐下了講話。金台道：員外的寶船，怎好驚動。員外道：同是朋友，何妨之有。張其等道：阿金二哥，只位何人。金台道：揚州江員外，與我初交，十分情重。張其道：失敬了。大家見禮，請阿員外道：請阿見禮已完。大家坐定，員外就命將船停泊，稍艙中一看，家人四個，同水手大家抖倒了。員外說：不是強盜，何須着急。江興道：員外，我唬殺水裏哉。員外道：不妨事的，他們都是金二爺的朋友。英雄好漢，故而如此的。江興道：爲何擎了刀。說道：獻寶來。員外道：這是我作要而已。江興你去烹茶，讓他們大家睡罷。明日開船。江興答應一聲已去。且說員外在船中將身坐定，說道：請教衆位英雄的名姓。多道不敢。俺叫張其。我叫鄭千。小可浦太郎。這是在下楊茂林。這是弟兄楊繼林。這是草橋花三。那是華雲龍。員外道：久仰。多道無能之輩。員外道：那個及得金二哥來。多笑道：金二哥的威名大振，原是比较不同的。我等安能及得他來。員外正要開口，只見江興送一壺茶來，便道：列位請茶。多道多謝。員外請張其一想，搶來搶去，搶了多少。從來未有茶吃。今夜吃茶，倒是仙希了。衆人問金台道：從琵琶亭分開後，各處訪尋，又聞你在丹陽担攔打鳳凰台。未知景况如何。目下何處栖身呢。金台道：把前後情由一一說明。八個弟兄方曉得他飄流不定，若不是我們打劫江員外，要來會你，千難萬難。金台聽說含笑，道：多蒙各位就念我這身軀，好比無根的草，到處飄流，身犯王法，不得出頭了。張其說：雖然犯了法，須要胆托心寬，不要害怕。我們兄弟幫助你，怕誰拿你。若是有那冲撞了你，殺得他們人頭滾滾，當西瓜切。金台道：又在這裏說葬話了。華雲龍道：金二哥，如今到底要到那裏去呢。金台道：我的心總在貝州，但得娘兒相見，我胸中萬事一齊丟了。况且我母中秋生日，我不能去上壽，更加憂愁。張其道：些須小事，愁他則甚。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合齊了衆兄弟，保你去與母親上壽。若有風吹草動，大家動手，把那貝州地方，殺個雞犬不留，有何難處。金台道：不問你只莽夫，不許開口。張其道：吓就不開口。如何阿。江員外俺張其肚皮空了，可有飯吃。員外想道：只個人到也來得實在。便叫江興備飯，多要吃的。江興答道：是哉。員外叫道：列位好漢，我看你們多是雄糾糾，氣昂昂的。若少年歸正，容易興隆。雖則不于我江有事，既爲朋友，也須勸的。衆人個個稱是。只有那莽夫張其，就翻臉說道：噲噲這些不中聽的話，覺得苦慳。初交乍會，飯也不會吃。氣倒氣飽了。員外道：原是小弟多言，可不見氣。如今就不講了。張其道：這便才是。金台覺得不好意思，陪着一張笑臉，說道：員外且念他是莽夫，看金台薄面，不可着惱。江員外道：言重了。他們一共十個人。江興就將酒飯擺好。員外殷情陪他們。這些人多是酒囊飯袋之輩。員外見了，並不動氣。江興小便酒添也來不及。幸喜的員外船中好酒，多被他們吃完了。兩三觔。金台忙喝住，休要多飲，把飯拿來罷。張

其道憑你不吃酒小菜總不夠員外說叫再備菜蔬來等到備好飯又吃完了張其道員外你可曉得古語麼員外道什麼古語張其道齋僧不飽如比活埋員外道開了飯店不怕大肚子的張其道照阿照阿拿飯來員外就叫江興再去燒飯飯熟開鍋小菜又沒有了。一直吃到五更雞鳴江興恨極了暗罵只些殺坯少不得大家就要死在刀上江員外一心要留金台到家教兒子拳棒怎奈有此八個人在此如若打發金台面上不好意思若還一并留他們在此吃是吃得起的只惹懶得緊不免虛邀一聲看他們是怎樣便道金二哥久仰大名渴想之至今日邂逅相逢三生有幸意欲屈留到舍盤桓幾日未知意下如何金台正要開口張其接口道今日見了老大之面我們不做強盜了同到員外家裏玩耍玩耍聞得淮安地姚通正的兒子設立敘雄台招集英雄打擂台打聽開台的時候我們同去瞧瞧看得高興也得台上去頑頑鄭千奪七人多說金二哥到東我們也到東金二哥到西我們也到西張其說照阿死也死在一堆江員外想道委實他們多是莽夫不利之言隨口而出我抵配十廿担米與他們吃平常得緊金台看見員外這等要好難以却情又見張其誓死相從沒擺布不叫他們同去並不開口笑道也罷且待我今朝做個順風旂一看東方發白天已明亮便向張其道你們既要同去若有什麼什麼財帛等項也去收拾張其道財帛如糞土收拾他怎麼若還沒有搶他娘一帳便了就叫划船水手把那存下的財物大家分用散了便罷鑼聲一響就要開船要知恩赦金台封爲教習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斑蘭豹宿仇未報

小英雄新友初交

話說張其等弟兄八人在江員外船上會着金台大家不做強盜要同上淮安看打敘雄台江員外免強相留開船同往一路順風行了數日到了揚州大家上岸江員外與金台挽手而行張其等八人隨後而走一同進了大門兩個孩兒迎接父親一衆家人出來接家王江員外挽了金台之手與八個英雄同到廳堂大家作揖分賓而坐兄弟二人拜見父親江員外叫道兒吓這位就是貝州好漢金台教師衆位多是金師父的好弟兄你們大家上前見禮弟兄二人便來向衆人行禮衆人一齊還禮多道令郎生得甚好一樣堂堂相貌日後必成大器江員外道說過在前大的讀書小的習武故而衆人說幾句誇獎的言語員外聞說笑起來道列位小兒多不成才爲官受職誰人想呢只要他掌家財我也丟得開了江員外吩咐安排酒席忽來一個童兒道阿員外安人有請員外道阿就進來了員外道列位書房

少坐。衆人道：「員外請便。」江員外把衆位英雄安頓在書房內，吩咐二個兒子陪伴，自己回身進內。安人含笑相迎，說道：「員外歸家，妾身理當出堂迎接。怎奈有客回來，不便往外。」員外笑道：「安人說那里話來？夫婦見禮完畢，彼此問安，略將別後情由說說。然後安人問道：「員外那同來幾個客人，叫甚名姓，住在那里，做什麼買賣的？」同到家中，有何事故？望員外說與妾身知道。」員外一想，若還說了強盜，只恐安人不悅。安人我在杭州遇着了貝州好漢，名喚金台，他是四海聞名，小英雄。我要聘他，幸在杭州相逢，餘外幾個，乃是金台的朋友，多是義氣相投，不肯各分東西，故而一并同來的。安人阿，你的性情寬宏，莫道多人吃飯，只要收成比舊年好些。」安人道：「員外你說那里話來？結交朋友，何妨呢？况且四海之中，皆兄弟也。」員外笑道：「安人真正賢惠了。」江員外又到外面，酒席已畢，賓客共飲，直飲到日歸西，去方休。江員外的空房屋甚多，就叫家人收拾幾間，安排床帳，待衆人担擱，單把金台留在書房安歇。過了三日，金台正要開口，張其先說：「住在只里，氣悶得緊。」鄭千道：「何不往淮安走走，如若開台打擂，我們看看。」那台主如何本事，金台趁勢說聲甚好，不知列位心中以爲何如。浦大等六人多道：「二哥若去，我們同去。」金台道：「明日動身便了。」就將此意告與江員外知道。正遇來朝天氣清明，員外急忙端正酒席，饒行九位弟兄，各送盤費五十兩，大家收什連聲道謝。酒完作別。江員外殷勤送出大門，進來說與安人知曉。安人含笑說道：「阿員外，我想二郎雖則有些氣力，到底平常，又不要開什麼打行，到底要學拳頭何用？」員外道：「安人，你却不知其細目。今處處多出英雄，習得名家拳法，無人及得。四海有名，只看那貝州金台，不過是個馬快出身的人，人人敬重，皆因學得好拳頭，要算小輩英雄。各處多曉得的，若說金台二字，憑你什麼鋼將軍，鐵好漢，也胆却心驚。拳頭目下真正行道，如若學得幾路好拳頭，可以保身家財。」安人道：「不過做了一個拳教師罷了。」員外哈哈笑，拳教師還不希罕。安人道：「有官做的麼？」員外道：「怎麼沒有官做了？一個拳目下京中八百萬禁軍教頭，也有二品前程，受朝廷的俸祿，富貴雙全，好不有興。」安人聽說，笑道：「江武安能有此一日，直說一衆英雄，到了淮安，投了下來，上街頑耍，打聽得通政司姚老爺的公子，名姚能，年方二十一歲，却有幾百斤燥力，所以習學拳頭，未曾通曉此人，愛交好漢，只因沒有名聲，所以英雄難殺。爲此設立教雄台，聘請教師何昇，一百日爲止。如有勝于何昇者，奉送黃金百兩，采綴十端，不能勝于何昇者，分毫不送。本月十五日開台之日，各處多到投寓所，宿投局。淮安地方要多出幾千人來，這些趕路賣買的好，不鬧熱。金台暗想道：「我的師父叫何同，所生一子，取名叫何昇，乃是我的師兄，雖則我的拳頭是師父親手傳的，然未知精也不精，若是別人不看出罷，既是師兄在此，不免担擱幾日，有何不可。」論

起禮來。該去會會師兄。才是怎奈同了衆人在此。莫如不去見他爲妙。少說金台心下思想。再表一班好漢。多是喜氣揚揚。在街房上一路聞看。到處閑人說短論長。他們酒興勃然。找尋酒館。抬頭看見一坐石牌坊。新開一般陽春館。張其道。這酒鋪人少些。大家進去。鄭千道。使得金台道。酒雖要吃不可吃醉。衆人多道。這個自然。吃醉了不爲好漢。九個人一同進的。酒家迎接。含着笑容。金台等進去坐下。店小二走來問道。客人吃酒。張其是個莽夫。就將桌子一拍。大聲喝道。愧你開口來。爺們不吃酒麼。金台說。好酒好肴。隨意拿來便了。小二應聲。是哉。這位客人來得文靜。小二官走出外面。對店主人說。里向的四雙半客人。多是白吃酒的面孔。阿店主道。胡說。目下來的多是英雄氣。介多是這般的少。停算帳。格外抬他一個加三。小二道。呀。我們謹防吃白酒。開另的倒要抬作。只怕白吃。小二連忙配酒肴。小心送與他們。大量之人。那里勾吃不停的。叫小二添酒添肴。正在吃酒之間。只見外面走進兩人。揀了一個座頭坐下。小二送到酒肴。二人對飲。金台想道。看這二個人。不像正經人。必然是個白要人財的朋友。金台正在思想。只聽得兩個酒客在那里講話道。我哥今日是十二。再隔兩天就是開台之日。且看那個何生的拳頭好呢。班蘭豹的本領高。那個道。這何昇乃是何同之子。父傳子藝。諒不低微。自然何昇好些。一個道。我的哥。班蘭豹乃是福建田楷的徒弟。聞得他家氣力又好。拳頭又好。只恐怕那何昇打他不過。那個老弟道。那田楷也是名家。何同也是名家。倘或何昇好似楊浴也。未可知。班蘭豹如何昇也。論不得的。一個道。是阿。這句話。倒也說得是。酒冷了。吃酒。二人談論高低。金台聽了。暗想道。何昇即是何其。何其即是我的師兄。楊浴的混號。班蘭豹我與他在師父家中會過的。田家拳法。惟他魁首。只怕師兄本領低。我想師兄一個孟龍也。打他平過。如何妄想打得過。只楊浴呢。地隔天懸。差得遠了。必要到淮安來出醜。師兄你若在淮安出了醜。叫我師父在九泉之下。也是沒面的。但是姚公子特地聘請他來。我又不好阻當。這便怎麼處呢。也罷。我且等到開台之日。看他們二人交起手來。再行處置。便了。金台生見已定。瞞住衆人。你一杯我一盞。說長道短。添酒添肴。叫呼小二跑堂的。走得脚跟多酸了。看看日已落西。那旁邊二客酒先吃完。便立起身來。往外即走。小二官報帳出來。會鈔五錢二分。掌柜的答應。那知兩個人你也不係。我也不係。開店的着急。叫道。二位會了帳去呀。二人道。什麼叫做會帳。店主道。承你二位爺台照顧。小店吃了酒。要算酒錢的。二人道。酒錢要多少。店主道。五錢二分。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今日不會帶去。改日拿來。一頭說。一頭走了。便大步洒開。走出店來。曉得酒家心內着急。上前扯住。二人道。呵呀。爺阿。小店借本營生。賒欠不起。望二位爺會了鈔去。那人道。你眼珠多不生。怎麼樣開店吓。你道俺門什麼人。江

湖上頭有名的前頭走的名爲王一掌。憑你什麼英雄好漢，只要輕輕一掌，倒下去連環斤斗立脚不定。小二道：跌死了我，也要酒錢的。那人又道：我叫宋三拳，憑你什麼銅皮鉄骨人，只消三拳頭就死。小二道：打死了我，酒錢總是要的。那人道：沒有怎樣子呢？便提起醋瓶拳頭，輕輕的一下，打在小二胸前。小二登時跌下，喊救命。張其鄭千惱起來了，大喊一聲，趕步來上前來打這宋三拳。那知上不得他的手，也跌倒在地。浦大浦二、楊家弟兄、草橋花三、華云龍等九人，一同趕出這邊。王一掌、宋三拳二人敵住，六個打兩個，還是吃白酒的好些。打得店中桌椅番身，盃杯多碎。張其與鄭千、瓜起來大嚷道：金二哥見死不救，非爲好漢。阿那金台並非不肯挪助，只因他們平日自逞英雄，看得別人不在目內。今日且待他們吃點苦處，也是好的。金台並不慌張，走過來喝住衆人，休要動手。上前拱手笑道：阿二位茶坊酒肆，無非作樂陶情之處，世非爭英雄奪好漢的所在。況且彼此無犯，何必這般打鬧。倘於打出事來，多有不便。況且開店艱難，一家男女多靠在這上頭早起夜眠，無非要吃飯，你們吃了酒，要還錢的，爲什麼要番面皮的？這些主顧們，若多像你們開店的，起不要折盡了本錢，關店了。王宋二人聞了此言，圓睜四目，凶狠非凡，說道：住了，你難道不曉我們吃慣白食的，誰要你來管？金台道：愛我是好話呀，姓王的道：那個要你說好話？你這囚囊的，就一掌打在金台肩膀上。金台舉手一擡，就一拳過去，偏打在受刑之處。金台是個名功拳師，不要打死這個人，總不打在致命之所。此刻有心收服，所以攪頭着實留情，明讓三分。金台一頭打架，心中想道：再不勝他，笑殺人了。便打一個猛虎扒山，雙手拍去一邊，是倉龍攪海，兩拳輪起，望着金台搶過來了。貝州好漢就閃過身軀，王一掌搶個落空，向前一闖，金台趁勢向他背上一拍，唱聲跌了罷。但聞拍搭一聲，合朴倒地。一衆閑人大家稱讚，張其等八人得意洋洋，說道：不中用的東西，要想吃人白酒的，打死你這狗頭等。這些吃白酒的，看看樣子，金台唱道：休得動手。宋三拳一見頽然呆了，兩手搓搓，想道：我們兩個人，想要打殺雄台，有這些英雄在此，我與王哥只好回轉蓬萊。若講山東人到淮安來吃白酒，原是犯打的。王一掌扒起來，對着金台拱手道：不知英雄尊姓大名？府居何處？金台答道：我姓幾名文，江西人氏。王一掌道：小可不知，多多冒犯了。金台道：好說，張其道：你若高興，再跌幾交。王一掌道：休得取笑。金台問道：足下何名？住居那里？王一掌道：在下姓王名環，與這宋彥多是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氏。聞得淮安有殺雄台，所以相同到此的。吃酒無錢，打店原是不應該的。小二官卽口說道：該的橫豎無生意，要打打罷。王一掌道：混帳，你對店家說，把只些打壞的物件收拾攏來，算一算看，應該多少陪還便了。小二道：這句話說中聽了。一掌道：再取酒肴來。小二道：吃了再打。王一掌道：胡說。宋三

拳道阿王兄弟。這位江西好漢。我打他不過。是個剔頂英雄。你來做個當家。大家吃盃和專酒。相交相交。王一掌笑道。不知張大哥意下如何。金台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是英雄會英雄。大家談心解敘。金台道。酒東小弟的。王一掌道。不敢。這幾位是金台道。多是我的患難朋友。王宋二人道。失敬。便大家見禮畢。酒併一桌。名姓通完。就催酒肴。小二即忙送來。外面日色早極。飲酒之間。金台問起二位仁兄。何以爲業。多道不瞞你。張大哥說我們二人出身。多是樵柴。趁錢。只因不勾用度。做了犯法的事。打劫經商財帛。張其是個莽夫。大笑說道。原來也是同行的朋友。金台接不住。張其的口。把只頭搖了幾搖。這莽夫天下少的。不知好歹。喊聲甚高。倘然外人聽見。難免無殃。王環聽說笑道。原來列位是在江湖上的。張其道。豈敢。王環道。阿張大哥。既住江西。到此何幹。金台道。也爲敘雄台。特來助興耳。王環道。妙。阿正該如此。但不知小輩頭兒到不到。還恐怕不肯出手呢。金台做假不知。笑問那一個小輩頭兒。叫何名字。王環道。難道諸位不知麼。那貝州好漢。名喚金台。拳法精通。四海揚名。多曉得。金台未及開口。莽漢張其會發鬆。說道。住了。你們既在江湖上做個勾當。怎麼只個名功馬快。多不認得的麼。王環道。但聞其名。未見其人。實不認得。張其說。喏。這個不是金台麼。未知怎樣打退斑蘭豹。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四回 老蘇雲街頭逢塔 勇何其台上稱雄

話說王環聽了張其之言。立起身來說道。吓。這位就是貝州金二哥麼。鄭千等七人多道。認得遲了。金台又手答道。小弟何能。多蒙二位如此愛慕。倒覺惶恐。兩人笑道。金二哥。我們真正在做人。若非這位張哥說穿。險些兒錯過英雄。那里去尋呢。便重新作揖。恭敬起來了。又再添酒吃了三盃。王環道。阿金二哥。聞得你身犯王法。處處查拿。爲什麼全然不在心上。公然托胆在街坊上走呢。倘遇官差。怎生是好。金台道。阿王大哥。你說那里話來。小弟作逆。豈能怕死貪生。若有官差拿捉。我就挺身而出。也沒有粉骨揚灰的罪名。爲人在世。那里怕得風吹。王環道。阿金二哥。果然像個英雄。豪傑。我王環萬不及一也。金台道。好說。那金台與王環一頭吃酒。一頭講話。所以吃得慢。那宋彥與張其兄弟等八人。沒有說話。尺顧吃酒。別的酒客進來。多把他們看。暗中評論。一定多是打掃台的朋友。所以多是這般氣概的。何不盤他。一盤。你道如何。一個道。這個使不得。那金台也是我輩中的。同道朋友。况且又是小輩英雄。且表一衆英雄吃酒談心。大家多說不完。一言難盡。吃酒已完。店家算賬。共該二兩三錢半。讓去零頭五分。連王宋二人吃的五錢二分。貼還

盤錢銀子七錢二分多是金台出的。大家一同。王環叫聲金二哥。深擾之至。明日奉答。金台道。豈敢。張其道。你們吃白食的本事很好。那個傳授的。王環笑道。休得取笑。來日會了。金台道。請阿列位。那金台接交這兩個朋友。日後金山大拜。也是有分的。兩邊拱手分路而行。回歸下處。天色已晚。且說次日。金台與弟兄們上街閑玩。偶見一個所在。擁上百十餘人。張其說。又是那個在那里打架。待我幫輸家打贏家。金台恐怕張其鬧事。上前喝住。自己去看個明白。原來一個老人家。失脚跌番了一付賣油担。一個要陪。一個陪不出。金台道。只是他莽撞了。又見這老人苦苦哀求。金台頓起慈悲之心。便上前來問賣油的人。答道。失足絆番的。金台道。只他不當心。但是看他年老貧苦。料想身上沒有銀子。該陪多少。須要說的。切不可少報多。哄人待我替他陪了罷。你今不用吵了。賣油人道。吓。客人代陪。心中打算二十斤油。待我多報十斤。拿回去買酒吃。便道。客人我的油是三十斤。足稱。金台道。果然三十斤。麼賣油人道。妮子說誑。金台道。時價每斤多少銀子。一斤。答道。四分半銀子。一斤。草橋花三。想道。這個裏頭不下三十斤。必定多說了。便問道。你多少錢買來的。答道。九錢銀子賣來的。草橋花三。道。既是四分半一斤。九錢銀子。只買得二十斤油。怎麼說是三十斤。這油不是你的。一個錢也不陪。怕你怎麼。張其說。照阿。還不走你娘的路。便提起拳頭來打賣油的。唬得胆驚。連叫道。大爺小人該死。實在多報十斤。鄭千道。只得狗頭刁得很。一個錢也不要陪他。華云龍道。賠了一個錢。不為好漢。浦大浦二楊家弟兄。多說不要陪他。金台總不動火。笑說道。他是經紀人。不過貪多而已。多報十斤。甚是有限。便解開銀包。取一錠銀約有一兩光景。付與賣油的。拿了去罷。賣油的人道。多謝大爺。接了銀子。挑了担子。轉灣去了。旁人稱讚那老者。上前來謝金台。整一整舊衫。說道。恩人阿。老漢蘇云。只因滿心悲苦。絆番油担。無力賠賠。若非恩人代賠。叫我如何是好。恩人請上。受我一拜。金台道。老人家些須小事。何必如此。便雙手扶住問道。老人家的名。蘇云。不知貴居何處。答道。武林人氏。金台道。吓。武林人到此何幹。蘇云道。恩人吓。承蒙不棄。下問端詳。為尋小女到揚州去的。那曉得到了廣陵。又尋不見。沒有投處。金台道。到此何幹。蘇云道。老漢無計可施。我有個朋友。住所山東。意欲前去借些盤川。好歸故里。金台道。令姪姑娘不在揚州。到那裏去了。蘇云道。恩人吓。這裏不好講話。尋個幽僻地方才好。實言告稟。金台明知其故。便叫眾兄弟左近等等。自家同了蘇云而去。張其是個莽夫。不知其意。叫道。老頭兒什麼意思。鄭千道。可見你個人心粗的很。他叫蘇云。住在杭州。不是蘇小姐的父親麼。張其道。照阿。浦大道。不是蘇小姐的父親。就是金二哥的大人了。有話應該當眾說出。明言直道的。為是鄭千接口道。自古人人要面。他不曉得我們是他女婿的朋友。女兒

做了小娘說出來有何面目。故而如此吓衆人。聽說笑道：這句話却不差。我們莫怪。這老人家一頭談論。一頭走七碗軒中。一同吃茶。就在外首揀個座頭。大家坐下。當心等金台到此。且說蘇云同了金台。行不多路。只見道旁有個廟宇。四顧無人。一同進內。金台動問來由。蘇云以直言告女兒不幸。身爲下賤。在揚州院子爲娼。名叫維揚。蘇小妹。父女三年不見了。故而特到揚州去尋。那曉得小女無踪。沒處可尋。金台道：那裏去來呢。蘇云道：老朽細細探聽。多說有個貝州金台。同了兩個朋友。在那院子中殺了澹台公子。連夜把我女兒。并同院的貌多花。劉小妹。姐妹二人。拐了別處去了。可憐老朽時衰年苦。流落他鄉。難歸故里。好不苦楚人也。金台道：吓。如此說來。就是我的岳父了。蘇云道：住了。你是那個。金台道：小婿就是金台。蘇云你果然就是金台。把我的女兒拐到那裏去了。金台道：並非小婿拐的。皆因令媛原從小婿一同走的。客途沒處担擱。送到家中。伴我娘親去了。我在外面時刻掛念的。蘇云道：何不同去呢。金台道：難道岳父不知我的緣故麼。便約略說了幾句。蘇云聽了。方才知道。叫聲小婿。既是你有了罪名。難回家鄉。那老母校妻在家。怎生是好呢。金台道：阿。岳父不妨事的。今年八月中秋。是我母親生日。小婿拚着一死。總要回家。與母親祝壽的。岳父如今不必憂愁。莫如到我貝州家裏去過日。也得父女時常見面。蘇云聽了。金台的話。連連答應。金台道：岳父如今還是逕到貝州呢。還是回杭州呢。蘇云道：家內還有些零星物件。免不來回去收拾。才可放心到貝州去。金台道：呀。岳父既然要到杭州。小婿有一事。必須岳父當心料理才好。蘇云道：什麼事情呢。金台道：將姐姐之事。從頭細說。要求岳父帶了姐姐外甥。同到貝州。完了小婿一莊心事。蘇云聽說。答道：此事何難。在吾身上。便了金台心中大悅。道：阿。岳父方才同在一處的幾個人。多是我的心腹朋友。患難兄弟。得知得見的話。說無妨。老實。况且貌多花。配與鄭千。劉小姐。配與張其。此事大家多曉得的。蘇云答應一聲。曉得。翁婿二人一路走去。到七碗軒來。尋朋友們。却被花三看見。即忙招手。那草橋花三。比張其細心得多。故而不叫出金字。二哥只裏來吃碗茶去。金台聞叫。舉目一看。只見衆人多在茶坊內。答道：不吃茶了。下處會罷。衆人多說：二哥先去。我們即來。金台關會了衆英雄。便同蘇云逕望東來。到了下處。天色甚早。房中坐下。立刻修成兩封書信。說道：我有兩封書信。這一封并這雲中燕。交與姐姐收明。叫他收什。同了外甥。早歸故里。但是孤兒寡婦。全仗岳父當心照料。蘇云道：這個何必叮嚀。金台道：這一封信。帶到貝州。交與家母收拆。兩處地方住址。開得明白。這白銀五十兩。爲作路費。吃了午飯。動身去罷。蘇云道：賢婿幾時回來。金台道：中秋時候。一準回來的。便叫店家拿午飯來。蘇云充了飢。也不多担擱。別了金台。上路去了。此刻金台放了心。次日天明。各處英雄。

已經整備到敘雄台去吃了飯。街坊上行人喧鬧非常。忽有一人自言道：「呵呀！今朝的人如此多法，關緊了城門，殺得精光，倒是一個大勝會。此刻只因天還尚早，故而台主未曾到來。金台同了一衆英雄，次第而行，到了台前，只見一個大空場，四周圍搭了蓬帳，賣茶賣酒，處處熱鬧。張其說：「這個台主什麼？大家還沒有來麼？」金台說：「天色早甚，多少人在這裏？要你一人性急。」鄭千說：「性急也不中用的。」浦大道：「那邊吃茶便了。」金台道：「到也使得，便一同走進茶棚。」博士連忙送茶，看看天光已交已牌，衆人正在吃茶，多說姚能台主來了。那九位英雄忙會了茶鈔，只見許多茶人觀看金台，叮囑張其只宜看觀，不可聲張。張其道：「我不開口就是了。」鄭千說：「列位有煩略讓一讓，這些旁人見他們多是剛強漢子，明知也是英雄，大家相讓，他們立在搗台前，面一看，這台高約一丈，闊外二丈，寬闊敘雄台匾額，當中釘着左右對聯。上首是「天下英雄誰着首」，下聯是「人間好漢孰爲先」。這首刀槍劍戟，那邊槌過鞦韆，雖非交戰，也須排立威勢。台下衆人你談我稱，忽見那首斑蘭豹來了，聽他一人自言道：「量小非君子，無毒大丈夫。」俺楊滔是也。混號斑蘭豹，年方二十三歲，從幼有些勇力，愛交好漢，不曉那年被教師何同連跌三交，逼裝狗叫。此仇此恨，時刻在心，爲此拜從田楷爲師，習學拳棒，不想何同身故，所以此仇未報。如今聞得淮安姚通政的公子姚能，專請拳師何其，要打百日敘雄台。俺想何其卽是何同的兒子，爲此特而來，打掉何其，方消我恨。今朝十五開台，所以俺家特地來的。說完連呼讓開來，向前拉去。這些人跌的跌，倒的倒，多說道：「好大氣力！朋友欺瞞我們無行用的，勿算殺勝會。列位，你道那福建田楷共有十個徒弟，要算楊滔第一個本領最好。再說楊滔走到台前，一衆閑人，個個看觀，多說他是個英雄好漢，必然力大無窮。這半邊金台也看見了斑蘭豹，記得三年以前相逢過的，被俺師父打得他連跌三交，逼裝了狗叫，然後放的。料想此來要報宿仇，但是何其雖知拳棒，到底本事平常，不是楊滔的對手，倘有差遲之處，不是壞了師父的聲名麼？且說何其他也不曉得楊滔，也在台下觀看，便挺身而出，當台立定，對大衆說道：「台下英雄聽者，俺何其多蒙姚老爺聘取到此，要打百日敘雄台，打爲作耍之事，然亦有性命之憂。如有英雄勝得我者，奉黃金五十兩，綵緞一端，有本事的請上台來會會，無本事的休得上台，免得當場出醜。」何其言罷，兩手叉腰，當台而立。台下看觀閑人多說：「口出大言，此時金台等弟兄多立在前，聽了何其言語，暗暗點頭。衆人正在看觀之間，只見人叢中擠出一個漢子，說道：「衆位讓開，打擂的來哉。」少林拳頭一等名功，打着一記性命歸空。今日上台，大顯英雄。黃金綵緞穩穩成功，衆人聽了，說道：「口氣倒大的，看他身材短小，未知手段如何，只怕要倒梅阿。」那人擠到台前，望着台上叫道：「噲！台上朋友，放張梯子下來，台

上人聽了。即將梯子放下。那人上台。向着何其拱手道。教師請了何其也。把手一拱道。請了。敢問尊姓大名。可是上台與俺交手麼。那人道。在下姓李名文。久慕高名。特來領教。何其道。既來打擂。舉手不容情。如能勝得俺家。黃金綵緞奉酬。倘有損傷。各人言去醫治。死不償命。可情愿麼。李文道。早已曉得。不必多言。何其道。如此請了。二人各逞了生平本事。步步排開。各自照顧。一邊拳來。一邊招架。不多時候。李文漸漸氣喘了一回。李文不是何其的對手。看上去將要敗下來了。台下觀看衆人。大家說道。不好了。要跌下來。衆口喧嘩。李文在台上心內一慌。手脚即亂。被何其得了破綻。使一個方叔偷桃勢。雙手將他脅下一拍。李文立不住脚頭。便一交番下。敘雄台來。閑人一齊喝采。何其本領果然高的。要知斑蘭豹與何其交手情由。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五回 斑蘭豹擂台猖獗 小英雄拳打楊滔

話說李文反下敘雄台。跌得他頭青面腫。腰痛胆寒。衆人大笑道。少林的拳頭。實在名工。跌下台來。也算威風的。再表台上何其說道。可是拳頭精通的。請上台來。與俺交手。話言未了。只見人背後閃出一人。身高八尺。肚大腰粗。眉如板刷。臉像鍾馗。一口板牙。短短胡鬚。看他年紀三旬開外。此人姓羅名達。住在南頭地方。靠在江湖上行兇。劫掠各處。流蕩也會學習過拳頭。有數百斤燥力。人相勇兇。他聞知敘雄台已開了。想要發財。希圖五十兩頭。就在人中擠出來。大喝一聲。俺來也。便飛身跳上敘雄台。但何其交手。台下的人看了。有一個人道。兄弟那間撞着了對手哉。只見一拳來。一拳去。你招我架。單見拳頭人多不見了。真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這些人看得眼花。看勿清哉。約有一個時辰。只聽台上邊喝聲去了罷。把一個羅達丟下台來。滿面無光。含羞去了。大衆齊聲喝采。且說那首斑蘭豹。心中想道。看這黑漢這等雄壯。怎麼打不過何其。反被衆人將他稱贊。且說何其說道。連敗二人番。下台去。台前還有英雄否。速上台來交手。說聲未了。只見閃出一閃漢子。這個人姓王名環。就是與貝州金台在酒店初交的朋友。混名王一掌。跳上敘雄台。與何其打話交拳。全非對手。宋三拳看見王環打不過何其。故而不敢上台。又有幾個英雄上去。一個也不是何其的對手。台下衆人大家喝采。說果然好的勇將。原像個將門之子。名不虛傳也。何其叉手立在台上說道。可有英雄再上來麼。楊滔心中大怒。便飛身跳上敘雄台去。叫道。何其你有多大的本領。敢在這裏如此猖獗麼。俺楊滔在此。與你見個高低罷。何其舉目一看。是楊滔。不覺心中一驚。想道。他的混名叫個斑蘭豹。昔日拳頭不好。被我父親打得他

逃回去。如今數年不見。聞他拜從田楷爲師。拳法精通。路遠到此。莫非報前仇。倒要當防備小心。交手便了。想道。拱手說道。俺也認得你名教。楊滔。楊滔道。吓。既然認得俺。何不速速下台。早些回去罷。何其道。楊滔休得大口。你果記得當年被我父親打得無處逃奔。不知在那裏躲過了幾年。如今打聽我的父親亡故了。大着胆兒到此。本領全無。上什麼台。不如早些便宜回去的好。整精通再來。楊滔聽說大怒。喝道。休得無禮。兩人便打話交手。對面步位排好。兩下交拳。況且何其一連打敗了幾人。自然力消氣泛了。兩臂酥麻。拳法已亂。步法參差。不能招架了。却被楊滔一個雙龍入海勢。搶將進來。何其眼花撩亂。招架不住。仰面一交。跌倒台上。却被楊滔一隻手。揸他胸前。一隻手。拎牢的他。小胖說去了罷。望着台下一擦。張其說在這裏了。便兩手。接住輕輕放下。幸虧來得快。沒有損傷之處。此刻何其好面目。鄭干等一衆英雄。多叫金老二。楊滔太覺狂了。打掉了別人。也罷。把你只師兄。打掉。你的面上。也沒有什麼光彩。倒虧你袖手旁觀。是何道理。張其道。他如今也怕斑蘭豹了。故此心寒。不敢上台。金台笑道。把左右的人。拉開。略把身軀晃一晃。便飛身上台。把手拱道。楊老師請了。斑蘭豹定目一看。道。你這個人。有些面善。吓。金台道。會過一次的。楊滔道。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金台道。貝州金台是也。楊滔道。原來貝州金小子。你可知道否。金台道。知道什麼。來。楊滔道。你是迷了。犯天大罪。奉旨拏捉。全不想六尺身軀。難逃了。不如早將首級。獻到皇都。爲什麼。交通大盜。連累官員。今日自投羅網。休想脫身。早些受縛罷。金台道。楊滔休得胡言。俺金台。雖犯法之徒。怎我捉奈幾次。幸得老天保佑。多有救星。並非怕死貪生。故違王命。況且你是何人。想把俺捉住。麼。楊滔道。金小子。俺就把你捉住了。怕你怎樣。麼。說聲未了。便一拳。打了來。金台輕輕撇開。也是一拳。打過去。楊滔招架。一來一往。有十個回合。打得完的。啫。一記。鐵門門。斑蘭豹有點來得勿了。看他兩隻臂膊。腫酸了。那知金台精神越旺。要與師兄反本。讓師父也有些歡樂。楊滔一想。金台的拳頭。果然利害。看來打他不過。不如早些收篷。免在萬人前出醜。便叫聲。金台住了手。俺有話講。金台你有何話說。快快說來。楊滔道。你的師父。與我的師父。多是名家。我的拳頭好。你的拳頭。也不會過。但是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我若打掉了你的。你師父名聲不好。你若打掉了我。我的師父。面上也沒有光彩。況且。敘雄台原。是敘集英雄。結爲弟兄。你我大家歇了手罷。免得衆人嘲笑。金台笑道。楊滔你說那裏話來。我與你。多是名家傳授的拳頭。從來不會交到。底。不知你的拳好。還是我的拳好。今朝在此相逢。自然要見個雌雄。怎說大家歇手。豈不是不分好歹了。楊滔一想。我肯叫歇。他倒不肯干休。也罷。死活與他見個高低。便重又輪拳交手。斑蘭豹的拳法。看看亂了。金台怎肯讓。他一個方朔偷桃勢。打過來。

楊滔招架不住。却被金台擊住了。望着敘雄台下一擦。倒在地上。跌得他好疼。幸虧他的首級堅牢。性命能活。只差得皮開血流。楊滔兩手捧着頭。歸下處去。打好包袱。算清店帳。就回家鄉。只因路途迢遠。在路上氣成了一病。竟難醫治。不及半年。一命勾消。楊滔一言文明的了。以後不表。再說金台把楊滔擦下台來。台下人齊聲喝采。張其等一衆英雄。洋洋得意。說道。金老二原是名功。金台正要下台。姚公子在台後走將出來。作揖道。久慕貝州好漢金台。如雷灌耳。恨難一見。今日相逢。三生有幸。金台回禮。連叫幾聲。姚大爺。小子何能敢當此抬舉。姚能道。英雄說那里話來。小弟聞名久矣。難得今朝相會。楊滔已去。料想不能再來了。英雄請到家中去罷。金台苦辭了一番。辭不下。只得說我有幾個兄弟。一同來的。待我叫他們歸了寓所。免得他們怪我。姚公子道。既是金好漢弟兄一體朋友。既已同來。何不多到舍間敘敘。若叫他們下處等候英雄。反覺其不義了。金台道。大爺有所不知。同來幾個朋友。多是粗魯人。尤恐言語冒犯。姚公子道。這也不妨。自古好漢不斯文。金台道。既蒙抬舉。待小子下台。同他們到府便了。姚公子尤恐金台不認得他住處。叫一個家人。同了金台下台去。一面又叫家人說與衆人知道。今日天氣將晚。大家各散。姚公子又叫家人把台上之物。盡行收拾下馬歸家。等候金台。不多一回。報說金台已到。姚能出外相迎。共總十二人。多是長大漢子。進廳見禮。分賓而坐。問了十名英雄的名姓。然後對着何其道。何老師。我在台後聽得你與楊滔有宿怨的。既是楊滔是強。你就不該兩下交拳了。何其道。公子說那裏話來。誰人肯自己倒眉呢。甯可台前吃虧。衆人多稱極是。爲人多要光輝的。張其說。若不是貝州好漢楊滔。還要施威呢。如今是打得他好苦。大衆拍手大笑。小厮送出兩盤茶。姚能分付安排酒席。好漢推辭。多要回去的。一衆英雄同聲說道。多承蒙公子抬舉。又承賜宴。斷不敢領命。那公子道。列位說那里話來。古語說。英雄不論出身。金台就對衆人道。既承公子見愛。領情三杯便了。廚房裏若刻端正。金台問何其道。別來景况如何。小弟常常掛念。何其道。阿賢弟爲兄的景况。也不過如此。你的光景。立何說。與爲兄知道。那時金台就把琵琶亭結義。與何其別後。從頭細說一番。何其又叫賢弟。你雖是個英雄大丈夫。但是飄流不定。如何是好。娘親弟婦。日日望你。地北天南。音信全無。日後怎生了局呢。爲什麼不幹正經事。金台聽說。叫聲哥哥。如今木已成舟。也沒奈何。若不是恩救。我出頭日子沒有的了。姚公子便叫金二哥。且免愁煩。小弟只里空房。到不如暫且安身。免得東飄西蕩。未知意下。何如。金台想道。一則來。江員外在家等我。二則來。不知道他什麼心地。倘然也。像方家的故事。張鸞決不來救我的了。這個所在不住的。便假意說道。公子若肯收留。感恩不淺。且容小子往山東地方。訪看一個朋友再來。姚公子道。阿

金二哥小弟設此百日敘雄台今日只得第一天就把一個何老師打掉了。意欲有屈二哥在着敘雄台上暫權三天。與小弟面上長些光彩不知意下如何。金台聽說搖頭道。我是個有罪之人。若被地方官曉得。必將小子拏牢。若拏住了。希什麼罕。我也抵莊首級丟下。但是公子是個台主。干係非小。此事決然使不得的。還是別處再請英雄罷。姚公子道。既然二哥不肯。原是何老師罷。何其道。何其已在千萬人前出了大醜。有何面目再上台去。今日就要告別了。姚公子道。待我另行請英雄便。說話之間。酒席已好。極豐盛。大家謙遜分賓坐下。十二個英雄多貪吃酒的。便不住的加酒。盃盤狼藉。只有金台吃相文雅。所以姚能便喜歡了。直飲到日歸西方才罷。各人多有醉意。便辭別姚能。何其也要回去。那姚公子爲人慷慨。奉送何其白銀三百兩。金台也是三百兩。張其等十個人。每人各送盤川銀五兩。大家推辭不過。只得收了。謝別姚能回去。姚府閉了門。隔日大爺另請英雄。不知的請了何人。姚公子器重金台。結交朋友。故十分要好。待後來金山大拜之時。姚能亦在其內。原說金台同了張其等一路行來無事。張其便問金台。如今那里去了。才好呢。金台道。我如今欲往滄州橫海郡。望望些山。大家閑空同去走一遭罷。張其道。那柴王是何等之人呢。金台道。他是柴榮之後。如今子孫世代多封王位。張其道。你如何認得的呢。金台道。那柴王雖爲千歲。他做人甚好。我從前曾在滄州與他會過。再三留我担攬。此刻別了三年。信息不通。故而想去。張其道。如此說來。同去走便了。金台道。但是柴王千歲。不比平等。人你們前去。須要立些規矩。不可粗魯。被他連我看低了。張其等多道。曉得了。走了數天。已到滄州。衆英雄未到柴王府之前。先聞街上說道。這個雷蓬實在名功。打了七天擂台。一連打掉了六十五個英雄。今朝第八日。勿得知可有。好漢見個雌雄。忽聞一人道。奔吓讓開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二虎台雷蓬大敗 招商店好漢遭擒

話說金台們到得滄州。聽得旁人說道。麒麟莊地方有個二虎台。台主聘請教師雷蓬。本領高強。連打七日。共總打敗了六十五個英雄。今日第八天。不知可有英雄把雷蓬打敗否。張其笑起來道。到一處有一處打台事看的。便叫聲兄弟們。天色尚早。我們先去瞧瞧。那雷蓬的本事如何。衆人多說道。有理。金台一想。若說有名的拳師。我多曉得。如若本領不佳。怎敢上台。況且七天打掉了六十五個。必非沒用之人。不知怎樣一個雷蓬。不免前去一看。再到柴王府內。未爲遲也。便同衆兄弟走到了麒麟莊上。只見二虎台搭在當中。周圍寬闊。高大台上多懸響鐘。匾對完全。裝摺甚好。當

台結着彩。人山人海。擠滿在那里。交頭接耳。稱贊雷達。一人說道。那飛天夜叉。滄洲第一個好漢。尚然打不過。看起來打盡天下無敵手了。兄弟今朝打掉了幾個哉。那人道。五個人上勿得雷達之手。正說之間。聽得衆人嚷道。喏。第一個飛天夜叉。番了下來哉。金台舉目一看。那雷達氣概軒昂。相貌兇很。約來年紀三旬開外。海底胡鬚。濃墨。但不知那個傳授的拳法。如此精通。金台正在思想。只見旁邊衆兄弟。多叫他上去。打退這雷達。金台只管笑。忽見一個大漢。飛身上去。立在旁邊。拱手道。阿雷老師請了。雷達道。請了。足下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鍾名達。鍾馗是我的高祖。雷達道。上台何幹。鍾達道。我在少林學的好拳頭。打了三年。總無對手。名揚四海。頗有威風。今朝路過滄洲。所以前來會會雷達。道。既是少林學的拳頭。必是比衆不同的。但是二虎台上。規矩。你可知道否。鍾達道。什麼規矩。雷達道。打壞者各是醫治。打死者各不抵命。鍾達道。這個我多知道。雷達道。你若勝了。台主拜從爲師。我若勝了。叩我三個響頭下去。鍾達道。這個公道。兩人便交手起來。但見台上一來一往。起初鍾達。誇口。那曉得拳頭。却打不過雷達。無可奈何。只得叩頭。下台。雷達的拳頭。實在真好。不多一回。打退七個。無上台去。了一人道。可惜貝州金台。不在這里。他是第一個拳頭英雄。若他在滄洲。必然可以打敗這雷達的。金台聽說可笑。說得我如此樣子。張其高聲說道。若要金台在這里呢。金台聽說。即忙閃過。却被鄭千扯住。說道。男子漢大丈夫。什麼意思。金台心中並不慌張。挺身而出。飛身一縱。輕輕上台。台下諸人多贊道。蹤跳就是功夫足哉。原像金台。那日是體真巧。人海之中。有兩個人。是滄洲總兵。澹台壽平。下家的將。一個叫張勤。一個叫李信。也在那里看打。搗台聽得貝州金台四字。二人當心一看。張勤與李信。打一個照會。同到一個空處。張勤說。看起這人。面貌來。與圖上的金台一般無二。並且他自認金台。明明就是金台。何不去稟知大老爺。夜深更深。點兵拏捉。萬無一失。李信道。且住。自古緊事漫行。一只來金台。本事高強。二則來麒麟村地方廣闊。若點兵拏捉。被他知風逃去。豈非畫虎不成。反爲不美。張勤道。依你便怎麼樣呢。李信道。他必有存身的所在。我與你大家留心。隨住了金台。看他存留何處。然後稟知大老爺。夜深更深。點兵拏捉。萬無一失也。張勤道。說得有理。二人議定。也不在人前露風。再說貝州好漢上台。拱手道。雷老師請了。雷達道。請了。通個名來。金台道。在下貝州人氏。姓金名台。雷達道。你就是貝州金台麼。金台然道也。雷達笑道。人說你小輩英雄。拳頭很好。我道不知怎麼樣。一個身高體胖的。一個英雄好漢。原來是如此小身子。看來氣力無多。只好數十斤呢。本領諒來有限。傳揚的是假名聲。爲什麼胡亂上台來會我呢。可曉得拳頭底下。不容情的。快些下去。保些殘生罷。若要交拳。是活不成的。逼得金台心火冒起。叫聲雷達。休得

輕俺可曉得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雷蓬道我也知道你活不耐煩了今日死在俺的手內倒也有些名目便各稱平生本領步位排開一邊拳過一邊招架尤如龍爭虎鬪原像英雄雷蓬一頭交手一頭思想看他不出拳頭果然來得利害原像貝州好漢呢金台也在那里思想雷蓬人品軒昂但他本領也平常我也勝他有什麼難將他打得自己投降便使一個叔寶拖鎗勢略把靴尖頭點在他腎囊上雷蓬疼痛非常冷汗淋漓腰彎背曲跌倒在台中央扒不起來台下大家說道貝州金台如此大本事怪不得名聲大這叫做不見不知那問我們要搭他做朋友哉且說姚府家丁們看見雷蓬跌倒難以走動便走上前來向金台道好漢我家少爺吩咐在先如若有人打死了雷教師者奉送黃金十錠采緞十端請到府中相見金台道什麼說話我是素不貪財的高興打掃的采緞黃金多不要叫少爺不必挂心家人道但不知雷教師死活如何金台道要他死也容易要他活也容易家人道如此好漢既救活了他感恩不盡金台就把靴尖照定他的肛門口輕輕的點上幾點雷蓬才得起來叫聲來不得阿金台叫聲雷老師貝州小子多多有罪了說聲未已便飛身縱下台來同了張其鄭千等八人弟兄竟往柴王府內去了丟下西邊又講東邊話說雷蓬自道英雄無敵那知今日如此心中想道金台原算是個英雄從今不敢哼口了仍舊家中去務農對着台下拱拱手道列位休得笑俺本事不佳那金台比俺又好實在打他不過惶恐惶恐俺今也要歸家了說道下台騎馬而去回到自己家中去守本分且說二十四名家將把二虎台上的物件盡行收拾回到家中稟知少爺少爺說金台是個犯罪之人如此大胆前來打掉雷蓬一定是別的好漢假冒金台來的如今雷教師那里去了家人道無顏來見少爺之面不得面辭叫小的們致意少爺他是回家去了少爺說怎麼盤費也不拿竟自去了家人道阿少爺他說自有隨身本事怕沒有盤費麼少爺道這也說得是家人又道阿少爺那二虎台便怎麼樣少爺道拆掉了罷家人們答應一聲就去拆卸四方好漢各自回家登時結淨且說金台同了八個弟兄要到柴王府來日已落西不及進城權尋下處安宿一夜張勤李信竊聽明白心中歡喜回轉衙門稟知主人澹台壽滿心大悅等到黃昏時候會同文武官員點齊兵丁去拿捉金台那些地方官帶齊了衙役同了武職官兵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李信張勤冲先引路去走先到了招商的門首便道啓上老爺這里是了就把前後門圍住但聞喝聲不絕要捉金台那八個英雄心中着急張其道澹台壽爲何無事起波濤呢快些打出重圍去奪了他槍刀殺得他落花流水才見俺們手段高了鄭千道說得有理金台搖搖手道你們這些莽漢休得胡鬧俺本是有罪之人仰叨天佑日久偷生那澹台壽乃是澹台惠的兄弟既然被知風前來

拿我。我若逃生。豈是大丈夫所爲。怕死貪生。非爲好漢。待我挺身而出。有何懼哉。我去了。你們不可來拿我。我若逃生。豈是大丈夫所爲。不可再成羣結隊。各自謀生。揚州江員外須去通知一聲。免得他望我。若有個貝州人。寄封書信與我。娘親說罷。挺身而出。大笑自開大門。喊道。俺貝州金台在此。誰來拿我。那官道張勸李信認來。可是金台。張勸道。啓上老爺。正是金台。官道不要認錯了。阿。張勸道。小人們認得分明。一些也不錯的。官道軍士們。速把金台拿下了。軍士便如狼似虎。趕上前來。拿住金台。上了手拷。腳鐐。蒲桃鐵練。頸中盤住。登時打入囚車。百姓方知捉金台。大家寬心。只有八個英雄。冒火非常。這些人。雖然凶橫之徒。一則來金台。叫他們不要動手。驚動衆人。二則來手無寸鐵。看見官兵人衆。到底懼怕。看見捉了金台。官兵已退。大家要商議。二哥此去。有死無生。我們朋友一場。豈可見死不救。怎樣救他才好。張其道。我們同去。求見柴王。將言告稟。若得柴王出頭。二哥性命就能留了。大家多稱極是。來日到柴王府內。去求暫且不提。再說三百官兵文武官員。押解金台。連夜進城。到總兵衙門交卸。澹台壽立刻坐堂。驗過了金台面貌。卽着州縣官小心收管。次日清晨。備了文書。仍舊點兵三百。委員解往東京相府投收。請旨定奪。少說金台起解到東京。再說八個英雄。此夜大家不會睡。直到天明。商議怎樣去見柴王。花三却是個細心人。說道。我們八個人。個個莽漢。若一齊同去。必被柴王輕慢。況且不過這件事情。何必許多人同去。只消一兩人。儘數了。張其鄭千道。我兩個人同去。如何。浦大道。你們兩個莽漢。比衆不同的。況且不會說話。不要你們去。張其鄭千說。什麼柴王。就是皇帝也。見得平常。張其說。是一個人去。一言之下。柴王必肯出頭。你們在此等我。衆人道。自然非你去不可。張其挺腰上街走去。也不問明。那里是柴王的府第。約行了數里路。抬頭看見一片荒地。便自言道。且住。俺一路行來。並沒有柴王府。這便怎麼處呢。不免問個明白。求見柴王。便了。但見一個老人家。拐着杖在那里走。莽漢張其忙走過去。擋住去路。手兒拉住。說道。老頭兒。慢走。俺要問你。柴王府那里。老人道。喏。同占去過了橋。占灣。將身立定。周圍一看。只見一個柴行。鬧不可言。張其道。難道這個所在。就是柴王府麼。不像阿。待俺再問。是與不是。就明白了。但見一個米鋪。張其走將過來。說。呔。開店。正那邊。這個可是柴王府麼。米店官把他一看。心中想道。這個人有些猷的。柴行認爲柴王府內。不免要他一耍。答道。正是柴王府。莽漢聞言。喜氣揚揚。便洒開大步。朝前走去。便立定在柴行門首。張望那行主。見他立定。只道主顧上門。必然是賣買。便滿面笑容。說道。大爺照顧。小行呢。哈。精干雪操的。有在那里。大爺要上三十担。四十担呢。張其道。俺不要買柴。要見柴王千歲的。行主道。出去。此間勿有柴王千歲的。張其道。有人指引。說正是這里。怎麼說沒有呢。行主道。你

擄了木梢哉此間是買柴的柴行。勿是柴王府住在那里。請便。張其道。我且問你那間柴王府住在那里。行主道在城里。進了城再問罷。張其道。進城還有多少路呢。行主道。近的三、八、二十四里足路。張其道。吓。好倒運。張其自家嗒能。那曉得。走來走去。沒有處尋。便見一人。曲曲灣灣。問進了城。再問到柴王府。只見威風凜凜。兩旁八個把門將軍。這個所在。原像王府。上前拱手道。列位請了。把門的動也不動。張其想道。怎麼不依不係。是何道理。復又拱手高聲。囑道。列位請了。門公道。咄。這裏什麼所在。你是什麼人。敢在這里大呼小叫。麼。張其想道。看他們眼珠子生在頭頂心內。阿。千歲府內的人。到底要奉承他。一、二、的。又說打他們下過。怎敢不低頭。無可奈何。莊着笑臉說道。有事欲求千歲。伏望爺們通稟一聲。說有緊急事。懇求門公道。到底是那個差來的。叫什麼名字。求見王爺。有何事稟。張其道。列位爺呵。只爲貝州金台。與王爺是個好朋友。才到滄洲。要來面見王爺。不想被滄台總兵點了官兵。捉住金台。解往東京去了。爲此來求王爺的。出個主見。搭救金台。有煩爺們傳稟一聲。原說金台的好朋友。張其求見門公道。可曉這裏規矩。麼。張其道。什麼規矩。我却不知道。門公道。你却沒有來過。自然不知道的。便對張其道。宮門求見王爺。送我們五十兩。你來求見。倍了一半。一百兩造化。你的。張其道。原有這個規矩。張其聽說。暗自沉吟道。今日匆忙出門。一些不帶。將何物送他們呢。一心要救金台。今朝只好做矮人罷。八個門軍。多不保他。跪了兩個時辰。也是金台的造化。裏面走出一個人來了。是柴王得用的家將。名喚蔣勇。問道。你什麼人。爲何跪在這裏。敢是獻的麼。張其細說前情。蔣勇想道。王爺時常提起金台。犯法脫逃。放心不下。不想如今在此捉住。解往東京。必然性命難保了。不免待我稟知千歲。自有救法。亦未可知。要知柴王搭救金台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柴千歲進京議救

安南國獻猴難邦

話說那蔣勇問明了張其的緣故。忙去稟知千歲。柴王聽說大驚。命傳張其進見。張其進內。說千歲爺在上。小人張其叩頭。柴王道。你叫張其麼。張其道。小人正是。柴王道。什麼事情。來見本藩。起來。細細的講。張其答應一聲。便細將前情說了一遍。千歲聞說。心內想道。金台本自家身犯王法。大着胆子。公然去來。又不更名敬姓。仍舊叫金台。再遇冤家。滄台壽如今好似鳥入牢籠。別樣事情呢。可救得他。得罪犯得太大了。叫我如何救法呢。便回覆張其。難以搭救。莽夫仍舊跪在地上。好似磕頭虫。再四要求千歲。安排千歲。若不把金台救出。小人撞死在階前了。柴王見了。嘆聲咳。我想張

其與這金台也不過是個朋友。看他這般光景，倒也來得義氣可敬。阿孤家若不救金台，枉做國公了。若還不把金台救出，要笑殺江湖上衆兄弟了。事在兩難，難以處置。柴王登時起了愁，又被張其累倒在地，千歲長千歲短。王爺若不回頭，小人死在堦前，有何足惜。柴王聽說，自笑道：可笑這張其把着孤家的心，激動了。但是救人計策，一些勿有。左思右想，只管搖頭吓，有個道理在此了。待我進京去見楊元帥，或者救得金台，便將此意說與張其知曉。張其叩頭拜謝了千歲，卽辭別出了王府。逢人便問，問到了招商店，看七個英雄，一個沒有。問道：阿店家，我們這幾個朋友，那裏去了。店主道：外勢去哉。叮囑我，叫張客人勿要走開，他們就來的。張其道：如此打酒來吃。店主答應一聲，去拈酒來。張其吃酒，心中想道：咳，原是俺們不好，進了柴王府，總使官兵也捉不牢，不應該叫金台去打雷。打了雷，蓬天已晚了。去見柴王來不及，只好尋個下處。可恨澹台壽，損人利己，去獻功勞，有一朝撞在我張其手中，砍這千萬刀，才消我的氣。弟兄們不知那裏去頑了。這個時候，還沒有回來，好不寂寞人也。張其便自斟自飲，吃了一回，忽見他們一齊回來了。張其細說柴王府內的話，我去告稟其事，全然沒有主意。竟不知叩了多少頭兒。額角上頭兒多叩開了。他方說進京去見楊元帥商量，再定主裁。總出力救金台的。鄭千道：他不知去也不去，豈非悞了一莊大事。張其道：什麼說話。他爵居王位，必然能說能行。君子一言可抵萬金，決不哄俺的。必然連夜進京。大家不必疑心。華雲道：雖則柴王應允，未知楊元帥有救無救。我們總是放心不下。何不仝到東京，當心打聽，豈不是好。衆人多道：說得有理。商議已定，算清了房錢飯鈔，一仝起身，竟往東京。打聽金台的消滅，且說柴王要救金台，如若差人進京，尤恐失漏機關，不當穩便。欲待自去，但不宣不召，擅自進京，亦當有罪，只得扮了差官的模樣，隨身帶了幾十顆金珠，等到黃昏時分，作別夫人，上馬揚鞭，出後而走。話說小英雄被官兵解往東京，一路飢餓渴飲，金台不是貪生之輩，並不介意。只有娘親丟不下，並見難拋小妹，故而略帶三分愁容。餘外全無掛念。一日到了東京，投入相府，可笑那老奸雄笑道：妙阿。我想金台殺吾孩兒，此仇未報，又與張鸞妖道結黨，必有謀叛之心。行文天下，拏捉已久，難得賢弟將他拏住，解進京來。怎奈聖上龍體欠安，現日不坐朝，且待聖駕臨朝，奏明天子，再行正法便了。但久聞他是小輩英雄，頂魁元敵，且待我今朝看他的面貌，不知怎麼如狼似虎，便付了回文，吩咐把金台囚車抬進來。下人答應一聲，不多時抬了進來。啟輩相爺，金台當面，便連着囚車放在地上。太師一見，心內暗想：我道他怎生一個長大漢子，原來是姣弱身體。又將文批上身體，長短面貌，眉目一看，十分相對。一一驗明，絲毫不錯。便問道：阿金台，你乃貝州一個馬快，奉公守法，才是怎麼本官差你捕盜，反與

強人成羣結黨。擅殺平人。死有餘辜。又與妖道張鸞爲怨。連捉連逃。故違國法。今已被擒。有何分辯。金台道。澹台惠。俺金台只知犯法於朝廷。聽候朝廷取罪。誰要你來多言。問我麼。澹台惠道。好一個大胆的金台。到此地位。還敢把我當朝首相。這等挺撞。麼金台道。不是奸臣。決不挺撞的。澹台惠一想。便吩咐把金台收禁刑部天牢。分獄官好生看管。手下人答應一聲。護解官兵。照例給賞領取回文。回到滄洲總兵衙門去投回文。不說官兵出京。再說金台收禁天牢。諸多寂寞。可憐舉目無親。朋友一人多不見。穢惡難聞。亦無床鋪。枕衾封鎖。在囚車內。金台想道。甯可一刀兩段。這般麼樣。實在難挨的。且表柴王也進京來了。只因扮做差官。所以無人認得。早到帥府門首。忙下馬來。上前呼喚管門人。只見兩個千總官。上前問道。何處差來的。到此何幹。柴王道。我乃滄洲洪海郡柴王千歲差來的。有莊機密事情。要面見帥爺。相煩傳稟。千總兵聽說是柴王千歲所差。不敢怠慢。倒是笑迷迷的說道。請少待去不多時。出來說道。帥爺傳你進去。這裏來坐騎在此。不妨事的。千總官前面先行。柴王隨在後邊。楊元帥坐在台前。一見柴王。即忙出來迎接。見禮分賓坐下。元帥就叫千歲道。不知何事。到來的。柴王就把金台的事。一從頭細說。要與元帥商議。怎樣安排。救此人呢。楊元帥道。阿嚏。千歲若說別事。還可。這金台的罪名。犯得大了。叫我如何救得。這裏念頭休要想他。從今之後。丟開罷。便吩咐安排酒席。疑待柴王。千歲愁容滿面。痛心懊悔。來差了。沒有主意。酒完便回。楊元帥作別道。免得奸賊聞知。楊元帥道。阿千歲。既到東京。那有就去之理。且在本帥這裏。担擱幾天。不往外面。那怕奸臣知道呢。只因聖上龍體欠安。故而遲日不朝。金台收禁天牢。且待龍體康甯。方把金台定罪。怎生正法。然後回占滄洲不遲。省得時刻挂心。柴王便權住在元帥府內。待到第二天。那澹台惠閒坐書房。正要出門頑耍。正見門官走進來稟道。啟上太師爺。今有安南國使臣王傲。在外求見。澹台惠道。那國王來得到也有信。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即便吩咐。傳使臣進見。手下人答應一聲。不多一回。王傲進來。隨後面着二十八個小番。抬了一十二個皮箱。箱內多是金珠寶貝。綵緞綾羅。四個小番。抬着一座鐵籠。籠內一個白猿。身高五尺有餘。出在安南國內的人。多叫石猴。自小收服。養了三年。異常兇狠。差不多些的武將。打他不過。一個不小心。眼珠挖去了。賢囊扯破了。肚皮挖碎了。安南國王要想大宋江山。故而把這石猴差官。送到中國。要知金殿打石猴之事。下文再表。原說外邊走進差官來。見了禮。坐在側面。箱子鐵籠。多放下。用茶已畢。澹台惠道。料想貴使到來。非爲別事。必然進貢到中原來的。王傲道。阿。老太師。小邦狼主原有進貢之心。今有猴兒一個。命小官送到中原。如若上邦有人。打得掉石猴者。第十二箱金珠寶貝。綵緞綾羅。作爲進貢之

物。並有降書降表。自後進貢來朝。如若上邦打不掉石猴者。要將花花世界。讓與我邦狼主。若不肯讓。我邦狼主。這就要興兵殺進來了。太師爺聽說笑道。你狼王原無見識。那小小石猴。希什麼罕。一掌打得他一命嗚呼。不如早早回去。歲歲來朝。兩國和好罷。今日不必多講了。且待歲歲龍體安好。臨朝奏明。天子便了。王傲道。老太師吩咐。敢不遵命。澹台惠叫聲過來。說道。着你們相同來使。存頓金亭館。備酒款待。每天食用。好生供給。手下答應一聲。王傲作別。太師就叫小番把皮箱。鉄籠。抬往金亭館。駟中去。天天美酒嘉肴。供給那二十八個小番。也有酒吃。只有那猴兒吃不慣。中原食物。要吃安南的番果。所以小番帶來的。照舊天天喂他。隔了兩天。嘉祐龍體健了。坐朝參見。衆臣萬歲。爺有旨。道。百官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班。澹台惠便啓奏道。臣澹台惠。奏聞陛下。今有安南國國王。差下難邦官王傲。敬獻金珠一十二箱。石猴一個。如若我邦有能打掉石猴者。那里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一十二箱金珠寶貝。爲進貢之物。如若我邦人打不掉石猴者。要我王讓位與安南國。若不依要動兵的。那難邦官現在朝門外。等候吾王旨意。天子聞也不驚慌。登時宣進難邦官來。王傲上殿參見。就把前事奏明。便抬進鉄籠。十二箱寶貝。金銀。那文武各官。心內想道。無非一個白猴。難道勇將打不過他的。天子便問西班武將門道。誰打石猴。打掉賜金百兩。官加職。陞萬歲爺降旨下來。就閃出一人道。臣五軍都督樊仲。願打石猴。傳旨王傲開了鉄籠。放出石猴。石猴從不會到過中原。見了中原文武官員。便欺生了一雙火眼。團團看了樊都督。看他了。然得很。喝聲逆畜。休狂。便照定他胸前一掌。那石猴一閃。輕輕的閃在樊仲跟前。被他一連幾下猴拳。樊都督眼花了。難以招架。又被他挖出眼珠。吞下去了。好像吃湯團一般。樊爺疼痛非常。登時跌倒在金鑾殿上。那直殿將軍扶起樊都督來。文武官員多唬了。才曉得石猴的利害。天子卽傳旨道。速將樊仲送歸府去醫治。不准遲延。雖然不致傷命。終身做了獨眼仙了。且說天子龍心。也有幾分着急。先命王傲將石猴收在籠內。然後又問誰敢再打石猴。文官無言。武將不語。兩旁無人答應。天子一番着急了。傳旨宣八百禁軍教頭高傑。打掉石猴者。旨下高傑聞宣。忙進午門來見萬歲。天子就道。召卿非爲別事。則因安南差使進獻一個石猴。好生勇猛。那五軍都督打他。反被他挖了眼睛。武將雖多。個個胆怯。要勞卿今日費神。打掉這石猴。卽當陞卿官職。賜卿千金。教頭領旨不敢違命。王傲便開了鉄籠。放出石猴。那石猴睜睜火眼。射者高將軍。高傑便一掌打過去。那石猴眼快。一閃。那猴拳六亂的打來。高將軍眼花頭眩。看不明白。比方兩半邊。賭打拳頭。各有部位。各有破綻。那石猴不曉得部位。又不曉破綻。高叫頭打一拳去。那石頭不閃。便一蹤倒。是七八猴拳打來。那高爺就眼花招架不來。滿心着緊。又

不好說打不過的。只得硬着頭皮，拚命一拳打去。又是落空。那石猴一縱，高爺脹得滿面通紅。高傑的拳頭雖好，只差得蹤跳不來。看去倒要敗在石猴之手了。便喝聲逆畜，快快下來受死。石猴落得下來，高爺就是一拳。被他又是一拳。一隻左眼睛挖將出來，丟在口內，啖了。高爺此刻疼痛難熬，扑通一交，覺得左眼之中，鮮血標出來了。文武眾官大家着急。天子更心焦了。即傳旨速來將高傑扶回去。即召官醫看治。石猴仍然收在籠內。難邦官暗自心喜。便奏道：臣王傲啓奏萬歲爺。兩個武官打不過石猴。將江山讓與我狼主了。若不肯讓，我邦狼主遣將與兵殺進來了。中原總不得安甯。朝廷聞奏，便傳旨道：此話今朝不談。且把石猴收去。再停三日。知若三日之內，有人打掉得石猴者，免你狼王三年進貢。知若三日之內，無人打掉石猴者，寡人自有一個道理打發你。難邦回狼王便了。王傲一聽到底是上邦天子。我是小國使臣，做什麼難人。只得領旨出朝。四個小番抬了鐵籠，回轉金亭館。此言少表。再說天子滿心愁悶。降旨道：見了那小小畜生，如此害怕，且被外邦人看得上邦低微。年年俸祿空受，枉做朝臣。羞也不羞。文武官員大家俯伏，不敢抬頭。人人失色。個個驚慌。只得硬着頭皮，奏明天子道：臣等該與國分憂。怎奈人各有門。本朝那文官把筆安定天下，武將只曉得槍刀劍戟，交兵戰鬪。那有不用家伙，先打拳頭。且高傑做了八百禁軍教頭，尚且打不過這石猴。反被他把眼珠子多挖去吃了。并非臣等無能。伏乞赦罪。萬歲聽奏，便道：着你們三日內訪取英雄好漢來，打掉猴兒。自有陞賞。一聲旨下，百官方敢起身。心中略寬一寬。澹台惠欲把金台之事，奏明聖上。一想道：不好。正在用人之際，經不得說一聲。金台是個小輩英雄，揚名四海的好漢。放他出來，如能打掉石猴，是個有功無罪之人。死不成的了。待我捺過三日，然後啓奏便了。那澹台惠原是大奸臣，生成一片妒賢心思。天子退朝納悶，百官散出午朝門。也有三分不樂。武將門多說道：倘欲他州有了英雄，三日之內如何來得及進京呢？看起來這石猴沒有降人伏的了。外國刀兵總要興了。不說衆官心急，且說楊元帥回衙門，將言說與柴王知道。金台今日救星到了。千歲聽說，忙問誰人可肯作救星呢？楊元帥便把石猴之事說明道：千歲阿，我想金台命中要向刀頭死的。相打掉了石猴，是死不成的了。好一個性急柴王，便開口說道：何不就此保奏呢？楊元帥道：阿，千歲有個緣故。如若今日就保奏金台不希罕了。料想三日之內，沒有好漢。萬歲爺急得了當不得。然後將他保舉，打得掉石猴，方為希罕。如若打不掉石猴，金台也是命中該死。柴王聽說，笑道：元帥高明不差。此事只求老天保佑。金台把石猴拿住，自然前罪俱赦。太平回家去了。也便孤家放心的了。元帥便叫排酒與着柴王對酌，講講國事。不覺日已落西。要知金台降猴的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楊元帥駕前力保 勇金台金殿降猴

且說光陰迅速，倏忽三天，嘉祐早登金殿，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分班侍立，萬歲降旨，着各官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早有黃門官俯伏金階，奏道：「今有安南國難，邦官王傲，現在午門外候旨。天子正在胆憂，今聞此奏，更愁煩了。忙開金口問道：『可曾訪着英雄，能把這石猴打掉麼？』各官奏說：『一個勿有。』此刻天子着急起來，楊元帥看見天子急得很了，然後出班奏道：『臣想在朝武衙門，多是善于交兵，樊都督高教領，俱傷一日，並非無能，皆因不善于此。臣今想着，一人可以打掉石猴，只是不敢保舉。』楊元帥道：『此人是個犯法之徒，臣若將他保舉，總然萬歲爺恩赦于臣，尤恐滿朝文武疑臣有什麼私弊之心，所以不敢保舉。』天子道：『楊卿無非爲國，誰來說你差呢？不必多疑。』即使此人有罪，亦須恩赦。楊元帥道：『謝吾主萬萬歲。』楊元帥奏得，不明天子道：『些須小罪，打得掉石猴，自然赦免了罷。』天子又問楊卿保舉何人，此人本領如何？這可能打掉石猴否？楊元帥啓奏道：『萬歲，臣保舉這個英雄，名喚金台，拳法高強，本領精通。天子道：『呀，楊卿那金台連次擊牢，連次逃去，如今捉不着，你如今若將他保舉好，一似水中月呢？』左班中澹台惠心中嚇得一跳，正要出班啓奏，那楊元帥說道：『臣啓奏萬歲，那金台已在滄洲地方被總兵澹台壽捉住，解進京來，現在收進天牢，難道吾王不知麼？』天子道：『阿，金台既已解進了京來，何人收管？如何不奏與寡人知道？』忽見澹台惠出班奏道：『臣澹台惠有奏道：滄洲臣弟澹台壽捉住金台，數日之前解京來，只爲吾王未坐金殿，故而將他收進天牢的。』聖上第一日臨朝，本該啓奏，只因安南的事大，故而先奏。怎奈無人打退石猴，恐怕聖上龍心不悅，權把金台收禁的。天子心內想道：『且叫金台來打退石猴，便傳旨天牢速放金台到來。』一面王傲取了石猴來領旨，澹台惠倒有了分着急，可恨楊狗頭，千不保萬不保，偏偏保舉金台，但願他也如樊高二人一樣，管教你這顆帥印也難保了。書中少說澹台惠心急，且說取到金台，鬆了刑具，形容如舊。天子宣了進來，金台低頭跪在階前，天子分付抬起頭來，看他面貌，也像石猴，看他身不高，體不胖，倒好拳頭，便開口道：『罪犯迷天，你知道否？』金台道：『罪臣知道，仰叨萬歲爺洪恩赦免，分身難報。』天子道：『今有安南國差使臣王傲，進獻石猴一個，難來我邦，樊都督高教頭，俱被猴兒挖睛而啖，朝廷多少武官們等，只善交兵，難與石猴賭鬪。楊昆保奏你能打掉，如若果然，朕當赦罪封官，貝州好漢心中一想，小小猴兒，却不信兩個將軍，竟打不過他。』難道猴兒勇猛，勝如人麼？我金台雖則揚名四海，拳頭獨步，打掉了多少英雄，從不曾打過石猴。今日駕前與猴

兒賭關便一聲領旨平身而起。那安南使臣將猴兒抬到金鑾殿上。番使王傲開了門。放出石猴。金台先把猴兒子細一看。心中想道：這點畜生只一兩下就打掉了。怎麼許多武將如此懼怕。我不信也。便叫一聲畜生。照打。隨步位排開。一拳過去。猴兒閃過兩三次。金台反被猴拳打得眼花。亂方得撇開。又滿身亂攢。金台身體沉重。石猴的身體輕小。所以金台打去的拳頭。石猴閃得快。總不着身。蹤跳過去。七八猴拳。金台又是一拳。猴跳了上去。下來。幸喜金台也會蹤跳。石猴蹤。金台也蹤得上。石猴跳了下來。金台正要打他。先被猴兒三四五六拳。金台只好招架。還手不及。又要照管眼珠。又要照管賢囊。好不費力。心中想道：原來逆畜如此利害。果然話不虛傳也。君臣們看了。拒憂。只怕保不住。金台能勝石猴。說什麼普天莫敵。原來多是空傳。目覩方知本事全無。內中只有澹台惠暗暗歡喜。只愿金台打不過石猴。無功有罪。他不管國家大事。真是個奸臣。再說金台打這石猴。打了兩個時辰。還未打完。那猴兒精神越旺。金台冷汗半身。想道：多少英雄。無人打得過我的拳頭。所以名揚四海。那曉得今朝打不過一隻石猴。再若一回。來不得了。看來仍舊要死的。那個石猴雖則不會講話。心中却也明白。想這個人本事比衆不同。我要挖他的眼珠。又挖不出來。扯他的卵泡。又扯不下來。不知打得何時得了。又是一個時辰。金台得很了。自古說人極計生。金台飛身一蹤。那石猴也蹤上來。金台趁勢提起拳頭。照定石猴的玻璃頂上。很很一下。名為泰山壓頂。蓋將下來。但聞吱利利一聲。玻璃頭已破。落下地來。一命嗚呼。死在金台之手了。金台落地。伏在殿前。王傲着急。目定口呆。天子安了心。龍顏大悅。笑命金台平身。立起文武各官。多樂得了。當不得。單則有澹台惠心中好氣。楊元帥大悅。不消說了。保舉人好生得意。天子降旨。石猴已經打死。王傲還有何言。王傲伏到殿前。原將一十二箱金珠寶貝。絢緞綾羅。作為進貢之物。天子降旨道：你邦狼主。因見識全無。全不想猴兒難與人鬪。全不想大國之中。英雄好漢甚多。就混把這畜生來進獻。妄想一統江山。如今石猴已死。你邦狼主應該問罪。滅你安南。易如反掌。今日本該先殺你的。只因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從寬留你這頭顱的。王傲道：謝萬歲。爺不斬之恩。天子道：放你回去。說與狼主知道。速將降書。降表送來。便不動干戈。王傲連聲答應。不敢停留。即日就走。便用石灰把猴兒醃起來。省得回去。馮據全無。把那石猴帶轉安南。二十八個小番兒。隨了王傲出京。再說加佑天子。便道：金台打死石猴。其功不小。前犯之罪。盡行赦免。今特封卿為八百禁軍教頭。即抵高築之缺。在京辦事。金台正要謝恩。忽見左班中閃出一人。伏在堦前。奏道：臣澹台惠。奏來。澹台惠道：臣想金台雖則有功。倒底抵銷不來。迷天大罪。聖上封他為八百禁軍教頭。功罪未平。國法不正。恐怕日後他人效尤。國

家大事難以辦理了。天子一想這句話倒也說得是。便道：依卿主見如何？澹台惠道：依臣愚見，將功抵罪，罪尚有餘。將他問罪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功罪兩平，國法正矣。天子道：依卿所奏，即着刑部金台恩免刺字，定他充軍三年。無故後可封官。澹台惠道：臣還有奏。天子道：卿家又有何奏？澹台惠道：想金台一犯外面羽黨甚多，恐生不測之變，仍為不美。伏乞吾王將他名姓更改，配軍庶無虞也。天子道：此言也是。朕思前有參將林和犯法問軍，臨配身死，今將金台改叫林和可也。阿金台金台忙叫聲萬歲。天子道：你今雖則有功，但是罪大如天，難抵消了。如今把你改叫林和充軍三年。元故召還，朕當封你為官，受王家俸祿。金台一想：這是奸臣與我作對，把俺重新問起罪來，吓也罷。我在滄洲被捉之時，抵莊死在刀上的，如今不作刀頭之鬼，也算我金台的運氣。配軍三載，何妨呢？只要我三年無故，就可還朝。自然聖上封我官職，寬下青衣，穿紅袍了。隨謝恩萬歲。平身起來。奸臣暗暗心喜。天子又復降旨，將安南國一十二箱金珠物件檢收。楊昆保舉得人，賜宴一席，免朝三日。就此退班。百官全出朝門。金台仍下天牢。楊元帥回府。柴王即問根由。楊元帥道：阿千歲那小小猴兒，非常兇狠。金台險些兒不成功，看他混身淋汗，足有三個時辰。猴兒才得打死。柴王道：吓竟打死了。妙呵。金台原是英雄，名不虛傳也。但不知聖上把金台怎生處置了。楊元帥道：聖上把金台的罪名赦了，封他八百禁軍教頭。可恨澹台惠這奸臣，奏得金台功小罪大，只抵銷不來。他奏將金台配軍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柴王道：聖上如何？楊元帥道：朝廷聽了他的奏請，改叫林和充軍。柴王道：吓，請問元帥，這是何緣故？楊元帥道：因為金台外邊羽黨太多，恐有不測，所以改叫林和。問軍發配的柴王道：但不知配在那個地方？楊元帥道：尚在未定。柴王聞言，點點頭，暗想道：他罪犯迷天，如今已得全生，何妨充軍三年呢？便放了心。作別楊元帥，登時備酒餞行。贈金五百。天色尚早，柴王仍扮作差官模樣，回占滄洲不表。再說東京奸臣澹台惠，要害金台與兒子報仇。他想到：可惱阿金台殺我孩兒，比仇莫大。幸虧我弟將他拏解進京，將他正法。不料安南國進獻石猴，無人打掉，反被楊昆保舉金台把石猴打死，赦罪封官。這還了得。又幸老夫隨即奏他功小罪大，定他軍罪三年，只消與賢婿說一聲，把這狗頭配到淮安寶虎那邊，賞他一百殺威棍。金台阿那石猴打得死，只怕這一百殺威銅棍，你也担当不起了。任你英雄好漢，殺威棍下總要嗚呼。殺子冤仇報得成了，便差人去請周刑部來，將此情由囑咐他。周炳應聲曉得，大人不必挂心。回衙就把批文備好，犯人名寫了林和。次日周炳朝罷回衙，分付提出金台，驗明正法。奉旨免刺，改叫林和當堂囑付。金台到了配所，須要改過自新，安守本分。三年無故，就有出頭之日了。金台道：多謝大老爺。周炳便在當堂點了解差。

一犯兩解。是通例。這兩個解字。一個叫牛勤。一個叫馬儉。多是窮苦不堪的。上前面稟道。大老爺小人們是短解。伏乞大老爺另點長解。周炳一想解子原可以點個的。只為金台本領高強。尤恐路途有變。如若點了別人。多是沒用的。牛勤馬儉有些氣力。少把金台押押火威。點他們為長解。偏偏二人苦求另點。周爺喝道。你們無非道他是個窮犯。故而如此。本部偏安點你們做個長解。解子求道。阿吓。大老爺阿。小人們多是貧窮的。且有親娘妻房兒子。並不是一兩天就進京的家內有誰照管呢。大老爺發個善心。周炳道。哇。大胆的狗頭。本部總要點你們做長解。故違我命。各打四十解子道。大老爺開恩。阿。只管叩頭。叫大老爺開恩。叫了不知多少。刑部周爺道。體恤你們窮苦。便給發白銀十兩。途中當心管解。二人就把文批領了。有了盤費。心就放鬆。便叩別周爺。全了金台就走。馬儉開口叫道。牛大哥。勿是這一陣搗鬼。那裏有這十兩頭。牛勤道。馬兄弟。十兩銀子那樣分法。馬儉道。我得七兩。你得三兩。牛勤道。阿。埋的排。我得八兩。你得二兩。金台見他們如此笑個不住。道。想他們多是愛財的。論起理來。你們二人均分。何必張多論少呢。二人道。勿差。直頭對分罷。牛勤道。那裏去分呢。馬儉道。屋裏去分哉。二人便同了金台一路向西。到了牛勤家門首。大家立起。即忙叩戶。叫道。因排開門。金台一想。道。這個人有些獸氣的。馬儉道。令堂太太年紀老哉。為何這樣尊稱。勿該阿。牛勤道。阿。媽早死。早滅了。勿叫阿。媽叫房吓。馬儉道。更勿該。既然叫阿。嫂。因排就不該與他一頭同睡。金台是又好氣。又好笑。可笑你們不知廉恥。牛勤又喊道。因排開門。忽聞裏面應聲。因排拖牢洞的來哉。要死。想你這宗叫法。又聽見這個女人打個花欠。伸伸懶腰。口內嚙嚙叨叨。開了門。馬儉牛勤一同進內。金台無奈。也到裏面來。牛勤道。金二爺坐坐。金台道。有在此。牛妻道。吓。我道那個。原來是馬叔叔。馬叔叔勿生病呀。馬儉道。當真因排哉。牛勤道。兄弟。那聞着他因呢。因牢妻道。啐。出來睡昏哉。問差哉。馬叔叔吓。馬儉道。好的。阿。嫂。好。牛妻道。咳。我有什麼好處。馬叔叔。牛妻傾搨搨搨。聲氣拖長。哭起來了。馬叔叔。阿。我自從進了牛家的門。就倒運來。三飢兩飽。無人知曉。倒是個囚戎。做出來。牛勤驢道。娼娘舍叫囚戎。牛妻道。路倒尸。囚排阿。叫得的。牛勤道。囚戎。叫勿得的。牛妻道。馬叔叔。聽我告訴。馬儉道。吓。阿。嫂。請說。牛妻道。路倒尸。惡不過。叫有了銅錢去賭哉。油鹽柴米。盡勿管的。無銅錢。只曉得睡叫。我柴米油鹽。那裏來呢。說得一聲。路倒尸。倒是囚排長。囚排短。未知馬儉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小英雄改配上路

兩解差騙食充飢

話說牛妻叫聲馬叔叔阿。小人無得奶呢。還要哭牛勤。我的馬叔叔。牛勤道。兄弟你看娼娘這宗光景。不祥之兆。我與你必要死在外頭了。馬儉道。阿哥我與你出外之人。爲舍說屯色頭說話。牛妻道。那裏去呢。牛勤道。往解運行金台。牛妻道。就是外面的朋友呢。舍牛勤道。正是。要到淮安寶總兵衙門交差。牛妻道。阿。就居來的。牛勤道。死了勿居來。勿死總要居來的。牛妻道。呢。牛勤道。紋銀二兩。放在家中用度的。牛妻道。當真呢。舍真正好男人家。去了居來。你到淮安解犯人。去謹防軍犯脫去。諸事小心。爲主。牛勤道。是哉。勿用多說。快些收什打個衣包。速拿棍子。腰刀。馬兄弟一到就要奔跑。牛妻道。是哉。那金台等心中大怒。二目圓睜。喊道。到底去也不去。牛勤道。去阿。金台道。如若不去。俺自去了。牛妻道。男如何聽他在這裏想逃了。牛勤道。二爺你若當真逃走。先要說一聲的。金台道。俺是好漢。決不逃走。牛勤道。諒你也不敢逃走。正說之間。馬儉已到。牛勤別了家小。挂了腰刀。拿着棍子。牛妻說道。男的文書呢。牛勤道。收拾在包裏了。牛妻道。早日回來阿。牛勤道。曉得的。牛妻道。馬叔叔。你的阿哥有點烏遭的。諸事要你照管。馬儉道。是哉。二爺走罷。金台道。走阿。牛勤道。家主婆關門。妻道來哉。不說牛妻關了大門。再說馬儉牛勤二人同了金台。走了出城。是一直康莊大路。巴不得就到淮安。金台是日夜能行六百里。如今雖有刑具在身。比了牛馬二人還快幾分得來。下午時分。肚中飢了。便尋了一個酒店。三人一同進內。先吃酒。後吃飯。金台的食量好。兩個解差尙吃他不過。酒飯已完。店小二前來算賬。共該六錢四分銀子。馬牛二差抵莊。金台酒鈔。金台銀子雖多。在着滄洲捉住之時。不在身邊。剩在下處。已被張其們兄弟八人收拾用完了。此時身上分文沒有。牛勤道。金二爺六錢四分。拏出來。金台道。叫那個拏出來。阿牛勤道。二爺拏出來。金台道。我是沒有。牛勤道。那說無得。金台道。沒有就沒有了。牛勤道。呵呀。那處呢。金台道。大老爺當你的銀子。那裏去了。牛勤道。安了家哉。吓。金台道。什麼說話。大老爺叫你們做盤費的。並不是叫你們安家的。牛勤道。二爺聽差哉。大老爺說念你們家中窮苦。不過賞你們安家銀十兩。路上盤川。軍犯金台。拿出來的。金台道。那有這句話。牛勤道。大老爺明白說道。金台道。我到聽不仔細。回轉去。牛勤道。做舍。金台道。大老爺面前問個明白。牛勤道。這個使勿得。仰我裏會子罷。金台道。這就罷了。牛勤道。兄弟拏出來。馬儉道。我是無得。噲。牛勤道。那裏去哉。馬儉道。還了債哉。大老爺叫我裏做盤川。勿會叫你還債吓。馬儉道。阿哥你勿會聽得我。說小人債務人得多約。他們有了差使。就還那間。有了差使。勿還。勿是正經人的說話哉。大老爺說原像正經人。賞你還債銀十兩。還了債務。然後動身。牛勤道。那裏有這宗說話。馬儉道。金二爺聽見的。若勿相信。問聲金二爺看。牛勤道。我到沒有聽得。回轉去。馬儉道。又要做舍。牛

勤道回轉去向大老爺問個明白。到底是還債的呢。做盤川的馬儉道。勿要問得是我聽差的。牛勤道如此拿出來。馬儉道今朝阿哥的出了明朝兄弟出就是了。金台接口說道。一日一個輪流。到也公道。牛勤無奈。把酒錢還去。金台心中想道。刑具在身。好不煩惱。走路多不爽快的。那解子多是愚夫。待我騙開了刑具罷。主意已定。便叫聲二位哥哥。二人多道。豈敢。二爺會見教。金台道。我是貝州。金台阿馬儉道。魯搭的小輩英雄。名揚四海。打盡天下無敵手的好漢。就是二爺哉。金台道。我有說話與你們講。牛馬二人道。舍說話呢。金台道。如今奉旨改叫林和。有人問你們。不可說是金台。原說林和二人。應聲。呀。金台道。若勿心細。誤說金台。就是違旨。你們二人多要砍頭的。阿馬儉道。阿呀。怕人。阿哥記好。牛勤道。兄弟。勿要忘記。便道。阿二位大哥。今日一時一刻。記不明白。要路上當心便了。二人道。是哉。金台道。還有話。你們聽者。金台道。還有我是打那番猴。有大功勞的。牛勤道。功大得勢了。充軍的。金台道。功勞雖大。罪名也大。因此將功折罪。充軍的三年無故。再召進京。做官。牛勤道。阿。有。趣。殺哉。金台道。今日的話。須當牢記。牛勤道。舍說話。金台道。件件多要從我。牛勤道。呀。金台道。如此須牢記。我言日後做了官。謝你們便了。牛勤道。多謝老爺。馬儉道。且等他做了官。再謝勿遲。牛二爺這是前頭勿差的。金台道。一件不依。休要怪我。脚镣手拷。我自家鬆去。不到淮安去了。牛勤道。阿呀。金兄弟。捉使不得的。金台道。刑具在身。走途路不便。與我開了刑具。走快些。牛勤道。二爺。你要逃走呢。金台道。我要脫逃。何難之有。照樣你們一百個人。也捉勿牢我的。開了刑具。決不逃走。說道。勿開呢。金台道。如若不開。我就把脫了。脚镣迸斷了。手拷堂堂走了。馬儉道。金二爺是硬漢子。開了刑具。決不逃走。金二爺阿。開未開子。你要放出良心來的。噫。逃走了。如若連累我們。不是英雄好漢。馬儉道。阿哥。勿要怕。牛勤道。當真逃走。必定要問斬罪。二爺阿。曉得。金台道。我知道。不逃走的。牛勤便取出鑰匙來。把金台刑具開下。金台說道。二位快些走路罷。牛勤道。二爺先走。金台便前面走。後面兩個解差跟着。走不多路。金台獨自在了。牛勤道。勿好哉。軍犯逃走哉。兄弟快些追。馬儉道。阿哥追上去。便四足如飛。追去。牛勤道。兄前面行走。說道。你們多是後生家。正在壯年。為何這等走不快。走阿。牛馬二人不答。一路閒講。這個有譜弟。到底你身邊還有多少銅錢。馬儉道。阿哥實在腰無分文。牛勤道。無得錢吃。舍個飯。馬儉道。要短多要的。吓。牛勤道。合譜。馬儉道。尋個排養。一升大酒館。吃個排養。一泡。你我將要吃完。一個假吃尿。一個假吃尿。溜子出來。丟個排養在裏面。軍犯是當官貨色。極可以押飯吃。他是貝州好漢。拳頭是名功。無得飯錢。店家怎肯干休。牛勤道。無得沒奈何。樣呢。一邊沒要。一邊沒無得。馬儉道。只須兵兵。兵兵。匹匹拍拍。一泡興打。大家走散。牛勤道。好譜好譜。却好金

台走近。叫聲二位哥什麼好譜。牛勤道：二爺聽差哉。金台道：我說好餓哉。飯店可有牛勤道。前面就是飯店哉。三人同走出。只見一月飯店開在前面。那堂倌在內噴花欠。但聞一聲嘆氣道：咳。天阿。再是三日無生意。只好閉店哉。馬儉一看。只有二百文本錢。吃勿起的。再走走了一段。只見一個舖子。雙月門面。極高的高樓。四塊招牌。六個走堂。貨色真多。主客也勿少。一個好娘娘。掌櫃多只二十一。二歲。少只十八。九歲。坐在櫃台里面。那許多人出進一半。多是小後生。只因要着掌櫃娘娘。生得風流。牛馬二人立定一看。心中想道：這月店本錢大。一年也吃得起。就照顧了。俚朵罷。便道：二爺就是此間罷。金台道人多得很。馬儉道人多吃頭大。就是這里便了。二爺請。金台不知其故。走進店中。牛勤道：兄弟。拏包去寄出子。馬儉道：阿哥大大能吃了。排養一帳。牛勤道：兄弟勿得勿差。金台先進店。掌櫃娘娘說道：客人吃酒呢。舍金台道：吃酒。娘娘道：幾位。金台道：三個。娘娘道：里面坐。牛勤接口道：燒酒三斤。娘娘應道：呀。牛勤道：五香雞三只。薰腫火肉。薰魚酥肉。儘多儘少。拿進來哉。娘娘連聲答應。說道：是哉。里面坐。牛勤走進里面。只見許多酒客。好生熱鬧。房子可以三面開窗。非常响亮。撐着遮陽。想這月酒店。倒大的。看看貨積如山。真有本錢。叫道：二爺里面有個空坐位。在此。金台道：伙計那里去了。牛勤道：出大恭就來的。正說之間。馬儉到來。金台就問道：包呢。馬儉道：寄出哉。金台道：爲何寄出。馬儉道：二爺那里知道。黃河渡口。拐子其多。酒店裏多要當心。若勿當心。人多要拐去哉。因此寄出的。金台道：倒有認識之家。寄頓麼。馬儉道：黃河渡口。這宗人家。七打八多認得的。金台道：這也妙極。牛勤道：兄弟上首坐。馬儉道：阿哥請坐。走堂的安排上酒肴。壺中上好燒刀。碟中嫩雞肉。薰魚肉。腫酥肉。蜜蹄。威着四隻大盤。一盤嫩藕。一盤鮮梨。三人吃酒。毫無謙讓。火酒三斤已吃完了。牛勤問金台道：二爺這個燒酒阿好。金台道：好雖好。只是少些。牛勤道：少添哉。走堂的來。走堂道：來哉。客人那儘。牛勤道：好點燒酒阿。有走堂道：有。牛勤道：再打三斤。走堂道：客人真的呢。舍牛勤道：作成你的生意。那說勿真。走堂道：吃多子燒酒。勿太平的。牛勤道：決勿欠你一分五厘。太太平平出去。走堂道：勿講欠吓。只怕肚皮里青烟一起。我望要吃人命官司。唬勿起的。牛勤道：青烟一起。決勿害你。走堂道：是哉。便去拏了三斤燒酒來。大家只顧吃。又加了三盤三鮮麵。幾個走堂各自猜道：阿二我這三個酒客。這宗吃法。勿要做子。阿爺阿二道。舍叫阿爺。那人道：阿爹吃孫子白吃哉。阿二道：屯子你個色頭說過的。勿少一分五厘。牛勤道：走堂的飯來。走堂道：吃了麵。還要吃飯。牛勤道：我望是吃勿下哉。二爺要吃。走堂道：呀。一位吃飯。送進飯來。牛勤走將出來。走堂問道：那里去。牛勤道：肚皮黑青烟起來了。走堂的道：逃走呢。舍牛勤道：烏居逃走。牛勤走得出去。馬儉也來了。金台道：做什麼馬。

儉道。肚裏痛要出大恭了。便走起身來。往外奔去。在無人之處。牛勸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高二保破財全義 戚旗牌受賄鬆刑

上回講到兩個解差。躲在無人之處。窺探金台。金台飯已吃完。走堂的算賬。共該一兩零八分飯銀。金台說讓了八分。竟是一兩罷了。走堂道。我里做勿得主的。金台上去。金台一想。兩個解差。一個出小恭。一個出大恭。去之已久。為何一個也不來呀。不好了。上了他們的當了。明明是無錢的脫身法子。把我做當頭了。我是個烈烈烘烘男子漢。不肯吃別人白食的。便呆呆坐在那裏。走堂的把着殘肴酒菜收去。催促金台會賬。便道。客人吃完了會賬。會了賬。可以走路。前客仰後客。烏龜仰嫖客。金台道。住了。怎麼講阿。便輕輕的在他肩上一點。走堂的一個番斤斗。跌倒在地。一盤碗。盡殺浪浪打得粉碎。喊道。地方救命阿。吃白食的打殺子人哉。阿高聲一喊。衆客心中。個個抱不平了。五個跑堂的多。擁進來打金台。金台目覺惶恐。把手搖搖說道。你們不可胡亂。乃是你家伙講差了話。不該把我比做龜子。我又不曾打他。他自己跌倒了。于我甚事。走堂的又喊道。吓阿。噤噤。地方救命阿。打殺哉。五個頭道人娘賊。打得他這總光景。還說勿會打。打你個入娘。金台道。不要動手的好阿。五人道。打你何妨。便你一拳我一拳。尤如衆虎攆羊一般。金台並不用力。把兩臂輕輕拉開。別立朴六跌得五個堂官。直正可憐。外面開店娘娘趕進來看。酒客早已走完。一個走堂的名。叫王小三。說道。天番地復哉。報大爺去。塔塔塔。竟往外如飛的去了。牛勸說。兄弟打局哉。馬儉道。絕測測的。看他們便了。不說兩個解差。且說開店娘娘跳出櫃台上。前來問道。你只小兒那裏來的。有多大的本領。敢到老娘只裏吃白。酒麼。照打麼。便照定他兜懷一拳。金台架脫。便回手一拳。開店娘娘招架。一個頭眩。呵呀。看他不出利害的。開店娘娘自逞本領。裙裏腿飛來利害。緊却被金台接住。開店娘娘立脚不住。身子跌倒了。走堂的道。勿好哉。開店娘娘打壞哉。外面高二保來了。二目圓睜。大喊道。呀。何方小子。吃了白酒。反要打人。這還了得麼。金台一想。事已如此。不可怕他。便挺身說道。是我。你要怎麼樣。高二保定睛一看。哈哈大笑。我看你身不滿七尺。面無四兩肉。有何本領。在此打。入麼。照打罷。便一拳打將過來。金台輕輕招架。還拳打去。娘娘立起身來。兩人打個。還有許多走堂的。蜂擁而來。觀看。開人不少也。馬牛二人也走進來。看只見高娘子跌倒了。那首高三保也跌倒了。幾個跑堂的。個個唬呆。一個道。阿哥。這宗打法。必要打殺人的。甯做盜徒賊犯。不要人命干係。外面去。外面去。牛馬二人高聲喊道。貝州金二爺來裏。你們

這麼大來頭。這宗打法。高二保立起身來。却好聽見了貝州金二爺這句。他就叉手問道。英雄尊姓大名。貴居何處。乞道其祥。金台道。俺林和是也。馬牛道。老老實實貝州金台高二保道。吓。果然是貝州金二爺麼。小可不知。多多有罪了。金台道。豈敢。豈敢。足下尊姓大名。高二保道。小弟高二保。久聞大名。恨難一見。今日相逢。三生有幸。請了請了。金台道。請阿。高二保道。娘子來。金二爺面前陪個禮。高娘子道。阿。金二爺。我是女流之輩。多冒犯了。金台道。豈敢。豈敢。金台一時魯莽。望勿見怪。高二保道。好說。娘子你裏面去。今日不必做買賣了。進去暫且丟開再說。旁邊兩個解差。就問金台道。到底怎麼事。體打起來的。金台細把前情說了一遍。馬儉連忙道。賬會得遲了。就要打的那吃白酒的要殺的了。高二保道。二位原是我們跑堂的。不好。看我面上。不用講了。牛勤道。若勿看你面上。叫他們來一個對一個打打看。金台道。事已說明。不必講了。高二保道。阿。金二爺。這裏不是講話之所。小堂少坐。金台道。請二位來。阿。牛馬二人應聲來哉。高二保與金台。牛勤馬儉兩個解差。一同走進去。重新見禮。分賓坐下。高二保叫聲。金二爺。小弟聞得。只些來來往往。江湖上的好漢。你也說貝州金某人。小輩英雄。我也說貝州金某人。拳頭獨步。四海揚名。小弟幾次三番。要到貝州。與二哥親近。親聞得你犯了王法。不在貝州。奉旨各處捉拿。挨門逐戶的收檢。故而我也掛念。未知你隱在何方。金台聽說。便把前情告訴他。一直說到金鑾殿上。把番猴打倒。赦罪封官。高二保道。既然赦罪封官。為何還是這般光景呢。金台道。只爲澹台惠與我做了盡對頭。說我罪大功小。改叫林和。配軍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高二保道。這也可惱。但不知配到那一個地方去呢。金台道。到淮安寶總兵帳下充軍。高二保道。吓吓吓。配到淮安。便搓搓手。形容頓變。叫聲。金二爺。你如今又中了奸計了。只怕你一到淮安。就有禍災呢。金台道。只却為何呢。高二保若到別處充軍。還好。那淮安寶總兵那裏。比衆不同。好生利害。金台道。怎生利害。高二保道。那邊如有軍犯。配到。就要打一百殺威銅棍。任你英雄好漢。也是熬不起的。到一個死一個。所以軍充淮安。一名勿留。二哥若到淮安。便做了飛蛾投火。金台聽說。呆無言。等了一回。嘆道。咳。我道王恩洗蕩。那知奸賊。必然要把金台暗害。噯。我是人間大丈夫。死活才由天命。何妨呢。高二保笑道。原像英雄好漢。粗壯果然話不虛傳。也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阿。二哥。你若犯了王法而死。不妨的。如今奸臣把你算計。死在殺威棍下。有冤難訴。豈可使得。小弟與有屈。伸你打算便來。或者有些生機。也未可知。聞名已久。今朝有幸得見。請在舍下權宿一宵。明日再行商議。金台道。多承美意。只是我有王命在身。不敢耽擱。高二保道。一夜何妨。來朝早些趕路便了。二爺勿必客氣。金台只得依允。馬儉去將包裹去來。心中想道。排娘抵抵莊莊吃白酒。再勿

抵莊吃出好處來。那間一路吃一路打順風大吉。竟到淮安。不說解差心內歡欣。這見高娘子道：小二、小二道：大娘做舍高娘子道：大爺今日不做生意了。你們收拾收拾。主客進來。不必邀接。小二道：大娘娘工錢元要的。高娘子道：自然有的。外面說話。暫且丟開。書中原說金台。細看高三保。看他他烈烈烘烘。好生氣概。一見如故。情投意合。俺方才打他。好不應該。那高三保做人極好。一心要與金台接交。做個朋友。就叫小二備酒來再吃。金台道：方才吃得酒興未退。吃不得了。高三保道：怎麼說話。三杯而已。牛勤道：還了前面的再吃。馬儉接口道：索性吃了一同算罷。高三保呼笑道：既爲朋友。算怎麼酒錢。牛勤道：勿算再吃。小二連忙送酒肴來。四人一桌。談講衷腸事情。那金台才曉得高三保好習拳頭。若遇英雄。最愛結交。此人倒可爲朋友的。只可惜要去充軍。不能時刻親近。況且此來還恐怕殺威棍下一命難逃。高三保偶意把金台一看。說道：阿金二哥。爲什麼愁容滿面。金台道：阿高大哥。我並無別事。只爲撇不下吾兄的好意。並不是貪杯。就道高兄好了。小弟只雙眼珠好不利害。能辦賢愚。奸刁意欲與兄相識爲友。只可惜我這殘生尙保不牢。如果殺威棍下死了。與兄今生難以相見。高三保道：二哥且免愁煩。我在這裏與你打算。小弟有個表兄。姓戚名標。現在寶總兵衙門爲旗牌。待我同你前去。與我表兄商議。要他與那十二個散旗牌調排妥當。只要行杖之時。一手輕鬆。就可保無虞了。金台道：高兄阿。有了錢。可去講人情。怎奈我一雙空手。只怕不靈呢。高三保二哥又來了。自古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衙錢使費多在小弟身上的。便了牛馬二人道：難得難得。時交三鼓。大家安睡。次時天明。紅日東昇。閑文少表。且說高三保進內。將情說與娘子知道。這位娘娘到也賢德。說道：官人平日間想慕金台。如今難得相會。既是奸臣把他計算。官人若有周全之處。自然周全。爲是你今自去調排交友如何。可以惜財呢。家中自有爲妻在此。店業難停。總要開的。凡事有奴料理。官人不必掛念。高三保大悅。取了五百兩銀子。早膳用畢。別了妻房。全了金台。牛馬三人一路滔滔走去。渡過黃河。出了口子。四人到了淮安。辰光已交巳刻。買飯充飢。高三保就去見戚旗牌。那日戚標閉空在家。正在無聊之際。高三保進來說道：表兄在家麼。戚標道：呵呀呀。表弟來了。便見禮而坐。彼此問安。說了幾句閑話。然後講及正經之事。戚標道：小弟還是別處去呢。還是特到只裏來的高三保道：特到只裏。戚標道：什麼事情。高三保道：小弟有個朋友。名叫金台。戚標道：不是貝州金台阿。高三保道：就是此人。戚標道：看你不出。結交了。只個朋友。如今不吃虧的了。高三保道：咳。如今金台有難。小弟無計可施。故而來見表兄。戚標道：金台的事情。我也知道的。只是他自己不好。犯了迷天大罪。捉之已久。前日聞得滄州總兵拿解進京。不知怎麼樣。子。高三保道：哥哥阿。

前日金台被官捉去。只因天子不朝。故而收禁天牢。抵抵莊莊要吃刀的。戚標道。只怕不止一刀之罪。呵。高三保道。還是他的造化。那安南差遣難邦官進獻石猴一個。朝中武將打他不過。眼珠子多挖去吃了。幸虧楊元帥保舉金台。打死石猴。天子赦了他的罪名。封他做個八百禁軍教頭。戚標道。也有與高三保便道。什麼有與澹台惠說他罪大功小。抵銷不來。要問三年軍罪。戚標道。配到那裏呢。高三保配到只裏。戚標道。只怕這一百殺威棍吃不起。吓。高三保道。皆因為此。小弟前來了見表兄。與你商量。要你將伙計們調排好。行杖之時。下手輕些。若保得金台的性命。小弟總不忘的。兄恩。戚標道。我與你什麼名字稱呼。講出這樣的話來。但是衙門中這些人。是真正兜不得的。動一動就要錢。不知金台肯出多少銀子。高三保道。表兄你要多少呢。戚標道。須在一千銀子才好。高三保哥哥決不欺我的。但他是個窮人。出不起這許多銀子。看我分上輕減些。就感恩不盡了。戚標道。賢弟你說多少呢。高三保道。不過白銀一百兩。頭。戚標道。一百兩銀子。買一條性命。那裏做得到呢。高三保聽說。便添了五十兩。戚標道。尚少。高三保只好三十兩。一加五十兩。一添。真正說了萬語千言。直加到白銀四百兩。戚標方才應允。那時高三保往外。叫金台與兩個解差一同進內。與戚標見了禮。談了幾句閒話。然後取銀四百兩。當面交明。戚標收拾一面備酒來吃了一回。戚標就去與伙計說明白了。二百出官。叨惠了二百。這一晚就在戚標家裏宿了一夜。次日清晨。就到總兵衙門。投了文批。寶老爺從頭看過。分付大開轅門。衙役大應一聲。三吹三打。放炮三聲。寶總兵升了大堂。年紀看去。不過五十光景。那威風凜凜。神鬼皆驚。標下武將明盔亮甲。走進轅門。參見已畢。傳馬儉牛勤。牛馬二人道。大老爺在上。小的牛勤馬儉叩頭。奉刑部大老爺點小的。們管解軍犯林和一名。到大老爺標下當軍。求大老爺點驗發落。寶老爺道。帶進來。衙役答應一聲。驢進。老太爺吩咐帶軍犯林和。當堂點驗。列位那金台的刑具。早已上好的了。一聲傳說。帶進金台。牛勤馬儉忙跑出來。鷹拿燕雀。把金台抓來。拍搭一聲。擦在地上。那法堂原好像森羅殿一般。任你英雄。也要呆的。衙役道。啓上大老爺。軍犯林和當面。寶老爺道。照着批文之上。把他年貌箕斗。細細驗明。回報衙役。們答應一聲。不多時。便道。啓上大老爺。軍具打開。擡頭擡脚。在地上。行杖。衙役道。請大老爺驗棍。寶老爺道。打衙役們。應聲吓喝。就裝虎勢來打金台。比方文衙門內。皂快。武衙門內。軍牢。各有行杖手段。如若犯人有錢使用的。看得起來。原像打下去。重得狠的。其如傢伙。着肉。不大十分疼痛。只是平日他們煉就的名功手段。高三保便化了只宗銀子。金台不至於十分吃苦了。下手像重。着肉輕。

飄以以喝喝非常認真。金台是聰明人，便做作道了。大老爺開恩饒命，初起十來下，金台的喉嚨响曉，打倒十來下，漸漸的底下去了。又是五下，喉嚨不响了，裝做熬當不起的光景，打倒三十下。公子出來，立在父親旁邊，輕輕說道：「爺爺祖母大人吩咐說，配軍犯人免打殺威棍，教爹爹饒了他罷。」寶老爺道：「祖母說的，寶老爺一想，只是什麼緣故呢？既是母親吩咐把軍犯林和免打放起，衙役應聲是放起，以以喝喝滿堂威勢，放起金台一角回文，十兩銀子嘗給兩個解差回去，總兵堂上只些千百把總，旂牌軍人等，大家不懂，只怕殺威銅棍是死不饒人的，怎麼打到了三十下就免了，只是什麼緣故呢？要知金台免打殺威棍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美英雄黃金埋土 少林寺就聘教拳

且說金台在總兵堂上殺威棍，打到三十下，忽然公子出來，傳祖母之命止住。連及寶大老爺也猜不出母親什麼緣故，少停進去，問個明白，便了。太太因為缺少一個燒火人，要把金台點做火頭軍了。寶總兵發落軍犯林和退堂進去，後文再表。再說兩個解差叩頭領賞出來，轅門外面等着了。戚標尋見了高三保，全到了戚標家中。高三保便問如何，戚標牌含笑，把只情由說了一遍。高三保滿心大悅，哈哈大笑，個個稱奇，為什麼太太來討饒呢？戚標也不知其故。牛馬二人更不得知。高三保已知金台做了火頭軍，雖則沒有出頭之日，還虧活得性命，放心得下了，便辭別表兄，就要歸家。戚標再四留他，留不住他，只得備酒餞行，說說談談。天色尚早，酒罷，二人作別，洒開大步上路。高三保回轉家中，牛馬二人回京，把回文納去，一言交代，剪斷閒文。再說寶總兵退堂進去，來見太太，便問道：「母親叫孩兒免打軍犯林和的殺威棍，是何緣故？」太太道：「兒阿，做娘的活到來年已是七十歲了，有句俗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有子有孫，心意滿足，常要與孩兒說，莫把充軍犯人動不動打一百殺威銅棍，打了十個之中，勿有一個活的，因此做娘的想起甚覺孤悽，人人多是爹娘養的，沒有什麼高低，雖說道自作孽不可活，到底是好生之德，吓，况且我兒也是五十一歲之人了，前長後短，光陰甚快，憑你百歲，總有死期的，勸兒差不多些罷，使盡威風，不宜的呢，况且孫兒雖是英雄氣概，到底年紀尚輕，勸我兒聽信娘言，為人慈悲些，方才做娘的聞得發炮坐堂，打發了環打聽回報，方知解到一名軍犯林和，要打一百殺威銅棍，故而特命孫兒出來，叮囑你的寶老爺道：既是母親吩咐，孩兒自今以後，永絕此例，便了。太太道：這便才是，列位如若太太早說一個時辰，金台這三十下也不打了，自此之後，凡有軍犯配到薄責四十大板皮不

開肉不破。人人感念。太太的恩典。說到寶總兵年過半百。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秉忠。年方一十五歲。從幼讀書。十分聰俊。將門之子。年輕力大。愛習拳棒。父親只知武藝。那拳棒却不在行的。爲此差人前往少林。請法通和尚。前來教授。差人去了。未曾回來。公子心中總丟不下。只等少林和尚到來。好把拳棒學習。書中又要說金台做了火頭軍。在着廚房下。好像黃金埋土。乘人裝做呆徒。吃好飯來。徧又來得。只些大家不合式。零零碎碎。不知說了多少。個個欺他。金台總不發性。有一個沈娘姨。只得二十四歲。雖有容貌平常。性情極貪花月。見了金台之面。到有留戀之心。看見衆人說他不好。沈娘姨從中幫稱。說道。你們爲何如此。我看他身體單薄。諒來無舍氣力的。好人家子孫。吓自家勿好。勿得知忤逆了爹娘呢。勿得知強奸了阿嫂。問了故個軍罪。還算他的造化。平白無事。太太討饒。只條性命。只算太太救在此。的老爺點他做了個火頭軍。大家要念他初到年間。年紀尚輕。做生活勿道地。到底要看破點點。認勿得真。且等他過了三個黃梅。四個夏。生活勿教自然會了。厨子道。娘姨。生活做勿來呢。到也罷哉。但他吃起飯來。樣式狼形。娘姨道。咳。你們真正夯得勢。監牢裏勿知坐了幾年。吓雖然官府發糧。諒他總無得飽飯完了。故而餓到如此。苦惱阿。怪他勿得吃了幾日。自然定了。厨子們道。大家勿要殺窮人。被人聽了沈娘姨之言。大家就照顧金台。生活一件多勿叫他做。飯悉聽他吃。吃飽了。由他去頑耍。烏飛兔走。迅速如梭。忽又有一月多了。那日福興道。我看你生活一件做勿來。吃飽了頑耍。但旁觀不雅。只怕自家也有些過意不起。金台道。因爲如此。所以在此打算。多少有件事弄得來的。承值承值才好。福興道。如此也罷。老爺只邊送送飯。送送茶。這個無本事再說勿會的了。金台一想。當真沒奈何也。說不會的。便笑說道。只個到還做得來。福興道。如此老爺在廳上送茶出去。金台道。曉得福興道。若然老爺問起福興。爲何不信。要你送茶。只句說話如何回報呢。金台道。容易的。原說肚疼痧。或者吐瀉。福興道。勿好勿好。只說小腸氣罷。金台道。是了。是了。金台便端了一碗茶。曲曲折折。一逕送到花廳。只見寶總兵坐在那裏看書。他就立在旁邊。說道。老爺落在此。總兵舉目一看。到不認得了。問道。你是何人。呵。金台道。小人是火頭軍林和寶總兵道。爲何福興不送茶。要你火頭軍送茶。金台道。只爲福興有病。小人閒空。爲此小人代爲送茶。寶總兵道。唔。方才好端端的。怎說有病。必定只狗才偷聞。諛卸閒。金台道。老爺呀。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一刻之間。身上寒冷。說什麼頭暈眼花。來不得了。又說脹。就去睡了。爲此小人代爲承值送茶。不是福興卸吓偷閒。寶總兵道。看你不出。倒會講話的。又把金台一看。忽然想起一月之前。不是母命林和一百的銅棍難逃。比了他雄壯之人。尚且熬當不起呀。便道。想了你一月之前。解到時候。若

不是太太討饒。只一百下你早已打死了。金台道是多謝老爺的恩典。小人今得再生。皆叨太太之大德也。幾次三番要去叩謝太太的洪恩。只爲大兒見不得麒麟寶虎。道過來。同了林和去叩頭。太太下人應聲道是。只說來。金台道來了。寶總兵吃口茶。暗想道。我看此人。雖則身材短小。到有幾分浩氣。更兼眉目清秀。可惜做了火頭軍了。總兵正在思想。金台出來。那同去的下人道。啓上老爺。小人奉命同了林和叩頭。太太說他身體瘦弱。若做火頭軍。恐他做不下來。沉重生活。叫他伺候老爺。做個書僮。另點一人做火頭軍罷。寶老爺道。太太是只等講麼。下人道。是總兵道。叫林和改做書僮。須要小心伺候。金台道是多謝老爺抬舉。自此之後。金台伺候總兵。送飯送茶。件件當心。沈娘姨動氣道。可恨福興。平白無事。叫他送茶。分明引鬼入門。抵抵莊莊。搭裏說說閒話。開開心。多是只小活猴。與你做對頭。真正有緣千里相會的。咳。林和冤家。我搭你無緣。不克相親。咳。氣昏哉。丟下貪權婦人。且說總兵坐在書房中。外面來了一個少林僧。名叫法通。家人稟明了寶總兵。父子二人出外迎接。廳上坐下。就叫林和小使送茶。貝州好漢沒奈何。暗想道。我是小輩英雄。天下曉得拳頭獨步。萬人聞知。身雖在此。做書僮。到底還是做些事業。那曉得來了。只個少林和尚。寶虎不知其故。叫我送茶。我今主命難違。就把一盞茶送出來。立在總兵旁邊。心中想道。聞得少林和尚拳頭好。我且看看他真假。想我師父在日。傳授我的羅漢拳頭。只得一十五記。原是不全的。待我暗暗當心。偷學三記。湊成一十八記。羅漢拳頭。豈不美哉。且表總兵叫道。老禪師。下官是半百之人了。嗟。靠老防身。只有一個小兒。法通道。原來只有一個公子。今年幾歲了。寶總兵道。十五歲。法通道。可會讀書。寶總兵道。也會讀過幾年書的。怎奈他不肯習文。上遊愛習拳頭。故而特地聘請禪師到來。伏乞用心教習。不知精神要幾多時候。法通道。如若公子肯用功。自然容易精通。若不大聰明。三年五載。多不成功的。寶總兵道。但是小兒甚爲愚笨。學不成功。一場笑話了。法通道。我看公子年少。眉清目秀。聰明模樣。必然易得精通的。還防日後勝過貧僧呢。寶總兵笑道。太覺謬讚了。說話之間。酒席已經擺好。款待少林僧。連公子主賓三人。左右書僮酌酒。金台暗想道。原來那羅漢拳頭和尚。是專門的。待我當心偷學。完全了。打盡天下好漢。且表總兵父子二人飲酒至半酣。方罷。寶總兵道。老師行路辛苦。將息幾日。待下官定了吉日。命小兒拜從學習。法通道。老爺抬愛貧僧。待貧僧與公子講究。便了。拜從兩字。何以克當呀。寶總兵便吩咐家人收拾西書房。待老師安歇。阿老爺下官只裏十幾個家人在此。悉聽老師自家點取一名。法通道。待貧僧隨意點取一名。便了。寶老爺吩咐。傳齊了一衆家僮。聽憑法通師點用法。通看來。看去沒有一個中意的。單單點了金台。說道。老爺就是只位管家罷。總兵

一想。只個和尚眼力甚好。但是母親叫他伏侍下官的。如何又叫他伏侍和尚起來呢。况他既已點中。灌且叫他伏侍幾天。再行處置便了。便叫林和着。你伏侍師爺。須要小心。金台應聲是曉得。要知金台肯否伏侍法通。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少林和尚圖淫慾 小輩英雄隱姓名

且說法通點中金台。寶爺吩咐小心伏侍。金台一想。便連稱曉得。跟隨和尚走進書軒。法通道。你今年幾歲了。金台道。一十八歲。法通道。住在那裏。金台道。江西人氏。法通道。聽你口音。不像江西人。阿。金台道。生長貝州。故有幾分貝州口氣。法通道。住在貝州幾年。金台道。只得七歲。就不在貝州了。法通道。如此說來。那貝州金小子。不認得的了。金台想道。爺爺在此。你却認得。枉做少林和尚。回說那金小子。又叫金為父。阿。法通道。師爺只知他名喚金台。不曉得什麼金威武。金台道。只到不認得。師爺問他什麼。法通道。那貝州金台。揚名四海。叫他怎麼小輩英雄。拳頭獨步。我却不信。不知怎樣的好拳頭。幾時能勾見了。金台之面。與他交交手。着只怕他的拳頭。雖好。到底打不過我少林的拳頭。又好咧。金台道。自然師父的拳頭好。法通道。你只小使到會奉承。金台道。還是小使真話。法通道。你如今隨我師爺。須要小心。伏侍得好。自然照顧你的。不好一拳打死。沒處討命的。金台道。是。小人當心伏侍便了。少停紅日落西。吃了夜膳。安身睡去。只和和尚頓起邪心。那晚法通睡在床上。心中思想。那林和不過瘦弱兒。喜得他年紀輕輕。眉清目秀。正中了我的意。我要采他。只朵後庭花。倘他不肯。告訴為官。叫我有何面目。住在只裏呵。不可造次。且再範圍。方為妥當。一人胡思亂想。聽得譙樓已是二更天了。覺得咽喉發燥。便叫林和小使送茶。金台勉強起來。拿了茶。說道。師爺茶在此。法通道。冷的熱的。金台道。溫的。法通道。好。扒起身來。把茶吃完。便叫林和拿了去安眠。金台接了茶杯放下。便和衣而睡。法通一忽起來。三更已盡。小和尚跑跳如雷。顧不得怎麼長短。想把林和喚進來。叫他同宿。便叫林和快快將茶拿來。金台一想。只好勉強再送茶來。法通道。拿來我吃。一面吃茶。一面看金台。欲把其言說出來。又想到底防他。不肯。又恐他告訴為官呢。那法通仔細一想。到底不好。吃了茶。便叫林和睡了罷。到了次日。總兵選了本月二十拜師吉日。今日是十二。還有七八天閒空。無非頑耍吃酒講拳。寶老爺聽到得情之處。便叫法通打幾路拳頭。看看今日打幾路。門日打幾路。只一天打到一十八記羅漢拳頭。金台在暗中一看。就會了。金台一想。師父當年不會教完。如今幸得學完全了。稱心足意。誰能及得。只一天是十八。和尚吃了晚酒。寬衣而睡。睡不多時。叫聲林和取茶來。我吃。金台道。是了。便取了。

一杯茶。走到床前。和尚吃完。開口說道。阿林和。我想你是後生家。應該的把出息的。古云有樹必開花。你做只些微的事情。猶如一塊玉石。生痕好言好語。須當記好。你道我師爺差不差。金台道。師爺的說話一些也不差的。我林和不幸做只低微人。一心原要望高飛的。只爲無人提拔。也叫出於無奈。法通道。今晚與我師爺同睡。明日與你二兩銀子做衣服穿。慢慢的提拔你起來。便了。金台道。如此小人放肆了。少林和尚。權喜非凡。抵莊幹一番事體。惹火炎炎。心裏多熱。金台便脫了衣衫。與着淫僧兩頭睡去。法通摸摸腿兒。說道。阿林和你往日吃的飯。吃在那裏去了。只般瘦弱。如何是好。金台道。阿師爺。我也不信。不知爲什麼吃不壯的。法通與我師爺來頑耍。頑耍長長精神。就壯起來了。金台道。不知怎樣頑耍。法通道。睡占來。金台道。睡占來了。那光頭一發開懷了。氣喘吁吁。將金台樓定。說道。我師爺夜裏淒涼寂寞。今宵要把你當女人用了。金台大怒起來。便用手捺他的環跳穴上。只少林和尚就痛得了當。不得叫道。呵呀呀。呀。痛殺我也。卽忙放手。火性已消。陽物不舉。眉頭繃籠。罵道。奴才。我明朝告訴你東家。欺我師爺。打得你皮開肉綻。趕出去。不許再進來。金台道。原說師爺怎長怎短。要我如此。且看老爺打我呢。趕你出去。法通一想。好好不好。當真被他當訴起來。面目何在。便叫聲林和。我是吃酒醉了。與你說頑話。決不告訴的好。大叔好林和。須恕我酒徒。此話丟開。我免你倒。只便壺。你道如何。金台便冷笑呵呵道。可笑你出家人。全無道理。我若告訴爲官。看你有何面目。把衣服穿好。移燈竟到自己房中去了。那法通和尚倒被他一頓埋怨。再加環跳穴上疼痛難言。一想。原是自家主意。差了。弄得來猶如啞子吃黃連。金台道。如今羅漢拳已經偷學完全了。不犯着再去伏侍只狗和尚了。便裝病告與寶總兵。總兵只道是真病。便命他去歇息。若說林和一樣的書僮。爲何寶老爺把他只般看待呢。只爲太太舉荐的。寶總兵看母親面上。故而另眼款待。吩咐另叫他入伏侍。少林和尚。林和養病。那法通因被金台捺傷了環跳穴。痛了一夜。明日勉強起來。又說不出只句話。說做意。說是閃氣痛。書僮道。呵。要請卽中看治。法通我自有跌打損傷的藥。在此。書僮道。師爺自家有藥。快些吃得下來。法通道。取一斤滾酒來。書僮道。呔。列位若說做了拳教師。那些跌打損傷的藥。在此。書僮道。師爺取出一個丸藥。滾酒送下。眠了一回。略略止了些疼痛。只爲藥輕傷重。故而不能就好。寶總兵只得改了拜師的日子。那法通吃了金台的苦。沒處出氣。在別人身上發威。個個罵將起來。所以大家不伏。暗中談說。內中一個書僮。名叫百壽。把手亂搖。說道。大家勿要吵。事不三思。終究倒運。只個賊禿是老爺用了三百銀子。六只元寶。聘他來教。少爺的拳頭。因此只大道。若去告訴老爺。老爺倒要着腦。櫃子一拍。桌子一敲。掄起眼睛。豎起眉毛。呸。你們只些大胆。

的猶才師爺在此你們應該伏侍。伏侍不來所以心焦。倒要趕他出去。明明你們放刁。每人各打四十一記。也不饒的。他們道。差不差。人人聽了。個個點頭。旁邊金台走過來。阿衆位。你們在此講些什麼。我已聽得明白。你們只消如此。如此依計而行。萬無一失。百壽道。倘然太太勿依。沒那處。金台道。如若太太不依。另行計較。一衆書僮。共有十二名。便去見太太。朴別朴別。叩頭不住。太太不解其意。卽忙問道。今日非時非糧。你們成羣結黨。進來何幹。衆人道。太太小男朵。只做了寶府裏的書僮。並勿做少林和尚的奴才。太太道。什麼少林和尚。衆人道。太太還勿會得知呢。舍太太道。不知道。阿百壽道。只因公子要學拳頭。老爺出了三百銀子。請了一個少林和尚到來。太太道。只和尚什麼名字。百禮道。叫什麼法通。道。老爺待他真好。聽憑他點了一個書僮去喚使。太太道。點也不點。百壽道。那說不點。太太道。點了那個。百壽道。點了林和。太太一想。是我兒差了。我看林和不是等閒之子。如何做火頭軍。便叫改做書僮。伏侍我兒。如何叫他。伏侍和尚起來。豈有此理。百壽道。太太那裏曉得。林和伏侍得幾日。被只和尚一日罵到夜。一夜罵到天亮。刻刻要茶。歇歇要水。又要掾背。又要敲腿。那林和辛苦得病了。太太便道。吓林和病了。百壽道。幸喜小病還好。老爺叫小男朵伏侍和尚。那裏曉得。只個和尚。大來收勿小。千勿中萬勿中。小男朵悔之娘個氣。被他使去呼來。罵個不絕口。男朵說和尚罵人是罪過的。和尚說慣常殺人放火的。太太道。呵呀。好利害。百壽道。利害得。天多折得下。地多番得占的。小男朵說。師爺只宗話說不得的。倘被老爺知道。還了我三百聘金。拱手送別。那和尚呼呼冷笑道。呼蛇容易退蛇難。若要打發。打發勿出的。如非尋個英雄好漢。打敗了我。還了聘金。立刻就走。太太道。只樣的和尚。用他不着。打發他去就是了。百壽道。和尚說呼蛇容易退蛇難。打發勿出的。好若太太打發一個得力之人。前往貝州。聘了金台來。打得個排養阿彌陀佛。多念勿出。還了聘金。立刻就走。太太聞說。暗想道。我也聞得貝州有個金台。名揚四海。人人知道。是小輩英雄。但不知可在貝州家裏否。便道。不知我們去邀他。可肯來否。百壽說道。太太再無得勿肯來的。太太道。如此那個去呢。雙福道。奴才去。太太道。如此與你路費十兩。外有白銀三百兩。前去聘取金台。如若不來。不干我事。雙福道。只個自然。那十二個書僮。拿個木梢。坑在太太身上。太太真好人。還出聘金三百兩。盤費十兩。太太道。速去速來。切莫耽擱。太太暗想。我兒好沒主張。總使孫兒要學拳頭。也該將情稟我做娘的。俗家人不請。去聘個和尚。至於人出了家。已經看破世情。不染紅塵。念佛看經。是真本等。紅塵中事。一概丟開。不預閑文。只顧修行。何會見過和尚打拳頭。過日自然不是循良之輩。我兒心速的了。他若要留。我總不許。那太夫人聽信了書僮的言語。竟與兒子做對頭了。要知打退奸僧情。

由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十三回 少林僧逞能取辱 金好漢拳下留情

話說太夫人命雙福往聘金台。衆小使一同出外說道：「阿哥兄弟，太太真好人，扛子我裏個水晶木梢哉。只要金台聘到，就把和尚打掉。」雙福兄弟是年紀還小，勿應該叨攬。只個差使阿曉得貝州末上南去的，落北去的，不問路頭就跑。雙福道：「阿哥勿要道我年紀小，難道勿生百吊呢？况且貝州到過，及其在行，那個道既然在行，我且問你貝州地方是什麼省分？」雙福道：「浙江省過去，陝西省過來，兩搭界雲南省該管的。」那個道：「阿埋的，排雲南省該管的，勿是在行的。」我來告子你個乖罷。貝州是山東省分，在太原府城當中，我前年見過金台的，他留我過了冬，走雙福道：「如此你到認得金台的那個道？」燒做了灰也認得的。雙福道：「你且說說看，長的呢？短的呢？瘦的呢？有鬚呢？無鬚呢？多少年紀？」那個道：「他說六八四十八，那城隍前兩只石獅子，悔子娘的氣，被他常美好像拔東瓜，鐵香爐托在手中，團團的走，因此各處聞名，多叫他金好漢。他的相好，多是官府。」雙福道：「阿阿嗜嗜，唬殺哉。如此大力氣，自然打盡天下無敵手的了。」阿哥既然認得金台的，你去了罷。」那個道：「我勿去。」雙福道：「爲何不去？」那個道：「我若一去，金台必要留牢，我少住幾天便了。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却好金台立在半邊，含笑說道：『大家不必吵鬧，可曉得金台就在眼前。』一個道：『舍個舍個，眼面前多是我裏自家的兄弟。』那裏舍了金台在此，要你噴蛆嚼舌。」金台道：「可笑你們人也不認得的，在下就是金台。」一個道：「吓，那間勿色頭哉，便一點點金氣，也無得。」到來冒認英雄，該當何罪？」金台道：「哈哈，列位我正是金台。天下聞名，打過了多少英雄好漢，何怕一個少林和尚？」那個道：「住了，你是軍犯林和，舍說是貝州好漢，一個人的說話，勿相信的。」金台道：「你們如若不信，大家不可聲張，看我打掉了少林和尚，便知真假了。」衆人多道：「只句說話到也勿差，幾時打死？」金台道：「不是今晚，定是明早。」一個問道：「如何打法？」金台道：「只消見景生情，有何難處？」一個道：「只也快活死哉，你若果然打掉了少林和尚，太太必定歡喜，賞你銀子。」金台聽說笑道：「便抬身走去，再說小使們等說道：『勿得知到底真假，如何不要管他？且看他打得掉呢？打勿掉？打掉了和尚呢？是真的？打勿掉和尚是假的？』那個道：『說得勿差，且說金台走出來，心內一想，只羅漢拳已經被我偷學完全，如今少林和尚要當災的了。若還太太不出言意，權且容他多住幾天。我今打退少林僧，乃是太太的主意，不怕寶總兵出頭，再談寶虎獨坐廳上，吩咐家人排開酒席，與少林僧共飲談心，僮兒斟酒，旁邊侍

立飲過三杯開口說道。我想你們少林的。他家却也不少。未知拳棒精通者。共有多少。法通道。老大人若說少林的和尚很多。若講到拳棒精通的一百個之中。沒有兩個。不過曉得幾下就是了。精通兩字好不難哉。不是我今朝誇口。頂魁拳法。要算酒家了。教了多少徒弟。沒有一個及得我的。寶總兵聽說笑道。吾聞得拳師還有四個名家。那田楷何同等。和尚的拳頭。只怕及不到他們呢。法通道。阿大人若說田楷何同等。雖只會打幾套拳頭。那裏及得我少林的拳頭。寶虎道。吓。還是你們少林的拳頭好。法通道。好得多咧。寶虎道。下官還聞得衆人傳說。貝州有一個英雄。曾在何同門下。名喚金台。拳法精通。不知打掉多少的英雄好漢。多說他無敵手的。法通道。老大人若說起貝州金台。真正可笑一笑。他在貝州做個馬快。混稱何同是他師父。算不得是英雄的。寶虎道。只等說起來。金台是個不中用的了。法通道。他的本事。到得那裏。寶虎道。既然是個沒本事的。怎麼只些人把他的名聲傳得很大的。法通道。大人有所不知。他是廣交朋友。買伏人心。拜爲朋友弟兄。羽黨招徠。說他是小輩英雄。要算好漢的了。其實是個無能之輩。一個欺善怕凶的人。寶虎道。吓。如此說來。也是虛張聲勢。法通道。原不過虛張聲勢而已。總兵又道。下官原是久聞和尚大名。故而聘請到來。傳授小兒。務求用心教導。若得小兒拳法精通。乃是師父面上的光彩也。法通道。只個自然酒冷了。請酒。寶虎道。請酒。二人飲一回。講一回。那少林和尚喚道。阿林和你家老爺。叫你伏侍我的。怎麼動也不動。是何道理。金台道。你要我伏侍麼。哼哼。休得想差了。念頭。總兵接口道。狗才挺撞師爺。該當何罪。金台道。阿老爺。若是真正名功的拳教師。小人原不該挺打的。因他的本領甚平常。說他幾句。却也不妨。老爺道。怎見得師爺本事平常呢。金台道。大凡名功教師。自家總不肯誇張大口的。可惱。只僧人自家誇口。稱能。看他人總無本事。再把貝州一個好漢。只般輕看。總兵正要開口。那和尚心頭火起。橫輪二目。立起身來。叫道。阿林和你道。我本事沒有麼。金台道。騙酒吃的和尚。什麼師爺。羞也不羞。法通道。可惱阿。可惱。大人恕酒家造次了。便把衣袖捲起來。打金台。寶總兵連忙立起身來。勸道。狗才無禮。看下面。寬恕他第一次。少林僧看見總兵討饒。不好動手。只得捺住了心頭之火。那曉得一班小使們紛紛說道。不會奉太太之命。便假意說道。吩咐打反和尚。算你真的。金台重重有賞。打殺了和尚。勿要你抵命的。打未哉。總兵問道。誰是金台。衆小使道。他是金台。寶爺道。他是林和。衆小使道。曉得的。林和就是金台。金台就是林和。太太吩咐叫金台打和尚。總兵道。你到底是何人。金台道。小人實是貝州金台。寶爺道。住了。你既是貝州金台。身犯彌天大罪。爲何改叫林和。配軍到此呢。金台道。老爺聽稟。小人罪犯彌天。死有餘辜。原不能免。虧了安南國把一個石猴獻到中原。說有人

打得掉石猴者送降書降表進來年年進貢打不掉石猴要動刀兵奪取江山的總兵道石猴乃一畜生有何利害竟作難邦之物金台道老爺不知那石猴雖是畜生好不利害幾個武官打他不下反被他把眼珠多挖去吃了急得那天子主意全無幸虧得楊元帥保舉了我在金鑾殿上把石猴打掉萬歲龍目看見那使臣抱頭回安南去了寶爺道只也妙極了但你乃是有功之臣為何問了軍罪呢金台道萬歲爺要把小人封做八百禁軍教頭乃是澹台丞相不肯把小人配到只裏來的總兵道你既是金台為何改叫林和呢金台道此是萬歲之意把小人改叫林和問軍三年呢三年無故然後封官不知什麼緣故寶爺道如此說來你是貝州好漢了金台道不敢不敢百壽道太太吩咐金台叫他打和尚寶爺喝道休羅皂少林僧叫了一聲大人他若是金台僧家倒要與他見個高低便了寶爺不見不允吩咐小使們反開桌椅收去筵席出空一座大廳看二人交和和尚自恃拳法高妙把金台看得甚輕便一拳照着金台打去好漢不在心上撇開和尚連忙還手公子聞知即忙走出來立在父親一旁觀看只半邊數十家人小使們等還有二十餘個丫頭婦女大家立在那廂唧唧噥噥話個不住沒有半個時辰只見和尚朝天跌倒寶總兵見了大悅衆人大家拍手才曉得金台兩字果然真的一個道太太分付打殺和尚勿要價命的打末哉金台却不動手叫聲和尚你如今可打得我麼法通道打得的了金台道再敢放肆麼法通道再不敢了金台道容你起來罷和尚扒起來心中暗恨金台想此地不能久住便氣冲冲走進書齋就將行李收拾到廳上交還聘禮辭別總兵肩駝行李去了寶爺也不留他一衆家人笑說打個少林和尚拳頭好那裏曉得打勿過金台寶總兵喝退休得亂講別頭對金台道久慕貝州好漢英雄無敵常思一見那知就在面前打掉石猴其功不小理當封官受職那知君王聽了澹台惠發配到此下官是有眼無珠不識好漢便吩咐家人快將酒席安排金台曲背呼腰說道若是大人不計金台之罪小人沒世不忘總兵道說那裏話來僮兒伏侍金二爺更衣相見書僮答應一聲金台道阿老爺金台奉旨配軍不敢受老爺抬舉總兵道與國有功三年之後必封侯爵下官遠望英雄照顧休得過謙更衣相見此刻金台喜懽非常僮兒不敢遲延同金台到書房中把衣衫換好金台氣概昂昂走到外面與總兵寶爺相見寶爺便道我兒過來見禮公子道曉得金台道阿呀呀呀公子二人見禮已畢總兵就叫英雄請坐金台不敢坐總兵道休得客套我兒也坐了公子道是二人坐了方才坐下送出三杯香茗吃罷收杯總兵問道英雄各處聞名名望重甚天下人人慕你威風只可惜少年犯了王法隱沒地方多多虧了安南國的石猴好漢罪名才能鬆動聞得你義交四海未知共有多少英雄金台道大人阿可

憐小人自幼父親亡故。只有老母在堂。家道窮苦。無奈充當馬快。早年何同收我為徒。學習拳棒坐功。只因揚州打死
了澹台豹。各處差官拿捉。難歸故土。拋撇娘親。朋友約有數十人。如今分散。無踪。寶爺道。好漢犯罪在先。幸叨恩德於
後。自今以後。須要安分守己。耐過三年。就有官做了。下官膝下有子。名喚秉忠。一心要學拳頭。只為沒有名師。聞得少
林和尚拳頭好的。因此聘他到來。豈知上不得好漢之手。下官如今即命拜從好漢為師。望乞用心教道。金台道。只個
金台不敢。寶爺道。下官主意已定。不必推辭。小使走來道。啓上老爺。酒席完備了。寶爺道。花廳伺候。小使道。曉得。老爺
手挽金台。秉忠跟在後面。走到花廳坐席。美酒佳餚。格外豐盛。席上講講拳法。寶爺滿面春風。飲酒之間。吩咐家人西
書房安排床帳。金二爺安歇。且談雙福去見太太道。小男磕頭。太太道。你前往貝州請金台。怎麼還不動身。又來見我
則甚。雙福道。小男去了來的了。太太道。狗才胡說。敢是還有怎麼說話麼。雙福道。少林和尚。被金台打得吱吱的叫。自
覺無顏。存身勿牢。送還聘禮。背了行李就跑。太太啞。三百兩聘金。十兩路費。原封勿動。一齊呈繳。太太道。阿。只裏什麼
緣故。我却不解。雙福道。太太不解。聽小男告稟。太太道。便什麼樣。雙福道。太太配來的軍犯林和。就是金台。打得少林
僧魂魄消磨。拜伏金台。直正有趣。老爺大悅。把軍犯不知叫了多少英雄好漢。又叫他更衣。賓客相見。吩咐安排酒席。
現在花廳上吃酒。要將公子拜他為師。太太道。有只等事。只也可喜了。環那裏。唔。怎麼一個也不見。雙福道。只十兩銀
子賞了你。與衆小使。須要分派均勻。不可爭多論少。外面去罷。少停酒完。請老爺進來見我。雙福答應一聲。呸。多謝太
太。小男外面去哉。三百兩花銀。太太收好。外面了環走進。太太問道。你們到何處去的。為何人人氣喘了。了環道。太太
勿要氣。哉。環瞞了太太。在外面看勝會。真正好看。得勢。外邊林和尚。打少林和尚。太太道。我已曉得。叫巧蓮快拿只銀子
去。收拾好了。巧蓮應聲是。太太道。銀杏取杯茶來。銀杏答應。不說閑文。再講正經。那總兵敬重金台。在花廳飲酒。談
論拳頭。寶爺聽他講來。一字不錯。怪不得天下聞名。真是小輩英雄。與少林僧天差地遠。秉忠公子也是懽喜。情願拜
從為師。一席酒完。太陽西去。便送歸書房安歇。老爺道。何天祥。着你伏待金二爺。天祥道。呸。道。蒲鞋伏侍草鞋哉。總兵
道。狗才胡說。父子二人一同進內。雙福道。稟明太太。太太夫人有請。寶爺本欲進內請安。便即刻的來見娘親。要知太太
吩咐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好漢回鄉探母 徐大娘遇盜長江

話說寶總兵父子雙雙來到太夫人房內。太太啓口叫道：「兒阿，你爲什麼主意全無，總使孫兒要學拳頭，難道沒有名師了麼？千不聘萬不聘，單單聘只少林和尚爲人最刁最惡，是和尙怎好叫你兒子拜從和尚爲師？若還沒有金好漢在此，只和尙常把下人輕欺欺輕了，下人就是輕你，輕你豈不是做娘親的，也要被他輕欺了？以後有辜稟告我知道，切不可亂胡混行。」總兵聽道，忙道：「原是孩兒沒有主見，太太道兒阿，那貝州金台，乃是四海聞名的好漢，雖只做了軍犯，切切不可將他，把軍犯看待，才是道理。」總兵道：「孩兒却也知道，所以將他相敬如賓，意欲使孫兒拜從金台爲師，學習拳棒，不知母親可肯容否？」太太道：「只也使得，那太太不爲着什麼，與金台有緣，說了金台便覺得喜懽起來，便道：『兒阿，聘禮必須要重些的，再做幾套新衣服與他穿穿。』此人是真英雄，大可接交的。」總兵道：「是孩兒理會得。」太太又說：「孫兒你須當心學習，不可轉視了師長，秉忠道是了，孫兒曉得的了。」父子二人辭別了太夫人，走至外面，金台在書房內獨坐燈前，他仍用坐功不睡。次日清晨，寶總兵起身出外，另擇吉日，命公子秉忠拜從金台爲師。金台反覺不安，自然用心教導，那知只位公子是中看不中用的愚劣，不堪任你明師，也是在用功夫。金台收了多少門生，要算他第一個無能沒用的了。光陰迅速，看看半月有餘，一日金台把要回家鄉與母親上壽之意，稟知總兵。總兵笑道：「只是正經大事，足見英雄的孝思，理當回去，但是不可久留，就來爲妙。」金台道：「只個自然。」總兵兌出一千五百兩銀子，送與金台作爲聘師之禮。五百兩送與令堂折慶千秋，再打發秉忠同去，與太師母上壽。金台再四推辭不脫，只得收領，將銀兩打入行李之中。總兵吩咐排酒餞行。金台師徒二人酒罷，一同辭別寶老爺，又把天祥小使差去吩咐：「囑一路小心，到了貝州，拜過了壽，不可多耽擱日子，與師父早早回家，免得終朝懸念。」那公子喏喏連聲，與金台拜別，總兵便一同出外。小使天祥打挑了行李，三人上路，往貝州進發。黃河渡口會過了高三保，說明緣故。高三保大悅非凡，備酒款留，無奈金台歸心似箭，担擱一夜，次日清晨，即便辭行。高三保說道：「二哥先請上路，小弟隨後就來，與伯母上壽。」貝州相會，便了金台道，多謝高兄，不敢勞駕的。高三保殷勤送出，金台便辭別高三保，同了秉忠，一直上車去。此話暫且按下，再說蘇云受了金台的囑托，去接徐大娘，帶了雲中燕一只，書信一封，爲證。大娘見了，喜出望外，便要丈夫的坐台，除去將棺材化了，抱骨還鄉，收拾衣物，件一同上路。僱船隻往貝州。那知行到孟家莊，又要受災了。講到金台殺了孟龍夫婦，剿除巢穴之後，尤龍女有個妹子，名喚飛龍女，有個張蛟，復站住孟家莊二十里江面，招集了數百亡命之徒，打劫過往客商，的財帛，官兵不敢正眼着看，肆無忌憚，旁若無人，講到飛龍女的本事，比那尤龍女的本事又好。張蛟與

孟龍的本領相去不遠。官兵幾次前去，也不剿捕。只日蘇云的船隻，離開孟家莊有五六里路程。已是紅日啣山的時
候了。蘇云叫道：把船停了罷。到來朝天明再行便了。那知徐大娘歸心似箭，巴不得今宵就見娘親。故而說道：不必停
泊。多行一程好一程。船家聽了娘的話，望前再行。等到日落西山，月光皎潔，那來往船隻已一只勿有了。只聽得前
面隱隱有唱歌之聲，忽見兩只小船划漿過來。船中多是強盜，叫道：來船住着。蘇云問道：做什麼的？答道：俺們乃孟家
莊上的好漢，留下買路錢來。容你們過去。蘇云道：呵，晴不好了。惹得蘇云雙手亂搓，說道：我是原曉得的，夜行恐有強
盜。到底婦人沒有主見。此刻叫我如何是好？只得亂叫道：大王爺饒命。船中並沒有一些財帛，放了我們，叨恩不淺。
列位自古云：強盜硬心腸，憑你千求萬告，總是無行用的。那兩只划船，把着蘇云這只船擠在當中，兩半邊跳過七八
個稍長大漢，兩個手中拿了雪亮的刀，竟唬得蘇云魂魄散，抖做一團。大娘母子二人，抖個不住，躲到了梢上去了。
船上的舵工水手們，牙齒相打，一齊在那裏念佛。一衆強徒，只管翻箱倒篋的，搜個一空，只剩下一只空船。幸喜不會
傷人性命，過船划漿而去。蘇云看見強盜去了，便叫苦連天，說道：阿呀，強盜阿強盜，你們搶了別人的東西，還好搶了
我的東西，是罪過得緊呢呀。你看他個飛也似一般去了。如今叫我怎生是好？吓答占身來叫道：徐大娘，強盜已經去
了。箱籠物件搶得精光，如今不妨事了。走了出來罷。徐大娘道：呵呀，苦呀。蘇云道：自己沒有主意，叫苦也無行用的。此
刻痛罵狗盜。蘇云開口說道：我是原說天色晚了，住了船隻，多是你說不要停，怎麼的趕一程好一程，貪心不足，遇了
強盜，搶得精光。徐大娘已是懊悔不及，聽了蘇云之埋怨，便兩淚紛紛，哭個不住。大娘道：呵呀，不好了。噯，蘇云道：又是
怎麼。大娘道：丈夫骨殖一包，放在箱內，也被他們搶去了。只便如何是好？蘇云道：呀，啐，值錢的尚且搶完，幾根白骨什
麼希罕。反要大驚小怪。大娘哭道：阿呀，官人阿，你生前無怎好，總不至死後骨殖無存，不如與只班強盜有什麼冤仇，
竟到如此地步。我與他有苦同當，自從你身遭大難，幸虧全胞兄弟到來，方能抱骨還鄉。那知行到此地，又遇着了強
盜，把箱籠什物多已搶完，連你的骨頭多搶了去。做妻的好不心痛。母啼子哭，恨不能跳下江心。忽聽得舟子嚷道：噲，
大娘娘勿要哭，我裏要開船哉。大娘道：且慢開船，我們尋了所在泊住了，再作道理。舟子道：趕一程好一程，開船哉。蘇
云聽說忙立起來，說道：阿，船家且不要開船，快快尋個所在。今日且把船隻泊下，且到明日再行便了。舟子道：如此塘
岸上去，往船罷。蘇云道：離只里還有多少路？舟子道：擺占稍來，就是塘岸了。蘇云道：甚好，就此停泊罷。舟子便推過船
頭，搭占身來，向江塘岸泊住。再說蘇云的船隻泊在江塘岸邊，母子二人痛哭不休。蘇云叫道：大娘子，事已如此，不必

哭了。等到來朝天明，開明物件去報官拿捉，自然把那班強盜一齊捉住，嚴刑拷打，追出贓來。娘娘只得聽了蘇云的說話，收了眼淚，說道：「阿呀！老的阿，不知只班強盜那裏來的，只等利害。」蘇云道：「你方才不聽見強盜自己講，他說孟家莊好漢在此，去報官的時候，我只要告明孟家莊，自然官府捉得着了。」娘娘聽了蘇云的話，說道：「呀！我記得從前兄弟說過，蘇云道：兄弟與你說過是什麼來？」娘娘道：「他說令愛姑娘與劉小妹貌多花，同住在何其家內，被孟家莊強盜子龍搶去，是我兄弟獨自一人，剿除孟龍的巢穴，救出三人，不知如今又是那個沒天理的，又在那裏爲強盜了，無法無天，只等狠心打劫奴的物件。」蘇云聽說點頭思想，我也記得從前女婿講過地方，才在倉卒之中，忘記了。如今說起來，却是不差。若得賢婿在此，也不至弄到如此地步。」大娘道：「老伯如今捨得干干淨淨，分文不乘，如何是好？」蘇云道：「且到明日再行打算，只一晚母子雙雙，多不會合眼。」蘇云在外面艙內和衣睡下，聽得江塘上雞鳴，三次報曉，漸漸東方發白起來。一看日淡天昏，蘇云道：「吓！今日要下雨了。」便叫船家燒水洗過了臉，別了徐氏上岸。先要去尋地方，便動問人。那人也問道：「老人家你要尋地方，有何事故？」蘇云便把昨夜被劫之事，一一告訴。那人道：「呵呀呀！老人家若說別的事情，經得地方報得官府，只有孟家莊上的強盜，了不得的利害。孟龍昔日如狼似虎，全虧貝州好漢名喚金台來，認得他雞犬不留，一掃而空。」蘇云道：「那貝州金台就是我的女婿，足下也認得的麼？」那人道：「老人家尊姓大名？」府住何處？」乞道其詳。蘇云道：「老漢姓蘇，名云，蘇小妹就是我的女兒。」那人道：「呵呀呀！多多失敬了。」蘇云道：「豈敢，又只見那人一開口說道：『原來老丈就是金台的太山，且請到舍下去談談。』」蘇云道：「但不知足下何人，與小婿可是朋友，怎好輕造？」人道：「在下何其與金台乃是師弟，師兄。」蘇云道：「原來足下就是何教師，多多失敬了。」何其道：「但不知船上還有他人？」蘇云道：「老朽此來原是送金台之妹同鄉的。」何其道：「既是世妹在船，一同到舍幾天，再回去便了。」蘇云道：「既如此，先請到船中少坐。」何其道：「請同行，下了舟船，把此意講明。」徐大娘此刻無可奈何，揩干眼淚，說道：「多謝師兄好意。」何其道：「說便分付船家，把船開到杏花莊去。」舟子道：「勿去，何其道：爲何勿去？」舟子道：「勿認得杏花莊，何其道：你且開船，待我指引便了。」舟子道：「是哉。」何其傾坐在船頭上，指點船家抄出大江，走一條小路，到了杏花莊。蘇云問道：「何教師府上就在只裏麼？」何其道：「從前住在江塘上面，只因鄰舍起火，延燒之後，遷到杏花莊居住。」蘇云道：「府上還有何人？」何其道：「有房下一人，外則無他人便了。」說話之間，船已到埠。何其道：「阿！船家那邊大樹之下，停泊便了。」舟子應聲是哉，便把船停泊。何其先上岸歸家，就與大娘說明。大娘道：「吓！既然如此，快請上岸來。」何其道：「娘子，只是房屋窄小，恐怕住不下雨。」

個人。大娘道：接他們上了岸，再行打算便了。何其道：娘子，你且把房屋之中收什收什，好待他們上來。大娘應聲曉得，便在屋內收什。何其便領了蘇云、徐大娘，次第登岸。列位那何其本來不是富客，近來又被鄰居失火延燒，燒得干干淨淨，單單留得夫婦二人，兩條性命，無處棲身。在着杏花莊上尋了一間小屋，只得五堵壁頭深，一樓一底，樓上做了房間，樓下隔作兩進，裏面就是廚房，外面作為塵室。原只好二人居住的。那何其接了蘇云、徐大娘，小官官進了門，何大娘迎接，各人見禮，分賓坐下。兩位大娘說起孟家莊上強徒凶如狼虎，沿江打劫，還要傷人性命，官兵難以收捕，告官追賊，總是無益的，只好忍氣吞聲。徐大娘含淚說道：只是我舉目無親，物件盡行搶去，如何是好？何其接口道：稍停幾日，再行商議罷。大娘就去烹茶。何其便上街買些物件，安排早膳，閑文丟下。且說何其對妻子說道：房小人多，難以居住，只便如何是好呢？大娘道：阿官人，你到外面打聽打聽，若有人家有小小房屋，可以暫租幾日者，情願多出幾個租錢。何其道：待我且去看來。當下何其即往外面打聽，得有個富戶，姓汪名同，有幾間房屋肯出租的，大小多有，但是空空房屋，置起傢伙來，又覺費力。汪同心中要想何其教幾套拳頭，所以十分要好，說小弟還有一間房子，乃是一個湖州人開豆腐店的，在下只因欠了小弟兩年租價銀六十兩，後來為一莊人命官司，所以裏面床鋪傢伙、灶頭等物件，件件皆有。何老師的令親，狼可住得。何其道：只甚好，請教租價若干？汪同道：何老師的令親要租，算五分一日便了。何其道：太覺便宜了。汪同道：好說。何其歸家，就與大娘說明。徐大娘見何其夫婦如此相待，好生感激，中飯以後，何其便同了蘇云與徐大娘母子二人進屋居住。何其再拿了兩床被褥、零碎物件，以及柴米油鹽，件件周到。何其乃是金台面上來的，還同妻子商議。周濟他們同鄉，大娘道：你不用心焦的，慢慢的打算便了。書中一應閑文不提。且說徐大娘歸心似箭，那曉得在長江中遇了大盜，把衣衫什物一概搶光，幸虧遇見了何其，安頓下來。又許周濟回家的盤費，但是看他的光景，也不見得甚佳，欲待辭他的周濟，又恐難以回家。如若受他的周濟，料想他無非是借貸來的，倒使我心中不忍。事在兩難，只便如何是好？未知徐大娘怎樣回鄉，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十五回 周通仗勢欺姚客 方佳愛色搶徐娘

且說徐大娘長江遇盜，幸遇何其營救，不致吃苦，無禁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此時住在小屋之中，到了第三日，又有人來起是非了。講到徐大娘的住房間壁，有個慶豐酒店，那日酒樓上面沒有別的酒客，只有五軍都督周韜的公子周

通同了一個朋友。乃是吏部天官方建章公子方佳。同在酒樓之上。對着言談。講到周通年方二十有三。力氣甚好。學得幾套拳頭。倚仗父勢。橫行不法。方公子小他兩歲。沒有氣力。最貪女色。看見女人。略有幾分姿色。不論有丈夫。沒丈夫。他就頓生淫慾之心。靠了父親的勢。不怕旁人談論。強姦強佔。誰敢多管。如今他二人吃了一回酒。說說閒話。說到其間。方佳說道。周大哥目下的拳頭。一定比前又好。何不打一拳與小弟看看。周通應聲使得。立刻傳喚小二來。把只些桌倚番開。周通打拳。方佳觀看。那曉得樓板震動。落下灰塵。弄了樓下一個姚客。滿桌滿碗。那個姚客。乃是山東姓姚名光。來到江西探親。路過慶豐樓。酒興勃然。便吃得不多。一回樓上灰塵落將下來。姚光大怒。喝罵上面不保。姚光便趕上樓來。他那裏知道周通的利害。就走上前來。扭住周通罵道。戎囊的。叫你輕些。怎麼不理麼。便一個巴掌。周通紅了半面腮。喝道。狗頭好大胆。你敢把我大爺舉手就打麼。便兩下交手。一來一往。方佳看呆了。見他二人打了一回。姚光打不過周通。却被周通肩頭上一記。姚光的身子一旺。倒退了轉去。連人帶壁跌倒。徐大娘房內。母子二人。同聲說道。不好了。立起身來一看。却被方佳看見。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只個女人。不過二十多歲。光景雖非絕色。丰韻却生得天然。不知他是誰家眷屬。不說方佳心內思想。且說姚光打倒了樓隔壁去。扒起身來。叫道。阿呀呀。好打好打。徐大娘問道。你們打架。為何打到我的房裏來。倘或壓死了人。如何是好。周通回說。驚動了大娘。只多是只個狗頭。不好不干我事。姚光不敢再打。往下就走。徐大娘道。如今坍了牆。叫我們如何是好。店家說。即刻叫人砌。好大娘不必動氣。大娘無可奈何。聽其說話。只得同了官官。走下樓來。蘇云。此刻上街去閒行散悶。故而不知家中有事。此話書中暫且不表。且說周方兩人。仍然坐在酒樓。叫小二再把酒菜添來。方佳道。阿周大哥。你的拳頭。狠好。果然話不虛傳。周通道。何必謬讚。方佳道。周大哥。方才閣壁樓上。小弟見個女子。十分風月。不覺動起心來了。周通道。方兄弟。你只個人。爲什麼。見不得婦人的面。我是大丈夫。聽憑西施轉世。也不會圖的。只些說話。休講來來吃一個沉醉。叫小使扶回去。方佳不好再說。便含笑叫聲。周大哥。小弟是取笑之言。休得埋怨。周通道。如此請酒。方佳道。請少停。大家吃得醉熏熏。周通作東。二人帶領小使。各自回去。書中且說方公子酒興正濃。坐在書房中。一心想着徐氏大娘。必要與他成其美事。方遂心愿。自古道。酒爲色媒。此刻周通已不在跟前。自己忖道。我想與他頑頑。况他年少女子。豈不知貪慾的麼。再與他白銀幾兩。諒無妨礙。怎奈天色將晚。恐來不及了。我且耐着性子。到明日打聽分明。再作道理。方佳說話。暫且丟開。要表蘇云。回到寓中。母子二人。便將此事告訴蘇云。聽說大怒道。那有此事。等我過去與他理論。店家到第二日。僱

了坭工。將牆壁修砌。兩下無話。次日方佳在附近打聽明白。自然道。哈哈。妙阿。原來只個婦人。丈夫已經死的了。又打聽得蘇云已到街上去了。他便肆無忌憚。舉手推門。恰好只門未曾閉上。他便輕輕走進。把門門上。口中連叫大娘。怎徐大娘聽得。走出來一看。問道。你是何人。方佳道。大娘子。昨日酒樓上面。坍了牆壁。我與你是見過的。吓。我是名叫方佳。別號鳳田。父親吏部天官。人人知道。憑你要長要短。多肯依你。只須與我同睡一回。大娘聽他說。便道。呀。啐。何處油頭亂說。奴家不是貪財婦人。你的頭兒休要想偏了。便回身去了。將門閉上。性急慌忙。緊緊閉牢。方佳道。呵。呀。呀。大娘子慢走。吓。呵。呀。呀。爲何只等坐不住。走了進去。說着把腰門推了幾下。門上不能進去。眉頭一縐。便心生一計。吓。吓。有了。待我回去。分付一衆家人。將他搶到家中。好言好語勸他。便了。他若見了我家中。只般氣概。自然肯與我方佳同睡的了。主意已定。再叫幾聲大娘子。我是去了。外面沒有人在此。我自去了。阿。便往外去了。且說徐大娘意欲聲張。叫喊。只是怕羞。不敢出聲。躲在裏面。門縫裏張着。見他出去了。便安心開了腰門。閉上大門。方才上樓。官官叫聲母親。住在此間。終非久計。不知幾時得占故鄉。大娘道。兒阿。我也恨不得插翅飛回家去。恨只恨盤川短少。且再挨延三二日。等何家大伯去調停。母子言談時。已下午。蘇云頑耍回來。走到門口。便道。唔。青天白日。爲何把門閉上。呵。大娘子開門。開門。又舉手敲門。娘。娘。恐防又是方佳。便開了樓窗一看。才曉得是蘇云。忙下樓去開門。就把方佳之事。說了一遍。氣得蘇云目定口呆。連稱可惱。只個所在住不得的了。等我明日去見何其。若有盤川。也要回去。就是沒有盤川。也要回去的。了。大娘道。只却甚好。再表方佳回去。坐在廳上。便喚十六個精壯家人。那家人們便道。大爺在上。呼喚小人們有何分付。方佳道。慶豐樓隔壁。有個寡婦。我大爺十分中意。今晚黃昏。隨我大爺前去。搶來作樂。不得有誤。家人們應聲曉得。等到黃昏。方佳又賞酒。家人多是貪杯的。人人吃得醉沈沈。摩拳擦掌。大家高興。高燒火把。一同出門。方公子自己冲前。十六個家奴後面跟着。好比強盜一般。耀武揚威。一路走去。不多時。已到徐家門首。方佳伸手敲門。蘇云不曉得方佳開門。一看。便問你們什麼人。到此何幹。方佳道。老頭兒。你是蘇云麼。蘇云道。正是。你們到此做什麼。方佳道。我乃吏部天官的公子。方佳是也。家人動手。阿。方文。方武等。便答應一聲。趕上前去。唬得蘇云魂不附體。汗如雨下。忙道。住了。你們既是方吏部家的公子。爲什麼做起強盜來。况且我是異鄉人。沒有財帛的。方佳道。我不要財帛。只要一個人。蘇云唬得慌張。個見方文。方武二人。一個拿了火把。一個背了大娘。大娘痛哭叫喊。官官扯住衣裳。却被方文推倒在地。方佳同了一衆豪奴。搶了大娘去了。蘇云忙叫地方。那些地方百姓。多來觀看。不敢聲張。蘇云急急趕追不上。

便回身說道呀呵方佳你乃堂堂吏部的公子爲何幹出只樣事來強搶孤孀國法森嚴定然難逃待我去與何其商議告官拿捉還我金氏大娘便叫官官休要啼哭同歸家中去官官不見了母親大哭號啕雙腳亂跳蘇云鎖上了門一同到何其家中去講那何其夫婦尚未安身正在燈前說起徐大娘的話意欲打算盤川待他早些回去無計可施只得與幾個徒弟商議每人出銀一兩共總十六兩銀子湊齊了明日拿來送他後日動身娘子你道如何大娘道官人正該如此呀外面那個叩門快去看來何其隨即出去開門蘇云趕進來把情由告訴了一遍何其頓然一驚說道怎事如何理論呢蘇云道你若討得占人來連夜前去討了還來若還討不占來我明日絕早往衙門叫喊地方官作主便了何其搖頭道若說方佳天不怕地不怕地方官府多是相交你若要去衙門中叫喊好似蜻蜓飛入蜘蛛網逆風點火自己燒身只個念頭休要想他另行打算罷蘇云聽說更心焦了說道呵呀賢婿呵你把胞姊托我文人的如今倒算我害了他官官哭個不住何其解勸蘇云問道你乃江西有名的拳教師就難道與他做了一土之人沒有一些情分討不占來的麼何其道若說別人多少有些情分只有方佳只個狗男女惡不可言的不講道理倚恃父勢自大欺人我何其去說亦徒然蘇云道只又弄不來那又弄不來難道聽憑他搶去不成官官哭道還我的母親阿何其道阿官官不必啼哭蘇老伯且免心焦你且同了官官回去安睡待我定心細想自然要打算奇謀去救出來此刻蘇云無可奈何點燈拽了官官就走何其閉上大門走將進來叫聲娘子蘇老伯之言你可聽見否大娘道妾身聽得明白唬得我心胆俱裂無計可施算將起來倒是官人害了他了何其道叫我如何處置吓大娘道官人阿你許他明日調排何其道娘子我是全然沒有調排之處無非把蘇云打發回去大娘道官人阿你若袖手旁觀如何再見金台何其道娘子你也休來激我了且到明日再行調排慢說何其夫婦之言再講那徐大娘身懷六甲前書有個頭陀黃夜挪胎被金台打掉的金台去後蘇云到來娘娘十月滿足生下一女臨盆就死一言交代此時被方佳搶到家中希圖淫污娘娘抵死不從幸虧有個管家婆子心最慈悲叫聲大爺風流事情須要兩相情愿才好如今只位娘子不肯順從大爺大爺用強成事總是不不得情的莫如交在老嫗身上解勸勸得他同心占意情愿與大爺同眠魚水之情妙不可言方佳聽說笑道只句話倒也說得有理既如此把只婦人交托與你限你三天之內勸他從我大爺重重有賞若不順從叫他性命難保老婆子應聲是曉得大娘子只裏來一手拿燈一同進房金氏娘娘揩揩眼淚叫道媽媽阿今宵承你救我尤如是我親娘老婆子道大娘何出此言喏只裏坐坐大娘道是媽媽請坐老婆子道大娘子是誰家宅

眷住在那裏怎生露了我大爺之眼被他搶的來死大娘聽說細把前情訴了一遍老媽媽才曉得原來他的兄弟就是貝州好漢便道呵大娘子但你身入重地難以出去的了不如從了大爺罷樂得穿好衣吃好食無憂無慮若不肯相從恕你殘生不保大娘道呵呀媽媽呀我雖平常人家女子却不是楊花隨風飄的若惡徒要強姦不是繩定是刀便了媽媽不必多講那管家婆子不好再說把着頭兒搖了幾搖欲要放他又無胆力甚爲心焦那時無可奈何只得就在半邊排了一張床叫他安歇大娘也不卸衣和衣而睡一夜悲悲切切老媽媽防他要尋短見刻刻當心且說何其次日抽身別了大娘要尋幾個朋友商量一個好計恰好勢頭遇見一人乃是人間大丈夫問道大哥那裏去何其道呀我道是誰原來是金台賢弟來得正好請了賢弟幾時到的金台道昨晚到的今日前來問候哥哥嫂嫂旁人說鄰火延燒哥哥住在杏花村了何其道正是金台道哥哥如今那裏去何其道我正在沒法要來尋你只裏不是講話之所同我家去細談二人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何其道只裏是了且到裏面來坐金台道是來了要知金台如何搭救胞姊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尙書第金台救姊

杏花村盧海交拳

說到何其路過金台同歸家內何其叫道娘子金台賢弟到了快些走出來大娘道來了娘娘聽說金台已到心上蓮花朵朵開的了便走出來相見已畢坐下何其啓口開言呵賢弟別已多時在于何處作何勾當那時金台就從打石猴說起一直說到貝州上壽方止何其夫婦道說難得難得雖有有功於社稷算來還是王恩金台道哥哥你方才說的請講了何其道賢弟說起可惱那時何其從長江遇盜之事說起一直說到方公子搶去大娘金台聽說怒冲冲立起身來說道可恨方佳無禮強搶我胞姊哥哥爲何不去告官何其道只爲方佳勢大告也徒然所以吾心焦了一夜今朝恰好賢弟到此金台道哥哥若說小弟獨自一人已經早到了幾日就是寶總兵的公子名喚秉忠還有一個小使天祥多多走不快故而到得遲了哥哥你道方佳仗勢爲強單有我金台不怕勢道的告到衙門裏去何其道賢弟若說告狀總是不相干的娘娘道叔叔阿那些官府多是奉承方佳的休要畫虎不成斟酌別的罷金台道如若告狀沒用也沒有別的商議待我親身前去以理而言討了人回來何其道倘若不肯還呢金台道再沒有不還之理何其道如此吃了早飯去金台道方才吃過點心回來再吃何其道先去會會蘇老丈金台道不必耽擱時候煩哥哥指引

方家的去路。何其道爲兄的引導便了。何其領了金台，勿勿走到方家。何其道：「只裏是了。金台道是哥哥請轉。何其道爲兄的等你。」金台道：「不等我。何其別了金台去安排早飯。再說金台立定身軀，心中想道：我若說出真名，恐他不肯見面。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吓有了。咳聲嗽叫道：門上，那個在麼？」門公道：「來是那個？」金台道：「京中大老爺差來下書的。」定要面見大爺。門公道：「看你沒有來過。」阿金台道：「我是大老爺新收的原沒有來過了。」門公道：「叫什麼名字？」金台道：「叫方勇。」門公道：「如此等一等。」金台應聲是。門上人去不多時，出來說道：「老弟兄大爺喚你進來。只裏來。」金台道：「是來了。」金台便跟了管門人走去。但見方公子坐在廳上。門公道：「阿兄弟大爺在此。叩頭請安。」金台道：「在行的。」門公道：「大爺阿下書人方勇在此。小人外面去了。」方佳道：「你外面去了。」金台便走上前來道：「方大爺小可貝州金台有禮。方佳道：「住了。你是貝州金台。什麼說是京中大老爺差來的方勇？」金台道：「我若說了真名，大爺怎肯傳見？」方佳一想：「此人必爲姊姊而來。憑他是他小輩英雄，不怕怎樣奈何了我。」便道：「我也久聞英雄。今日到此何事？敢是你罪大特來，只裏求我周全。你麼不然爲怎麼到我方府中來？」金台道：「不瞞大爺說。小可金台本是罪大如山。如今把那安南國難邦石猴打死，多蒙聖上洪恩，把我的前罪盡行赦免，發配淮安。問軍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方佳道：「只也難得。到此何幹呢？」金台道：「到此非爲別事，來接姐姐回去的。」方佳道：「你的姊姊是誰？」金台道：「就是酒肆隔壁的寡婦。」方佳道：「只個婦人就是你的姐姐麼？」金台道：「就是我的姊姊。」方佳道：「呵呀呀，如此說來，你是我的舅舅了。請轉作揖。」金台道：「是胡說。我家姊姊是孤孀，你仗勢將他搶來，難道你不知律法森嚴的，誰人與你與郎舅，廉恥全無。一張老面皮，快將姊姊交還我，免得我動手。」方佳聽說，呵呵笑道：「但是我已與你姐姐同床睡過，恩義如山，情意似海，你今不必多言。不如郎舅相稱，豈不罷了。」列位那金台本來要與他理論的，只爲幾句說話，急得他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睜，喝聲方佳：「休得胡言，放出我的姊姊萬事全休。」方佳道：「不放呢？」金台道：「如若不放，把你做個澹台豹的榜樣便了。」雙手扭住他的胸膛，方佳立時滿面通紅。此人本是無能的，不過仗勢欺人。今日遇着金台，不怕勢的方佳反怕起他來了。衆家人一齊湧上去，被金台脚尖踢去。誰人上得的金台的手，好像羣羊喂虎。金台道：「放你的狗屁，便扭住他的胸口，輕輕的挺去。」方佳疼痛難當，連叫「呵呀，頃刻之間，吐出鮮色血來了。」方佳道：「家人快快來拿住，將他關入大牢中去。」一衆家人總不敢動手。方佳只得求道：「呵呀呀，英雄英雄放了手，還你的姊姊便了。」金台道：「還了放。」方佳道：「放了還。」又縮住道：「就就是還了放。」便吩咐家人去放。徐大娘哭到廳上，高聲叫道：「親兄弟阿，可恨方佳心存不良，欺我孤苦之人，搶到此間，強逼我抵死不從，幸虧得一個管

家婆子好心領我入房。全我名節賢弟呵。你今若不前來救我。我只在三天中要歸天的了。金台聽大娘之言。才曉得不會失節。暗稱還好。叫聲方佳。我金二爺饒了你的狗命。自今以後。須要做個好人。與你父親爭氣。你若仍然無法無天。以後撞在我的手內。決不饒你。方佳只得答應。連聲金台的手鬆了一鬆。被他洒脫身子。往內就跑。金二官人把姊妹叫道。不須啼哭。只狗頭雖則無理。暫且留他狗命。此刻一同回去。打點還鄉罷。大娘答應。低頭走出了牆門。何其一見歡喜非常。講那何其先去買了魚肉等物。交與大娘。端正早飯。款待金台。只因放心不下。又來打聽。見了他們姊妹之面。十分大悅。同轉家中。說明原故。何其夫婦喜之不勝。蘇云聞知此事。也到何家。見了金台。丈人你談我說。紙短情長。一言難盡。說起孟家莊水寇張蛟。必要除他方好。金台說搶去之物。甚是有限。差不多些罷了。大娘說。雖則東西有限。但是姊夫的骨殖藏在箱內。一并搶去了。爲人一世骨殖幾根。乃是爹娘的遺種。聞說從前楊六郎也。只爲父母的骨殖。在於大邦。故而不管生死盜取回去。賢弟呵。你要看我同胞姊妹面上。前往別的東西不要。那骨殖要帶還鄉的。金台一想。只個所在。雖則去過一次。虧有引線同去的。如今引線不在。叫我怎生去法。如若不去。只道我懼怕張蛟。而且姊妹心中不悅。看將起來。必要去的了。便叫聲姐姐。孟家莊雖不是高山。其實勝比高山。待我定心打算。尋個機會。好將骨殖討還。大娘道。若得賢弟討還骨殖。做姊妹的感恩不盡。金台道。那裏話來。金台吃過了早飯。便先到招商店。見了寶素忠。說明此事。故而要耽擱一天。秉忠道。只是從經大事。莫說一天。便是十日。何妨。蘇云同了大娘。官官得意洋洋。大娘見了兄弟。好似古鏡重磨。發出亮光來了。再說方佳倚勢橫行。不會幹他倒眉之事。金台只來弄得方佳大倒其眉。唬得滿身發抖。雖則外人不知。家人盡皆目見。豈不被他們笑死了。倘或他們傳於外人。知悉了。把我方佳看得了然了。此仇此恨。必要翻本。金台阿金台。你自道英雄無敵。潑天大胆。欺俺我方佳。若不報仇。就死也不心甘的。吓有了。待我去與周通商議。聘幾個有名的打手。打調金台。便可。方佳就去見周通。細說金台如虎凶狠。小弟真倒眉。必要與我長長威風。那周通是個不愛女色之人。故在酒樓上。先把方佳埋怨過的。但想金台既然是個軍犯。怎麼擅離配所。來到江西。眼底無人。把一個吏部天官的公子。只樣魚肉。免死孤悲。物傷其類。不得不與他出頭。何說此事。已差的。現今有望有家。爲什麼貪心不足。去采野花呢。方佳道。阿周大哥。原是小弟差了。但是如今木已成舟。不必說了。哥哥須念朋友情義。與我反冤。周通道。阿賢弟不必講了。待我去與師父商量。後再作道理。列位那周通習學拳頭。也有師父的。師父是誰呢。姓盧名海。年方三十餘歲。力大無窮。乃是福建田楷的徒弟。今在江西行教。收了四十幾個門。

生多是拳法習精。那日盧海正要出門，只見周通到來，說道：「師父，徒弟拜揖。」盧海道：「公子少禮。到此何幹？」那時周通就把方佳之事一一告訴。盧海聽了金台兩字，頓然大怒，吓金台犯了迷天大罪，行文天下，各處捉拿。他到只等猖獗人，說他小輩英雄，獨有我盧海不怕的。但不知只狗頭耽擱在那裏。周通道：「在杏花村慶封樓酒館間壁。」盧海道：「既如此，待我齊了一衆徒弟，前往杏花村，拿住金台，往地方官衙門去獻功便了。」周通道：「多謝師父，列位那金台、金殿、打石猴、赦罪問軍之事，周通、盧海多不知道，故而抵牾，拿住金台去獻功。那時盧海隨即傳了四十餘外徒弟，十分高興。盧海道：「周通領路，沖頭徒弟跟着，人人自道英雄，多到杏花村去了。」閒人問道：「那盧海到了慶封樓間壁，高聲大叫道：『貝州金小子，快些走出來！俺周大爺在此，與你算賬。』」盧海師徒四十六人，同聲喧嚷，呀呀貝州金小子，快些走出來。如若躲過了，不算英雄。那時金台却在裏面，與蘇云閒談，忽聞外面人聲沸沸，便開門出來一看，便道：「你們這班什麼人，到此何幹？」周通道：「俺周大爺待來尋取貝州金台，與他算帳，叫他走出來，會我。」金台道：「人也認不得，算出什麼賬來？俺且問你，你們同金台有何葛瓜，與他算賬？」周通道：「不用你管，叫他走出來就是了。」金台道：「俺就是金台，難道不算數的麼？」周通一想：「我道金台是個英雄，怎麼只等瘦怯的身材，只消一拳打倒便道。」阿金台，你可知罪麼？」金台道：「俺有何罪？」周通道：「你罪犯迷天，各處拿捉，溜來溜去，不會拿住，爲何今在江西胆大如天，到方公子府中去欺他？今日俺來拿了，你你敢與俺兩下交手麼？」金台聽說道：「吓，你與方佳報仇而來，你好愚也。我的寡居姐姐，落難在此，爲什麼這方佳只等不法，仗勢欺人，搶去，只萬惡之徒。世上罕有俺到他家，仍然講理。那知他把俺看得輕微，講得說話全無道理。只是他自家不好，我又不曾打他一下，又不曾罵他一聲，何必要你們來尋我的事呢？可曉得金台不是怕人，休聽方佳之話，快些回去。」周通聽了金台的話，如此刀削面皮，說道：「金台，你的身上已有萬死之罪，還該斂迹才是。」金台想道：「只個狗頭，真正是個冒式鬼。我的大罪已經皇恩欽赦的了，還道我是有罪之人。我且不可說破，便笑迷迷問道：『我是有罪之人，自有官來拿我，不干你事。那個要你來檢舉麼？』」周通道：「聞得你是天下英雄，揚名四海，所以前來會你，試試你的本領如何？」金台道：「來來來，我的身子站在這裏，憑你推也罷，打也罷，跌得我倒，悉聽你們怎生處我。」周通道：「倒也使得。」金台道：「講過的阿周通道，講過的，金台笑嘻嘻把兩只脚立在門檻上，頓時暗暗運動。周通不曉得他功夫，狠大，看得輕飄，便道：『金台，照打，照定他的，小肚上面，狠狠一拳，打將過來。』」金台的身子一點不動，反把周通的拳頭，報開了去，倒退幾個連環，立脚不牢，朝天跌倒。正百人觀看，大家拍手道：「勿是貝州的好漢，直頭生鐵羅漢，實在大名工，跌得

周通頭兒打眩旁邊盧海大喝一聲搶上來照他肚上一拳。那知金台仍然不動。一班閑漢人入場來。個個稱贊。盧海忙又是一拳。金台的肚皮輕輕迸出。盧海的拳頭彈了轉云。周通扒起來。把他亂推。金台道。動一動不爲好漢。盧海大怒。叫聲金小子。只是你的煉功。不算本事。可敢與俺交拳。金台道。住了。你叫什麼名字。盧海道。俺姓盧。名海。乃是福建田楷第七個徒弟。金台哈哈大笑道。田楷的徒弟。到得那裏。二人衣裳不寬。各仗本事。周通立在一傍。把不得打掉。金台想動手去幫。看得明白。正要擠去。周通的陰囊。却被金台一腿飛來。踢中心口。疼痛難當。翻身跌倒。衆人慌忙不知周通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真通關節陷好漢 假傳聖旨害忠良

話說周通被金台跌傷。滾倒在地。四十幾個徒弟。同聲亂嚷。并力同心幫助。那曉得金台全然不怕。兩只膀子勝如鐵戟。抵敵衆人。真正本事。蘇云徐大娘官官多唬壞了。何其回來。聞得此信。匆忙走來解勸。那盧海實在來不得了。見何其來解勸。他順手放帆。叫道。徒弟們。看何老師分上。饒了他罷。我們去稟了官府。來拿只狗頭便了。何其勸住金台。金台也不曉得周通心口受傷。蘇云怕事。將門閉上。金氏娘娘說道。天呵。看他們只般打發。人多唬得壞的。倘然打出人命來。如何是好。蘇云便接口道。那個姓周的在地上滾了一回。兩只手捧住了心口而去。不知是凶是吉。但愿他無事便好。官官說致命所在。怕人得緊。阿大娘對蘇云道。可恨只般惡人。不想自家無法。又叫人來尋氣。姓周的若有差遲之處。兄弟只怕難以脫身。少表大娘着急。再說盧海四面看不見周通。旁人同說先回去了。盧海方安了心。帶了徒弟們。離却杏花村。各人散去。不必細表。那周通跌傷心口。自覺無顏。恐防盧海得知。倒了皮膚。所以忍痛而歸。家人小使動問主人。只說跌了一交。不妨事的。大娘知道。出來觀看。周通也是只般說法。要瞞師父。那曉得盧海聽得街上人傳說。周大爺幫助盧師父。那曉得反被金台一脚尖。滾來滾去。真正好看。不知可能保得性命否。盧海一聞此言。忙趕到周家。走進書房。只見周通倒在床上。阿疇之聲不絕。幾個家人在床前看。叫聲大爺。既是只樣疼痛。何不延醫看治。周通道。不要延醫。請方大爺來。盧海道。呵。徒弟。周通道。吓。師父來。盧海走近床前。叫聲徒弟。你被金台踢傷心口。怎不說與我知道。倘有差遲。如何是好。周通道。何。師父。徒弟自己跌了一交。有些疼痛。並不是金台跌壞的。盧海道。我知道。你不過恐怕倒眉。故而瞞我。便再三再四盤問。周通料想難以瞞過。只得說道。方才我幫師父。想要擠碎他陰囊。不想

被他飛出一腿，踢傷心口，疼痛難當，恐怕諸人笑我，故而瞞的。盧海道性命爲大，怎麼瞞我，便把周通胸口解開，一看，一片青紫，乃是致命的所在，不出三天，總要死的。快去報與大娘知道，小使慌忙去報，大娘知道，好不慌張，說道：「金台如此無法，叫連元去稟縣官，飭差先捉金台，免得知風逃走。外面又見方佳來，到方佳暗暗心驚，走近床前，連叫大哥，周通勉強答應一聲，初還可說，如今更加疼痛，話多講不出來，做了一個鬼臉，似乎說多是你害我的。」方佳心中明白了，問盧海道：「生死如何？」盧海道：「致命傷重得緊了，必死無生的了。」方佳叫聲哥哥，不必心焦，今朝讓我去做個出頭椽子，親自到縣中去見了官，拿捉金小子，將他處治。盧海道：「公子說得有禮。」一面周府連元先去報官，一面方公子親到衙門去見知縣。盧海道：「家中不必細表，列位若講杏花村到衙門一去一回，足有六十里路程，其時到衙門已是起更時候了。」方佳見了地方官，只說金台無法，倚仗力大拳好，打得周通好生可憐，命在須臾，難以救活，伏望先把金台捉住，免得知風逃脫。孫知縣聽了，便道：「若說金台已經恩赦罪名，方佳道：「那金台的罪名很大，怎麼恩赦起來呢？」孫知縣道：「公子有所不知，他在滄洲拿捉解往東京，也是他的造化。安南國拿一只石猴，前來難邦，朝中武職甚多，俱不是石猴對手，虧了金台把石猴打死，聖上大悅，把金台赦了前罪，發配淮安。問軍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已有文憑各處知照，往緝的了。」方佳道：「那金台發配淮安，問軍三年，怎麼擅離配所，私到江西，豈不是個逃軍麼？」縣官道：「是下官原想當年逃軍而論，但是此人英雄無敵，尤恐衙役們拿他不住，待下官悄悄移營，點兵拿捉金台，便了。」方佳道：「只却甚好。」縣官道：「阿公子此時夜深人靜，不必回去了，就在敝衙下榻一宵，如何？」方佳道：「如此多謝。」父台縣官道：「好說。」過來，下人道：「有縣官道，備酒伺候。」一面傳知書辦，立刻端正文書，移營連夜點兵五百，其時候兵丁多已睡了一個個，喚將起來，弄到齊集，已有四更時分，到得杏花村，天色大明，暗圍圍住，拿捉金台。金台挺身面出道：「貝州金台在此，男子漢大丈夫，不犯怎麼大罪，決不逃走，何必點兵拿我，我要逃走，就有幾百兵丁，也不相干。」孫老爺聽了，只句說話，想道：「果然像個英雄，登時吩咐拿下。」兵役紛紛湧上來，捉住了金台，就上了刑具，急得大娘官官哭個不住。蘇云年老，唬得目定口呆，何其在家聞知，連叫阿呀，飛奔前來，徐氏大娘哭訴前情，此刻何其沒了主意。孫知縣捉了金台去，又到周府看看周通，果然傷處甚重，命在旦夕。周大娘吩咐着茶留飯，孫爺飯完，正要打道回衙，那知周通忽然身故，只是方佳害他的。周大娘號淘大哭，求告孫爺，要把金台抵命的。孫爺應道：「只個自然，就把金台帶轉衙門，立刻升堂，提上金台，問道：「你是淮安軍犯，怎麼逃到江西來行凶，打死周公子，快快招來，免受刑法。」金台一想道：「我到貝州上壽，乃是

本官知道的。今若實說，必然連寶總兵的前程難保。如若說了總兵不曉得的，真正是個逃軍了。罷罷罷。我今認了逃軍，便了害不得寶總兵。金台心中主意已定，叫聲老爺在上聽稟。金台仰感天恩，赦減軍犯，私到江西，原是不該。伏維寬恕。縣官道：住了。想你從前的罪名很大，皆爲有功，故而恩赦。問你三年軍罪，三年無過才好。如今配到就逃走了。把周通打死，只得你自家活不耐煩了。金台道：老爺在上，容金台分別。縣官道：講上來。金台道：只爲方佳存心不良，倚恃父勢，強搶我胞姊，所以前往方家理論。方佳自覺無顏，把我姐姐交出來，就同了回家。那曉得方佳不肯干休，那盧海趨他有勢，合了數十打手，如同大盜，多是勇糾糾有力之人，念金台只得一死，難以抵敵。被他們打得脫身，不得自己的性命，尚且難保。如何反把周通打死，求老爺詳察其理。乃是方佳必要害金台，借行海市，造這層樓的。孫爺聽了金台的話，拍案大怒，吩咐兩旁上夾棍衙役同聲答應。但見三根木棍，把金台的脚套上緊收。貝州好漢心中想道：我與方佳前世冤仇，所以今生敍會不招。料想不干休，罷罷罷。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不免今朝認了抵莊留卿不留頭的像。開口招認，畫了供詞收監。便文詳憲，咨部問了一個立斬之罪。那時何其打聽分明，曉得魂不附體，即到監中看視金台。金台說：死生有命，何必過慮。只是岳丈高年，家姊女流，江西斷不能存留，恐怕方佳還要強搶。快叫我徒弟同到貝州，叫他們不必監中來看我。早些收拾去罷。何其答應曉得，別了金台，氣喘吁吁回去。將情講明，大娘曉得心胆俱裂。那時蘇云寶乘忠要到監中去探望，何其阻住道：你的師父再三叮囑，恐怕方賊又來強搶，叫你們不可耽擱。即行收拾動身，前往貝州去罷。只裏有我在。此早晚照料，你們不必挂在心上。大娘懼怕方佳，顧不得兄弟了。只得叮囑何其早晚照看。寶乘忠取銀五百兩，交付何其，與我師父監中使用。一面同了蘇云徐大娘母子，別了何其夫婦下船。隨又打發天祥小使回轉淮安，報知父親。一面開船，竟往貝州而去。大娘在船眼淚汪汪，思想金台爲了奴家，遭此大難。歸家有何面目去見萱堂呢？未知兄弟生死如何，只恐身亡刀下。又想想丈夫骨殖仍在孟家莊上，抵莊兄弟前去討轉。如今不必再想了。道路無多，已到貝州。講到八月中旬，金太太生日，王則合了許多朋友，備了壽禮，與他上壽。除了張奇、鄭千等一衆弟兄，趕到貝州地方，其餘還有金台的朋友兄弟，多來上壽。高三保合了許多朋友，也來金台家裏好不熱鬧。且說金母思想孩兒，從前犯了迷天大罪，流落他方。如今沸沸揚揚，說道打死了外國安南來難邦的石猴，恩赦死罪，充軍三年。那高三保又說會過金台的面。金母道：聞得小兒在淮安，打掉少林和尚。本官十分敬重，即命公子拜他爲師。如今師徒同道而來，爲何今日還不到家？不知又在那裏担擱住下。望他早早回鄉，好待爲娘的放心。不

說金母心內思想。且說一衆英雄義俠。共有三十位。餘外好漢。多是金台結拜的。外邊相交的朋友。多在王則家中。敘集。等候金台回。與他盤桓。盤桓一日。等一日。不見金台回來。高三保道。只又奇了。那日。金二哥先動身。怎麼還是我先到。一衆朋友說的。不知那個地方。撞着了。怎麼朋友就攔住了。且再等幾天。自然來了。那日。八月十九。寶乘忠蘇云同了徐大娘母子回家。到了金宅。一同進內。大家見禮。一面母女相逢。一面父女會面。說不完別後的事情。一言難盡。徐大娘又將長江遇盜。金台大鬧杏花村。周通死後。金台問罪的緣故。一長二短。告訴一遍。婆媳聞言。大吃一驚。叫天呼地。哭道。喜則喜打死石猴。有功於國。喜則喜朝廷恩赦死罪。改爲充軍。三年無故。封官受職。豈知又惹起禍來。雲上加霜。罪又深了。禍根雖是方佳。然而總是不小心。身歸獄底。誰來搭救。只怕不免刀頭之鬼了。痛哭一場。大家着急。寶乘忠解勸一回。然後收淚住聲。高三保及衆英雄聽了。心中大怒。想救金台。有的道。且到江西見景生情。再定主意。紛紛亂道。王則道。各位兄弟。你們要救金台。須要悄悄商議。只裏乃城市之中。人烟麇集之所。只等亂嚷。什麼意思。事未做成。不要弄得機先敗露。衆人聽說多道。極是。王則輕輕問道。你們說要救金台。到底怎救法。高三保道。王大哥。我們此刻的主意。也不定。且到江西見機行事便了。王則道。若到江西不可造次。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要畫虎不成。反爲不美。高三保道。這個自然。不勞王大哥叮囑的。那時王則出銀一百兩。付與高三保收。聊爲路費。一衆英雄別了金母。蘇云又別了王則。寶乘忠沒有什麼本事故。不同去。金大娘再三叮囑。須要小心。衆人答應而別。往江西進發。行了兩日。遇見了張其鄴。一衆英雄。說明此事。張其等大怒。說道。那有此事。還了得麼。我們同往江西。刺殺方佳。然後監中劫金台出獄。如今鎮江江員外家中。廣招天下英雄。結交江湖好漢。我們同了金台前。往江員外家中存頓。便了。商量定當。要救金台。三十餘人分散而行。約在何其家中相會。且說天祥小使。回到淮安。稟知寶總兵。大吃一驚。叫金台乃是個軍犯。乃是我所放他去的。叫他不可生事。回轉貝州。見了母親。切勿担擱。速回淮安。金台不聽我言。闖出禍來。不自己性命難保。連我的前程也難保了。總兵得了此信。終日心中懷着鬼胎。且說文書到了東京。要刑部作書。作主。講到那刑部尚書。乃是奸臣之黨。從前聽了澹台惠打金台發配淮安。要把金台殺威棍下打死。只因寶總兵不把金台打死。故而澹台惠恨着寶虎。正要打算總兵。只因沒有什麼破綻。如今有了只角文書。滿懷得意。周都督痛恨金台。來見澹台惠。丞相須當早決。金台少留一日。下官少氣一天。澹台惠聽說笑道。我道金台是萬死之徒。巴不得只狗頭身首分離。那曉得昏君反把他恩赦。我氣到如今了。喜則喜只狗頭到配了。又犯了罪。此番休想再出天羅。如今是活

不成了阿。周大人但是老夫卻有慮疑。周都督道。老太師慮什麼來。澹台丞相道。若把金台綁赴市曹。王法雖嚴。但是他的羽翼甚多。法場之上。恐有變端。更恐張鸞等不測之患。豈可不慮乎。周都督道。老太師慮得極是。但不知計將安出。澹台惠丞相道。老夫意欲假傳聖旨一道。把那淮安總兵寶虎處斬。面修書一封。打發心腹之人。前往江西。悄悄的叫孫乾。就在監中點落。豈不是好。周都督道。老太師真好美才。二人計議已定。就叫刑部尚書捺起了只角文書。不可奏明聖上。一面假傳旨意。差官前往淮安。正發寶虎。一面密書一封。打發心腹家將王甯。前往江西。縣知縣投送。叫他照書行事。進祿加官。不可有誤。王甯領命而去。明朝狼狽成羣。瞞了君王。假傳聖旨。假差官名。喚劉興。山東人氏。家中還有一個母親。一個兄弟。劉慶在家。兄弟二人窮苦不堪。那年劉興出門。尋個機會。別了母親。在着外邊。全無頭緒。偏又染病中途。虧了寶爺燒香船。遇憐念劉興。賞銀十兩。又叫醫生與他看法。好的。劉興念念不忘。後來奔到東京。投入澹台丞相府內。年年書信歸家。把數十花銀送與母親。澹台惠想害忠臣。那曉偏偏又差錯了人了。要知劉興報恩私救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孫知縣囑禁斃監 孟家莊窩巢勦賊

說到劉興一想。我若救了寶爺。難轉東京。怎生去見太師之面。別些物件。一些不拿。單把積下的二百九十兩銀子。藏在身邊。扮做差官。全了八個伴伙。也是澹台惠手下之人。上馬加鞭。竟往淮安進發。到了總兵衙門。高聲叫道。轅門上那位官兒在麼。早有轅門千總。上前呼腰問道。你們那裏來的。劉興道。聖旨下了。快報總兵知道。千總應聲。是是。連忙去報總兵。總兵吩咐大開轅門。迎接差官。堂上坐下。家人備了香案。請欽差大人開讀聖旨。下官跪聽。劉興道。呵。寶爺那聖旨不是真的。乃是澹台丞相爲了貝州金台。假傳聖旨。前來害你。若假旨在此。拿去自看。就將假旨遞與總兵。總兵拆開觀看。看完哈哈大笑。說道。澹台惠。你與金台有仇。于我甚事。思量害我。豈不可笑。但不知足下尊姓大名。不聽奸臣之囑。反來通信下官。此恩此德。無日可報。那時劉興就將住居姓名。并將從前落難受救命之恩。從頭至尾。細說一遍。總兵聽說哈哈笑道。妙呵。好一個知恩知義大丈夫。若日後我忘了你。不得好死的。劉興道。老爺何出此言。寶爺道。但你沒有下官的首級。怎生去見奸臣之面。劉興道。小人未出東京。先有不轉東京之意。回到家中。與母親兄弟。另尋所在。別圖事業了。但小人去了。外面還有隨來的八人伴伙。不是小人的心腹。放不得他們到京。免興風波。寶虎

應這極是。登時傳令捉牢八人，手下答應一聲，八個伴伙真晦氣，上了刑具，人人怨恨劉興。劉興又與總兵道：主意須當拿定，尤恐奸臣再來打算。總兵答應連連辭謝劉興二百兩銀子，劉興再四推辭而去。寶爺進去稟明太夫人，太夫人大怒，可恨奸人如此不仁，若沒有劉興通信，我兒早做刀下鬼了。夫人叫聲相公阿，今日呢幸有劉興通信，免了目前之難，但恐奸臣又來算計，沒有第二個劉興了。算來日後定有災殃到，不如未雨綢繆，定了主張棄官而遁罷。寶爺道：夫人，你說那裏話來？下官沒有什麼差處，奸臣尚且要害我，如若挂冠而遁，正中澹台惠的奸計了。況且上有母親，下有妻子，你只得只般胡謔。下官豈可負君的麼？太太叫聲兒阿，萬一奸臣又來算計，如何處置？寶爺道：母親不妨，孩兒有個道理在此。把那奸臣手下伙伴八名，做了憑據，送到滄州柴王千歲那裏，求他奏明聖上，不但孩兒永遠太平，那奸臣到也難保了。老夫人道：我兒主見甚好，但你自家離不得任所，須要打算一個能幹人才好前去。夫人叫聲相公阿，須要誠實之人去的，切不可胡亂差人，倘然也露了風事，大如天了，不得的。寶爺道：我也想別人多差不得的，只有你的兄弟沈君懷為人正直，就把他來差一差的。夫人道：相公之言甚是有理，事不宜遲。寶爺道：曉得，便辭別母親，靴聲禿禿，走進書齋，更換便服，就將稟摺來寫。寫罷哈哈笑道：澹台惠阿，下官並不觸犯於你，你却來害我。我今將此假紙為憑，稟懇柴王千歲奏明萬歲，正所謂因要害人反自害。哈哈管叫你烏紗戴不着了。寫完丹稟，隨即封好，說那沈君懷只因讀書未就，棄文習武，豈知武藝不精，故而總兵衙門效用。一切官員不好將他輕慢，人人多叫他舅爺的。如若總兵存了私呢，弄個武官與他做做，却也不難，只為寶爺正真無私，雖為郎舅，並不存私。總要他武藝精通，然後提拔，所以如今尚不做官，効力軍前。總兵一日差他一行，沈君懷得了此差，並不按延，忙收拾動身。總兵就將八個奸臣手下之人，點清姓名，緊上鐐銬，打入囚車，點兵一千，隨了沈君懷，竟往滄州進發。未知還能得見柴王在後再表。再說王甯奉公差遣，不敢遲延，日夜兼行，快馬加鞭，即趕路匆匆到了江西，到知縣衙門下馬，宅門上面去稟報。孫老爺聽說澹台惠打發來的，不敢待慢，有一句古話說的：宰相家人七品官，便頃刻開大門，迎接進去，見禮坐下，談了幾句套話，就開出來書，交與縣官。那時孫爺便將書信拆開，從頭細看，看完藏過，便說：下官知道了。王官暫且耽擱幾天，事成之後，方好回京。上復太師，王甯便道：孫老爺若得用心辦理，俺家太師必然提拔，做個三品官兒。孫老爺道：承太師之命，下官怎敢不依。登時備酒款待王甯，孫知縣等到夜深人靜，密傳禁子姚龍，悄悄吩咐：三日之內，要把金台點落，明日先動病呈事完之後，重重有賞。泄漏機關，活活處死。禁子應道：曉得。姚龍立刻進監，說與同監衆兄弟知道。七

個禁牌多唬壞了。人人面漲通紅。說道：「阿呀！大哥阿！久慕貝州好漢，小輩英雄，一則有功於社稷，三年之後封官，二來天下英雄好漢，又與何其是師弟兄。我們若把金台害了，與何其朋友面上是過不去的。」姚龍道：「阿！兄弟們，只是澹台惠的主意，本官吩咐叫我也是不得不然的。」衆兄弟說道：「爲人天理良心，總是要的。」澹台惠與金好漢有殺子之仇，如此恨他，他又不會殺了我們的。前世無冤，今世無仇，活卜卜的人，如何將他弄死於心？何忍姚龍道：「呵呀！只便如何是好？」姚龍嘆聲不絕，把手亂搖。一想七個弟兄，大家不肯叫我一人動手，如何是好？也罷待我明日先把病呈動，再行打算。便了書中，慢說姚龍，再說同監七個弟兄，你一聲我一句，說道：「明日等何其到來，把此情由通知他，叫他救金台去罷。」一個道：「兄弟，只個使不得。若叫何其救了金台出去，多是我們衆人身上之事，大家走不開的。」那個道：「阿呀！只便怎麼處呢？」七個伙計一無主張，一宿無話。來朝紅日東升，那時金台病呈，姚龍硬了頭皮動問。孫如縣傳諭該房，速備文書，詳明上憲。此話丟開，且說英雄先後到來，逢人動問。何其住在何處？回說從前住屋遭了火災，今在杏花村上。衆人問到何其家中，何其隨即迎接進內，人多屋小，擠擠挨挨，與衆位英雄們見禮。裏面娘子道：「阿呀！你看三十餘人，多是身長大漢，好不怕人。料想他非爲別事，必然到此望金台的。妾身且烹茶出去款待款待，悉聽官人主裁。」便了少說，娘娘心頭的話，原說衆位英雄各通姓名，多爲金台面上來的。何其家裏只椅二櫈，那裏坐得下三十餘人，不但沒有坐位，而且立多立不下。何其只得又與汪同商議，借了徐大娘住的，只所空房子，便以爲一衆英雄存頓之處。吃酒吃飯，多是慶封樓整備。張其鄭千高二保等，問起金台之事，何其一一說明。衆人大怒，張其說：「只椿事情，多是方佳起的禍根。待俺先去殺了方佳，然後商量搭救金台。」便了高二保說：「方佳雖則不好，到底先是張蛟不好。他若不捨徐大娘之物，也不在杏花村上就攔了鄭千草橋花三華雲龍等，多說去追究張蛟，只個戎囊，豈可饒他。我們先到孟家莊去，殺得他人頭滾滾，雞犬不留，回來再把方佳殺死便了。」那何其雖則是個拳教師，到底沒有強盜的胆氣，見了只班人，必要弄出大事來的。但他們走到孟家莊，殺不得張蛟，必被張蛟先殺到也。于于淨淨，便說：「多是張蛟起的禍根，因該先殺，只怕你們沒有本事吓。」張其聽了，惱得大叫幾聲，有本事的，殺得他們雞羊猪狗，一齊殺完。鄭千便就搖手笑道：「休要看得了然，會聽說有人說過，孟家莊在水中，只有裏面船出外，不許外面舟船進去。只怕到不得孟家莊上呢。」一衆英雄聽了此話，俱稱不錯。那時衆人多是一呆的，看了一回。華雲龍說：「我到有個道理在此，只消如此如此，只般只般，或者到得孟家莊，殺得張蛟也未可知。」衆人哈哈笑道：「只到使得依計而行便了。」衆人主意已定，草橋花三去弄。

了兩只空船三十餘人扮作窮漢多是暗藏軍器別了何其然後而行分爲兩路竟到孟家莊水路而去將近莊前只看兩只坐船巡來內有嘍羅們喝聲來船何處來的張其啓道叫聲大哥我等盡皆好漢只因行業全無左思右想無一生計聞得孟家莊上有個張大王是一個度量寬宏的大丈夫嘍羅道俺家大王爺原是寬宏的好漢你們待要怎的答道我們等心意欲前來投奔大王收用煩勞我哥稟知大王若得大王收用自然慢慢的酬勞嘍羅道原來如此喏你們那首護莊橋邊等候我們前去稟知大王收與不收就來回復便了張其道只要列位大哥幫寸幫寸定收的張其們只兩小船停在護莊橋邊巡江婁羅前去稟知張蛟那時張蛟正在廣收人才又只爲人來投生鳥投林乃慕我之名到此的時候俺收納他們便了隨即吩咐喚他們來見我婁羅答應一聲去不多時張其等三十幾個弟兄一擁而到通過了假姓名張蛟一一盤問爾等何方人氏又不老又不小爲何不做營生呢答道大王爺在上小的們多是山東人氏只因連荒數年一貧如洗真正度日如年聞得大王廣收人才所以同心到此求大王爺恩典收錄感恩萬萬了列位那張蛟正在收人之際故要他們進見平日間若有人來投奔總要問個明白恐有奸計此時見他們共有三十六人多是身長大漢而且聽他們口音却不像山東人的聲氣故而動了疑了便吩咐婁羅們將他們一一搜檢若無夾帶然後收用婁羅答應未完大家着急張其喝聲休得收檢鄭千大怒道先落手爲強衆人同聲發喊大家動手各出傢伙將旁邊七個婁羅青昌七折七八個頭兒各六六滾將下來張蛟又驚又惱高聲大叫狗頭們休得無理急忙去拿軍器便却來不及了十幾個英雄趕上前去提刀亂砍張蛟的本身原好仗着兩個拳頭左招右架一家婁羅鬧吵吵個個手中拿了棍子多是無能之輩那裏打得過衆英雄呢張蛟急得汗如雨下本事雖好苦於手中沒有傢伙只好招架沒有還手一衆英雄團團圍住逃又逃不出來走又走不脫身渾身流汗手臂酸麻高聲大叫娘子快來高三保道狗強盜張蛟喊娘子快來吓被高三保夾頭一刀吃飯傢伙跌下地來大家哈哈笑說道便殺得好快也那曉得裏面殺出女英雄來了他的名字叫飛龍女只爲有病初痊來得慢些他的雙刀甚是利害三十六人一齊抵敵雖如羣羊鬪虎說到飛龍女的本事比尤龍女的本事又好只爲他染了一場大病才得好些尙在調理未曾復元一個人抵敵三十六人殺了一個時辰有些來不得了一雙手臂也有些酸麻氣喘呼呼雙刀一晃思量逃走浦二的刀剛劈在他的左肩上叫得阿唷手中剛刀落地華雲龍的刀又劈在他的右肩上飛龍女疼痛非常難以逃脫鄭千趕過來把刀砍去頭兒落地一命歸天飛龍女已死還有十二個了環嚇得魂不附體思量逃走豈知在數難逃全

做無頭之鬼。好漢們東尋西找，一人不見，但見血流滿地。張其道怎麼清清悄悄，一人多沒有了。麼兄弟們必要尋到，不可剩了。大家去扒出來，有一個殺一個。衆人道：說得不差。一衆英雄多是殺星，一人說了，人人答應。只殺得雞犬不留。張其說：我們去拿些財物來用用。鄭千說：一齊拿了回去。草橋花三的見識甚好，叫聲列位兄弟們，休要亂。我想杏花村上，房屋也不大，我們三十餘人，殺在一處，豈不是好。如今殺了張蛟夫歸，只個地方沒有人住，我們何不就在孟家莊權在安身之處，等待救了金台出來，一齊同往江真外家去。不知列位意下如何。要知敘義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同心仗義通消息 衆友全交夜劫牢

講到花三說，要在孟家莊上耽擱，衆人聽說，個個都稱不差。就將尸首拋於江內，現成食物，般般多有。便問那個去烹庖。高三保接口道：我的手段好多道。如此烹庖起來，我們吃他娘一個盡醉方休。高三保道：照阿不醉不休，就去端正了酒餚。早已紅日歸西，直飲到太陰當頂，三鼓初交，杯盤狼藉，人人醉倒。又要說何其夫婦同在燈前說，一衆英雄要到孟家莊上，把張蛟殺去。此刻二更已交，爲何一人不轉，想來決然多死在張蛟手中。大娘道：官人呵，只些人多，是金台叔叔的好朋友，爲什麼巴不能勾他們死起來呢。何其道：娘子有所不知，只些人胆大如天，全不管國法森嚴，說殺了張蛟，還要去殺方佳娘子呵。若果把方佳殺死，豈非連我，何其道多不便安身了。金台又罪上加罪。大娘娘道：官人呵，只要阻擋他們不可就是了。何其道：咳，娘子呵，他們多是強盜出身，勸不住，阻不住，誰人肯聽我的話呢。巴不得張蛟把着他們殺死，好待我太太平平過年了。大娘聽了，說道：金台叔叔原是不好，不肯思前想後，結交了許多朋友，並沒有一人正經人的，多是強健漢子，怪不得官人胆怯，就是妾身聽了，也是心寒。夫婦二人說到三更時分，息火寬衣安睡。一夜話文不必細表。來朝何其吃了朝點，正要出門到沿江打聽張其，到底什麼樣子。忽然有一人走將進來，何其認得是監中禁卒潘恩，隨即拱手問道：潘大哥到此，敢是我家金台兄弟有什麼話講麼。潘恩道：阿呀呀，老師你還不知。昨晚本官傳我頭兒進去，吩咐限三日之內，要把金台點落，已經動出病呈的了。我們與金好漢，雖則沒有什麼交情，然而也沒有什麼冤仇，甯可一刀兩段，不干我事。如今要我們動手，美死于心，何忍等你又不來，故而我來通的信兒與你的。何其道：有只等事麼。阿呀不好了，何其聽說把手措措想道：此事爲何不等京詳轉的，叫我有用沒有用處，肝腸折碎，計謀全無。何其正在心焦，只見四個英雄進來，叫聲何大哥，只四個張其、鄭千、花三、高三保，多叫何大哥。

沒有出門麼。何其一想出門三十六回來四個人必定殺了三十二個。只四個人逃回來的。隨即應道。正要出門。只位潘大哥說話。所以就擱了。多道朋友姓潘麼。潘恩道。正是張其道。做什麼生意的。何其接口答道。他是監中禁長。四個英雄多問金台在監中何如。未知身體好否。潘恩把只四人一看。口中不言。心內想道。潘恩只四個人。不像正經朋友。怎麼與金台也是相交麼。便說金台身體甚好。足下如何認得張其哈哈大笑說道。看你不出是個冒式鬼。我們與金台是個患難相交的好朋友。何其說有話靜悄悄的講。何必高聲。張其道。我們慣常的呵。潘朋友為何不在監中承值。來此則甚。潘恩道。呵列位。你們既與金台是患難相交。我今告訴你罷。何其咳嗽丟眼。潘恩不好開口。便拱手連稱再會了。却被張其一把揪住。說道。慢些走。走到那裏去。唬得潘恩忙道。呵呀呀。朋友放了手。張其道。有話講了去。鄭千道。何大哥我們多為金台在此。巴不得講講金台的話。潘朋友你到鬼頭鬼腦。叫他不要講。什麼意思呢。何其道。說也不中用。說他什麼。花三道。中用不中用。總要說的。省得我們疑惑。感高三保道。是然說。明明白白的好。你一句我一句。此刻何其只得將門閉上。潘恩免強說了一遍。四人聽說。冲天大怒。多道。可恨温官不仁。奉承奸賊。竟要擺佈金台了。做我們三十六個人不着。今宵就要去打監。劫牢。把金台救出。不救金台。不算人。何其說道。如何。原說講不得的。如今要弄出大事來了。潘恩道。只怕能說不能行。張其道。孟家莊上張蛟等。幾百人餘。尚且把我們殺得干干淨淨。何況小的監牢一個犯人。多救不出來麼。何其就問孟家莊上。被你們一齊殺完了麼。張其道。呵呵。雞犬殺得精光。殺得快活。何其道。還有朋友呢。張其道。多在孟家莊上。做了下處。救了金台。好在那邊存頓的。救出金台。易如反掌。如今事不宜遲。那潘恩是個心熱之人。只因自家沒有救人之功。如今聽了他們的說話。若幹只事。今夜就來。我們監中伙計。并力同心。裏應外合。張其道。若得如此。妙不可言的了。潘恩道。衆位作准。不作准。張其道。大丈夫言出如山。決無更改。潘恩道。你的說話果然不果然。張其道。男子漢一言既出。有何反悔。潘恩道。恭候駕臨。再會了。張其道。請了請了。禁子回去。不必多講。何其見他們立定主意。料想阻當不住的。便說。既然要去見金台的。須當商議妥當。那城關阻隔。如何進去。即使進去了。如何走出來呢。倘然有甚差遲。大家難免受災。高三保道。叫聲何大哥。我們自有主意。不要你費心。四人並不担擱。下船同到了孟家莊上。說與衆人知道。華云龍等三十六人。一聞此言。跑跳如雷。就今晚就去。不救金台。不是英雄。張其道。不救金台。非為好漢也。楊茂林說。只是金二哥命不該絕。故有姓潘的裏應外合。張其喊道。說些沒用的話。難道沒有裏應外合。我們就罷了不成。衆人多說是呵。沒有裏應外合。總要救出來的。衆人商議如此如

此依計而行不可有悞。高三保華云龍楊茂林楊繼林花三浦二描龍描虎楊方沈達一共十人扮爲百姓日裏進城張其等二十六人分爲兩處十六人俱在城關外接應。還有兄弟十人駕了船只在江湖上伺候。商議已定三十六人吃了齋心酒。若有一人不出力。衆人不依。砍他的腦袋下來。此乃金台往日無差。交接有益。少結冤家。所以目下有難。朋友們肯同心救他。高三保等十個弟兄扮爲百姓。每人身中暗藏短刀。下船渡江上岸進城。問到縣前。好一個熱鬧所在。高三保悄悄說道。我們先去尋個存頓之所。好華云龍說。只是要緊的天色尙早。十弟兄次第而行。離衙門一里多路。有個沒人經營的空廟。正中他們機謀就在裏面存頓。高三保道。若還紮在一處。尤恐旁人疑惑。日裏大家走散。點燈時分。總在此地敘集。便了。衆人聽說。便南北東西分散。再說潘恩回去。一路行來。買些糕餅。送與金台。點飢回至監中。惟有個姚龍面前不敢說起。餘外六個弟兄悄悄與他們說。知內有一個陳元。胆氣最小。便說只個使不得。如若刦了犯人去。我們一個個要砍頭了。潘恩道。吓。真正冒式鬼。比方犯人越獄逃走。是禁子不當心。大家有罪。如若刦牢。乃是外面進來的。本官考成壞脫。與我們禁子不相干的。陳元道。吓。我們是不相干的。多道不相干的。陳元哈哈笑道。只便還好。悉聽他們一齊搶完。也不干禁子事。說話之間。外面高三保來了。潘恩開門悄悄問道。幾個人同來的。高三保道。只有我一人到此。其餘盡行埋伏在左近了。潘恩道。只就是了。但有一說。金二爺是個男子漢。不怕死的英雄。如若與他說了。恐他不肯。莫如不說爲妙。高三保哈哈笑道。是呵。潘恩便道。只裏來。高三保道。來了。潘恩領了高三保走進去。姚龍見了。問道。此位何來。姓甚名誰。高三保拱手道。大哥小弟姓王名沛。只因聞得金台犯了事。收在監。特來探望。姚龍道。吓。原來是金二爺的朋友。多多失敬了。高三保道。好說。潘恩順手叫聲王客人。只裏來。高三保道。大哥請。潘恩道。只裏是了。阿金二爺有個朋友在此看你。我去取茶來。金台一看。微微含笑。道。我道是誰。原來高三保兄請裏面來。高三保道。走將進去。與金台見禮而坐了。金台問道。高三弟。怎知小弟在此。高三保說起貝州上壽。蘇云及同令姊回來。說知此事。故而特來探望。方才買得一些糕餅在此。做做點心。金台道。多謝三哥。高三保道。好說。便把糕餅放在檯上。正逢禁子送茶進來。二人飲罷收杯。金台細把前情說出來。高三保假作呆徒不睬。他嘆聲。咳。可惜名揚四海。而今一旦受災。朋友雖多。難以搭救。貝州好漢。哈哈笑道。高三哥的說話有點獸氣。男兒視死如歸。我也沒有別事挂心。只有娘親妻子無靠。有誰來承值柴米。雖然王則心好。到底是個外姓之人。料想他日久年常。也管不得的。高三保道。二哥且免煩愁。如若王則一人顧管不來。有我高三保在此。金台哈哈笑道。一法當不起了。高三保道。不妨事。

的。用不着心焦。便別了金台出外。又與潘恩說了幾句。約在三更動手。出了監門。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把飯充飢。卽往空廟。十弟兄齊集一處。等到三更初交。人皆睡盡。禁子潘恩早已開了頭門。鑰匙仍放原處。外面十餘人。便聽得裏面咳嗽之聲。一同進內。拔出短刀。同聲吶喊。殺進監中。禁子假意慌張。高聲大叫。那裏來的盜強。敢劫取犯人麼。高三保等道。呀。吓。俺們不是強盜。乃是綠林好漢。特來救取金台。誰敢阻當。看俺的刀。禁子們喊道。阿呀呀。不好了。姚頭兒快來呢。先說那十弟兄打進監門。到金台房內。那金台已是抵莊一刀兩段的了。所以如今也不坐功了。此夜雖不坐功。還未會睡。在燈前心中思想。忽見幾個好漢。手執短刀。趕將進來。金台便虎目圓睜。立起身來。正要動問。高三保背了金台。叫聲兄弟們。金二兄在只裏了。快殺他娘出去。衆英雄多道。殺阿。金台喊道。可知王法麼。高三保道。奸臣害你。沒有什麼王法了。走走走。便背了金台。殺出監門。姚龍曉得偏身發抖。開口不出。立刻去稟本官。孫爺曉得魂飛魄散。分付去調兵追捉。火速莫遲。列位此時已是半夜三更。大家睡熟的了。傳起衙役來。營中點起兵來。已經四更時分了。高三保等救了金台。早已出城。城外英雄等會合一處。下船渡江。竟往孟家莊去了。何其一夜不眠。暗中打聽分明。只做不知。回家說與大娘知道。大娘到吃了一驚。說道。他們不怕王法的。胆大如天。做只等事體。雖然救了金台。只怕六尺之軀。沒有藏處呢。何其道。你道他們沒有見識。不知他們可到孟家莊去的。大娘道。官人。孟家莊雖可安身。只是烏云遮日。埋沒了終身。金台今生總不得見萱堂的了。與你師誼情切。你豈忍袖手旁觀。須當極力相勸。今伊別處去安身的好。何其道。我的娘子。我與你無可挽回。丟下何其夫婦談論。且說官兵追趕。不知追到何方。方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江家莊英雄聚會

金鑾殿柴信彈奸

話說官兵追出了城。街坊寂靜。東西一路。又追甚多。只得分兵四散。各處尋找。沒有一些形跡。因孟家莊上有大王張蛟存頓。諒他們決不去的。東方發白。衆兵回城。沒處追拿。孫老爺親到監內查點。一衆犯人。一名不少。獨獨不見了金台。孫爺只得速備文書。申詳上憲。王甯只得回京。回覆澹台惠。原說金台事到其間。只得聽他們全到孟家莊上。衆人大笑。如今是活得成了。金台答道。爲人禍福由命。死活憑天。一衆英雄多說。二哥活了性命就是了。金台又問這裏乃是張蛟存頓的所在。怎麼如今你們在此。那張蛟夫婦何在。答道。你還不知道麼。那張蛟是一個沒用的東西。被我們殺得夫妻雙死。一面說話。一面高三保去把張蛟留下食物現成的烹庖。三十七人一全坐下。大家飲酒之間。金台說

道。這個地方不是我們安身之所。須要尋個地方存身方好。張其說。目下鎮江江員外家裏。廣招天下英雄。結拜兄弟。好不有興。何不同去走遭。貝州好漢聽說。把頭點了一點。說道。若說起江員外。我也曾在他家住過幾次。爲人忠厚。要兒子學拳。拜我爲師。那日與他別了。至今尚在掛念。如今到他家去。一定相留的。衆人道。你到與他會過了。吃過了酒。收拾前去。時光已是四更。張蛟留下金銀衣服錢米。多被他們收拾完結。一齊搬下船去。許多什物傢伙。一件不拏。金台說。但是何大哥那邊。須要那位去。知會一聲。免得他們夫妻掛念。高三保說。我是說貝州上壽動身的。尤恐妻子在家懸望。列位竟往鎮江住下。我要回去一走。然後再來。金台道。這是正經大事。必要回去。三哥做人細。煩你去知會。何大哥一聲。回府之後。可到鎮江。江員外家盤桓。高三保道。一定來的。那時高三保藏了路費銀幾兩。別了衆人。浦大放了船。送到江塘上岸。天色未明。高三保不去驚動何家。在着野處。耽擱一回。等到天明。再去會何其。且說浦大回船。到了孟家莊上。鄭千道。只個所在。恐怕有人來做窠穴呢。放一把火燒掉了。免得後人之害。衆人道。講得有理。大家動手去搬柴放火。然後一齊下船。天色已明。高三保到了何家。走進去。將言說了一遍。何其說。你們真胆大。高三保道。若不胆大金台有死無生。吃了早膳。高三保辭別登程。何其送他程儀。高三保道。不必費心。別了何其。忙上路。獨占家庭。再說那江員外是個巨富之人。只因從前聽了張鸞的話。說目下真主已出。何不招留好漢。買伏人心。月後。擊扶真主。得了本朝天下。大家富貴非凡。那曉江員外竟愚了。廣招天下英雄。結交四方豪傑。有了五百個。要在金山結拜。共扶真主。如今已有三百餘人。他的房屋甚多。就千人也住得下。什麼希罕。一日三餐。多是大酒大肉。還要與他們銀錢。使用。一心想了榮華富貴。每日揮金如土。並不可惜。常常思想金台。他約了我到滄州就來的。誰知一去。到今不見到來。正在思想。忽然金台來了。江員外大悅。出來迎接。見了只三十多人。江員外想道。從前的去的時節。這張其鄭千等幾個。如今許多。必定聞名到此。禮當一體留待。隨即個個見禮。挨次而坐。敘過寒溫。吃茶已畢。江員外問道。二哥從前分別之時。約我就來。爲何直到如今。一向耽擱何方。金台道。一言難盡。那時就將滄州打掃台被捉解上東京。虧了楊元帥保舉。金殿打猴之事。說起。一直說到劫牢逃走。方住。只爲我們衆兄弟無處安身。聞得員外廣招天下英雄。江員外就把張鸞的話。說與金台知道。貝州好漢正要開口。說道。不知員外果肯容納否。員外道。多是二哥的朋友。舍下儘可安身。但是粗茶飯。尤恐簡慢。金台道。好說。忽見數十人走將到來。這些人多是江員外招留住下的。聞得貝州金台在此。大家高興。多來相見。你也金二哥。我也金二哥。金台却不認得。拱拱手道。列位請了他們多道。阿呀呀。金二哥。金二

哥大家公禮。大家公禮。請呀請呀。衆人禮畢，個個坐下。各把家鄉名姓通過，然後說久仰二哥名望，常要一見。今日有幸此地相逢，金台聽說哈哈笑道：惶恐惶恐，小可何德何能，承蒙衆位抬舉，到叫金台沒面了。大眾同稱不敢言來語，去甚覺情濃。正說之間，湧進一班人來，足有八十以外，多是江員外招留住下的。四方好漢，聞了金台在此，也來相見。幸喜廳房寬大，桌椅甚多，故而存留得下一一通名道姓，略說家世，吃茶已畢，立即擺酒款待金台，以爲接風之敬。又令幾個安童收拾几間精緻房間，與金台等三十七人居住。江員外因見金台爲人甚好，故而担擱了幾日，就將第四個兒子拜金台爲師，習學拳頭。金台用心教導，此語少表。貝州好漢憂愁嘆道：咳，這樣人兒真沒趣，不如早些一死，心事多丟了。江員外天天苦勸，一班好漢也是相勸，且說沈君懷領了寶虎之差，不分晝夜趕到滄州。洪海郡柴王千歲府求見千歲，呈上總兵的京摺。澹台惠的假旨，柴王細細一看，微微一笑，口內不言，心中思想澹台惠如今要倒運了，便吩咐來差回去覆命老爺。本藩自有主見，管教你家老爺無害便了。沈君懷叩頭道謝，上馬加鞭而去。離却滄州，洪海郡曉行夜宿，回轉淮安。上覆寶爺，寶爺聽說自是歡喜，把憂愁撇開，又要說柴王也是深恨澹台惠，只因不是言官，如今把柄擎牢，記就將此爲憑，去見帝王。若能扳到澹台惠，勝比山岡除虎。那時柴王注意已定，吩咐正備車馬，來日起程。這晚就在燈前寫就表章，次日吃了早膳，便別了夫人，帶了八名家將，登車上路，竟往東京進發。行了幾日，已到京中，文武各各多來迎接。接到金寧館驛，大家參見，請安。首相澹台惠問道：今年並非朝覲之年，不知千歲到京何幹。柴王笑哈道：雖非朝覲之年，因有國家大事，所以進京。澹台惠道：但不知什麼國家大事。柴王道：老太師你好愚也。機密事體，不可別人知道，故不用差官上本。本藩親自來的，此刻不便洩漏。來朝便曉，澹台惠不敢再問。這好點頭，暗自揣疑，不多時便辭別歸家。一衆官員也多告退，單有楊元帥也在滿心歡喜，故而還賠了歲，因而動問到此之故。柴王也不說明，只說來朝總能得知。楊元帥也只好辭別回去。次日五更時分，文武百官，敘集時分，多少文武將官先來問候。柴王柴王便與澹台惠說：本藩在此有勞，老太師奏聞萬歲，澹台惠道：這個自然。萬歲臨朝，風飄異香，只聽得龍鳳鼓敲，景陽鐘撞，靜鞭三下，天子升殿，文武官員東西兩邊分開，站定。國歲皇親恩賜平身，列在兩旁。聖上有旨：文武各官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班。澹台惠奏道：臣澹台惠奏聞陛下，天子道：奏來。澹台惠奏道：今有滄州洪海郡昌運王柴信，說有國家機密事，特來面聖。現在午門候宣，天子聽奏，暗想道：滄州昌運王不宣而來，諒有要事，便傳旨來見。柴王千歲喜氣洋洋，向正陽門走進來，到金鑾殿上，拜請聖安。奏道：臣滄州洪海郡襲封昌運王柴信見駕，願吾王萬

歲萬萬歲。天子道平身柴王道謝。吾王萬萬歲。天子道。今非朝覲之年。御弟來京。有何事奏柴王道。臣不奉聖旨。擅自來京。應得有罪。只因朝中奸佞弄權。瞞天作弊。屈害忠良。望無實據。臣亦不敢妄奏。國家有幸。得獲真憑。特地來京。見駕。伏維速速除去奸佞。就把本章呈上去。旁邊老奸臣一呆。只爲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奸臣一聞此奏。立在旁邊。滿身發抖。手冷如水。且說天子細觀柴信奏本。又將憑據看明。立宣首相澹台惠。下旨道。朕道卿家是赤胆之臣。豈知暗行不法。假傳聖旨。去害忠良。如今你有何言。奸臣伏到金堦。說道。臣沾恩如海。一片丹心報國。那假旨微臣并不曾行。天子聞奏。笑道。難道柴王哄騙朕麼。今是你的親筆在此。你今拿去觀看。澹台惠一看。魂飛魄散。原來是淮安寶總兵求柴信奏的。懊悔不及。只得巧言抵頓。奏道。伏維聖上明鑒。臣三十餘年。並無過失。那淮安寶虎想害微臣。伏乞差官提進京來查問。誰是誰非。天子聞言。大怒。喝叫。擊下。發交學士包拯。勘問明白。請旨定奪。一聲令旨。擊下。奸臣剝去衣冠。變爲犯人。包爺帶去奸黨。人人汗淋。天子降旨。與柴王道。御弟今日不必出京。捱擱幾天。回去。柴王答道。拜謝君恩。天子退朝。不必細表。百官走出午朝門。良臣多說柴王好的。除奸却臣。那奸黨俱恨柴信。大家着急。再講柴王千歲。回到金亭館驛。旁邊衆公卿盡言奸相澹台惠。原不該假傳聖旨。若沒有義士劉與通信。寶總兵已做刀頭人了。如今發與包公審問。奸臣總活不成了。柴王含笑說道。總是奸臣惡貫滿盈。所以他不差別個。剛差劉與。這是天網恢恢。應得敗露。衆人聽了。均說極是。柴王吩咐兩名家將。速將八名假差。送交包爺聽管候審。却好包大人打發張龍趙虎。前來提取八人。柴王家將交代分明。張龍趙虎帶轉衙門。包爺立刻坐堂聽審。威風凜凜。森嚴得緊。軍牢帶上犯官。此刻奸臣好生胆寒。硬着頭皮跪下。龍圖學士問道。你與寶虎有何冤仇。害彼殘生。假傳聖旨。難道你不知自有欺君之罪。難得你不曉得上法森嚴。所作所爲。今已敗露。你再有何辨。奸臣道。大人冤枉的。這是柴王要害犯官。與寶虎一連捏造。這憑據上達天顏。包爺道。胡講。那詔是你做的。怎麼到說寶虎。柴王一黨通連。害你麼。奸臣道。大人阿若說假詔。人人可造。實是他們通同捏造。並不是犯官做的。包爺道。好利口。假詔不是你造的。難道劉與也不是你差的麼。奸臣道。並不是犯官差的。包爺道。好鐵口。原像個掌朝首相。分付把張松李德王。朱奎趙昌。沈大畢。茂韓。繕一齋帶上來。見役答應一聲。登時帶上八人來。澹台惠頓覺一呆。滿心着急。要知金山結義細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澹台惠西郊正法 王禪祖仙洞指迷

話說澹台惠滿心着頓口無言。包爺問道：這八個人難道也不是你差去的麼？奸臣道：原不是犯官差去的。包公便問張松等八人：你們到底是澹台惠差去的呢？還是竇總兵賭囑你們的本府臺下須要老實供明。若有含糊，本府鋼刀利害，你們可知道麼？張松等八人魂胆俱銷，聞知包爺鐵面無私，憑你王親國戚，犯了法他總不饒。我們若不招認，枉送八條性命，不如直說。一齊多叫大老爺，小人們實是太師差遣的。包爺道：差你們到那裏去呢？答道：差小人們跟劉興扮了差官，假奉聖旨，前往淮安去，要殺總兵，不想劉興反去通信，故把小人們拏下。實是奉公差遣。包公道：澹台惠你可聽見麼？八個人多說是你差去的。如今還有何辨？奸臣此刻戰戰兢兢，也不抬明，明知包公利害，故而滿心着急。只得招道：大人須念同朝爲官，求開恩典。包爺道：這句話也是混賬了。那淮安軍犯林和，怎麼說是金台呢？奸臣道：大人阿，這是奉旨改名的。包公道：爲何改起名來？奸臣道：那金台本有大罪，只因金台打死了難邦的石猴，聖上赦了他的大罪。問軍三年，三年無故，然後封官，實是聖上的主意。將他改叫林和的。包爺道：本府想那金台打死了難邦石猴，已是有功無罪之人了。從前聖上封他官職，通是你的巧言說他罪大功小，應該充軍三年，就是問他個軍罪，也就罷了。怎麼別處地方不問，單單發配到淮安去呢？要竇虎把金台殺威棍送命，你怪竇虎不將金台打死，故要害他性命。可是這個原故？奸臣道：大人呵，犯官沒有此事的。包公道：胡說，你可知照胆臺如同秋水，刊冤斷枉，絲毫無差。假真一辨能知，可記得狸貓換主，本府如府審清，豈但這些小事，你若不招，那生銅夾棍，是不留情的。列位若講到包爺堂上，原是不問，任你三頭六臂的好漢，到了案下，總要胆寒的。澹台惠想道：包黑子若他不得的，若不招言，反吃些苦，免不得原要招的。到不知招了罷。主意已定，叫聲大人，正是這個原故。包爺哼：你一個掌朝宰相，幹得好，奸臣道：只求大人念同朝之誼，格外開恩。包爺吩咐把入犯九人，一併收入天牢，答應一聲，將九名人犯上了刑具，收入天牢。包公退堂，暗自歡喜，來朝覆旨。澹台惠照例斬首，張松等徒罪，天子准奏，就命卿爲監斬官。便了。包爺領旨，退出午門，回轉府第。登時傳令，天牢內吊澹台惠，先剝衣裳，捆綁起來，押赴西郊，哄動滿城百姓，多來觀看。到了午時三刻，開刀。奸臣身首兩處。澹府家內傳棺成殮。包公念同朝之情，打發張龍、趙虎押解棺木。澹家下人，隨同回去。一言交代不表。且說嘉祐天子傳旨，即着武英殿大學士龐洪補授承相。竇虎不該擅放軍犯，着降三級。那龐洪乃是龐貴妃的父親，也是一個大惡之人，他的作爲一言難盡。若說竇虎只做得一總兵官，板到了當朝首相，真正出於意外。莫說降他二級，若叫他不必做官，也快活得緊的了。龍圖閣學士欣喜非常，就將張松等八人，定了地方發配充徒，不表。且說柴王在東京

担擱了數日辭駕而回。萬歲爺賜他玩物，各官備酒餞行，回轉滄州，得意非常。且說王寧那日回到東京，澹台惠早已殺過投奔無門，只得投在五軍都督門下，做個家將。稟知大盜劫牢之事，那位周老爺一則也是奸臣，二則金台打死了他的兒子周通，豈不痛恨。金台如今有此劫牢一事，怎肯放鬆。到國丈府中，將言告知。國丈聽了搖手道：「都督不必心焦，且等達部文書到來，自然我去出奏，行文各處拏捉便了。」周爺回府過了幾日，刻牢文書到來，龐洪即忙啓奏。嘉祐天子問道：「金台從前犯了迷天大罪，死有餘辜，以後打死了石猴，赦他前罪，即得軍罪三年，三年無故封他一個官職，那知到配不久，又犯出事來，便問國丈應該如何處置。」龐洪奏道：「臣啓萬歲，那金台前罪難過，幸打掉石猴，聖恩浩蕩，定了三年軍罪，他不安本分，打死周通，應該砍頭。如今羽黨劫牢，老臣甚爲憂悶，此乃國家大患，斷不可留。伏維降旨頒行天下，嚴捉金台，逐戶搜捕。若捉得金台，羽黨何難拏拏金台。天子准奏。國丈三呼謝恩。那時萬歲爺降旨一道，龐國丈領了旨意，頒行天下各州府縣，一應地方要拏金台，好不緊急。都只爲金台名聲大得緊了，所以到處地方上的人，以及公門中的差役，多是喜歡他的，好像約會一般，多不認真辦理。其時金台在着江員外家裏，聞了這個消息，好不煩悶。一衆弟兄大家解勸，不必心焦，住在這個地方，有我們衆人幫助，若有人拿你，就叫他送了性命去罷。怕他怎麼？」金台聽說搖手道：「列位，我非貪這殘生，衆兄弟哈哈笑道：「什麼大事，有這樣大罪。二哥且自放心。」金台道：「只憂家中老母朝夜掛心，苦兒累娘，真正不孝。想到了這個地位，尤如亂箭穿心，恨不得插翅飛至貝州。衆兄弟道：「你要回去，有何難處？但是回到京中，仍是沒用的。」金台道：「列位呀，我若回去，見得母妻之面，搜一個雞犬不聞的所在，與我母親妻子做個安身之所，總有官兵也難捉拿。那時海角天涯，五湖四海，任俺行走，悉聽官差拏了俺去，粉骨碎身也甘心的。大衆聽了，多多起敬，說道：「二哥真是孝子。」江員外接口說道：「既要回家，容易得緊，易服改名，同了幾個弟兄同行，保護上路，回家見母，但不可担擱。早些安頓他們，必須早早起來，你們英雄榜上打頭之人，那江員外招集英雄，結交朋友，人數衆多，而故立榜書名，自家做了個總頭。金台立了頭名，其餘來一個寫一個，先來先寫，遲到遲書。榜上有名的多是英雄，榜上故寫英雄榜，只要等足了五百名，然後定了日期，在於金山結交。張其等聽了江員外之言，說道：「甚好，但不知那幾位兄弟同去，走遭衆人正要接口。金台搖頭道：「我若使了人去，覺得帶礙脚，又反不爽快，不勞兄弟們全去，且待我獨自回去便了。衆人只得從他。江員外就去擇日備酒餞行，叮囑金台速去速回。衆好漢全聲說道：「金二哥不可久留，速回來，免得我們懸念。」金台道：「我們家鄉多只半月，少只十日就來的。衆位不必掛念。」江員外取銀五百

兩送與金台安家之用。金台收拾好了，辭別衆人，大家相送一程，方才回轉。金台別了衆人，洒開大步，一頭行走，想道：我今去見娘親，好不快活。再會見小妹，將他們安頓了，免得婆媳受害。完了這種心事，悉聽誰人。拏我去，總是死而無怨了。天色尚早，不免赶路，恨不得立刻到家。又見太陽西去，行人不多少，停皓月如燈。如若過了十五六，就沒有月亮。其日乃是十四。那時金台尋個鋪子，吃了晚飯，又走二十里，見個石坡，是個曠野所在。聽得背後高聲喚道：貝州金台，不要走。我們來拏你了。金台也不驚忙，住步回頭看，但聞人聲不見其人。又聽得前面叫捉金台呀。又聽得左手叫拿，右手叫捉。總不是人。金台一想，是什麼原故，不要問他。我且向前去。剛剛動脚，大風扑面，跳出一隻斑斕虎來，望金台一扑。金台喝道：逆畜，提起拳頭就打。虎全不懼怕，乃是王禪老祖打發來的。所以金台打他，不退反被。那虎馱了就走，一直馱到了雲夢山。鬼谷仙師面前繳令，只因那晚王禪老祖打坐蒲團，忽然心血來朝，捏指一算，方知金台是上界天巧星臨凡，目下雖浪湯，日後乃是宋朝的棟梁。如今回轉家鄉，必全王則興兵造反，身爲叛逆，非但不能榮宗耀祖，而且反要身受夷族。故把階前一石，變爲猛虎，把那金台馱到鬼谷，跟前繳令。虎仍變石，原歸舊處。金台此刻倒有些胆怯，周圍一看，隨即說道：這裡什麼所在呵？王禪老祖道：金台，你可認得我麼？金台一看，是道人打坐在蒲團上，仙風道骨，全無俗態，生成鶴髮童顏，必然是個修仙的思想。一回未曾與道長見過，不知道長何名。答道：我乃王禪老祖，是也。只爲方寸心血來朝，推算陰陽，知你不過爲母在家，丟不下去，故而回去。金台道：正是鬼谷仙師道。金台你却不可回去。金台道：爲何呢？仙師道：金台，你從前聽了張鸞的話，什麼真主已出，叫你幫助新君，取得本朝天下。這些話說多，是妖言，可曉得本朝一統江山，社稷平安，你是男子漢，名揚四漢，切不可聽信旁言。到金山結義，如今不必回家聽我言語。後來榮宗耀祖，母子團圓。金台聽了，叫聲仙師在上，那張鸞聖姑姑的說話，原像有些妖氣。我说不聽他，便了。但是久別慈母，故要回家，怎叫我不可回去呢？老祖道：你若回去，張鸞聖姑姑先在貝州了，只怕妖言入耳，又改其心，身不由主，必然要弄出大事。況且你母子相會，還有幾年，更兼你母有螟蛉子當心，承值甚爲安好。你若如今要回去，好人爲惡，我良言囑咐，你須聽信。金台聽了王禪的話，低了頭，連聲答道：便叫道：仙師承蒙指教，金台怎敢不遵。但叫我立身無地，到何方去呢？外府他州，也無處可以存身。未知鬼谷仙師如何回答。金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胡永兒情迷王則

聖姑姑煽惑人心

講到金台聽了王禪的話。愁無安身之所。老祖說。自古男兒志在四方。那無一處不是安身之所。金台道。弟子講差了。就此拜別。老祖道。且住。我有一言。你須牢記。只要你等打勝了郝龍。你災難就滿了。金台道。曉得。那時鬼谷仙師。原把階前一石。變成一虎。即令金台坐在背上。一陣風來。人虎變雲而去。兩個時辰已到原處。那虎住步。等金台下。跨虎來。回山覆旨。此時四更時候。金台立定身體。想道。我回去。那曉得鬼谷仙師。說我回家。又要聽信妖言。如今聽了仙師的話。才曉得從前多是妖言。那王禪。老祖是神仙。理當謹記。後來好做本朝的官。他說我的母親有螟蛉承值。好過光陰。不知我母把何人爲寄子。既然難以回家。只好再在江湖上度幾春了。金台聽了鬼谷之言。不回家鄉。亦不到江員外家去。再說金母在家。日日思念兒子。時常兩眼含淚。幸虧小妹賢能。百般解勸。又虧了馬熊爲人極好。知此親生無二。又虧王則楊豹常來看望解勸。那一日。金母正在心焦。忽然王則來了。叫聲伯母。二弟在江西。有數十英雄。劫牢救了出來。已經逃到他方去了。如今又有旨意來了。畫形圖形。到處拏捉。貝州昨日到的文書。故而小姪特來通信。金母聽說叫聲賢姪。我兒有罪在身。如今又是劫牢。豈不是火上加油。萬一在他方拏住。仍然性命難保。王則道。阿伯母。吉人自有天相。只是二弟爲人。非比尋常。況且他的朋友。弟兄極多。何方不可去呢。母子總有相會日期的。伯母你且寬心。忍耐。姪兒要到衙門了。便帶上大門。走到州前。伺候本官坐堂完畢。同朋友說道。阿伙計。我想金台只個人。前年在本衙門做馬快。趁幾個養親過日子。豈不是好。要在外邊離鄉背井。去却家小。如今未知逃在何方。本官昨日面諭我道。捉拏金台者。重償文銀五百。有人賄放金台者。一體收監問罪。伙計道。阿哥。本官呢。不得如此分付。我想目下金台躲得干淨。決不回來。王頭兒與他又是好朋友。我們何必做難人。王貝道。說得有理。多少人役不去上緊拏捉。若講王則乃貝州一個馬快頭兒。見識高廣。在朋友身上總寬厚幾分。別的衙役有了什麼公事。疑難辦理不來。總要問王則。王則總不冷眼。提撥分明。一辦就妥。所以在衙門內百餘人。只要王頭兒說了。無有不依。所以貝州一郡。王則兩字頗有大名的。那日。王則伺候本官。早堂過了。空閒無事。一個人打從衙門西首信步而行。不知不覺走了一里多路。那地名叫火叉街。只見多人打成一個團子。王則一想。又是變戲法的。不免上去一看。便知分曉。見一個少年女子。年紀不過十八九歲。俊俏身材。尖尖嫩手。三寸金蓮。容貌極美。宛然仙子下降。實則就是胡永兒。王則頓然呆想道。婦人我也曾見過多少。從不會見這樣天姿美女。只見泥蠟燭多能著火。這也有趣。一時間百條泥燭已經買完。人皆散去。單留王則一人。呆呆立定。古云。色不迷人。人自迷。王則想道。不知道位姣娘住在那里。不知他家中可有親人在否。又不

知他家中可有弟兄。我只得老臉上前問問便知了。主意已定，笑微微道：「阿小娘子，泥燭烏能點火，豈不是騙人錢鈔麼？」小狐狸心中想道：「母親叫我尋王則，借賣燭爲由，在此担攔。今朝遇見了，難道與他真是夫妻，便怪眼酸酸，把王則一看，引得三魂七魄，高飛雲霄。那王則本是光明男子，今日見了永兒之面，就有幾分留戀，又被永兒只雙情眼一連幾酸，酸得王則胡思亂想，口角流涎，面如火熱。永兒嬌嬌的，聲音叫聲客人呀，我並非泥貨，哄錢只爲從前會遇仙人，曾將妙法傳授，還有諸般法妙呢。只因母親年老，哥哥殘疾，度日如年，奴家無計可施，只得捨着臉兒，到這里買燈，趁錢，掙得家中度日。客官休得見疑，實不是騙人錢鈔的。」王則道：「原來小娘子會與仙家傳授妙法，故而能將泥燭變燭，卑人不知其細，失言唐突，望勿見罪。」永兒道：「好說。」王則道：「但不知小娘上姓。」永兒答道：「姓胡。」王則道：「住在那裏？」答道：「休得問我。客官日後自然知道的。」就把賣燭的錢收拾立起來，正正衣衫，臨行之時，又將怪王則把眼一酸，轉灣去了。此番王則心迷了，欲要與他說話，九恐旁人見了，不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不免待我遠遠的隨他上去，認明了他的家去。再說入門之法，他說家中貧若，我就花費幾兩銀子，何妨之有。隨他走了，那永兒明知王則跟在後面，便把真言念動。頃刻間一陣風來，塵埃起飛，王則眼多關了，少停過去，睛眼一看，道：「好好的官街大道，爲什麼是那間荒郊野地了？你看黃山奇峯怪石，如龍如虎，走獸成羣，不見一人，不好了，不免回轉去尋條大路而行。」便了王則正要回身，只見俏佳人叫道：「與人跟了女子，好不應該。」王則道：「小娘子，原是卑人差了，望乞指引。」永兒道：「客官既到此間，且到奴家少坐片時。」然一回去，王則道：「小娘子的府上，在於何處？」答道：「喏，就在前面不多路了。」王則道：「是來了一人一妖，向前行去，到了一個莊子上。」永兒立定手，向王則道：「客官，這里是了，走進門來。」王則道：「這里就是府上麼？」但見一所大房屋，方才說他家中窘極不堪，看起來，到像富戶，走進里面，見一位年老的婆婆，走出來，春風滿面，笑道：「阿王則，你看我是什麼人？」吓王則定睛一看，槎槎手道：「呀，我道是誰，原來就是我的干娘。那時王則啓口，叫道：『干娘，想我前生爲了賢妹，病成想思，今朝又得重見干娘。』」婆婆道：「姻緣前定，我的女兒尚在，今朝配你做妻，如今不必往衙門中去打點做君王罷。」王則聽說，叫聲干娘，我是個平民，不必妄想。婆婆道：「你若不聽我言，好一莊大事，不得成功了。我會算陰陽，宋朝氣數將盡，王則道：『干娘，怎奈我單身獨馬，焉能做君王呢？』」老婆子道：「你道沒有人助你麼？你的朋友金台，我也早已與他說過了，他的朋友甚多，目下鎮江江員外家，立下英雄榜，廣招天下英雄，金山結義，你若舉動，就有英雄好漢來併力同心，幫你成事。若說沒有人馬，我早已整備在此的了。你若不信，阿女兒你且把百萬人馬，試與他看。」永兒應聲曉得，那

小狐狸變化無窮。便取出兩個小葫蘆來。那葫蘆裏面多是黃豆。念動真言。書幾道符。就將黃豆一齊撒開。頃刻之間。一陣大風。周圍就百萬人馬了。王則一見肉麻骨酥。叫聲賢妹。快些收拾了。胡永兒一齊收拾。一卒一兵多不見了。王則看看聖姑姑。聖姑姑啓口道。如何。王則道。干娘這是賢妹妹妙法無窮。聖姑姑道。如今信服的了。王則道。信服的了。聖姑姑道。衆英雄在金山結交。一面撒豆成兵。真正容易。我母女二人法術多高。並且張鸞左曉也有神通。兵馬衆多。糧草富足。何愁大事不成呢。王則聽說。想道。記得今年端午節。有一化緣道士。到我家中。自稱松雲道長。叫我們前地穴。休要墳塞。省得阻住龍氣。那地潭乃是金龍穴。不用就能登基。我道他隨口胡言。故而並不介意。今日干娘說的話。與松雲相同。莫非我命中應得爲帝。因此相逢賢妹妹。干娘便叫聲干娘呀。干兒若得做了天子。賢妹做正宮。便了。聖姑姑聽說。笑道。今日良辰。沒有冲犯。就安排與你成親。王則道。是多謝干娘。聖姑姑道。女兒裏面來。永兒道。曉得。母女雙雙走進。再談。王則坐在廳上。想道。我若與他爲了夫婦。果然登位。干娘真個恩德不小。方才看妹子撒豆成兵的法術。好生利害。片刻之間。兵成百萬。神通廣大。誰能及得。想我王則有這坐靠山。何愁大事不成也。想到其間。心中大悅。只見一個蹺脚和尚。含笑走到王則面前。便是口稱萬歲。連忙跪下。王則立起身來。問道。你只和尚叫甚名字。臣大名喚左曉。聖姑姑就是我母親。胡永兒就是我妹子。王則道。呀。如此說來。你就是國舅了。國舅平身。左曉道。謝吾王萬歲。萬歲。萬萬歲。左曉朝見了王則。王則封爲國舅。左曉謝恩已畢。只見張鸞從外走入。王則一見。說道。松雲長老。你也來了。麼。不知張鸞說出怎麼。王則大事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紫陽莊妖狐弄術 貝州城楊豹受刑

講到王則在紫陽莊。被聖姑姑母女二人妖言迷惑。正在堂前與左曉說話。張鸞從外進來。道。無量壽佛。貧僧不知真主在此。接駕來遲。伏乞主公恩赦。王則道。你這道人。面熟得極。呵。答道。貧道張鸞。道號松雲。今歲端陽日。曾遇主公。目下主公要奪宋朝天下。有何難事。貧道丹心相助。便了。王則道。原來張鸞就是松雲。賜你平身。松雲道。謝萬歲。萬萬歲。便立。在西面。左曉立在東面。早有小狐狸變了使者。獻過香茗。然後排宴。這些酒。乃是聖姑姑作法。有五鬼搬運來的。王則南面背北而坐。左曉兩邊陪宴。飲酒之間。王則動問道。應在何時起首。二人回稱。應在八月中秋。黃道大吉之日。舉動無妨。王則聽說。笑道。全仗二位卿家幫助。左曉張鸞領旨。再說聖姑姑作法。書符召了許多鬼怪妖精。多是魚蛇。

龜蟹猪犬蟲蛤蜈蚣蟹蝦精等類。有百餘個。多來伺候老妖狐。多是雌的。扮作婦女了。媿雄的。扮作僕從。賓相居然肩披紅綢。堂前掛燈結彩。簇綻的紅單地上。鋪着紅橋輝煌。清奇歌笙。那酒肆之中。真倒運了。不見了好幾桌菜蔬。多被五鬼一齊搬去。形跡全無。其時正是七月初七日穿針七巧之日。日落西山。月明照頂。真好天氣。老怪呼僮。伺候帝王。香湯沐浴。更換衣裳。看黃昏之時。成婚賓相吟詩唱禮。拜堂。王則永兒交拜完畢。一雙紅燈引進。新郎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元要交杯合卺。坐床設帳。一怪一人。共枕同床。倒鳳顛鸞。無限歡樂。甚是多情。那左驍張鸞。一同吃酒。直飲到三更月上。左驍道。松雲長老請睡罷。張鸞道。李法師且再吃幾杯。左驍道。使不得。我與你多要幫扶真主。共成大事的。不可食杯。張鸞聽說稱是。即便停杯吃飯。丟開了左張二人的說話。且講聖姑姑把些剩酒殘肴。散與五鬼雜怪吃了。不許回去。留在這裏聽用。差遣。王則永兒十分歡喜。同行同走。同吃同眠。歡樂無窮。那里還記得回去。應光陰迅速。他娘在家中眼望欲穿。初七早晨出門到衙門中去。如同中元節還不同來。但我兒素不貪色。必非爲色牽住身體。莫不是朋友人家留住了。或者官府有差使。打發外邊去了。若有差使。應該來與做娘的說明。必然定有緣故。忽然楊豹走來問道。阿伯母到底大哥什麼意。初七清晨到縣前縣後。絕腳不來。真正可笑。算來已有念多天了。本官連日傳喚。今日當堂出了風火籤。必要鎖捉大哥回話。我是奉公差遣。不敢遲延。王母道。阿呀。姪兒老身爲孩兒初七出門。至今沒有回來。日日倚門而望。望得老身眼多花了。楊豹道。大哥初七日出門。至今日沒有回來。王母道。正是楊豹道。阿呀。這又奇了。王母道。只因如此。故而我心焦。楊豹道。那日大哥出門了。可有什麼話講。答道。只說伺候沒有別話。楊豹道。好奇怪。王母道。姪兒老身倒要勞你各處找尋。若見了我兒。叫他速歸家。楊豹道。曉得。大哥先到家中。叫他就到衙門。王母道。這個自然的。楊豹心中滿腹狐疑。又到金家來問。也說初七之後。不會來過。直到馬熊說起。方知底細。楊豹道。各處找尋王則。又是幾天。並無踪跡。衙門前衆朋友。那一個不稱奇怪。等至八月初旬。仍無消息。本官那日傳楊豹出去。楊豹沒奈何。硬着頭皮去見知州道老爺。在上小人楊豹叩頭。官道。該死的狗頭。本州差你鎖拿王則。怎麼一連幾日。非但沒有王則。而且連你自己多不見了。不知你們在着外面做什麼鬼。吓楊豹道。老爺那日吩咐小的。小的就到王則家里問他的母親。他的母親說。七月初七日早上出門。至今沒有回家。小人各處留心查訪。不知他存留在那方。如今全無音信。伏乞老爺寬限幾日。待小人再去訪查。官道。哇。胡說。你與王則是全班的伙計。尚且找他不着。怎樣去捉捕盜。吩咐拉下去打。楊豹道。求老爺開恩呀。官道。大板子着實打。衙役答應一聲。把楊豹拖番在地上。打一記喝。一記

四十打完。啓爺打完。官道放起呀。楊豹。楊豹應聲有官道。本州限你鎖緊王則見我。若違這限。先把你這狗才處死。楊豹道。求老爺多限一天。官道。就是兩天。楊豹道。謝老爺。知州退堂。再談楊豹氣昂昂。將身走出衙門。伙計紛紛問長問短。楊豹就將前事說明。大家鬧嚷嚷。皆說爲官兇狠。到任不到三個月。貪酒貪色。又貪賊。有幾個年老說道。還是前官好。本官好。答道。咳。如今看起來。還是前官好得多。老年的說道。可記得常言說道。來的官兒不如去的好。一個道。是呀。一些也不差。講到王則呢。原是他自家不好。但是與楊豹何干。這個衙役。如今做不得呢。又一個道。明白就要退名。去做生意哉。再說楊豹留心。各處尋找王則。一日兩朝。本官傳喚。又打他四十下。並無怨言。又限兩天。仍舊不見。又是四十。丟開楊豹。原說王則成親一月。正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那日聖姑姑叫聲賢婿。你與我女兒成親。今已滿月。不可太樂歡娛。荒了正經事。況且你的母親望你不同。十分悲苦。本官擊你不到。連累朋友受打。須當歸去。把母親安頓好了。再將衙門未完之事。料理料理。莫使朋友嗟怨。今日已是初入。只得六七天日子。一事無成。如何舉動得來呢。你且回去。我與永兒在此料理。永兒叫道。官人呀。我想婆婆是個女流之輩。乏人照管。把他安頓那裏才好。不如送他到此。婆婆就不吃驚了。聖姑姑道。極好。王則聽了。將原衣更換。辭別聖姑姑。就叫張鸞送到城中。若講紫陽到城。原有五十五里路。只得一個時辰。就到是張鸞作法之故。張鸞送到城中。只等王則進了城。然後回歸舊處。此言少表。且說王則進城。先到家中見母。心中大悅。問他担擱在那家。一月不歸。本官擊捉緊急。如星。楊豹爲你受苦四十板。一次打了五次。了我那兒呀。你害人受累。好不該應。王則道。只個狗官什麼大不了的。事把我的朋友這等凌辱。少不得孩兒與他算賬。王母道。他是官。你是役。算什麼賬。來吓王則道。阿。母親孩兒如今要做帝王了。怎麼不要與他算賬。王母道。呀。啐。不知那裏去了。幾時話說多癡了。這些言語。斷然不可與外人知道。萬一本官聽得一場大禍。非但娘兒損命。須訪九族全誅呢。王則道。且聽孩兒告稟。那時王則把前情一一告訴王母聽了。滿身發抖。登時手足如冰。就把大門閉上。恐人知道。回身叫道。孩兒你一向爲人正經。爲甚如今變了胡思亂想。憑他說得天花亂墜。只當得化外之言。切不可聽約。王則道。母親說些好話。多是的。的確確的。并非化言語。況且媳婦曾與仙傳授許多法術。好不有興。呼得動風。能算陰陽。散豆成兵。換海移山。神通廣大。聖姑姑說孩兒有金龍星照命。那門前水窟中暗藏金龍。應該身登王位。奪取江山。在手掌之中。句句真言。并非說謊。王母道。兒呀。果然有此事麼。王則道。果有此事。王母道。這也謝天謝地。王則道。孩兒舉動起來。總有一番刀兵相殺。又恐母親吃不起驚慌。欲將母親先送到紫陽莊。岳母那邊安頓。方好與兵成事。不知

母親意下如何。王母道：「只也使得天色尚早，你到衙門前走走，安了楊豹的心。」王則道：「曉得待我就去。」王母道：「這句話藏在心裏，切不可多言，須防畫虎不成，此禍非小。」王則道：「孩兒知道。」王則一到縣前，朋友們多說好了。王大哥來了，王頭兒來了，不知担擱在何方。連累我們大家掛念。」王則道：「列位有所不知，只因奉旨捉拿金台文書已到，特奉本官面諭，通班出捉楊豹。馬熊多到了，那王則也是花言巧語說了一遍，二人聽說，便道：『差了你與金台有什麼冤仇，你偏上緊。那時王則明知二人聽信其言，見怪了，便一隻手攜了楊豹，一隻手攜了馬熊，全到一個清淨的酒樓上吃酒細談。』二人方知情由。馬熊道：『既是聖姑姑說你有帝王之分，不必做此衙役，早些打點招兵買馬，便了。』楊豹道：『我前日聽得閒人傳說，鎮江江員外立下英雄榜，招取天下英雄，在金山結弟兄，想金山朋友必有扶助的。我楊豹雖是無能之輩，也情愿幫扶王大哥。』王則道：『二位賢弟，但是我的母親以及金台的母親家口，須要預先安頓。』勞二位明日絕早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送到紫陽莊那邊，聖姑姑存頓，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馬熊聽說，便道：『我不認得紫陽莊的。』楊豹道：『我認得的，俺送去便了。』但是本官面前，必要把你鎖捉到堂，只便如何是好呢？你不會來時，將我四十板一次已打了五次，不知王則謀反情形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貝州城王則起事 金鑾殿國丈奏君

講到王則回轉貝州，楊豹說本官傳喚多次，必須去見。王則道：「不妨，本官要我明日我去見便了。」正在說話，有生人來了，三人多不開口。酒罷，馬熊會鈔，兩路分開。楊豹來見金母，說明王則已來。金母道：「回來麼？」道也謝天謝地，但不知那裏去了。直到今日回來，楊豹不好說明，指東望西說了幾句。金母信他是真話，豈知口是心非。楊豹道：「目今奉旨捉拿，二哥各處稽查，比從前利害得多呢。謹防還要拿家口呢，須要當心。」金母道：「哎呀，萬一拿起家口來，如何處置？因此我與王則商量，他有一個親戚住在紫陽莊上，那邊房屋甚多，他的母親也要去的，不如相同到紫陽莊去，人不知鬼不覺，安穩的度日。」大凡婦人家，胆氣最小。金母聽了楊豹的說話，只道果然要來拿捉家屬了，吃驚慌張，恨不得立時就到紫陽莊去。便道：「只要避得災殃，做娘的只要吃苦些的。」楊豹叫聲干娘，只個所在可住得，與姐姐嫂嫂這些零星物件收拾。明日一早動身，有人問起，只說少華山進香便了。大娘聽說，一口應承。與姑嫂二人把這些零星物件連夜收拾，等到天明動身。蘇云說：「我是不到紫陽莊回歸故里，真正難捨難分。」那時金大娘只得取銀十兩，送把蘇云聊申路。」

費這一夜母女雙雙說不盡分離的話。次日黎明，王則的母親楊豹全了坐船而回，馬熊全了金母蘇小妹徐大娘母子，拿了幾個包袱，一全下船。蘇云送到船頭分手而回，并不担擱，也就動身回轉家鄉不表。且說舟船竟到紫陽莊上，聖姑姑母女已先知道，帶了梅香，迎接到堂前見禮。眾人各道姓名，吃茶已畢，聖姑姑說出真情。金大娘母女婆媳將信將疑，又驚又喜，事到其間，只得住下，又留住了馬熊楊豹二人。聖姑姑差五鬼去搬酒肴來效待，甚為多情。聖姑姑便打發蛋僧前往貝州衙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蛋僧答應騰雲而去，先說王則竟把妖言認了真，一心要奪江山，先把娘親安頓好了，吃了早飯，到衙中去。午牌時候，本官升堂傳楊豹，那曉得楊豹今朝也不見。知州大怒，連次違限，今日連這狗才多不見了，這還了得。伙計道：「啓爺，王則已到。」王則你這狗才可知罪麼？王則道：「何罪之有？」官道：「既為衙役，連傳不到，究竟作何勾當？」王則聽說道：「難道爲人沒有情事的麼？」官道：「哇！大胆的狗才！」王則道：「多大的知州？」知州一發怒起來，便道：「衙役罵官，該當何罪？」吩咐取頭號板子，把這狗才活活打死。兩旁衙役應答一聲，欲要代求，又不敢求。本官大怒如雷，吩咐快打。兩旁的衙役無奈，把王則拖下去，忽然來了肉酒和尚，說道：「阿彌陀佛，真命帝主打不得了，打了帝主，大家該死了。」衙役道：「呸！你這和尚那裏來了？」答道：「紫陽莊國太娘娘差來救駕的。」蛋子和尚說了這幾句，唬得兩旁衙役魂不附體，目瞪口呆。知州老爺又驚又惱，高聲喝道：「何處妖僧講這些妖言妄語？」左右把他擎下了，兩旁便么喝上前，捉拿蛋子頭和尚，連叫幾聲，擎不得，念動真言，頃刻狂風捲土地，暗天昏，碎磚石片自空而來，約有一個時辰，方才安靜。差役人人抖擻，得來骨肉酥麻。王則蛋僧已多不見。知州跌倒，差役連忙扶起來，一頂烏紗歪戴的了，袍上多是污泥，鼻頭是黑的了，鬚鬚倒捲，真正好看。胸前不住揣喘，說道：「哎呀呀！唬死我也。」差役道：「老爺一個黃臉和尚，連那王則一起不見了。」官道：「一起不見了，差役答道：一個多不見了。」官道：「方才只狗和尚說道：王則應該做王帝國太，差他來救駕的，與妖降怪的鬧堂，且說那聖姑姑左蹺張鸞等，做這巢窠，在紫陽莊上煽惑村夫，從逆。知州想調兵勦滅紫陽莊，差役道：阿老爺只因妖法利害，勦滅不去。」官道：「那有勦滅不去之理？」便吩咐該房正備文書，由詳上憲，一面請營員多調人馬，征伐紫陽莊，捉妖人，免留後患。一面先到王則家口，并同楊豹收監定奪，房書備辦了文書，移營調兵，一面申詳上憲，滿城百姓人人說：王則造反，方才一陣烏風起處，唬得我冷汗渾身，毛骨悚然，天昏地暗，和尚如此利害，那去拿王則家口楊豹的二名差役，回來回官道：「啓上爺爺，小人奉命捉拿楊豹們，奈影跡全無，不知去向。」又到王則家裏，大門緊閉，官道：「他的母親在也不在？」答道：「小人們查問鄰居，說道：少華山進香去了，特來稟復老爺。」官

道。那里什麼少華山進香。明明王則謀反。尤恐先傷他母。暗把娘親安頓他方。必然也在紫陽莊上。阿王則但。你一個小民。妄思大念。可不癡麼。必然有日。擎到你可知罪。大逆如山。三代祖坟。多要不保。且而九族難饒。自身免不得凌辱之罪。好一個能幹之人。可惜被妖精迷害了。再說那蛋子和尚。法力真高。王則被他吸到紫陽莊。小妖狐與老妖狐。自是歡喜。楊豹張鸞左蹻。參見主公已畢。蛋子和尚也灣作腰。那時王則問道。我的母親并金台的怎麼樣了。馬熊楊豹說多已到這里了。王則便問及那聖姑姑。今日州官要打吾。乃是蛋頭和尚前來作法。他將我擄到紫陽莊上。那里諒情必有兵來救我。這里退兵之計如何呢。聖姑姑聽說搖手道。貝州人馬不足為奇。他若來時。我自會退。退兵之後。必須楊豹出力。得只貝州城內。女兒助你。外面有我安排。到中秋吉日。興兵國號慶賀二字。等金山五百英雄到來。殺上東京便了。王則聽了說。含笑不止。想道。我在貝州做個馬快。無非捕盜捉賊。何會想為天子。這命中該作山河之主。故而遇着聖姑姑母女二人。蛋僧左蹻張鸞等扶助。還有金山結義英雄將士。更有那賢弟金台大丈夫。正是外有扶而內有助。王則想到其間。春風滿面。笑個不住。聖姑姑着五鬼搬肴運酒。佳肴美酒。堂前排好。大家共吃。晚間王則與水兒全睡几次。鸞交歡樂。再說那貝州營副將叫劉和。接着文書大駭。便傳齊武弁。吩咐連夜調集兵馬。明盔亮甲。甚是巍峨。列位雖說道。連夜點兵。怎奈只些兵丁。久不操練。只因感世太平。所以多是分散的。此時調起兵來。所以不是。一刻工夫。貝州城中總有三千七百個兵丁。齊集起來。已是四更時分。到得紫陽莊上。天已大明。只見莊門緊閉。周圍如同鉄桶一般。便同聲喝捉王則。只聽得裏面一聲大喝。一個黑面將軍殺出來了。也不坐馬。大步洒開手執鋼刀。軍氣兵馬多是妖狐指使來的。大喝一聲。放馬出來。講那楊豹初集書中。說他是個獵夫出身。他的力氣狠大。這幾個兵丁。不在心上。提了鋼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夾七夾八的亂砍。只些兵丁那里招得住。逃的快的。就是造化。逃不快的。就是倒灶。被楊豹殺了一百餘人。劉老爺番下馬來。馬熊趕上。捉到西邊去了。其餘幾個武官多說不好。大家走罷。一全去了。楊豹見了。笑道。原來是一班沒用的。吃飯袋兒。俺又沒有力氣。殺死你們。就將尸首都埋了。這些軍器馬匹。收拾進來。王則大喜。就把頭功記了。楊豹吩咐把擒來的將。綁過來。下人答應一句。帶上來了。王則道。你叫什麼名字。做什麼官。那個叫你來。明白說來。劉爺滿面無光。硬着頭皮說道。我叫劉和。知州請我來的。王則道。阿劉和。孤家因嘉祐任用奸邪。故今自立為王。要奪取江山。你今若肯投順孤家。日後得了天下。封你一個大大官兒。你今若不投降。殘生難保。此刻劉爺無可奈何。連聲說道。情愿投降。王則道。既願投降。免你一死。放了你。乃為本職着楊豹全他前往貝州城。

安撫百姓。勿傷一草一木。中秋佳節。迎接孤家入城。便了。劉爺只得答應一聲。原與上馬手內各拿大刀。離莊。竟去安撫貝州百姓。仍然開店。那知州早已聞信。尤恐殘生不保。除了紗帽。離了藍衫。收拾幾兩金銀逃走。先到上司衙門中。去稟明原故。把印交卸。上司各官。聞了這個消息。唬得心驚胆戰。一面拜本。申奏朝廷。一面調兵。征勦慢表。先講劉老爺與楊豹二人。把那倉庫錢糧。細查清楚。劉爺傳諭武官兵。自盡行看管。把那知州衙門。收拾收拾。挂燈結彩。八月十五日吉時。請王則坐朝。自立國號。爲慶賀元年。着令楊豹喚泥工。在於城內加築一城。外城門。牢牢緊閉。城頭上派兵防守。攻城之患。高高扯起。慶和王招軍的旗號。貝州百姓。皆爲王則之民。一面打造軍器。爲交兵相殺之用。胡永兒。隨了王則。封做正宮王后。又把楊豹封了前部先鋒。馬熊封爲副先鋒。有功之日。再行升賞。書中慢說慶和王事。且表湖廣河南各方。盡知王則要謀天下。已先佔了貝州城了。滿城百姓。盡行投降。曉得楊豹利害。更兼那胡永兒。法力難當。張鸞全左。驍蛋子和尙。聖姑姑。守着紫陽莊。殺敗各路官兵。反失了城池。幾座。百姓投降。嘉祐忙降着旨。使龐洪與文武大臣商議。如何設法征伐。如何平定紫陽莊。龐洪文與各大臣。一無計謀。盡說若是平戰呢。只要將勇兵強。可能征伐。怎奈妖法利害。必須有法之人。平定才好。此時只好行知各地方。保守城重。一面廣張王榜。召顧有法之人。前去破法。平定紫陽莊。庶使國家無患。龐洪只得奏明朝廷。嘉祐准奏。國文連忙頒旨。大張王榜。召取有法之人。前來破敵。各處城池。着令堅守。其如兵少將微。速速增兵添將。未知王則謀反。可能成功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衆英雄金山結義 江員外避難窮途

講到王則貝州造反之事。那一個地方。不知其時。金二爺正在江南平望打勝了平波台。聞了只個消息。只落得一聲長嘆。咳。我想他平日爲人。並無差處。爲什麼。一時間。幹起這樣事來。好不愚也。久聞張鸞左驍聖姑姑。胡永兒。皆有妖法。故而奉祭。已久了。如今聞得他們。絞在一處。故而起謀反之念。吓目下紛紛傳說妖法利害。官兵不能拒敵。不知什麼妖怪。煽惑人心。王大哥聽信妖言。我若不遇王禪老祖。與我說占。貝州被他們拖牢。難以脫身。良人也做不良人。了呀呀。但不知父母妻姊。怎樣了。好不甘心。那日王禪老祖。說與我自。有安身之所。叫我不必挂心。我總丟不開。不知何年何月。能見娘親。那時金二爺想了一回。天色尙早。吃了些酒飯。動身。又走到蘇州。打勝鴛鴦台。担擱了幾日。動身了。到嘉興。打勝了春被台。又多幾個朋友。盤桓了幾天。同到了杭州。游玩西湖十景。打勝了龍鳳台。獅子台。打一處勝

一處有一處的朋友。捉金台說話。丟在一邊。結交金台的朋友。越多了。金台隨意行走。有穿有吃。甚爲逍遙。再說江外鎮江。起初原個富戶。只因聽信張鷟的說話。設立英雄榜。招取英雄。一只求金台。一去未來。二只來五百英雄。未曾結義。現已有三百多人。每日里飯肴吃用。這些糧草。多是江員外的。所以安人每每相勸員外。就得看魔。就是結拜弟兄。只好兩三個。十個最多的了。那里有五百個的。一則招搖太重。恐防不測風波。二則多是吃着你的。穿着你的。況日人也不少。防他一棵樹上。采不下許多花果來呀。江員外笑道。安人可曉得。孟嘗君長養三千客。才算大丈夫。我這里朋友不多。只有三百多些。況且家財又不短少。吃我不完。穿我不完。安人不用多講。那位安人聽了。一言不出了。那江員外目下有些歡氣。自誇富足。來一個英雄。留一個。又沒什麼正經。不過行昆逍遙。委實花費重大。憂窮起來。江員外與張其道。金台許久不到。大事如何。張其道。他與王則是好朋友。如今王則是貝州造反。自立爲王。那金台必定王則一邊。助他一臂之力。所以不來呢。衆人道。哈哈。日月如飛。已是兩年半了。五百英雄多已斃齊。只有金台不到。議論紛紛。有的說。如今缺了一個頭兒。有幾個新到的。說道。除開了他。就是了。張其鄭千說些什麼話。別人不到也罷。金台不到。也想如何除得。那人道。既是除不得他。到那里去找他來呢。算他一個頭兒便了。日期定的。端陽日。衆英雄先將禮物端正。並不隄防。再有禍災。講到從前琵琶亭結義之時。只得十幾個人。尚有官兵拏捉。逃得一光。如今金山結義。這句話傳得久了。各路英雄盡行知道。各處地方。怎不曉得。歷江南的文官武將。多是該管的。如何容得他們這等胡鬧呢。況且貝州王則。自立爲王。招兵買馬。要奪宋朝天下。尤恐他們金山敘義。共投王則。所以要除此大害。一面飛奏入朝。奏明天子。一面密行武職各官。預先打點在金山四處埋伏。等到了結義之日。并力同心。一齊拏捉。好不利害。到了端陽佳節。江員外同了五百英雄。前往金山結義。張其鄭千楊茂林楊紀林浦大浦二草橋花三華雲龍等。幾個捉了頭。總說一句。五百英雄。金山結義便了。江員外同了五百英雄。于金山結義。倘若無人。十分有興。那里曉得。先有官兵暗中埋伏。忽聽得一聲炮響。喊殺連天。官兵各執鎗刀。聲聲叫捉。圍住金山寺。衆英雄却不防備。有官兵拏拏之患。故而多是不帶傢伙的。此時手無寸鐵。如何抵擋。只得混將檯桌椅。缸甕什物。打將出來。官兵到被他們打傷了七八十個。又被他們奪了許多兵器。殺死了五十六個官兵。乃是奉公差道。那曉得一個人。拏不得住。反傷了數十人。各處四散逃走。衆英雄個個喜歡非常。從新結義。尸首拋入水中。且說衆英雄結拜已完。統同酌議道。須防還有大兵來捉。倒不如投王則的去。那時又可見金台之面。倘然王則得了天下。我等就可爲官。衆人聽說多稱妙的。快些打點。不

可延挨單單只有江員外心中懷着鬼胎家有妻兒叫我如何是好張其道你只個人真正不中用的自古英雄不戀
妻孥若戀妻孥非爲丈夫江員外開口說道列位這句說話禮義全無我這條犯法與妻子無涉於心何忍把他們連
累呢內中有幾個說道只也不難我等衆弟兄先走你在這里等到夜深回去把他們領了出來這就是太平無事了
員外此時無可奈何只得聽從此話去領妻孥衆英雄不多担擱俱是心雄胆壯之徒十來個一班七八個一班五六
個一班分路而走約定多在貝州相會只留下了江員外那里曉得先被地方官把他的家屬一齊捉去收監家人使
女盡行逃散前門後戶盡行封固一面差人嚴拿一面申詳上憲拜本入朝請旨定奪江員外得了只個消息頓足捶
胸十分苦楚阿安人我此刻懊悔不及不肯聽令今日連累你了可憐阿婦人怎生去坐監事到其間也固不得了不
免向前途追着了弟兄們同往貝州如若金台果然在彼就有相近之日了果眞王則做了王帝我江有就能免禍妻
兒重見說得有理不免攢前行走江員外是個方正的大財翁那曉得今朝如此窮苦只爲自家差了主見耗費家財
幹此犯法的事而今國法威容餓了肚皮走路只因沒有川資招商不肯相留行了半日一日肚中實在餓得極了只
得寬下一件衣服賣了吃飯吃了飯又走那知一個朋友得多不見只得又走恐怕有人捉拿大路不走只得走小路
誰知遇作了歹像把他身上剝得精光單單留下一件小衣好不苦也可憐弄得來置身無地尤如乞丐無二走走嘆
道咳蒼天呀蒼天我江有半生並不作惡不過幹差了弄得這般光景我家安人原叫我不幹的弄到今朝這般光
景料想到不得貝州的了只得沿門求乞得一天過一天地方上有幾個人問他看他這個人清清白白正正經經不
像求乞的爲何討起飯來江員外不敢說出真情騙過衆人列位呵我是姓何名有德丹陽縣人只爲家貧難以度日
乏本營生故此出外尋個機會那知遇着歹人遍身剝得干干淨淨單單只落得一條褲子舉目無親眞正苦切故而
貧苦到這地步一人道總有親戚朋友看顧的員外道列位有所不知只因世態炎淡親戚朋友如同陌路誰肯救我
這半邊樓上扣着一個婦人看見江員外赤赤條條周身發抖不覺一陣心酸落下幾點眼淚來咳只個化子苦得
勢哉只個婦人是軟心腸的立起來開了窗尋出一件舊衣裳來衣裳雖是破行了方便罷還有一雙只舊鞋子勿知
那里去哉仰我尋尋看水缸腳邊一只天井裏還有一只咳穿是穿得的只差得兩樣的譬如無得且住既有了鞋子
必要襪子配送佛送了西天那邊一看有一只單襪只邊一看有一只夾襪也配做一雙且住了鴛鴦鞋子倒也罷了
這個陰陽襪叫他怎樣穿法呀有里哉叫他今朝順脚夾襪明朝順脚穿單的一日一換占來穿便了漫些有所說

衣冠相配。件件完全。單單缺少一頂帽子。這件物事。實在沒得。那處呢。呀。厨底下。有一只蒲包。來里。一齊送與他罷。這位姑娘。自道軟心腸。一齊送與江員外。多少閑人。笑了不住。那時江員外。無可奈何。含著一點眼淚。先將衣服穿在身上。然後再穿了陰陽襪。又穿鴛鴦鞋。蒲包戴上頭上了。沿門求乞。苦楚難言。夜間宿在古廟中。貧窮至此。有誰憐他。再說地方官。把那江員外的妻子兒女。捉至當官審問。安人是個女流之輩。從不會見過官面的。眼淚紛紛道。丈夫幹了這條犯法。小婦人也曾勸過的。他反埋怨我。反叫婦人不要閒管。伏乞大老爺超豁。本官把江有妻子兒。一同收禁。等捉拿江有。再行定奪。詳了上憲。查明房屋田產。盡數入官。嚴拿江有。且說衆英雄。胆大如天。一隊一隊走去。如今張其鄭千在前途等候。江員外等了大半天。時光已是更深時候。等到心焦起來了。怎麼這個時候。還不有來。麼。內中有幾個呢。到底旱路來的呢。水路來的。張其說他家有小物件。必是水路來的。草橋花三說。虧得問一問。若不然。等到來年。還等不着呢。華雲龍說。原是呵。若水路不是這條河道來的。真正等過了時光也。張其說。等也沒用。大家趕路要緊。衆人道。照呵。大家趕路。未知能否遇着江員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衆英雄旅店逢仙 日本國難邦進貢

講到衆英雄同往貝州趕路。投降王則。酒開大步。向前行去。大家商議。暫且停停。等到天明。再趕路罷。到前面去尋個所在。那邊亮汪汪的。衆人笑道。燈球上照必有人家。一看便知。分明衆英雄走上前去。但見紅燈兩盞。空中懸著。張其一見。笑道。有一個酒肆。開張在此。這一班是酒肉之徒。聽見有了酒肆。大家齊聲說道。這也湊巧。俺們正在焦渴。去吃他三碗。衆人道。說得有理。一同走上前來。但見一帶房屋。共有十多間。桌椅甚多。這吃酒坐室。點上幾盞明燈。花三道。你看這樣大酒店。一個酒客多沒有。鄭千道。我們只管吃酒便了。只見四個少年人。招接英雄們進去。張其啓口道。你們爲何這時候還開。答道。我們這個地方。下午時分。就有人走了。四更過後。就是人來人去。所以四更開店。趕着一市的生意。張其道。原來只個原故。你只店中酒可。我們吃得來麼。答道。爺們有多少人呢。張其道。五百。答道。再加五百個。還吃不完。我們的酒呢。張其笑道。妙極。可有好的小菜。答道。我有素的。張其道。沒有葷的麼。答道。沒有。張其道。只就沒興了。有幾個說。不要人心不足。這個時候。有吃酒。就是造化了。鮮湯而已。管什麼葷菜素菜。張其道。便是素菜便了。酒要好的。拿來。大家請坐。一同坐下。並無挨擠。四個走堂的送酒。你一杯。我一盞。剛剛吃了一罈酒。第二罈就難吃了。

篩也難篩。並非沒酒。你道什麼原故呢。乃是陳博老祖的仙露。凡人能吃一杯。就能災悔消除。豈可多吃。念他們多是青春年少。正直無私。若去投降王則。可惜終身留下叛逆之名。何不叫他們扶助宋室。與金台同去平陽。封官受職。幾代榮華。莫不是好。故而吩咐四個仙童。在此荒郊野地之中。假意開個酒肆。招留五百英雄。大家吃得一杯。頃刻之間。眼花六亂。身上麻木。張其道喊不好。吃了蒙藥。思量勳身行走。立不起身。連頭也抬不起來。蹲將下來。好比大醉。其實暗藏精神。將他們送到仙山脚下。酒醒之時。天已明亮。衆人道。好酒。人生半世。從沒有吃過。大家伸一個腰。把眼睜開。一看衆人多像木頭一般。不見鄉村酒店。多坐在地上。使人難解難猜。只是什麼原故呢。周圍是山。兩旁是樹。人影全無。倒底什麼所在呢。那知仙法無窮。一個個抽身立起來。思量一路下來。忽聽得幾聲咳嗽。抬頭見個少年。童子。又聽得他說道。張其鄭千。你們貝州去麼。且慢下山。我師父喚你二人。有話吩咐。張其道。你們師父是那個。答道。陳博老祖。是也。師父等。你二人說話。快跟我去。張其答道。你們幾個兄弟們。在這里等一等。我們去了。同了仙童走去。竟來到洞府。那仙童道。啓稟老爺。張其鄭千。多喚到了。陳博道。多喚進來。仙童應聲。是出來引進二人。一同參見。陳博老祖笑嘻嘻。拂塵一展。叫聲張其。你們出身雖則底微。日後收成。却不底的。爲什麼。差了主見。立英雄榜。不助真命天子。宋朝天下。尤如鉄打一般。誰能搖動。那貝州王則。是一個愚夫。不可悞聽妖言。希圖大望。你們枉有英雄之志。見識全無。若去投奔王則。功不成。而名不就。焉能榮祖耀宗。二人聽了仙人之言。尤如夢醒。葬漢張其說道。不去。鄭千啓口問仙師道。但說是我們有個好友。名喚金台。已在貝州。必投王則。陳博道。若說金台。他是上界天巧星。下凡。日後乃宋朝擎天棟。梁。忍使他叛逆相助。那日曾遇鬼谷仙師。故而他不到貝州去了。周游四海山川。鄭千道。但不知何年得見金台。大仙可知。陳博道。你若說見金台。只要前往東京。找尋金台便了。拜別陳博老祖出來。便與衆說明。一衆英雄多笑道。不道我們個個皆有仙緣的。有幾個說道。陳博老祖是有名的仙家。不要聽他張鸞的話。聽了陳博老祖的話。大家上東京去。遇見了金台。幫扶大宋的好。衆人同聲應道。我們到東京找金台便了。有幾個道。且慢。還有一個江老大。便怎樣。豈可剩了他麼。鄭千說。忘了。張其說。不妨。待我們去問老祖看。葬漢張鄭二人。又走到洞門口。只見兩扇石門緊閉。叫之不應。呼之無聲。二人沒奈何。只得回身。將此言說與大衆知道。一衆英雄。大家悶悶不樂。只得下山。尋找。仍舊分隊而行。早行夜宿。前往東京。再說金二爺各處遊行。大打擂台。自從離別家鄉。到今數載。共打勝了七十二個擂台。認得多。少英雄。人人欽敬。那日空閒無事。心中要至淮安去見見寶總兵。原來秉忠公子。王則造反之時。早已辭別金母。回占

家中金台尙未曉得。不想來到淮安先遇左蹻。叫聲金台將軍。你可曉得貝州真主候你。到時就要發兵。殺上東京。金台聽了呆了。問道。貝州真主何人。左蹻答道。你的好朋友。姓王名則。金台道。吓。原來如此。難得王大哥有帝王之分。乃金台之幸也。左蹻道。大將軍不可阻攔了。就此隨我去罷。便走上前一把拖住。弄得金台主見全無。忽聞一聲霹靂。從空打來。乃是鬼谷仙師的法力。把一個打得東海去了。王禪老祖使高聲喝道。金台你如今災星已滿。不久就能高官顯爵。母子相逢。夫妻團圓。若再聽妖言。非但永無出息。而且母子今生不能相會。夫妻今生不能完結了。我今與你錦囊一個。小心收拾。放在身邊。勿與他人亂道。等到五月端陽日。開看便了。上面事事明白。依此而行。可以平定紫陽。收伏叛逆。盡在此中。而且全忠全義全孝。金台一曲膝答應。拜謝王禪老祖。接取錦囊收拾好了。王禪老祖又道。阿金台。你若要想出頭之日。一心歸正。前往東京。得見包龍圖自有好處。不可阻攔。金台道。是了。多謝大師。弟子就此拜別。王禪老祖大步洒開。滿心歡喜。往東京進發。一路飢餓渴飲。夜宿曉行而去。從前安南國王曾差使臣王敖進獻石猴。前來難邦。乃被金台打死石猴。王敖回國。上覆狼主。安南國王自然歡喜。中原有此英雄。宋室江山不能再搖動矣。情愿進貢來朝。不想花花世界矣。那曉得日本國王又有變心。妄想中原。胡思奪取。當年何僮名下有個徒弟。名叫郝龍。習成拳法精通。且氣力又好。因那日郝龍吃得大醉。打死叔父。逃走他鄉。漂流不定。一直到了日本國中。投在兵部尙書多利利手下。因他拳法名工。故此另眼相看。比衆不同。便命他拳頭傳授自己兒子。不到三年。五載。各處聞名。那郝龍雖在外邦居住。一心思念家鄉。丟不下生身老母。放下不少年妻房。恨不插翅凌空飛回。只因國法森嚴。不敢自投羅網。故而逗留番國十多年了。倒被他收了數十個輕徒弟。官員們不肯將他輕慢。反而敬重。從然日本國王坐朝。問道。孤家聞得宋朝嘉佑。任用奸臣。荒淫酒色。前有楊家將。不好興兵。如今天波府人物已經死了。我國兵多糧足。孤家意欲奪取宋朝天下世界。不知卿等意下如何。兵部尙書出班奏道。臣多利利啓奏狼主。我邦雖有兵糧。到底中原是上邦。如何無故興兵呢。求狼主作主。番王大怒喝道。誰要你多言。多利利道。狼主微臣多言。能知進退。目下中原雖則無人。到底還要防他。微臣手下有一拳教師。姓郝名龍。本是中原人氏。拳法精通。只因酒醉後打死父母的兄弟。逃到我邦。微臣把他收爲家將。看他身體肥胖。力大無窮。我邦多是英雄名將。沒有勝得他。得依臣愚見。莫若先將郝龍送到中原。中原如有能人打敗郝龍者。則知中原果然還有英雄上將。狼主不必興兵。如若中原沒有勝得郝龍者。狼主然後興兵。大宋江山就容易了。番王聽奏笑道。這話不差。孤家就依你而行。便召郝龍。多利利領旨去不多時。郝龍已到。

朝見番王命他平身而立番王紐把郝龍觀着看的他身子有一丈餘高背厚肩寬面黑獅鼻眼睛好像胡桃關口方腮浪腮鬍子倒豎眉毛番王一見心中大悅想道此人本事必然高強合他舉一只千斤重鼎看他能盤旋幾次便下令着郝龍舉鼎郝龍輕輕舉起毫不用力仍舊放在原處命他拳打幾路看看他的拳術委實精通又命幾個有名上將與他比武一個個不得上郝龍之手番王大悅就叫郝龍意欲奪取宋朝天下尤恐中原還有名將故先着你去走走務必赤心肝胆必要盡顯生平本事打敗了中原名將好待孤家興兵奪取宋朝天下封你一個三品前程不知你去也不敢去郝龍道狼主差遣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有什麼敢去不敢去狼主聞言好不歡喜就差四個難邦官一名叫心心胆一名叫立立滑一名叫沙得虎一名叫海皮葦多是生長日邦怪狀奇形三品官兒將四箱緞疋金珠寶物與郝龍一起送進中原四個日本難邦官一全領旨狼主同營那四個難邦官與郝龍別了多利利一行五人帶了四箱物件即日起程盤山度海非止一日到了東京天色尚早報名首相龐洪難邦官來見國丈其夜就在金亭館驛安身次日早朝時分國丈湊明天子君王聞奏暗想道前日安南國進獻石猴來難邦全虧金台打死方住投降今日本國也有差官來難邦如何是好便問西班牙眾武職道何人打退郝龍旁邊周都督就是周通文的父親俯伏階前奏道臣啓萬歲臣想前年安南國進獻石猴乃是邦外畜類體小身輕猴拳利害故而無人打退直待金台方能投服如今日本國的郝龍是人非畜不過力氣大些武藝好些難道滿朝文武將沒有一個勝似郝龍的麼就是微臣年雖六旬以外精神勝過少年老臣情愿與他交拳天子聞奏傳宣召取難邦官一團兒四個番官一同走進朝見一個個通個名姓就將來意奏明道如若上國無人勝過郝龍我邦狼主就要興兵殺上中原奪取宋室江山了朝廷聽奏龍顏大怒即便傳宣郝龍不多一回郝龍來至堦前朝見君王口稱萬歲君臣們將他一看尤如一座黑寶塔天子開口問郝龍道看他有何本領擅敢來至中原難朕天朝難道沒有英雄勝如你的麼郝龍道臣啓萬歲臣乃是日邦狼主差遣不得不然又問郝龍你有什么本事與你比較郝龍道臣的本事不過幾套拳頭上邦有好拳頭前來與臣比較便了嘉祐天子便着周都督與他比拳周爺領旨郝周二人不不知孰勝孰敗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勝郝龍金鑾比武 封元帥奉旨平陽

話說周老爺一聲領旨就在金鑾殿上抖擻精神與郝龍交手那郝龍氣力很大拳頭狠好周老爺一記丹鳳朝陽打

將過來。郝龍一個拳輕輕一擺，把周都督鷄子番身跌了開去，亂走起來兩旺。又是一交，滿面通紅，再扒起來，呼呼氣喘立在一旁，不敢動手。文官武將大家驚呆，君王假意說道：「年高血衰，焉能勝取郝龍？」叫聲周老爺受驚了。周都督滿面通紅，天子又問道：「還有何人敢與郝龍交手？」早有一官應聲而出，臣花天鳳愿與郝龍交手。天子龍目一觀，花天鳳看來，不過四十以外年紀，身材雄壯，品格軒昂，或者打得過郝龍。說一個准字，花天鳳就與郝龍交手。一招一架，一架一招，到底不是郝龍的對手，連跌兩交，跌得他天昏地暗，滿面無光，不忍的喘氣。此刻君臣個個心慌，四個番官心中大悅，暗想：上邦委實無人，嘉祐天子心內着急。又問道：「誰把郝龍降服？」連問了幾聲，方才有入答應，但見閃出一員武將，奏道：「臣李德修奏聞陛下。」天子道：「奏來。」李德修奏道：「臣想滿朝中文武甚多，是鎗刀頭上的功勞，并不是拳頭之上來個官職。那郝龍煉就拳頭本事，會記得從前安南來的石猴也沒一人能勝，虧了金台來打死了。如非再召金台到來，伏乞將他前罪寬恕，召他與郝龍兩下比拳，方能成功。」君王正要開口，國丈龐洪奏道：「那金台一只罪大如天，國法森嚴，難以寬恕。二只現在不知郝流何處，遠水終難救近火，那難邦官等到幾時去呢？」君王聽了奸臣之奏，又命幾個有本事的武將與郝龍比武，一個也不是郝龍的對手，萬歲更加着急，無計可施，只得降旨難邦官担擱十天。如若十天之內有人勝得郝龍者，上邦原是上邦，下邦原是下邦，叫你狼主仍舊進貢來朝。如若沒有勝得郝龍者，再動干戈，便了。郝龍退出，仍歸館驛，萬歲爺又問兩班文武，郝龍只等利害如何處置。文武百官面面相看，無人回答。楊元帥出班俯伏，一力保舉金台，方能打掉郝龍。望陛下赦其前罪，天子就說道：「朕就依你。」只是未知金台如今在着那里，真是遠水難救近火，更兼只得十天的期，焉能找尋金台呢？楊元帥奏道：「臣啓歲萬，且將思赦旨意，飛行各處。金台是會來的，天子道：「哎呀，楊卿阿，只算金台聞赦而來，萬一十天之外到京，就不相干的了。」楊元帥道：「萬歲且免心焦，如若金台十天不到，微臣再作緩兵之計。」此刻天子沒有主見，只得說道：「依卿所奏，恩赦金台，詔書立刻頒行，就命龐洪發詔，奸臣難以逆命，同歸相府，便把恩詔分發已畢，笑起來道：「我想老場尤如做夢，十天之內，赦書還行不到，金台怎得到京？」再說金台聽了鬼谷仙師之言，曉行夜宿，到了東京，投入下處。金台心內想道：「依了仙師之話，遠去災星，好運來了，榮華富貴，母子相逢，好不快哉。我想仙家的話，決無法哄騙，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且說那龍圖包公，常常出來尋夜，若有不明之人，就要查究分明。那曉張龍趙虎在前張燈，一面而來到，到了招商店，那馬忽然住步不行，叫將起來，包大人一想，今夜這里又有什麼古怪事情了？」那馬頭對了招商店，叫了兩三聲，包公嚶暗笑道：「莫不是招商店內有什

麼冤枉事體了。便叫道：張龍，你與我到這店內查問。張龍一聲答應，就去叩門。店主人開門出來，張龍說知其故，先把這些客人個個細查，多說我們是做生意的，沒有什麼冤情。查到貝州好漢張龍，把他細細一看，與那圖上金台相像。便問你叫什麼名字？回說我是貝州金台。張龍道：吓，果然貝州金台，就去稟明包大人。包公吩咐把金台帶去衙內。張龍答應一句，帶了金台就走。那匹馬可怪，不要就走。望前就走。包公一路回衙，到了衙門下馬，走進將身坐在金交椅上。張龍便把金台帶上。金台不慌不忙，上前說道：大老爺在上，小人金台叩頭。包大人見了金台，便道：從前犯了王法，已蒙恩赦，怎麼又去犯出事來？捉你不着，你反敢大胆來到東京。金台道：大老爺，小人這本是該死，求大老爺奏明萬歲，把小人正法便了。包公聽說，笑道：好一個不怕死的英雄，便叫道：金台，你果有父母否？金台道：父親已經亡故，只有母親。包公問道：你果有兄弟麼？金台道：沒有。包公道：既是沒有兄弟，本府奏明萬歲，把你正法。你的母親在家，何人侍奉？金台道：呵呀，大老爺，小人犯了王法，也顧不得母親了。包公道：金台，本府知你在金殿打死石猴，果然本事高強，你為何不作朝中棟樑？金台道：大老爺在上，念小人出身細微，況且奸臣當道，雖然有意封官，無奈被澹台惠所阻，故反把我問了軍罪。包公道：本府念你有功在前，豈可加罪於後？今有日本國進獻難邦人郝龍一名，曾有幾員武將打他，不過楊元帥已在駕前將你保奏，請將恩詔赦你罪名。你若打敗郝龍者，封官受職，豈不美哉？金台一想，安南國石猴如此利害，尚且被我打死，況且打過七十二座擂台，多少英雄好漢，盡皆不是我的對手，難道日本國一個郝龍，我就打不過了麼？連忙答應是。包公吩咐兩排軍士，肅待金台飲酒安歇。次日，奏明聖上天顏大悅，立即傳旨，宣召金台進見。貝州好漢伏到金階，不敢起身。朝廷便叫金台，如今赦你從前大罪，暫且三品前程，更換衣冠。見朕打敗了郝龍，再見封贈。金台領旨，隨即謝恩。天子召郝龍進來，萬歲爺即命二人在金鑾殿上交手。二人領旨，平身對立。四個難邦官見一旁，且說金台郝龍兩人，多是何儻的徒弟。郝龍在前，金台在後，金台從何儻的時，郝龍已經逃走了。所以兩個人不相認的。當下在朝文武百官，看他二人交手，只見二人在各部位，一往一來，一招一架，金台想那郝龍的拳法，猶如師父教的一般。郝龍也想到：怎麼金台的拳頭像我師父傳授的一樣。二人打了兩個時辰，各無勝敗。金台暗想道：他的本事原好，今日必要倒梅了。不免把羅漢拳打將出來，看他如何。羅漢拳來了，列位那金台在于何全手下，羅漢拳學不完全。以後在寶總兵那邊，虧少林和尚，就打出羅漢拳來，却被金台偷學完全。郝龍在于何全名下，別的拳頭多已學全，單單只有羅漢拳，何全不敢。此刻金台打出羅漢拳來，郝龍招架也招架不住，如何破得來呢？金台左手一舉

右手一洒。前腿一飛。把那郝龍七歪八裂。跌將下來。扒了半向。還扒不起身。金台不去打他。伏身墜下。口稱萬歲。小臣取勝了。天子大喜。道：賜卿平身。四個番官一齊伏在墜下。奏道：小邦情愿進貢來朝。四箱彩緞金珠寶物。送了進來。萬歲爺就命開箱檢點明白。一并賞與金台。隨即降旨。對難邦官。爾邦王子。這等犯上欺君。本該征伐。姑念無知。從寬恩赦。不罪爾等。即日還邦。說與爾主知道。以後須要進貢來朝。難邦官答應。郝龍俯伏墜前。奏道：臣的出身。是中國中人。民如今原要住在中原。情愿清貧伴母。聖旨下來。郝龍既是中國人民。逗留外國。是何緣故。郝龍道：臣該萬死。只因酒醉無知。打死了叔父。怕罪逃脫。嘗思母親無人侍奉。刻刻不忘。伏維萬歲開恩。免得母子分離。萬歲一想道：朕看郝龍是個英雄。如今正在用人之際。不免將他留在中原。再行處置便了。准其所奏。把他的前罪赦了。郝龍謝恩已畢。那四個番官別了中原天子。一路滔滔回到本國。番王不得不降。且說嘉祐天子。龍心大悅。即命金台全了郝龍。暫回館驛。侯旨加恩。金台道：謝吾王萬歲萬萬歲。與郝龍二人安心退朝。文武各官各自散出。四箱物件。金台受去。再去拜謝包大人。楊元帥。那周都督。方吏部。一全來見。龐洪道：金台這狗頭。容他不得。必要他的性命才好。龐洪同言二位不必心焦。待我去保奏金台。去征伐王則。想那聖姑姑的妖法利害。聽憑金小子本事高強。管叫他死在聖姑姑手內。周都督道：老太師主見不差。龐洪次日保奏金台。前去征伐王則。必定他馬到成功。天子道：依卿所奏。即封金台為兵部尙書。平陽大元帥。郝龍隨軍效用。有功之日。赦罪封官。挑選五萬人馬。即日興師。毋得延悞。金台一想道：如今完了。王則是。我好朋友。如何前去征伐起來。若不領兵。違逆聖旨。事在兩難。如何處置。吓也罷。君命難違。不須憂愁。且提兵到了貝州。見機而作便了。五百英雄多在東京地方。打聽明白。聞知萬歲封了金台為元帥。五百英雄多來求見。帥爺一概收用。次日保奏五百英雄。欽命隨征效力。待有功之後。即行封官。金元帥三呼謝恩。擇日在教場中。選將點兵。祭旗已畢。就此拔隊起程。文武百官紛紛送到十里長亭餞行。元帥一一領謝。即點郝龍五千人馬。為前部先鋒。又叫張其解送糧草。須要時時小心。張其一聲答應。要知平陽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下戰書金台全義 現紅光母子相逢

講到金元帥一路而來。到一處有地方官迎送。其時四月十三日。已到貝州地方。離城二十里。發炮安營。平陽元帥暗想道：不知母親目下在那裏。若同王則征戰。豈不把朋友之情。一旦喪盡。若不平王則。要當欺君之罪。有了不免修書。

一封差個人下戰書爲由。勸化他一番。看他怎生光景。便了。帥爺主意已定。當夜修成一書。來朝絕早。差人去投。且說太夫人倒早已曉得孩兒做了元帥了。所以滿心着急。雖然是王則自家不好。但是我兒與他是好朋友。并且我兒去後。家中一應事情。多虧他照應。應該報恩。但是我兒奉旨而來。也是無可奈何。叫我做娘的如何阻當呢。且表慶和王佔住貝州城池。與胡永兒兩下圖歡。一個正經被這妖怪迷了心。聖姑姑雖只算金台名下有五百英雄。前來幫助。要等金台們到齊了。然後殺上東京。那日慶和王正與胡永兒聖姑姑吃酒。談話。忽然報說嘉佑君王把金台封爲平陽大元帥。帶了五百員大將。五萬雄兵。前來征伐。離貝州城二十里安營下寨。請令定奪。慶和王聞報說道。我只爲要等金台到了。等到如今。兵尙未開。那曉得反在宋王手下爲臣。連這五百英雄。多不來了。聖姑姑即便搖手道。大王何用心焦。既是金台不肯幫助。你那朋友之情。丟開了。擇日與他交戰。就把金台捉了來。好言勸化降你。况且他有母親妻子在此。悉聽他們怎樣。總強不來的。王則聽說。便道。此話有理。篩酒再吃。此夜話文不表。天明送戰書來了。慶和王折開看了。笑道。金台呵。孤家要你投順。你到解勸。孤家要請和起來了。聖姑姑叫聲大王。不必保他。竟與他交戰便了。慶和王全不掛心。回他一書。平陽元帥從頭細看。上寫着我相交結拜爲兄弟。你的母親。若無孤家。如何度日。目下孤家要你扶助成功。豈知不念朋友情義。忘却萱堂。來做平陽元帥。兵部尙書。既然受命伐我。理當爭戰。兩下交鋒。若要說和你且休想朋友之情。從此丟開。准其約日交戰。元帥着罷了回書。仰天長嘆。悶悶不樂。王大哥呵。不是我金台負你前義。只爲如今我奉了天子之命。領兵伐你。原望講明和好。免得兩下交鋒。豈知你不應承。我把昔日交情。一旦丟開。帳前多少英雄。多是如狼似虎。大家多說。既是王則不肯講和。且開兵殺得走頭無路。金元帥無可奈何。只得點齊了衆將。准期交戰。那晚暗想道。不知我的母親妻子。目下住在何處。好叫我日夜牽心。若在貝州城內住呢。恐防王則變心。沒有朋情。不顧母親。將我家口一齊傷命。若果然把我母害死。雖則說盡忠。不能盡孝。帥爺想得煩愁之處。聽得營中更鼓已敲兩下。但見月光皎潔。欲思步月消愁。卸去戎裝。扮作小軍模樣。不坐馬。不張燈。全了楊茂林出營步月。信步而行。正是紫陽莊的路上。只見前面幾道紅光。冲至半天裏。方散。帥爺滿腹疑心。與楊茂林上前觀看。那知前面正是紫陽莊。但見莊前一帶屋上。閃閃紅光。帥爺一見。好生心慌。只道人家失了火了。爲什麼並無動靜。不聲張呢。楊茂林說。夜深貪眠。失水。帥爺道。燒了房屋。還是小事。人口受傷。豈不可憐。快快扣門。喚他起來。他們要緊逃命。茂林應聲。曉得急急扣門。裏邊太夫人與媳婦女兒。在燈前問說。無非講金台。不知他家內三人。可在心上。如今若同王則

交戰傷了朋友父子之情。小妹正要開口說話，忽聽扣門之聲。太夫人便攜了燈，開門動問。茂林回說：「金元帥步月而來，見你家屋上紅光佈滿，必定是貪眠失火，恐傷人口，故而扣門通知。爲何你們不要緊？」太夫人道：「我家也未會睡，并不失火。如今元帥在那裏？」楊茂林道：「喏，這位不是元帥麼？」太夫人就把眼睛揩揩，細細一看，心中大悅，叫道：「我的兒，做娘的在此，你可知道麼？」金台定睛一看，正是母親，雙膝下跪，叫道：「母親呀，孩兒不肖，離別多年，只道母親尚在城中居住，不知王則之心，究竟如何？」太夫人道：「兒呀，你且起來，裏面說話。」元帥立起身來，叫楊茂林略等一等。茂林周圍一看，見屋上火光并無，好生奇怪，莫不是應母子相逢之故？且說金台隨着太夫人走進內堂，拜見姑嫂二人，也來見禮。一齊坐下，把別後衷腸細細敘了一番。金台問道：「母親近來境况若何？」太夫人也把前情細細說明。兒阿一半虧了王則，目下你該去謝他，才是金台道：「咳，母呀，孩兒本來不是無義之人，怎奈如今受了帝恩，難以違命，萬分無奈。倘若按兵不動，孩兒又有不忠之罪；如若交兵征伐，又有無義之名，無計可施，只得寫下一書，先與王則兩下講和。若肯受招安，兩全其美了。那知他不肯招安，所以孩兒主見全無，全了忠不能全義。看將起來，多年的朋友，一旦就要拋撒了。如若動起兵來，只有母親丟不下去，恐防王則見害，今宵喜得見面，真是出於意外。」太夫人道：「兒呀，做娘的住在這裏，王則決不來害我的。」元帥道：「母親呀，若不交兵，原無害你之理。此刻總要隄防。」太夫人道：「兒呀，這便如何是好呢？」元帥道：「待孩兒回去，營中差人尋了個幽靜地方，明日三更時分，來接母親及姊妹換過地方。孩兒就得放心了。孩兒就要回營去也。」元帥拜別太夫人，楊茂林從了從原路，回到營中。次日清晨升帳，一衆英雄兩旁分開站立。元帥就將昨夜之事說與高三保知道，耶令他們取個安頓的地方。高三保道：「小將家中房屋甚多，住得下的。且到小將家中權住幾日，不知元帥意下如何？」金元帥笑道：「此話正合我意。今夜三更時候，把車子備好，不可被王則那邊知道。代我接取母親前去。全住。」高三保道：「小將用心在意，元帥用心傾了。等到三更人靜之時，平陽元帥更換衣服，原扮作小軍樣子，坐了馬。楊茂林在前面提燈，後面高三保隨着押三乘車子，一竟到紫陽莊上。太夫人與女兒媳婦進內收拾了些零星物件，嘆道：「咳，王則呵，王則并不是我沒有良心，負你前情。古云夫死從子，今夜權爲不義之人了。正想之間，元帥進來扣門進內，見了母親。高三保楊茂林一同拜見太夫人，又見了姑娘弟媳兩人。」元帥道：「孩兒欲將母親好生安頓，只是沒處尋個好地方，又不便在營中存頓。這高三保爲人是正直無私的，母親且到彼家中居住，待孩兒把王則平了，即令迎接。太夫人聽說，答道一聲，與着女兒媳婦出門上車，離了紫陽莊。高三保一路當心護送回家。金元帥與楊茂林同轉

營中金元帥次日升帳。一衆英雄左右分立。正當議論軍情。只見小卒前來報道。啓上元帥爺。營門外有一乞丐。探頭探腦。小的道他的奸細。將他拏住。他說姓江。住在丹陽地方。有莊機密事情。求見元帥。小的不敢不稟。明元帥帥爺聽說。細細思量。從沒有丹陽姓江的人。只有一個江員外。他有百萬家財。決無窮得如此之快。必然另有姓江的人。既然他說有莊機密事。不免傳他進來。便知分明了。吩咐喚那乞丐進來。不可使他驚慌。小卒答應一聲。立時傳進江員外來。跪倒在地。叫聲元帥在上。小人江有叩頭。金台道。果然就是江員外。爲何弄得這般形狀。即忙扶起。連叫員外。一別不久。爲何一貧至此。便殷勤見禮。江員外細說前情。元帥聽說。心存不忍。回頭便問衆英雄道。在他家居住。將他當作孟嘗君的一朝分散。害得他家破人離。不義之徒。要算你們了。衆位英雄不敢開口。大家伏地謝罪。帥爺便道。員外從前叨情。尚記在心。只因自己遭了危急。未報仁人莫大之恩。令奉君命。平定王則。名說平陽。尚未平。員外請到後營。更換衣服。暫爲養神。便上前挽着江員外。到後營去換衣服。又吩咐準備華筵。二人更衣。重新見禮。分賓而坐。不多一時。擺上筵席。二人對酌閒談。元帥道。員外如今事已至此。前事不必說了。此間不日征代。若在營中反爲不安。待本帥行一角文書。發與丹陽縣。周旋你有地安身。家屬皆能出監。待至本帥平定紫陽王則之後。自然奏明九重。員外的罪名。即可開赦。若干家產。一齊償還。本帥可包你在一年半載之中。重正家園。便了。員外聽說。若得帥爺如此。恩如滄海。元帥道。員外言重了。二人吃酒已完。元帥次日備了一支文書。上邊寫着江有金山結義。聚集人衆。本該有罪。但彼結義五百弟兄的。多是英雄赤胆之人。現在俱隨本帥平陽。並無一二不法之徒。江有罪不該死。家屬亦當釋放。好爲安頓。居住。待本帥平陽奏凱之後。申詳朝廷。那時給還江有家產。如有不合。罪坐本帥可也。帥爺差花三浦二去投文書。給發盤川。命他們同了江員外。前往丹陽縣。二人忙忙領命。帥爺叫道。員外有白銀五百兩。奉送聊爲路資。伏乞笑納。且待本帥凱旋再圖。後會。員外道。多謝元帥。江有就此拜別。金元帥道。豈敢過來。小卒應聲有。元帥道。你去備好馬一匹。與江員外乘坐。小卒答應一聲。馬已帶到。江員外即刻辭別。金台親自相送。五百英雄一同相送。江員外上了馬。一路行去。金元帥只因次日是交兵日子。預先準備兵馬。點起兵將。軍令森嚴。一一吩咐。五更時分。飽餐戰飯。須要盜甲鮮明。刀鎗鋒利。帥爺升堂。軍士排班。金元帥吩咐鄭千帶領一千人馬出營討戰。初次交鋒。須要小心。不可失利。鄭將軍一聲得令。便頂盔貫甲。提鎗上馬。只聽得一聲炮響。你看帶了一千人馬。早已殺出營來。好不威風也。要知元帥與慶和王交鋒。勝敗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九回 兩先鋒棄邪歸正 一寶鏡逐怪除妖

講到鄭千奉了元帥之命前去討戰。好生威風。他的素性從來是不怕兇的人。王則營中就令楊豹作先鋒。帶領一千人馬。頭場須要立功。楊豹滿心不悅。想道：我與金台那年遇過。到情投意合。他的母親待我無差。雖只說道兩國相爭。各爲其主。然而金台乃是堂堂正正的元帥。王則乃是一個叛逆而已。不如投了金元帥。免得傷了昔日朋情。但聞號炮一聲。楊豹殺得出城來。與鄭千道姓通名。各舉刀鎗爭戰。鄭千不曉得楊豹有投降意思。抖搜精神。十分勇猛。楊豹存投降的念頭。免強支持。却被鄭千活捉回營。叛兵逃進城去。守城官急急將門閉上。王則聞知。便道：我道楊豹魁梧相貌。威風凜凜。是一個英雄上將。所以點他爲前部先鋒之職。那曉得初次交鋒。就不利。孤家好生羞慚。旁邊閃出馬熊道：千歲勝敗乃兵家之常事。大王何必動愁。待小將來日出馬。生擒楊豹回來。王則道：將軍出馬。必定威風。若得生擒楊豹。記取頭功。馬熊道：多謝大王。再說後部先鋒馬熊。心內想道：楊豹一身本事。看他的刀法甚是利害。如何一戰就被他們擒去。決然不是真心。我也是繼與金台之母。他叫我孩兒。我該與金台手足之稱。如此是助慶和王呢。況且金台還不會知道。母親在着紫陽莊上。待我通信使他母子相會。投順金台。反伐他王。則便了。且說鄭千得勝回營。滿心大悅。離鞍下馬。來見平陽元帥。道：啓上帥爺。楊豹來了。元帥問楊豹。你何不束手受降。共伐王則。爲何反助叛逆。是何緣故。楊豹笑道：元帥如若小將不肯投降。須得十個鄭千方能拏得我動。如今一戰被擒。還道不肯投降。金元帥道：元來如此。到是本帥見識差了。卽忙出位。親自與他鬆綁。便問道：目下城內色勢如何。戰將兵丁共有多少。楊豹答道：阿元帥。那王則全仗妖魔。老的叫聖姑姑。小的叫何永兒。法力甚大。還有張鸞左。蹺幫扶。蛋子和尙。也是助他的。如今左蹺不知何處去了。所以聖姑姑終日悶悶。戰將不多。只有三十餘個精兵。一萬有餘。金元帥道：兵將既少。何必如此。楊豹道：阿那王則只聽妖言。起此心腸。兵微將少。只有那妖法利害。元帥須要當心防備。元帥知道了。後營歇息。楊豹答應一聲。曉得平陽元帥心中納悶。想道：他若兵強將勇。不在我心上。只是那妖倒要當心的。來日準備出戰。馬熊出城討戰。元帥問道：今日何人出馬。華雲龍應聲而出。說道：小將愿去迎戰。元帥道：命你帶領一千人馬前去迎戰。須要小心。華雲龍得令。抖搜精神。胆氣雄壯。頂盔貫甲。威風凜凜。出營列成陣勢。與馬熊打話。兩人各把姓名通過。馬熊早有投降之意。便詐兵逃走。華雲龍趕上。竟追着了。馬熊便回道：叫聲將軍。金元帥是我的繼兄弟。我早有投降

之心。華雲龍道：將軍既有投降之意，一起回營同見元帥。元帥道：我想在孟家莊一別，至今未報恩，母親在家，又全虧你照應。小弟不安之至，今蒙不棄，又來歸順。馬熊道：阿元帥可曉得母親現在那裏？金元帥道：小弟已經知道。在紫陽莊上，尤恐王則有甚歹心，傷及我母，故叫高三保送到他家暫住幾日，以安老母之心。馬熊道：元帥正該如此。那時王則兩個先鋒，分兩日投降。次日慶和王又差周武來討戰。他雖本事高強，那知楊豹更強，將他一刀砍死。連傷王則三百大將，意氣洋洋，得勝回營。交令元帥心中大悅。慶和王又急，又氣，張鸞道：不必心焦，來日待我出戰，管教他們五百英雄人人投降。再把金台捉來，殺上東京，便了聖姑姑。開口說道：金台現有娘在紫陽莊，趁他未曾知道，把他的娘親接到城中來居住，看其叫子投降。如若不從，先把他母親殺了。王則本來心地好的，如今聽信了妖言，心腸已變。領大笑道：連稱妙極。聖姑姑立刻凌空而去。到了紫陽莊，那曉得不見一人。再進城來說與慶和王，則知道王則聽說必定是楊豹馬熊說知的，先把娘換了地方了。金台的見識，是好的。孤家那裏及得他。張鸞接口說道：大王無仿事的，且待拏了金台，以禮勸他歸降便了。王則此時無可奈何，胡永兒說與聖姑姑道：紫陽莊無人居住呢。尤恐與金台佔住，女兒母親，你原那邊居住。聖姑姑道：女兒說得有理，待我就去便了。聖姑姑依了女兒之言，便飛身而去。出了貝州城，原至紫陽莊來。次日大兵討戰，將官是山西好漢，名叫張義，善用兩鎗。貝州城內陶萬金出來抵敵，通了姓名。大家動手，那陶將軍敵不過張義，回馬敗去。張義不留情面，追趕甚急。那曉得張鸞在此作法，手執葫蘆，搖了幾下，眼前頃刻黑沉沉的了。山西好漢一個頭暈，反下馬來。小卒登時捉住陶將軍，喊道：宋營中還有本領的，敢出來會我麼？忽聽得一聲炮响，楊茂林殺了出來，戰了十幾個回合，也被張鸞施法捉進城。只一陣連捉去十七個將官。金元帥傳令鳴金，陶將軍只得收兵進城。交令慶和王大悅，吩咐把擒來將一齊收禁。等捉到金台，再行調停。當下記了陶萬金的功，再將酒餚犒賞衆兵。且說平陽元帥心中着急，只妖法如此利害，怎模樣呢？講那金元帥周流四海，打過七十二座擂台，碰過了多少英雄好漢，從不害怕，又不着急。如今妖法利害，一陣之中，連失了十七員大將，所以滿心着急，無法可破。坐立不安，通宵不睡。等到來朝，聲報道：城中又有人來討戰了。金元帥此刻更加懊惱，連差大將出去迎敵，又被捉了。念一個英雄，一無計較。此後一連四日，共被拏去四十九個。平陽元帥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傳令營前，且把免戰牌掛起。王則滿心得意，想道：今日金台也要倒梅了。再說平陽元帥好生懊惱，忽然想起王禪老祖從前囑咐之言，并且贈我錦囊一個，叫我端陽之日，午時開看，不知內中有何妙處，不免等到端陽開看錦囊便了。只得耐着性兒，一

日一日。等到端陽午時。把錦囊開看。內中註得明白的道。有件東西。在西北方。離營有五里多。在一座石寶塔底下。那物件取了出來。可破諸般妖法。成功之後。須將寶物仍歸原處。元帥看畢。心中大悅。把錦囊收拾好了。欣喜非常。就同楊繼林浦大華雲龍楊小橋帶了數百名軍士。擎了傢伙出營。就往西北方尋取石寶塔。到了那五里之外。周圍細看。只見那邊一場平陽之地。果然有一個小小石塔。約有六尺餘高。四面多是空地。金元帥不敢亂動。依着錦囊的說話。望空先拜了天地。吩咐軍士小心起塔。一班軍士鬧喧喧。各擎軍器起開石塔。來看。沒有什麼東西。只有土沙。金元帥心內想道。鬼谷仙師料想決不哄我。有物必然埋在土內。不免扒開一看。便道。軍士們快將沙土一齊扒開。軍士同聲答應。便將沙土扒起。扒到約有二尺餘深。不覺沖起光華來了。軍士報道。啓上元帥。有塊石板蓋住。扒不下來。帥奪想道。有物必在石板底下。吩咐起開石板。看來。軍士們大家動手。將石板啓開。石板底下有一石匣。又是幾陣陽光。吩咐將石匣取出來看。有二尺寬。二尺長。四方的書蓋。一開寶貝現光。軍士們頭眩目閉。四個英雄也是張不開眼。帥爺親自細看。列位。你道什麼東西在內。說也奇怪。乃是一面寶鏡。就是列國之時。齊王臣子陶興國傳家之寶。以後興國病故。無嗣。却被神仙一并收去。還有一部兵書。一并藏在這裏。應在如今。天巧星破法平妖安邦定國。故有神仙指引。平陽元帥大喜。伸手取鏡。只因閃閃光華射目。四面八寸。鏡背後有軒轅鏡三字。刻在中間。元帥道。原來叫做軒轅鏡。不知出於何朝。帥爺看罷。收拾好了。又取兵書來細看。說道。吓。原來多是破法之訣。此乃天子洪福齊天也。元帥一齊收拾。望空再拜了天地。命軍士們蓋好書蓋。鋪平石板。仍將沙土鋪平。再把石塔暫行浮放。便全了四將回轉營中。得意洋洋。非常之悅。只因天熱難以交戰。暫息干戈。到了六月。將盡熱氣漸退。人強馬壯。又要交鋒了。那六十九員頭等將官。好似飛入牢籠。金元帥自得寶鏡之後。心思丟開。把那兵書看熟。諒來可以平陽奏凱了。此刻已是秋涼天氣。正好開兵。又被妖法擒了一個將去。帥爺親自出征。連傷王則二將。松雲道人。大怒說道。金台。你可記得從前死了。是何人來救你的。爲什麼我的說話。你終不聽。昔與大王情同手足。而今反面無情。今朝救命恩人在此。你又何說。金元帥道。張鸞。你既知本帥與王則情同手足。何獨不知本帥兵臨貝州時。就有書來。令其細心歸降。大宋免了有傷了朋友之情。奈道。到是本帥差了麼。這多是王則不聽。以致兩下相爭。并不是本帥無情。乃是他自取的。張鸞聽說。喝了一聲道。救命之恩。不知恩報。算來是個沒良心的。金元帥道。張鸞。你却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爲人臣。必當盡心。王專雖爲國捐軀。亦是死而無怨。不可以私廢公。故生身父母。尚且不能相顧。何況你來。張鸞。你有什麼本事。敢詎本帥。

看本帥的刀罷。便將一刀砍去。松雲大怒。把寶劍輪起。平戰幾回。難以取勝。即將葫蘆搖了幾下。帥爺知道妖法來了。早早當心。趁他的妖氣還未沖出來。先取寶鏡朝外。照着松雲。但見一道金光射將過去。張鸞立刻頭眩眼花。葫蘆落地。全然無用。連人帶馬跌倒在地。不論有什麼妖。任他有本領。見了只軒轅鏡。總是沒用的了。張鸞到了此刻。魄碎魂消。扒起身來。借土遁而逃。仍舊回山修道。不敢出來了。平陽元帥心中大喜。才曉得軒轅鏡。果然是好的。便一馬當先。再來討戰。慶和王聞報。立差大將楊通。與金台交戰。金元帥刀下無情。送他一命。許多兵將。皆來投降。元帥打散回營。不表。再說王則道。金台本事果好。松雲大敗而逃。孤家大事去矣。蛋子頭和尚。看見松雲逃走。念了幾聲阿彌陀佛。駕雲而去。往別處雲遊去了。明知王則不能有成。預先走了。慶和王氣得兩眼昏花。說道。孤家原無爲王之心。多是聖姑姑母女二人來參答的。誰知那五百英雄。多是不到金台。反做了宋朝的臣子。早知今日如此。莫如依了金台之言。胡水兒聽了王則之言。心中暗想。講出這樣話來。不成大事的。便叫聲大王。不必心焦。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何用怎般着急。吓我與母親法力高強。那怕金台。待我明朝出馬交鋒。管叫殺得他們沒處逃走。人頭滾滾。指日能爲天子。王則笑道。若得美人助一肩之力。或則大事可成。要知奏凱班師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討叛逆平陽奏凱 封王爵衣錦團圓

講到王則聽信妖嬈。次日出城交戰。宋營中徐永福殺出來。叛營中小妖狐。當下鬧了三合。胡水兒本事不高。帶占馬頭就走。徐將軍追趕不饒。胡水兒各顯神通。取出一個小小葫蘆。搖了幾搖。口中念動真言。就把葫蘆一倒。倒出許多黃豆下來。頃刻數萬兵馬如潮湧而來。多是披頭散髮。赤身露體。非常咆哮。用叉用斧。拏棍子拏大刀。蜂擁而來。竟把徐永福圍住了。平陽元帥聞報。登時上馬提刀。兵書上面載明。若是遇了妖兵。可將鏡祭在空中。朗念流流陽陰徹透天靈地靈。妖兵成豆。金元帥照訣而行。寶鏡丟在空中。就將咒訣念了三遍。但見光華蔽日。瑞氣遮天。霹靂交加。飛雲閃灼。許多天兵天將。至來趕得妖兵影迹全無。帥爺收下了軒轅鏡。水兒雖有神通。只因最怕軒轅鏡。有法難施。只得逃兵。送到紫陽莊去。金元帥得勝回營。徐永福幸喜無傷。來到營中飲酒犒賞。那王則在城中。連聞報到呢。唬得魂飛魄散。說道。呵。胡水兒。你在我面前誇口。孤家信以爲真。那曉得一片花言亂道。丟下孤家逃去了。我想你已經逃去。聖姑姑豈不知道。怎麼不來看我。一看麼。叫孤家與誰商議。若有宋將來攻城。怎生是好。你們有法。尙然逃走。那幾員

將士有何用處。慶王正在心急。聖姑姑母女同到。叫道。阿大王且免煩愁。金台雖有軒轅寶鏡。那利害我聖姑姑自有法術破他。只消如此如此。管叫金台身死。宋營兵將盡行投伏。大王便了。王則笑道。妙哉。聖姑姑道。依計而行。第誤大事。王則應聲曉得。再說宋營中。金元帥在着燈前。正在兵書觀看。倏忽之間。一陣狂風吹倒。帥旗竿子。帥爺明知其中原故。今夜須防偷營。即叮囑眾兄弟。如此這般埋伏。眾英奉命而去。軒轅鏡掛在中軍帳內。案頭紅燭輝煌。少停已是三更天了。聖姑姑與胡永兒悄然到了營前。只見黑沉沉。火光俱無。望到中軍帳內。燈光也不甚明。金元伏案而臥。母女二人漫步而入。只聽得四面喊聲大振。殺出五百英雄。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兵戈劍戰。密如麻林。聖姑姑母女二人。雖有法力。一時也用不及了。只得仗劍招架。金元帥擎了寶鏡。喝聲無知逆畜。還不現形麼。母女二人幸虧蒂固根深。不現元形。逃回山島修煉。不敢再出來了。眾英雄道。元帥妙算神機。聖姑姑枉有神通。見了只軒轅鏡。便遁而去。元帥傳令明日準備攻城。王則在城專等喜信。忽聞凶信。仰天長嘆。方知悞聽妖言。回想從前與金台自幼相交。勸我罷兵。偏偏不聽。與他交鋒。殺到今朝。諒必要來攻城了。有幾個無能將官。叫聲主公。不如將早投降了罷。或者金元帥還肯推情。王則道。從前不肯投降。如今這般光景。有何面目。便拔出青鋒劍來。登時自刎一命。嗚呼。大眾看見王則已死。把監中眾英雄放出。說明緣故。獻城免得官兵費力。眾兄弟出城報與元帥知道。元帥聞如嘆道。王則阿。王則聽信妖言。造此大逆。本帥還思朋友之情。勸你投順。還可周全你的性命。本帥仰承君命。待來征伐。顧不得多年好兄弟了。事不成功。一旦歸西。不是我金台要做無情漢子也。只爲欽命平陽。全忠不全義。你在九泉之下。休把本帥怨恨。少不得超度你的陰靈。金元帥嗟嘆一回。領了衆人進城。就問王住在則何處。回說就在貝州城內。如今被他改作宮殿。那時元帥便親自過來觀看。只見貝州衙門。盡行蓋造。到了萬寶殿上。只見王則勿死在地。金元帥見了尸骸。長嘆一聲道。我與你相交數載。同事幾年。雖然自作之逆。然而一番朋友。不免拜他一拜。即下了馬。作四揖。傳令王則造反。該問其凌遲之罪。姑念其悞聽妖言。免其梟示。又傳令道。本帥深知王則并無親族。免其查抄。速將宮殿仍改官衙。委官理事。一面盤查倉庫。出榜安民。吩咐已畢。金元帥自家房屋窄小。只得暫借紫陽莊居住。五百英雄伴隨元帥。又令楊繼林。華雲龍。點明人馬糧草收管。一面拜本入京。奏明聖上。一面將兵書寶鏡。仍歸原處埋好。吩咐已畢。只有母妻不在眼前。仍令馬三保接來。全往張其道。小將也要接妻子去。來做親了。元帥道。正該如此。又對鄭千說道。劉乃還有一個女兒。名喚玉芙蓉。本帥作伐修書付你。前往姑蘇做親。便了。鄭千道。多謝元帥。那一日金元帥想到王則交情。便道。待我

做些享祀。黃化章自席才負他數年真心。照應我的母親。帥爺主意已定。等到來日。登時吩咐排場。親身祭奠。恭恭敬敬。敬拈了香。隨來的將士紛紛下拜。致祭一番。燒了紙。仍回到紫陽莊。那一日忽然想到岳丈蘇雲年老無依。理當接來供養。隨即修書一封。喚鄭千交付。一封送到杭州。交與我的岳丈蘇雲收閱。決不候。鄭千應聲是。玩得元帥又寫一信。交與長。去江西接妻。此書交與何其。如若他的境况如舊。叫他不必住在江西。全他嫂嫂。到只主來與我同居。

泉之下也不怪我無情了。只白銀一百送去。叫他夫妻們備辦衣服。張其一。一答應上路。竟往江西。金元帥又寫一封信。白銀五百兩。打發浦二前往丹陽。交送江員外。書內寫着。幸叨福庇。王則已平。員外在家諸多安好。本帥已經拜本入朝。保奏員外免其入朝。給還家產。目下不得空閒。不能親身到府奉候。奉上白銀五百兩。為菲敬。伏乞哂納等句。浦二奉命上路。匆匆趕到丹陽。見了江員外。交代明白。以後縣官奉旨給還家產。江員外仍作財翁。元帥因紫陽莊不便久住。用到三千白銀。另買一所房屋。略為修理。即搬移入內居住。不日太夫人母女婆媳已到。元帥因見母親進屋。一路風光。萬民稱贊。且說太夫人前往紫陽莊時。思念兒子。時刻掛心。今朝如此榮耀。大不相同。可憐那王頭已經自刎而死。元帥見了深深叩首。馬熊也來拜見。繼母一眾英雄多來拜見。太夫人還禮不及。眾人各自見過了禮。元帥道。人眾言多。屋內擁擠不下。各位請到外面坐罷。眾人答應。再談。那姑娘弟媳。一人看見眾人。多已出去。便一全挽手出來。姐弟夫婦各見了禮。慶官道。阿舅舅外甥。如今立在一旁。骨肉團圓。大家坐定。太太叫聲兒呀。做娘的去不多時。竟被你把貝州城爭占來了。果然如此容易。一戰成功。怎樣交兵的。我兒且說與做娘知道。待你姐姐妻房也聽聽。金台聽說。就把交戰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太夫人點頭說道。元來妖人作法。弄到王則謀反。我兒你若然不遇鬼谷仙師。只兵書及軒轅寶鏡。怎能到手。到底是大宋天子的洪福。我兒還好。故有仙緣。金台聽說。笑道。委實全虧鬼谷仙師。太夫人道。兒吓。做娘的在此想吓。元帥道。母親想什麼來。太夫人道。兒呀。自從那年出外之後。王則一日幾攻來看我的零星什物。他多送來勸我。不必思量你。彷彿自家兒子。我却沒有好處。到他身上。專望你回家報恩的。如今却做水中月鏡中花了。元帥道。母親孩兒有幾分差處。但是君命難違。叫出於無奈。我會叫他不要動干戈。他反傷情。不肯和好。若不交兵。有違君命。實是事到其間。無可奈何。太夫人道。兒呀。如今王則已死。不必提了。須念往日交情。前去祭他。一祭才是。元帥道。祭過的了。太太道。只便還好。且說金元帥發銀五百兩。命馬熊預先置備什物傢伙。如有缺少。再行補用。馬熊答應去辦。又收了幾名小使梅香。忽然一日來了京中詔書。

把金台封了安邦定國。准他將息一年，再來見駕。封妻子萱堂。故父宗廟。那些的有功將士，皆封爲都督。貝州文武官員等，均聽金台主張。欽差卽辭別，一路回轉帝邦。一衆英雄大悅。大眾謝恩已畢。藩王府內好生熱鬧。一日忽見張某夫婦一同到來。大家大笑滿堂大悅。又一日同了鄭千劉乃玉芙蓉蘇雲老丈也到貝州。全見藩王，人人快活，個個歡然。鄭千與玉芙蓉在姑蘇已成花燭。且說衆英雄多要回家，正理門戶。大家皆來告稟金。千歲定國王爺，豈有作難之一准許。頃刻之間，別的別送的送，各自分頭回轉故鄉。金台傳正本已完全。

